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六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7/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三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六三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木鐘臺集初集十種十卷再集十種十一卷雜集十種十卷(二)

〔明〕唐樞撰

私藏明嘉靖萬曆間刻本

陸學士雜著十種十一卷(存八種九卷)

〔明〕陸樹聲撰

中央黨校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春秋左傳評苑三十卷首一卷國語評苑六卷戰國策評苑十卷(一)

〔明〕穆文熙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年鄭以厚光裕堂刻本

木鐘臺集初集十種十卷再
集十種十一卷雜集十種

十卷(二)

〔明〕唐樞撰

私藏明嘉靖萬曆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木鐘臺集
無卷數》提要

周禮因論跋

宅也遊

一菴先生之門十年于茲矣今年春扣木鐘堂先生病肺不接門下士迺出所著周禮因論授之且命爲跋宅素不文暗于經制謂先生必有以發吾蒙也歸而讀之三四廼嘆曰嗟乎此先生經世之蘊發之矣因論周禮以追考工記復古編折衷辯疑通考及諸家羽翼周禮者該輅盡矣因揭其要曰設官布和以爲民極何如得其本源闕候又曰公孤以道重六卿相天子稽程功効我

周禮跋

祖聖悟天授官制深合周典因論分職之意曰太宰正天下官寮使萬民得所而王躬立極乃爲正之之實天之立君惠利民生大司徒一典已盡大宗伯叙禮樂立中和之防合天地之化是爲建極根抵司馬主盛夏長養以歛爲暢本意在不戰而屈人兵司寇防于未發而消將戾之惡乃制刑本意司空任土地治財賦故司

文多雜之則考工記可無補也又曰天官行意地官盡實以下四官輔翼此而已噫要矣又因為之言曰周公於道能備而事能屢遷者也其政窮于時而其德不窮善觀周禮者識周公之神之精以為民極則百世可知也噫要矣先生經世博學不竟于時而寄于是識先生之神之精以繼周公之政之事三代之治可代而興也已愚非其人識之以待觀會而求通者

隆慶六年四月之吉門生平湖陸光宅謹跋

周禮跋

二

周禮因論

吳興唐樞

問周家典禮郁郁乎文集百王之大成孔子謂周監於二代是如何監予應之曰陳同甫云自伏羲神農黃帝已來順風氣之宜因時制法凡以為人道之極監是觀會而求其通以立一王之法元非集百王之大成

問鄭漁仲云周禮一書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濶畧於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

周禮

聖人之書何故周公不闡由衰之典作無頭學問予曰六官之設總是箇以為民極民極乃周禮的本源關係人主專專以此體道成化同人心出治法

問呂東萊云周禮先王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定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奸王之權諸侯不敢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侔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其見似詳明有序曰曩

言隱括殆盡只末後一語未以爲然三公坐而論道不預政卿牧元不相屬職無聽命之義道有時宜物何兩大

問公孤不列職守何故曰公孤以道重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亦不得友有謂隱士不臣天子豈率上之濟有非王之臣正指舉而加諸公孤之位而無職以爲臣者故公孤元非相職古有十六相舜有相臣五武王亂臣十人總如周官六卿六卿相天子稽程功效若公孤則論道格心

周禮

二

以正治原寅亮燮理爲造化之友坐與議學爲天子之友而諸侯不得友何事以爲貴成聽命之具後世此誼不明相延而誤至我

太祖聖悟天授遂嚴立相之禁此不可不致深長思也

問民在何處歸極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親賢樂利只是教養上有準則

問冢宰總主百官府分明是相職不得與五官

問和布何義曰這是與民同體須能和於民纔可爲民極周之所以爲王道全在這和這極遠只宮中不相干涉與後世不同但時有古今亦宜防隔不得不分內外察其言官糾絕以存選制之機所不可缺

問太宰職十條曰六典是經常之法八法八則是治典中分立總目八柄八統乃行治典之法

周禮

三

故以詔王言不敢專也九職法以養民者九賦法以取民者九式法以用於上者九貢九兩法以和於民者太宰正天下之官察必使萬民得所於下而王躬立極於上乃爲正之之實

問九兩何義曰兩故化兩則無我無我然後能平天下故曰得民曰繫邦國之民

問王饋六穀六牲六清八珍百二十羞醬十有二鼎何太多如此曰此言備物以待用非一食而盡用之有時宜有好尚有調攝隨擇而取

問王與后何以不設醫曰王與后以道自律願調於未病之先只有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故曰君子之食恒放焉盡養道以為學也

問膳夫之職唯王與后及世子之膳不會其庖人酒正外府止唯王與后不會而世子不及言若司裘則唯王之皮事不會而后及世子皆不及言何也曰會者有司稽考之常非避尊而故舍之天子所用有常度故不必會而數已先定

周禮

四

若庖人之職酒正之飲外府之服世子無額供故會其司裘之皮事后與世子俱無額供故問周禮理財之官一項太府所屬一項司會所屬何以不同太府歲終會貨賄之入出則司會似重鈎考太府下大夫而司會秩崇太府項員畧而司會倍之何歟然皆中大夫而止至漢則謂計相及後專主戶部為卿階何歟且周不領於地官以付冢宰何歟曰人君圖賢才共理冢宰一官專為用人設立官之序由導及卑由內

外太府之會掌守納財出財細數目所以紀儲蓄司會之會計量生財用財總盈縮所以定出納故司會論計其責大太府守成其事輕司會合叙其功繁太府徑執其力易此崇卑眾寡所由得也然古今異宜後世利孔易弊故漸重其權以臨之勢也但此財政二職乃國家取而用之之事其處民之生以開財源則有九職以任萬民九職之政先王所以建民極上下相通之情是以取之而什一中正用之而量入為出

周禮

五

莫非情通之道也

問六官之治皆和布以為民極天之立君惠利民生却似大司徒一典已盡曰天官行意地官盡實以下四官輔翼此而已先王所以仁天下只有教養使之贍其生而復其性有不率而禁防之有不解而明驅之有不能而處導之中間却非一人可辦直須詳列百寮以收吏治故必天官惟急四官惟明莫非行得大司徒一典問司徒周地域制畿疆設社稷足以奠民之居

又何又詳於土會為上宜土壤土均土圭辨名
物乎曰辨名物不止於奠民居庶人之生囿於
氣質氣質從土地上產育先王施教變化其性
所偏稟豈得不追辨其所生來歷

問土圭法制畿周公居攝四年營洛邑何前聖
王舍此不為又地中之景當在潁川陽城況有
謂葱嶺為地之中曰洛邑在天地側南畔以為
中從古立國建都各合時之所宜原無定所土
圭之測是槩論陰陽平處乃阜安百物此外却

周禮

六

有偏重各須隨方斟酌以成治化亦非專自道
其居攝耳若追古畿設實因方氣旺運義農來
從東轉東北而北而西北而南不只泥一地
問荒政蕃樂自來讀蕃為藩謂閉藏樂器是否
曰先王體民之情而欲以聚之恐其情無聊或
致流徙或成疾廣為寬解之脩蓋虛作娛暢
非設宴無制以糜財也後世樂教不行蕃則恣
情侈費又不可

問閭胥使相受何謂曰設比閭族黨州鄉皆聯

民而敦風俗王道之根本也內而家以敦孝弟
外由近以致情親推家以及比雖不能同衣食
可以同安危即比以及閭雖不能同安危可以
同寄托因閭以及族雖不能同寄托可以同死
生就族以及黨及州及賓雖情遠而衆然不能
泛視相救而扶其將顛相賙而甦其極苦相賓
而禮其交遇此敦風俗人心以成道化之實

周禮

七

鄉必從於正比以之制兵而伍兩卒旅師軍必
從於得伍以之制田而井邑丘甸縣都必從於
設井居之者自約而推廣則易承其臨之者自
尊以及卑則易行故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品次
不紊

問調人之和難負讐者敦親不當和致讐者坐
曲不必和况假之節而以執之曰此王政周人
情而為之所讐者迷於有親故過求致者直於
自反故弗避王者欲平其情故交相殺而交相

管王者念之恐其行讐而罹於法調人之所由立也

問錢何以謂布曰古不製錢錢法後世之誣古也布乃貨物流行之謂泉府亦是此意問如何有紬總質罰厘五布這是錢法之歸於泉府者曰厘人歛五者之餘貨入於官官不自取復作為民用若用錢以權子毋豈不行於大市只這零物纔用

問泉府賒法貸法曰此聖王體民無所不至然

周禮

八

以國服為息工役之謂服蓋不息其利能償者賒不能償者只用其力以為償數後世有誤認王者利民而息又無辨授之詳如何不擾姪

問土訓誦訓之別曰土訓之詔以詔民誦訓之詔以詔王若王巡守二訓皆夾王車合存以備考也

問天府掌祖廟之守藏歲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何其重民重穀如此曰民惟邦本三十年之通有十年之積為太平

管子制國七民而五農工商之鄉二等本末計經變民數穀數所以不可忘

問正室何以謂門子曰古道重宗嫡所以幹支衆主律門事仁義立而族類親家之所為也

問周官教世子不專設員其教國子屬教典師

氏之三德三行保氏之六藝六儀屬禮典大司

樂之樂德樂語樂師之小舞大胥之合舞合聲

小胥之鬴槌屬政典諸子之春學秋射隨其宿

衛學校及倅貳而教之而獨世子畧焉何也以

周禮

九

其為唯王與后及世子同其養習則師保氏自詔王媿諫王惡外無他及說者以謂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故所以待國子者以待之此恐不然於王不諱詔獨諱世子耶古使世子齒於學意所謂國子乃合天子之元子王制曰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又雜說謂大司樂便是教太子官然亦宜設輔專署并寮曰此必有說豈其有而亡之不可曉也問周何以畧諫員曰古密於養故諫跡典章定

恭而治况周法左右遠近莫非準繩之地其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群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有路鼓以爲通有外朝以爲詢皆諫之於有形者也冢宰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詔王廢置天府詔王察吏治廩人詔王殺國用太史詔王居閨門小史詔王忌諱內史詔王聽治司士詔王治小臣詔王法儀皆諫之於無形之視也百執事各有司職天子過則臣下失職人人具有言

周禮

十一

責

問過市定罰何謂曰義利不兩立一邇利必忘義凡居民之上無故而過於市必有所爲規之者這點心一萌便不可使長便不可居民之上問夫人幕世子帝命夫蓋命婦惟俱是罰而天子赦刑何也曰悔過而行赦以自罰也問自罰則何自爲之曰乘輿舉動各執事必有匡議問大祝氏六祝何祝六祈何祈幽明之故可以辭號祭要之也乎曰祝者獻已之虔貞陳信

鬼神示也祈者求鬼神示之格而無斃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故曰事曰同皆自盡於人非後而要之

問天地之產陰陽之作中和之防禮樂之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何指大宗伯叙禮何以及此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行五禮以交神明主民牖只有得這段是他根抵世之偏蔽於陰陽者不能合天地之化殊不知皆生來所自有以吾全產而作其偏是謂文之以禮樂學之實也是爲

周禮

十一

行禮問何謂全產曰中和之性元氣之所流行發揚凝閉以時而出兩作之者致曲之道也問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內史掌王之八枋以逆會計六典是冢宰獨任何得又將史官干與且何以謂之逆曰典是典章冢宰建此典章太史則辨訂其可否內史又糾繩其繆失是謂之逆參盡衆能然後事成令典太史即翰林院內史即中丞御史大夫其御史中士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掌

替書凡數從政者即與今同

問馮相保章二職之分曰馮相主推保章主占驗

問成均學政全屬一樂事樂語樂舞可為教其樂德之教何以施之六德中孝友可為教其中和祇庸何以及之曰樂語樂舞聲容粗迹即粗以造就其精全在德上若孝友亦不指可為教者孝是親親之意友是順愛之情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實雖中和祇庸亦自精誠一念上

周禮

上二

表章這不走作氣象不是後世直於聲容索此四者此處端的方能致鬼神示和邦國諸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

問古雲門等七帝舞屈伸綴兆之詳不盡傳周官大司樂亦不備具今雖歌詠各沿方調偏勝之音若何正之曰此正要從樂德上立本姑自粗迹言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這中間體操是何樣景物

問司馬主兵戒如何專以邦政歸之夏萬物成

長兵事肅殺不相屬云何曰政正也大司馬持其威嚴以立禁詰百令之所為脩明也生生之謂易下生可見之生止生則生其生以歛道為暢立於無形之意故能安其生理兵到用戰處已是末稍事

問古寓兵於農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自六鄉七萬五千家但六鄉六遂近郊遠郊二百里為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計丘甸出車之法有五十餘軍何其制兵之不合乎曰

周禮

圭

六軍者大司馬所統若王畿之居守御駕之出行與事變之遣調更休之代發各有所用故謂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中間必有通融細法不是一家出一人亦不是將京軍調發無後世長隨長征之役

問設儀辨位宗伯所主參以大司馬不已雜乎曰儀位之立自宗伯儀位亂則勒司馬故司馬立而儀位守矣二者皆不可缺非參贅也太宰之建牧立監亦然

問言動六功戰獨居叙後且名爲多何也曰兵到用戰已是多了不戰而屈人兵乃設司馬本意

問司士之權與太宰埒其有異同則何從豈以糾太宰設耶曰非也太宰會其成司上精其始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此司士之職也問三歲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豈特只精其始

周禮

古

曰此稽諸侯貢士之賢否非程士之所終問一職方已足掌天下之地辨其人民財用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使同貫利何得復設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又匡人擇人諸官曰先王之治不專於自爲所以求周民以爲極予既以制民而維之必於民爲之所各盡其土之所宜而化則有土方氏使其遠來送逆則有懷方氏達其殊而同其好善則有合方氏布政志訓傳道而觀新物則有訓方氏合華離使小大相安則

有形方氏此皆制治於未亂若匡人擇人宣上德達下情又消患於未萌司馬法雖主兵要之正其本源爲多

問量人掌固土方山師諸職與司徒虞衡土誦訓若聯屬一體曰不相同山川林澤之官司司徒但會其財物却不周行邦國去司馬專主邦國料理

問夏官叙兵事不見有戰法戰圖刺擊之方曰九戰有先形是後世生出名家隨時籌計不泥

周禮

五

傳授問風后何以有傳曰也只握得這機變化無定

問司寇詰姦懲刑暴亂則直刑之而已如何又謂掌邦禁詰是推其實刑是定其罪禁則防於未發而消其將成之惡何以差異曰禁乃王人制刑本意惡著而罪明不得已詰而刑之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

問嘉石肺石何以並設曰王政一行法便恐枉人窮民情不能達周物而知者豈得放過

問刑官泣誓泣戒泣戮不幾於侵太宰司馬之
任乎曰大事泣之肅衆心也秋氣潔凝莫敢不
肅

問夏官司燿冬官有治水何以復設司烜氏奉
明水火曰水火至秋本體益堅明故曰於此燥
烈月於此皎澄本體不加但自精爽足氣魄
問八成之首爲邦內均義云何曰均字誤於次
次延通謂番次神器者故爲首辟邦賊是攘其
貨次其皿之爲盜其爲邦盜乃盜國中之物故

加一邦字

周禮

六

問士師何爲治荒辨追胥合聯以爲養非其職
也曰合本末究終始王道所以有源委一味刑
詰人乃後世之務若到所以治的設施又歸司
徒勾當

問司民一職登民之數例於小司徒似重出曰
司民歲登下其死生專在會歲刑之數圖國用
而進退之蓋欲爲民求生恐其過於殘害
問冥氏十餘屬刑及禽獸草木可無已乎曰

是爲民除害周公驅猛獸而百姓寧

問齒而設伊耆氏何以列於禁衛曰在其其
杖威所以敬神明也杖雖天子息老物之具亦
不假借

問子不射宿穴氏攻螫非慘哉曰此非冬藏之
螫獸之穴而有害於人如穿家損財城狐社鼠
之類

問國交儀物不當隸司寇大行人諸職不過嚴
其出禮肅歡洽不使之過明章程翼其不及若

周禮

七

朝覲宗遇會同臣六勤於上間問歸賑賀慶致
禮王四愛於下九儀五命四爵享食積問勞擯
逆贊覲各有數殊直惟宗伯所行曰是誠然禮
官任禮刑官正禮出禮則入刑但正之者必先
陳其常典而按之然後得而稽之糾之非所以
建之也於是小行人掌其禮籍以令諸侯以達
天下之六節以成六瑞合六幣於是及其萬民
之利害逆順姦寇康樂爲五書反命於王以周
知天下之故於是司儀於合諸侯及諸公諸侯

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則各以其禮相待也諸公侯伯子男之臣之相爲賓也則各以其禮相待也諸公侯伯子男之臣之相爲國客也各如之行夫亦掌國使之小禮於是而環人之環掌訝之訝象胥之諭說掌客之掌政掌文察之通事皆陳其典欲按而稽之糾之非以建之也故儀之爲儀之政則有司存

問考工記可補冬官否曰總是說事不曾與者問復古編是否曰唯唯否否考工記本可疑以

周禮

太

之實其淵固有在而所夷之丘或未以爲然也太宰所屬其論係財賦然有深意不是專歸其本職司徒掌邦教凡復性養生皆其教欵豈以任土地治財賦爲非所涉乎大都六官參對可疑處不能無只政禁二典如職方大行種種煞有深長思俞翁雖未嘗無見但覺淺露此處論議透得便纔有治平手段

問鶴山折衷有人發明否曰折衷二卷止說得天官篇周官須合全書聯維參緝過纔見古人

用意無些子外滲所以爲民極

問陳徐善華說得盡否曰周禮六官總是个正朝綱天子倚爲令本便是養君德百姓因爲歸極便是均國勢其疑主客行人侵司寇土地疆域侵司馬朱晦翁不以爲然大段所見亦膚淺零碎

問周禮辨疑何如曰不須解辨書義王安石差處不全在書上即行龜山所論也要誤事

問夏休井田諸林助本政書項安世丘乘說等

周禮

九

議論可羽翼周制否曰諸著述覃思曲盡儘是通論只以後世而申此策總是說空話烏能見諸作爲

問葉水心謂周禮遭三大壞前治雖不足而書有餘壞後用雖有餘而書不足然否曰此亦是一議論但書無有餘不足顧用於治者得本不得本壞只壞於自私自利無愛民之實心孽孽同而善與利別

問通考云周禮三代時一凡夫可行以後不特

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悞雖賢哲亦不能行馬
端臨果得見否乎曰其說歸之不封建不周官
其為封建又以所轄寡而能私土子民故其法
可運以守此書生不諳述之說也六典以簡御
繁公天下以為民極而謂私其土可乎如其視
民而子不係廣狹眾寡蓋有父子而相仇者矣
為天下者法行於德雖有周公才美乖隔於驕
吝况凡夫哉有罕樂陳三氏而後有鄭宋齊之
民惠豈藉難賒貸之法後世之必不可行常平

青苗在慎之爾已

周禮

子

問胡五峯於周官疑誼數種當乎曰這也是秀
才說道理話便未見運弄國家勾當且亦未能
深考又古今異宜太宰雖總五官實是六典中
間條叙亦非繁複司財有職足用而賞與恭儉
並行豈為征利用而有羨安得不謂長財太府
玉府良貨賄豈必王者之無好賜內外之防必
有界接關夫墨子似難盡除何師內祝之類當
亦深求始有得

問蘇子由三疑周禮之不可行實在此否曰周
興和布正不強人三疑却向疆地上論量順強
恐未然也

問何椒丘公註本曰大意祖述俞翁王次點
吳草廬為多不脫本子相若真張官用世這自
有統會運用趣味豈容直頭直腦隨處補綴
問太平經國書何如曰是善於本文順條若用
意發明處便非聖人正意

周禮

子

只於言意之表欠注情總是文章家有聲魄
問考註所定六官是否曰內史外史御史合太
史皆史屬內史即中丞大夫其銜崇不是宰夫
八職中所謂史者太宰建國家典章不應全據
所見却須參官太史明於翰苑者訂裁之又得
內史參繩其繆而外史行其令於四方又群御
史兩下參勑糾詰皆不可缺此聖人深意周情
迄後世不廢而謂改入天官是為太宰屬官則
順承不暇非所宜也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

等其功原是軍旅之事不應到賓處便一聽太宰司馬却不稽管司士非侵太宰又非養死之員太宰會其成司士精其始蓋稽諸侯貢士之當否烏得移置太宰屬乎馮相保革上簪屨祿只應禮官所屬且無稽繩弊逆不必聯互而成之耳司徒職教然施教在人居人有土必從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制其畿疆而辨其土物然後教可從而理五教十二教各因所向而立名十二教乃五教之所為教陶民而立其

周禮

主

本得養而致其成教之始終而事合源委以生理出乎教外大小司徒之分皆歸工役之粗以屬司空或未然也鬼神之名以幽明分可獨言神以往來分可二言以陰陽虛實分則三言之不可拘也追師饌人夏采以類考當存天官掌舍幕人掌次儀屬於王當存天官環人掌訝掌交象胥自大小行人料理於外當存秋官司馬之職制畿封國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建牧立監乃九法之專掌其出有所從互有所考命有所

授權立於所主官成於所聯則司馬有不得專者若造士而升司馬則司徒已憑鄉誼而司馬因辨官材不可缺也伍兩卒旅司徒起軍旅之本也以之作田役以之比追胥豈得以隸夏官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其事小宜刑之豈得以煩夏官小司寇登民數獻民數王者之至仁雖行刑而致恤故不忘胥師司勸司稽互雜而施禁令故非民俗之常問考註善處曰吳子以舜命伯禹作司空任平水土之事是故為

周禮

主

事典掌邦土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建邦之六典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宗伯次之有不率者大則兵小則刑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民得安居故司空事焉司空邦土之事故司徒易以雜之吳子以大小司空文盡在地官自鄉師至司稼皆冬官之文中間有鈞含深者不能無異同然固取而信之者多矣問陳龍川所發云何曰周公之政茂對時育物於道能備而於事能屢遷者也周公之術窮於

其時而其德不窮其繼周焉則百世可知也若其政其心不能加毫末而未始常為周公之時聖人之心之政蓋與化俱徂又不可執一以泥周公矣善觀周禮者識周公之神之精以為民極本之關雖麟趾之實龍川謂聖王順風氣之宜因時制法所以為人道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誠確論也而擬周公集百聖之大成則豈周公之庸心哉故自窮於德則為周末造無德而窮於術則為秦於周公而稍稍悟焉則漢

周禮

王

問熊與可精禮學其說得乎曰熊氏禮說不能枚舉其星樂醫農服羞器役皆事儀小節獨謂冢宰之官府一體司樂之律同合聲司馬之時田寓兵豈後世儒者所能作蓋名言也

問楊慈湖家記曰說理是如此王政時措之宜民俗有沿習君御有燕臣朝列有定位鄉治有宜職憲欵有合施古今正邪名實之間尚有本源處以為先着

問江陽紀開辨口率出泉抄沒為奪國服取息

非王政是否曰三者誠是漢法乃後世之所為也故鶴山有云王荊公學術誤天下漢儒學術誤後世

問桑民懌五官註不取丘王諸家訂定各存其舊而畧辨之以為遵史闕文遺意于何曰凡議周禮欲識聖人圖治之心取為今日所用不是空將本子較優劣資談柄孔子不得已及史闕文正謂自心有史具失乎外乃反求於內未嘗徒然廢舍又官聯是兩存其舉不是聯於某官

周禮

王

者即刪入其官則非施用之意也

問大唐六典似祖周禮又似沿漢隋魏之舊却有發明心得否曰三代而下唐之制度超越各朝有布置有關轄有體悉周公才美一力追躡只開雖麟趾之意殊有闕畧三師三公周禮不設術有深意三師已無統職若實師之固道之所崇無政可論三公乃有宰相之任在後世相權難制周公欲以分之六卿各責其成而並受其福不病專而守易六典之所由以立也然任

歸論道舍政何從而有道尚書都省若駢拇然
 以其總領而六尚書為屬凡會而決事又若任
 宰相矣周禮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與此却相同
 特係以虛權授法則稽功賢合則為六之綱釐
 則居一之目不擅總會之要耳高祖武德七年
 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至太宗貞觀十
 一年改令置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又門下中
 書兩省皆要府中書造令門下駁正惟實舉在
 中書三公論之而已此亦寓兼制之道故終唐
 之世竊國柄者不漏於制而漏於任武德置六
 省一臺九寺三監十二衛貞觀因之不隸六尚
 書與周異諸署皆周六典所該六卿得以鈐執
 唐雖若並陳而鉤同聯異每有關上尚書司者
 中間彼此有相維外內有相界亦不盡齊則古
 今勢耳但幾微夾倣之精默寓援互處唐則不
 得而知也張九齡輩也虧他撰述却多自祖宗
 心匠又自河汾派來



木鑑臺雜集

元卷

政問錄

法綴

答言

亨卷

異越通

未學學

利卷

海議

列流測

貞卷

偶客談

遊錄

少擬

政問錄叙

竊嘗觀察兩間無一處不生萬物林林總總各具法象各正性命亘古亘今未嘗間息嗚呼於此其見天地之心乎惟仁者全盡此理故其心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夫既以為一體則視一物失所何啻惻隱之在乃身而所以調燮劑量損益化裁使之各得其分以協相乎天地生物之心者亦猶服食鍼餌之於吾身必欲咸適於用而求底於安寧容自已哉吾

政問錄序

師一翁唐夫子力任斯道究心當世已數十餘年凡夫帝王經綸之畧王霸之辨以至昭代典章制度之詳莫不揚推訂証而其因革損益之宜補偏救弊之術又一一精思博采得其條貫舉而措之以曲成萬物而範圍天地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也非夫仁者一體之心其孰能與於此間以門人執疑問難發其端緒久而成帙因錄之曰政問是錄也探陰陽消息之原酌人心趨履之實經世道升降之宜觀物

理會通之故究事勢利弊之極淵乎微矣王道之妙用備於斯矣

聖君賢相欲以興道致治此其龜鑑乎哉門人將授之梓以廣其惠於天下後世凡有志於用世者其必法天地好生之德體夫子濟世之心通其變而不膠乎故會其精而不泥于迹神而化之與民宜之以開萬世之太平庶不悖乎夫子之教若夫自私自利而一膜之外便為胡越焉者觀於此其不赧然愧怍然悟而豁然自撤其

政問錄序

籀離也耶

隆慶戊辰歲季冬臘日門生丁應詔頓首拜序

政問錄

問人臣從政秉忠勤者意本也若陳力就列事亦有體以爲執乎答曰爲治要識當代治體歷代治體各有所尚不審而宜之不能達秦尚申韓漢尚黃老唐尚管晏宋尚佛本朝尚朱文公學又問尚文公何如曰由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乃文公之學故愛民體國其精髓也據典循故其形骸也六部覆題必援頂前例無則具請旨奪不敢擅爲肇始以文議情見求明於古人

政問

非所以遵王制也又問有學聖之心而生秦世則爲秦尚乎曰衛鞅持帝王之道不售輒自貶從秦此知尚而不重已甘龍杜摯則有已而不知尚士不辜生其時苟無轉移世道之力直湏樂天獨善豈可昧於從事又問有已與獨善同異曰有已還落已見獨善從性天自然知尚知已知出知處

問學古入官經術所以經世務先王之法信不可遺耶答曰學古入官者師先王之意以立治

本若議事以制則從今之法今之法以時出之者也又問事不師古則所學何取於學曰學以開發其聰明堅凝其意趣端約其行誼持以事君而爲上爲德持以體國而爲下爲民先王之道與民宜之通其變使民不倦故法之所成先王之粗迹一時御世之用不可垂之於久遠今日所守只當有今代之法故述而不作所以守爲下之分信而好古明其意以行道孔子祖述憲章以此

政問

問三代而下仕之途必有所成習雖一代之間其歷君歷年所習各異美惡盛衰之迹端委好權之情衆人之所同趨吾以一人入之力挽而勢不由於已詭隨而道不得於心則柰何答曰治朝衆所尚尚之末俗衆所尚避之又問春秋從同同柰何俯就曰從同同孔子之恕人也避之者君子之自立也又問自立嚴不幾於廢仕哉曰所以君子難進

問爲政首務答曰立信是首務孔子曰民信之

矣信是民立則是我漆雕開謂吾斯未能信斯
指民言所以使之信是我立故立信湏立望使
上下疑已我無自立之素也

問牧道答曰天之立君以為民君之分治以屬
臣故惟牧為切喻為之牧則必求牧與芻求牧
與芻而不得必平其梗而襄其成然又必會其
通令不失其所為之意蓋曰求則在我曲為之
處曰平則梗去而求即已曰襄則調而輔之必
會其通則無所不宜也有不宜失其原牧之本

政商

三

心矣秦皇漢武欲建萬世之業却將當下百姓
窮其財力深有病於會通之間大都古今得天
下者俱從救民苦疾上起家雖盜賊雄據之徒
未嘗不由此小悟而借用之凡天人所助此以
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如何答
曰王道有其名是虛位無豫定之迹只在天德
上辨王不王故下一便字天在獨處見慎則德
矣又問獨之景象則何如曰擾擾情欲類狗外
為人不可獨草草胡亂應酬乃昏昧不見獨矯

詐文飾則假借不是獨影響意則助長不定
獨只了絮自家則枯立不全獨獨對天地民物
而言從一元至仁上發來統貫無遺纔能與萬
物同體都收拾在這裏獨斯至矣此非慎不足
以得之

問立法何以盡善無弊答曰凡欲立一法湏廣
照遠圖密察照不廣宜此不宜彼圖不遠利今
不利後察不密得迹不得情世無不弊之法只
以廣遠密分數為善否多少古人舉動不草草

政商

四

勾當却算盡這不徒作空意見直惟資故實融
會事情

問後世治不如古其緊要分歧在何處答曰古
今王霸惟一誠偽所判以大造生生同一善根
同一聰慧豈古今人不相及只後世疎於反已
故責人深圖治急却謂仁義道德不足以盡政
理直湏濟以權謀術數所以用詐用計及上下
相應輾轉欺詖衍化成俗間有知者出亦不為
世衆所容以能自立然其所以為自立者又不

精誠圖感責脩挺挺如何得如古人又問誠偽之實曰誠是愛人真心偽者未嘗無仁義道德之迹但詳於法令假借以遂其私傳謂與居官言言忠信乃三代而下良劑

問爲政上下相感何道致之答曰滿宇宙同此氣生物以息相吹一呼吸便滿宇宙貫徹只因人私已勝遂令皮囊間隔惟其機甚幽甚微人不易識

問歷代廢興之由答曰自古創業之君身任革

政問

五

道必明於救敝之實每朝末造所以衰微其初立國處已胚胎病根中葉賢哲識其勢而急反之纔國祚復衍三代封建貴賤梯秩故通相爲通萬取千千取百秦起知其故罷侯置守臣抑而民強耳餘勝廣及漢興漢興知其故兩改其弊然天子豈無親信故宦官外戚終其世種一禍根自是東西晉南北朝以及楊隋窮變道昧制憲勢雜唐起知其故一意法紀却降本流末外驕內亂隱患術中蓋法以人存易人則反毒

勢然也其敝延五代不已宋起知其故首正君臣之分重內輕外由是外弱而夷狄起矣元治一統施爲亦甚宜但無公天下之仁非所以補宋德廣道化宜其運之不永也

問守令近民必求所欲與聚何作爲而可答曰守令責甚重原是以一方民命付之掌握今絕好是勤勞簿書繁已應務乃周旋自家名位總不屬於民瘼又十羊九牧趣見異同良意乖閣前輩一被命即從到任湏知做起手逐一體行

政問

六

又考合律例此職思其居又復職思其外除目下酬榦批發暇則豫思地方天災人變設有青荒寇橫將何料理動支何錢糧調發何人馬遣差何才役又思末俗既成何道可能轉動還淳民業日窘何道可能漸次充給精神流行休戚一體是曰父母

問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即秦法令民爲什伍何愛惡不同效王安石保甲法即比閭之政何大不便於時管仲以內政寄兵似亦與秦事

同齊民何以願從答曰法以意行民須惠取周
比相保閭相受族相塾黨相救州相賓是欲助
洽仁澤秦司連坐告姦是率尚以爲暴其造端
命始已判然不蒙宋保甲本是聯民善術歲省
百六七十萬之費而行之者懇誠不至致惹公
私勞擾其內政稽攝之密嚴惠兩存故上下能
喻亦成伯績凡長帥之道當與人共休戚協精
神否則作相懟勾當

問後世井田不可行可立均田法否答曰法以

政簡

七

時宜時以意運聖王馭世只欲以意周民之身
與之利之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有土田非
百姓所有這乃是一副局段後世上有定尊便
下有定業漢晉魏周之間亦嘗司均給籍唐太
宗銳意於口分世業然成效難立沮曩易生周
世宗均田只是均稅三代良法壞於商鞅租庸
調壞於楊炎兩人者遭時戾古不脩意而脩法
自以爲通變宜民且王莽李安世宇文融所處
亦未周當許民賣買其還受只在露田鄉分寬

狹授列多寡不重出鄉之徙不立補助之省徒
效法粗而運民之意衰矣又問限田法何如曰
總只此意又問墾田度田方田令何至今可以
嚴舉曰這檢查隱稅是幹辦上事非所以運於
下者

問四方多故練兵急務而民貧乏費奈何答曰
只古州兵爲最善有臂指唇齒之安無列屯坐
食之慮國初璟集法以衛名翼正得此意正統
弘治間設民壯亦相似近來却尚招募蓋因民

政簡

八

壯失原諒本意兩廣打手起正德末年始以爲
勝舉而今復成故事嘉靖壬子後南方有事率
倣此以行然每無大便益要之須有治人且古
人練兵之始即思何術可以銷之纔有老相否
則一不用便生亂其徵調甚非長策多遺地方
之害又問天下原立衛所可復整頓否曰腹裏
及倭倭已委無益之費只九邊差存

太祖天下既定兵令七分屯田

太宗靖難後大半着漕運雖智者透見銷法自後

不得銷中之練所以天下兵勢漸索上武人攻書藝下者墮純禪况差遣日繁廩供日尅帥長日靡又老家不處剩員不敷上下不相貫業無專肄而教失素脩民運爲養具者如故頗屢施支一木不可得也乃復重兵憲事招募增出一番兵費又無善演兩下虛耗

問漢唐而下國家有事四方或出遣宿衛曰不可或募長征健兒曰不可或發久戍之役曰不可或重支郡兵素養曰不可或招及奔命調及

政聞

九

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曰不可以名地長技時一徵行費約而功倍何不可之有答曰狼苗悍桀末酉搜探金商絡石齊淄流星錘獬狇鏢賴家旗桑植大喇毒弩真保力詔安陽山計犵狁毛胡盧都掌羿苗猥格各有擅能只拘方之相緣俗之謀不辨通智又三官缺疑六欲時織不免肆螫戕物况沿途婪眼所禁寔難以不教民戰非君子之心也

問三代前以農寄兵以郡國委積充兵既後世

可追其盛乎且有議練州兵立年例者是即此義否乎答曰要復古從勞頭做起誰則能之只州兵年例亦不得已調停法州兵即隋唐府兵又即鄉兵以其領之州云州蓋不養於官也然從戶徵撥無紅旬科條故併有年例之征近浙中立年例四十七萬兩其州兵終不肯行至子起事庫積罄支癸丑用三十四萬甲寅五十餘萬乙卯七十五萬餘丙辰則幾二百萬矣至乙卯已括搜不漏乃思提編本省三十六七萬不

政聞

十

足則提編各省得四十萬餘至丙辰乃請京庫米麥馬草折銀一十八萬餘南京倉一十六萬餘徐州倉米秋塩頗料六萬餘然四十七萬外巧名旁索與正額復相當但榜檠羈維豈特小補所念州兵一良務閭俗偷安杞憂耿耿問本朝兵制以親軍二十一衛衛禁官以五府四十二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而親軍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當蓋彼此羈維之局自周官衛尉

中尉所主漢南北軍唐南北衙宋殿前侍衛司皆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合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爲繁簡疎密亦內外援應之局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輪操不三輔而意存管營別設司馬不樞密而鈐攬有事由本兵請符定帥不開折衝府而勢張平時籍歸五府廩經本衛練劉營場隊無離土法甚得矣但無名虛耗而有演弗精柰何答曰射冒一節能無寒心直須女嫗力可補弊源

疏

十一

問楊炎兩稅法能革唐歷朝來積弊然不免人議而陸宣公亦甚不韙之如何答曰唐到德宗朝法已大壞炎之所處不可謂無因但只知革弊故脩法不脩意又其法之行所關係國脉者乃在量出爲入一言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其病根有不可勝言者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獮天地間造化之妙消息理微流行感應適相當有這許來路便有這許去頭所以古聖王有量入爲出之制却准准不甚相

遠若以所欲用費作倚傍奢儉豐約無所執以爲裁烏乎可其前代三十二十五稅一後亦每有弊疊蓋其不停閣應幹勾當即籍後裔驕情一有正斂民便不堪故什一足制用準的問堂堂萬乘什一之征何以足用孔子盍徹何以謂之徹也答曰能通之謂徹通之者均之也民有其十君用其一乃造化實理流行不滯之妙君民情相協是均事相安是均報相宜是均貴與賤均文與武均名與實均事與既均施與

疏

十一

答均有倚重非均有專奉非均有姑息非均有作無益傷苦節各出納皆非均故爲政首務直須覈實今食者京營衛官軍十八萬八千能禦戰幾何內團營六萬餘即唱名米三之一外衛班操三萬八千餘能援敵幾何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五百以充宮衛羨否匠作七千六百以布工指羨否厨役五千六百以供庖力羨否樂舞生一千三百五十以協音班羨否教坊四百七十淨身男孤老九百八十商其給養羨否

凡此歲支米三百餘萬石布五十萬餘疋綿
花二十八萬餘斤於此參較裁量然後取與相
當用無不足

問愛人心易舉而用難節故取民無制奈何答
曰什一爲征正是爲仁政若在所用上理會便
於人有滯碍山澤之利權不可下移鹽鐵本應
收攬而管仲取於無形這一念差了桑弘羊劉
晏爲國陰籠潛制却不在君民兩下緊觀然二
人事幾老練能照顧種種不漏安石法古慕義

政問

三

却疎腐多僨事到蔡京薛向吳居厚復潤安石
之珠又落一層若唐率貸法并僦匱納質間架
除陌錢宋月椿板帳經總制錢俱是攔路白搶
故葉適謂王安石之法桑劉所不道蔡京之法
安石所不道經制等錢雖吳蔡所不道及其急
迫皇駭名公如趙鼎張浚皆安馬遺後而秦檜
權伎劫脅一世此名言也切以爲管仲牟莢尚
在清截上運料只還有民在心於桑劉又管仲
所不道若比較冉有陪粟另復一樣機軸漢武

一得馬息遂除告緡文帝入募粟塞下遂減田
租這心術路數亦不在管仲下所以節用愛人
四字一串用

問藩府供例不充奈何答曰嘉靖末年郡王二
百四十餘位將軍中尉一萬二千餘位郡縣主
君一萬六千六百餘位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
萬石如山西存留米止一百五十二萬而祿米
三百一十二萬河南存留止八十四萬餘而祿
米一百九十二萬何以克濟

政問

十四

太祖初藩封祿米五萬不久改爲一萬郡王初封
二千襲封一千成化十一年例初襲封俱一千
嘉靖四十三年例悉照成化間例其三七本折
兼支將軍三七中尉四六郡縣主君二八本折
庶人同妻月給六石中半庶女不給凡房屋冠
服墳塋俱革免此亦太省但以大道爲公須各
令自申賢爲世用次亦食力更可復省國費中
間差令有別以盡親親之仁又不失成全之德
屢見有建白者宋事亦可考

問小臣常祿不給用則如何答曰國家制祿今之居官多費如何足得若能立得脚跟定量入爲出何不足之有近見賢哲亦巧作處置顧公佐責放皂隸

宣宗以問楊公士奇對以常祿不足臣亦有此事剛正如顧仁明如楊皆以爲可行以可爲見者也故不憚私改公法苟知真有可改持法之顧可以請改得君之楊可以議成如馬公文昇奏徵馬夫銀可也不則率身自約而已大都後世

政問

十五

賢哲類自用自專國初禮儀定式書行於朝廷之上者至今不廢其官員行於私室者成化後以漸改動行於公堂者亦廢遷於嘉靖間洪武禮制書進賀出使祭祀階勲祿俸不擅易若行移服色等每至更變稽古定制書限制品官各有秩守中間奪意奪形日銷日飾蓋始端倪毫忽涓涓江河不可不慎也羅先生倫曾以東里之說欠精不爲無見

問漕事曰弊軍民競奸公私罹憲正額掛籌無

筭而本色濫惡議者欲改法若何而可答曰天時人事交相感病源不在無董者亦不專在軍專在民今雖有漢番系系弘羊唐劉晏韓滉宋范旻政權事體便難轉手法有合因弊生積弊宋樂十三年罷海運行四倉轉運法宣德間周文襄議變兌運成化七年滕都憲議變長運成化十年又議有改兌長運即宋直達法轉運兌運改兌即宋轉般法宋善轉般病直達以今例則反之然使今行轉般尤不可况額斛代發之

政問

十六

盛安望如宋今之兌耗加四又三六折銀蘆蕭米行糧安家糧賞勞銀處已厚矣而奸者益逞凡兌必爭爭必傷命以命博米蓋有相依以爲命者必追見病源體其所難爲事可不更善問出禮入刑大明律可合天理之節文否答曰本朝兩本古文一狀元策一大明律這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心法所以當天理愜人情者近日却被仕途漸漸壞了庚戌年兩者又一齋變動又問書是粗迹何係重輕曰語從意易又問

大明令曰令示人趨禮之路治定功成乃作律詳於出禮之禁歲代既久復有諸例條以補律之不備此須題請 旨奪近日却擅開叅照之門公然不與律合前輩有碍手處寧稽閣作老未完安肯含糊律意

問煇海管仲霸業何以後世相沿不已答曰取於無形便是管仲私舉今日鹽筴不歸於官豪強得競利民亂必起如何住得如沂州等諸礦場官府不作理會爭奪必煩漢中茶園勾當因

政商

七

其私販而止之若民間晏然樂業生出事端非蕩蕩平平之政楊遂菴事幾熟令招商自買一時民悅利反倍集宋熙豐權蜀茶置賣鹽之場罷通商法即非不得已細玩之自得賈似道置六郡公田三百五十餘萬全失大體凡處利局多迷不與民大道爲公所以上下相給交征夾搆能此處透靈即是王心王政

問國用不足正德來已然但嘉靖壬子後民業蕭颯何如答曰天下歲徵糧三千六百三十餘

萬石漕費白糧南糧祿俸餉邊等各有額項內京運三百七十萬正德間京師月支三十四萬每侵用太倉原積嘉靖紀元詔革月止支十八萬二十年後月支二十五萬四千餘京通倉弘治前十年之積嘉靖十年前尚有六年餘積二十年後不穀四年之數歲入銀糧折八十餘萬兩及戶口商稅鹽課船料草折開辦等共二百四十三萬餘而官軍折俸諸邊年例內府成造聲息奏討賞賜節誕親宗各費約二百餘萬嘉

政商

六

靖八年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積一百餘萬二十年後止存內庫一百一十餘萬外庫三十餘萬二十九年大虜深入通州請備兵銀八十萬薊州請脩邊三十七萬大同請增防秋四十餘萬宣府請增防秋四十餘萬京師咸寧經畧費出多名昌平懷柔順義白羊口潮河川紫荆關各加厚治增定賞格自是歲增各邊募兵銀五十九萬三千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又加鹽銀二十四萬六千京營加免放馬料

一十八萬內府加鋪料數千共歲支太倉三百四十七萬扣歲入尚欠一百四十餘萬却以開納括取濟用添設天下巡撫數員兵備數員員下所用無筭河南山東創練各六千山西陝西倍戍而南倭適猛東南繕城百萬計遠調募勇百萬計哨海百萬計其被標虜囊萬萬不能計也時出奇告能提編巧取括權無漏軍門揮金枝大競刺加以元察焚縱宮奄風求宦林自立之難又廣有張璉福有胡平江有三巢川有王

啓

九

章大同有丘富河南有師尚照貴州有楊河民告困矣

祖宗功德深厚窮變合通須制奢裁冗元氣可復又問事既久定可裁而制乎曰以鄙慙妄測今日之費可十去五六

問兩京之制古乎答曰古無是也自三代來皆有兩都會只存得虛名以爲應備蓋不張官置吏及養兵以峙立重繁多費

太祖都金陵以汴梁持一虛名爲北京

太宗初營北平連年多事規制未暇悉定隨往衙門加行在二字觀二字未除可以知其缺典也齋志以崩而臣下復無見者遂因循以成轍問水利小故何古今利害不齊禹之行水人所共知何賢哲之不能悟答曰禹原從此心蕩蕩平平做去後世却將一意見便直前不肯深作商量陸海鉗盧陂龍首渠都是一事中得大虛之體魏起鄭白皆詳審觀會致收大利翟子威杜元凱乃以決堤塘爲利元凱於學成癖及當

啓

二十

事幾却精酌其論水利謂人心所見不同利害之情且異此理之未盡而事多未妥這是他作要用要訣江東求豐圩明越湖田將廢地成良疇然卒遺民害不惟秦檜蔡京昏溺雖韓世忠亦不之察又王安石信人說欲決汴廢塘濬以濟耕而國家設險通食并弗之顧及欲涸梁山泊成田皆草率喜事一聞劉貢父善喻便能動心要之處事無大小必從學問上研磨乃得問屯田獨盛於古云何答曰兵法明可以言屯

趙充國馬援王霸羊祜所以成功曹操知兵遂有棗祗任峻收許下之績肅行府兵法不屯而屯宋便牽強襄州唐州有行不就陳恕何承矩何等畏難蓋農怯於為兵兵耻於為農釋戟趨耕驅農轉戰必先得一關樞這是兵家緊要處祗可以心會太段兵之至只一箇諸無漏三官不亂五教響應專為恁麼子路路皆通故曰關候且屯田又是銷兵妙窟鳥可少得留都江北之屯歲獲十三四萬然其人已全是農夫甘涼

政問

主一

四郡之屯其人亦棄非戰雄矣國初制屯租畝取一斗導耕之意甚勤但於兵事不相貫只好充管田之務又問管田云何曰管田是給養開荒一直絡民事

問空文取士得人為難專重薦舉私於阿徇柰何答曰三代而下校士脫不得試言一路其原立科場式例亦儘能觀考但恐無具眼本朝特重制科莫若三途鼎用以薦舉易歲貢士行誼素著充薦額有不稱敗官嚴罪舉主庶免阿

徇然非養於未用之先縱得士亦士之自立不足以係風俗

問督學校士以文何以使士必敦行答曰士之肯自重其機全在有司提調宣德間纔有督學之設蓋恐提調徇私故按察設官以稽覈之今若所校專在文安得使士重於行誼必欲舍文則科目所取何物况校行其難以行為賞罰則必有偽以應之將寄耳目於人則必有徇以私之以一人周一省之見聞焉能易於得實且正

政問

主一

文體是時論縱正得來也無用又無訪察是時論縱無行得非大體或惹生事端又抑奔競是時論抑固可以革而徒鼓奸桀之氣心未能易也要之三者未盡移風之道只須慎選主督又其年任使得端已平氣着實自脩自克懇行於三者之中必轉動其精神稍得幾人實相法效方能漸次流廣今日大病痛惟在私意橫馳能我無私焉人心之靈造化之妙必有感而通之者

問私鹽盛販奚法以禁之答曰禁私販與本朝之法甚平正前代法太重却在事上督軋求勝不廣照太體漢私鬻鈔左趾唐鬻一石以上死州縣團保相察私鹽月再犯易縣令罰刺史俸宋因五代貿易至十斤者至三斤即坐死本朝律例却的當情罪私販止杖一百徒三年蓋市利本齊民細愆可以矜宥又止理見獲入鹽不許展轉攀指所不窮追謂其懼而脫也肩挑背負勿論謂其力止一身也而挾勢逞強因而

政問

五

恣侈則重其罰以彌之故拒捕罪斬張旗設伏殺傷人梟首重拒敵也運鹽帶軍器同私鹽法監臨權勢買引問私鹽法若權勢私販邊衛充軍巡捕官與販充軍重假勢也越境二千斤上充軍重越境也凡此制辟不在鹽乃出鹽之外因事以抑其漸此律例意也且靈州產味美於河東江北味美於江南筠路便於廣產南汝路便於河東浙東山商川中資食未康軍弁青白塩河階狄道魚河可充隣境之用這漁因人

情有處豈可強為禁禦

問塩司都轉運秩重舊與藩臬抗衡後乃隸二司以利牟之所轄且因權勢撓刺復差風憲足矣其出侍郎遣都御史不已復哉答曰設官無謂類此此正統後例也理塩有大政後世絕好舉動如孔僅牢盆張林官鬻姜師度置屯第五琦重亭戶劉晏額外錢皇甫鎛加估王隨行商蔡京請鈔及輪芻粟塞下入帛入錢粟京師交引法對貼蠶塩對帶法常股存積低昂倉鈔銅

政問

五

板充支改配掣摯法關廣權法元中統漸增價法可謂極筭然只好謂之末政何也為國聚歛之臣耳中間有曲盡通商之處多區惠寵之方為之祛其梗節其費省其繁體其瘼賑其乏時其期清其侵可謂能逮下然只好謂之中政何也通之以為國輸惠之以為國營非專以宜民也王者之心虞衡山澤之利而掌之官所以弭民之爭市者賈道不得不招商商願出於其途以其利之也國可陰籠而悉以筭乎竈者民業

不得不任人民願業於其野食其力也以例農則止應什一之征也此之謂大政王者藏富於民國家十分得其一又庇其損害民安得不富衛觀監賣即能復流民隋與百姓共山澤一事中得古意若幹辦從這心來纔於利場上不迷其本

問洪武間教民榜文一書迄今可行否答曰此乃洪武二十一年頒行

高皇帝武功既成文治熟諳到此時真見得安養

商

五

元氣一大孔竅却該在這裏運用惟是舍這裏所以有紛紛多事

聖謨溫益情意敦懇古雍熙太和之盛只是這些

子處蓋里正有長人之責鄉亭有三老之尊今却充勾攝承引帖而已此處不轉得一轉非沐浴講究

問華夷勝負信在邊威盛衰俺答辛愛阿卜孩黃台吉打來孫把都兒土蠻虎喇哈赤台能甚熾又考撒脫兒小一千元慎擺腰王打賴等部

小種尚悍必深圖震遏可令遠懾答曰此言以

力勝衆人所知但造化感通之機幽微報施之故尚當包括度內近題奏舉動每惟相對王者無不愛禽草木一氣獨於夷狄哉漢武窮搜張湯傳介子馮奉世任一使致夷王之首班超三十六人開西域實憲數十騎空朔庭已而諸羌交亂中州晉胡拓拔據中原三百年金滅遼元滅金皆宋之爲計未幾而爲所乘人心之天仁則和和則順否必反之故保四海乃至德力

商

五

勝是第二義本朝掃除腥羶之論宋潛溪作起兵檄意登極詔

太祖所自爲只說元德衰運終此

太祖萬物一體之見

問靖難死節諸臣可謂純臣乎答曰忠烈不撓元乎砥柱能超與世沉浮之俗但可重非其所至可敬非其所法前輩有謂殺身之義不能贖亡國之罪人臣貴盡於常職事當力諍法在豫圖其不用則有去而已坐以待償想亦模糊廢

祿未盡業脩雖不可律以徒人費石之紛如若自全其性之謂純則有說矣其間諸公不磨耿耿能普照瀝成者不少又不可槩論

問馬政善於唐而弊於宋論者以官養爲便今之養歸官而牧事未昌何歟答曰唐有王毛仲張萬歲故官得其養宋之保馬法使王安石以官行之亦未必無弊有治人信然爾今求牧與芻權要奸頑多有侵格常官舉職競練懦越每偏縱刻故役丁地畝椿朋私用科駒漸出弊歟

商

主

又調餽不恩公傷妄報給用不視爲已物定駒顯駒重駒不時其驗考則又不若自用自養能爲自愛
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是貶律以從貧乎答曰非也順人情乃體貼律意律列諸條任其人擇而配之故惟明克允可以明罰勅法蓋聖人之用刑乃好生之德所運明者昭其生生之術允者篤其生生之恩所以臯陶意顓頊教後世豈惟無是心并亦無是術易大象六卦說刑其

就明威土迷意義其中乎議獄緩死非尚姑息爲優柔不斷蓋指原來這一點子產刑書李悝法經漢魏九章十八篇至唐刑統可謂精脩復益之以張戣張湜竇儀諸人搜擬詳論然總於術上研磨於對鞠申讞處未見好生一念真做骨子間有知者又將貶律從貸誤認是此物後世分仁義刑德作兩平忘却乾元本始故用刑而刑誤

商

主

問將門家丁可蓄否答曰須觀時以爲廢置蓄時有養具停遣有着落處則蓄之梁震乃嘉將銳丁蓄六百餘及被論閑住無別門可收各授用虜庭今日內外交通都由此輩趙小崖王三丘富皆有所由來後周尚文張達李津借此覘虜虛實雖每克成功而邊務大壞之矣夫華夷中外界辨源嚴虛實既通未有不基重患南倭盛於嘉靖壬子亦由舊時寇而寇商而商商阻不通則入寇借援寇有憑依則因商醞釀嚮導端倪良善瀾倒率無所於救藥宋素卿宗設許

棟李光頭陳東辛五郎蕭顯陳思泰徐碧溪總是我民

問仕有無舊章而承近守從之可乎答曰所係大則不可如蒞遼撫賞分明是賢和當其事則必思所以爲之處又問撫賞云何曰撫賞始行於喜峯口後無處不行始行之有時後不拘時而行始只用鹽米後加牲帛又筵席每一行軍人科銀二三錢各口歲費一萬四千餘兩遼東取馬市課稅抽分二十七年形諸疏請且覆狀

政問

壬元

不參當否視若例之所有此樣舉動太易前輩所不肯爲如府江制給以待居平困醜且令居守爲有名之與榮黎階又滇貴每有買路錢亦旅夫自爲猶之可也而近日下歷高沙岑江之給恐未云是薊昌鎮事近處置儘極嚴密添設標兵五枝枝三千名援調七鎮兵各三千名總兵移防石匣營當密雲古北口石塘牆子嶺之衝節制獨石探白草川三門房之哨增築墩堡重懸賞格事周於前例兵倍於宿威不趁此時

輩撫賞更何待耶

問救荒答曰只是一箇預脩以三十年之通民無菜色又遺人之委積以待凶荒到得行救時便無極善之法周官十有二政聚萬民皆非常物之外添得出所謂救荒有三法賑糶賑濟賑貸賑糶屬常平賑濟屬義倉賑貸屬截留常平倉自李愷耿壽昌平糶法桑弘羊平準法福建社倉法隋文帝唐太宗亦力行之及文彥博曾鞏田錫張詠黃寔王孝先又一時權設糶法義

政問

壬元

倉是民間糶粟儲濟截留如蘇軾截留上供米宋孝宗今截留本州椿管及借會子收糶賑糶此外晉秦乞糶唐憲和糶范純仁招糶劉安世刪常平向經倡賑滕達道活流民畢仲游限賑地劉晏收棄子趙抃洪皓趙令良咸苦心殫力并本酪覓此種蕪菁種荳藿爵度僧興傭鑄幣總是一時小經畫非王猷皞皞大體國初民間有餘能禦大災到成化弘治間尚不乖誤周文襄處置詳切其濟農倉緩急有賴弘治三年班

議預脩倉糧計州縣里分積糧多寡自十里一萬五千石至八百里積一十九萬石官以積數為旌擢弘治十年通行撫按稽治曠職以嚴申罰只正德來漸不加意又復以守支為民病且國無儲羨截留自難而民俗蕭條義倉無所望矣

問捕盜何法可速鈎獲答曰捕盜之職如藥味中大黃大黃不煉過不可用若以必得盜為心便非神武而不殺此須煉以洗心正德間差三

政問

三

御史出捕殊非事體遂惹起大患往往見大盜都從有激而起能積豕之牙當其邪念初萌却誘掖匡救容易處銷磨不爾亦殲厥渠魁此外借威行恩一以保全為主再不爾雖不貸誅戮必小其名色定讞聲罪庶不連及無辜傷造化至和

問蠲逋代輸所以恤窮王政有諸答曰宋乾道淳熙間諸賢守令嘗為之然中間各有不同或不得已而充供應或急拯極下戶疾苦或恤其

流離而還集之若縣無所分輒與存庇不啓奸則誨情王者不為也又問省耕之補省歛之助非王政耶曰一致省自不浪然而及又問不數赦即此意否曰然

問近日勤王外援之議盡乎答曰兵不可無制制定於先乃無後失古兵法言動雖成功亦罪之唐因九節度之後無命突赴以為奇能漢宋之間董曹長驅而入亦每有此春秋人得而誅之之說若不奉王命終是春秋時舉動必須先

政問

三

定某地援某地某地赴某地侯命法守不踰矯借毋雜然後可

問天下均一民也何設州設縣之異答曰凡設州之處必是地方緊要故重其銜以鎮之今知州官不比知縣得行取入選反縣重而州為輕此必有以處之以復低昂原意乃得

問屬士行不養於未用盡屬之考課此仕所以得真士之寡也將何如答曰誠然但既屬之考課不必更立他法即從考課上實行之如取人

必斷其大體大節其氣質之偏形迹之疵又須裁議這是公論所在大段難掩只當事者愛憎入心便假借論評是非不白但末路論人只貨財一竅是立身骨子此處欠檢點隨其才美皆可一筆勾倒又酷慘害人亦是大惡然總自貪上來

問武官選法之難能無累耶答曰貼黃一節不可不慎法立正黃又立小黃藏之秘府三年一清理得矣但查黃不度歸黃致素續黃苟率遂

政問

三

使原黃無憑老黃堆湧或以調改失祖黃或以虛應行揭黃或據堂稿選簿准替廢對黃或乘奸賄為盜黃或欲捐驅報無黃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理所宜有霍兀崖清黃議似繁澁若從簡當須平時會查的確復設副簿題其綱要亦藏秘府稽維又舊設五櫃混貯不便檢閱當更之以厨增黃冗雜當疊粘有法庶一檢而得問武臣厲行之難如何答曰只一立功欠處所以欲其顧惜不能也

問若官省接與恐見聞寡不能達下情若泛濫則惹事端而亂耳目如之何答曰接與不得有意多寡當順其自來但必正已凡風論履況所着以為好惡者須慎其趣尚混然無見其有先入又不可多屏人密明令凡所與蕩蕩無涯此是自家養德功夫不因官有也

問言責答曰人臣進言真從學問上起悃赤纔有為國為民之實後世絕好是慷慨激烈只了得自家門面程子可啞御史其意味在辭義之

政問

三

表不是浪說御史豈可啞得

問入朝便忌榮辱之相形也何以為弭忌之方答曰貴為衆所忌以其競取之也富為衆所忌以其積取之也君子量入以為天下用所以終不能富是以免怨不競於取貴而猶以得之必其與之者順其所來則衆亦與之同心是以君子必能貴於治世然而終不得則亦無損其為君子也故曰君子欲之君子樂之所性不驕問作事制用之法答曰凡制用計其常筭外須

寬一二分令其可裕於行其所寬處隨其難易以爲多寡只不可以喜怒爲登耗凡遣人行路及程功衡日皆須此法

問檢驗尸傷有無冤洗冤諸錄所載及隨時隨地省革諸弊固在神而明之但中間亦有可言者否答曰謂之檢驗須先鞠審而得其情猶以口辭難信乃復檢之試其合否有不待審即登場非也况凡死者血氣將盡其體骨多致傷迹烏得據以爲信

政問

三

問成大事不計小費又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二者孰從而合答曰甲事甲費乙事乙費故成於不計費甲成乙費乙成甲是謂無辜乃名不義况恣我意見遂我私欲我咎深矣

問於官而臨親故何如答曰吳憲待崇安宰以上世與之有契不以法相繩晦菴非之曰漢武帝不以隆慮公主之故赦其子昭平君謂法令先帝所造奈何以弟故廢之何面目入高廟東

方朔上壽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竊意東方朔得立法本意若謂法令先帝所造也是第二段話晦菴又謂爲稅官若父兄宗族舟船過須委官檢稅竊意這瑣碎也不須如此只要公心處之不令草草放過

問居官請托至何以處之答曰固非曲從亦不可加忿當善爲辭懇張公道開說事情必盡吾誠意令彼內慚而退

政問

三

以計之又須立箇文案又問事在煩瑣或不係公行者如何紀存得許多曰所籍可以爲考是衆見是簿書烏可草草

問仕以勢爲用分定而禮嚴有不率焉何以遇之答曰須正之然正是行禮不是復勢惟辦誠心乃可辨又問有用勢橫而臨之何以爲承曰只以誠心相感我不緣之以動又問突乎其來從其亂命否曰勢固不可競而爲抗必欲自別其趨只怕利害毀譽心察其中若欲避迹因而

特著避情便爲造物所忌咎自天降

問君德以剛爲主但决裂重便粗疎柰何答曰
事要斷制撇脫亦要詳審從容兩者皆第二義
却有源頭是在能明詳審從容以定明不令有
昧斷制撇脫以遂明不令復惑其兩源又有淵
與直須在凝神未有神不凝而能明者

政問

三七

法綴

○大明令

臣唐樞謹撰

太祖高皇帝初登大寶即班令旨以詔天下名大
明令內自序則曰律令夫出於上以道之謂令
禁於下以齊之謂律 聖心布諭之仁欲以

不以名書蓋法律法令本一意三代前皆稱
法而鞅改法爲律乃專以求於民者則所用異

法綴

也是編欵凡一百四十五雖比後律書未三之
一大畧包含已盡救時息患起焚溺而新耳目
此其立例設條之祖也按律有違令咎五十之
條今即指是編除已入律者有正條中間律無
文而令有載則以此坐之故有律而是編不廢
若異同繁簡不齊乃因時之值不疑於隨應漸
出之見不憚於難改皆 聖王仁天下精微
之實耳其有辭之所不顯述每含互用之神則
恭覽者當合玩之

○大明律

洪武七年

高皇帝治定功成四方合協欲明立國章以便民
避尚於是大明律成乃屬草劉尚書惟謙款上
而繹裁之不憚往復字句敲推顯含折撤一寓
低昂懲勸之悉 聖王之所經制誠定天下
之道也而劉則曰一準於唐律豈自道其所上
之款非以言成書也世之相去而遠業之所趨
而睽 聖見之周於燭微末造之歛於不變

法綴

二

群見之明於贊盛雖聖人之經不能過其繁嚴
之體也雖然所以成書之心則期禁定而致無
刑又豈特為文案之工也耶
謂本朝之律準唐律不能無因其篇條雖殊以
其比類未周而為合以正之以其分合無統而
為釐以別之皆自彼而生焉者孰知血脉綱維
之運就其粗以定精蘊哉漢蕭何祖李悝法經
六篇益以戶興廩三章為九章三章救時急務
而六篇不免於緣人是故漢卒為漢沿曹魏劉

劭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參漢魏律為二十
篇是故魏晉卒為魏晉之治宋齊梁後魏直皆
因之而已比齊定十二篇後周增二十五篇隋
復十二篇亦襲殘編以為倣古唐留心治典議
疏詳發國憲章程衆心所企則宋善擇承元安
踵美盡惟唐舊是崇若我

高皇帝豈無聞而尚之顧其綱維是有別在血脉
是有真發合而用敝而含疑而處唐十二目五
百條如鼎羞品列隨所下筋威養吾元而不徇

法綴

三

滋味而謂一以準其然乎
律篇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類以不得專屬一類
者別為名例共七類自唐始今律用之展摘易
擬會易
古肉刑墨劓剕宮大辟行而宜於古者其世樸
其犯明尚戒欽恤後世參以情弊易失而難改
故漸致矜除今之五刑笞杖徒流死始隋文帝
而唐以後因之宋藝祖寬減太廢至犯大辟者
一死雖非梁武之意有恤無欽恐非所以寓期

無者本朝律意雖重辟生於欽

笞皆易臂毋更入漢景帝已行之宋藝祖笞杖俱易臂然徒三年至一年並脊受本朝律盡易之不施於脊

五笞可受五杖而至於百一時可頓受乎而況前代有至五百者乎故亦只具虛名以應故事笞之荆條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長三尺五寸杖之荆條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徑二分二釐長三尺二寸必小以輕其力必長

法綴

四

以緩其勢决用小頭姑以示辱之意

蚩尤之滅斬自軒轅磔千旬人絞著周官不令全其體以見人道之絕絞之所犯其情尚有可原處

流刑四以遷徙別為條遂謂三流水遠去為流遷徙千里之流也以其近不名不爾則刑六律以大誥之減無三流又三流總徒四年雜犯死准徒五年

充軍不立刑類漸定於例

剝刺古迄今不廢惟本朝竊盜刺臂所以存羞惡心

洪武二十八年令法司議罪各引大誥減等若遇恩例則通減二等先是十八年頒大誥令戶有一本若犯罪減一等無者加一等

枷長五尺五寸頭濶一尺五寸以乾木為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一十五斤所以拘維也刻誌長短輕重其上所以顯記也行之久大不守其初制

法綴

五

桎長一尺六寸厚一寸以乾木為之男子用死罪流以下及婦人死罪不用周官上罪桎梏中罪桎梏

鐵索長一丈用於輕罪無他繫也

鐵鐐以處徒恐其逸

誤而入罪立贖例矜民之愚也漢明詔亡命殊死以下聽贖梁武罰絹金悉寬贖隋開皇制犯者至死刑得贖皆失先王開贖之道宋損益舊制官蔭得減贖似於貴貴太偏仁宗深憫民之

無知欲立贖法以待薄刑而議者竟阻之誠亦有見然終宋之世贖法惟及輕罪而不因疑生則皆於古矜誤之門矣夏之贖墨辟疑赦其罰百錢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大辟疑赦其罰千錢夫憫生於疑先王不得已之心若憫生於罪則雖小而聖人不爲也

律有八議其議有二意有賢貴自彼而生有至情由我而出賢貴乃天道之公至情則天理之

法綴

六

極皆無所容其私也具奏上裁天子亦不得私之故曰請議蓋必合諸衙門會議以成其公其犯十惡者不論疏議謂不議而行恐又非也不議烏乎知之

入贖例各有爲有老幼疾憐而贖有婦人掩其決而贖有官職存其體而贖

罪犯有無收自洪武來例除直犯死罪外自雜犯死罪笞杖徒流審有力無力納米做工後復有稍有力納工價稍次有力納工食又納各等

紙即供所用

做工有不等例自洪武來漸出之又有滿日發充軍踈放終身徒役亦不等炒鐵煎鹽正統五年囚徒充站夫其工役洪武八年令雜犯死罪工役終身徒流照年限工役又有發屯種充膳夫伴當充恩軍等今存廢不一

八字例皆取之律辭所原具用律者欲創行之必須奏奪

律正條有限而其變化并八字之設無窮律六

法綴

七

類有限而名例類所該無窮凡情昭迹對有限而一不應爲之款無窮祇惟原真而坐其當置之所則非持至公以燭之未有不低昂本相而况以私好惡爲先入能求逼肖之哉

律有加減科加罪除應加至死外凡加罪不得加至於死凡減罪則三流二死通爲一減蓋律勢所不行也

○大誥三編

古謂刑罰世輕世重其要歸於期無刑以治天

下

高皇帝初宰朝野令律兩發而踵元末造民習不良犯者益肆其奸於是特典重裁間以時出如雷霆震驚一番旋幹然神功歛歛能改即止凡大小犯悉令減一等科罪蓋其所輕重世也而非我之所欲自為也

○大明律直引

大明律成於洪武七年凡六百六條而犯者不息不足以副

法綴

八

高皇帝善俗之意故每因感而發復別升嚴禁以定民志作大誥以昭示之至洪武三十年功化既孚上下相安乃重勅部院將大誥內條目撮其要畧附載律條為大明律直引共四百六十條其一切續行榜例盡為革去合黥刺者除原律該載之外餘皆不行雜犯以下悉照今定贖條例科斷之即是而推

高皇帝前日之心所以別升嚴禁皆豫圖今日作直引之心也仁瘡痍挽頽敝功德之隆豈非冠

百王也哉

○孝慈錄

孝慈錄夜制發前古所未發輕重損益一原至情所不容已古今異宜人情無不自懷非大聖人烏能主張是哉

高皇帝初即位禮制未備大明令并大明集禮且令暫率朱文公家禮行之及是錄定遂載入大明律遵述施行夫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酌時與

法綴

九

勢固為禮之所從及辨孔子所論魯昭公之服亦不可謂非至論又論喪禮不近人情而限於太過者四三大款真知虛文之無用誠皆至切之議也

○教民榜文

大誥誦黃之攻教民榜文參朮之補不去病則扶元氣之劑無以施里老一着最有味惜後無深體而實行者

○祖訓條章

祖訓條章雖我

高皇帝出示臣民之款足以見兢業自持昭事上帝之所發內自骨肉之親以及大小百僚又推之四海一民一物罔不視為一體凡其處防寬密悉本於仁愛惟恐一事之不周一人之不得其所非三代前大聖人作為孰有能臻是乎使非行乂之後歷如所料則亦無以驗其心體之明矣

○祖訓錄

法綴

十

祖訓錄

高皇帝立家訓以開示後王內府於謹身殿東廡及乾清宮壁上粘貼親王於正殿及內宮東壁上粘貼令時常觀省可務遵守其大致憂勤惕厲古聖人翼翼之誠蓋王者以一人之身總攬乾綱運握四海苟非貫通血脉精神流徹則如人身一體滯即一體痠痺而可乎哉但其至虛之蘊變化之時出不以所可言能悉而錄中收拾包含又豈人得其涯涘者

○到任須知

天下之事無有未知而能行亦無有未周知而能觀會亦無有非觀會而得其通一書生驟即異方未歷之民事入為掌握之主可無謹乎此求知者為政之要機也 聖謨孔彰句句精繁又謂野人學生亦當預講則又含蓄無限之教夫野人黎庶之有家者學生志修之待用者有家而得此訣則家可理有修而得此訣則藝可成所謂預講非泛不急之務耘他人之田只欲隨在知此真訣惟其冥行而罔覺故事不中理自用而偏執俾眾無相協安望其能濟物而成大業哉

○洪武禮制

此國初擬行儀式斟酌宜時文質合體雖各有司詳議皆由

聖天子所自裁定非輕就也如進賀之類奏前後不一出使之尊卑繁簡彰秘各有其度祭祀武官不與則自洪武十四年始凄慘無祀之鬼神

則特旨專情而詞意非人所泛有服色則尊卑貴賤一物必有一故階勳則品從數最所定必有勸懲鼓舞之因行移則體統鈐轄有爲而職與任聯勢爲體背則或以首領通或於令史案及若祿俸前後實折之異亦必有故皆非有司可得自爲主張不繹而思之烏以知 聖睿之淵奧哉

○諸司職掌

此 國家立政緊要第一文案

法綴

十二

祖宗命各衙門各將職行條件大書一通置公座對前高壁上舉目而見

○憲綱事類

英宗皇帝正統四年刊布憲綱事類以正風憲之任實自

宣宗皇帝勅命諸臣所成蓋憲綱者洪武間具都

察院職掌中已爲顯悉行久弊息又爲臣下所自增附至是乃申明舊文益之以誠示削其臣

正所述而

英宗皇帝重加見行事例中間律身修職字字珍

寶又後一二條拈出持廉協和之真直指立心

之本爲善之要訣雖聖學無以過此而況於一

事一政哉

○資世通訓

此

高皇帝所以教臣民者誠

大聖人之真訣也

雖其尋常不文之語宛焉以道自持觀序首動

稱聖人之道又謂古哲王道與天同欣仰而力

法綴

十二

行之其所指論不越几席之粗而物理人情大

用全體通於幾微感應之中貫乎物我本末之

盡而超乎天人幽明之故使非聖賢道成何以

臻此律成於洪武七年而此訓以是年繼出禁

之而復圖有耻之格亦聖賢之心進進而思其

極也

○官箴

章皇帝久爲皇太孫在儲邸又嘗監國故周知官

服且長於翰墨茲三十五箴真 睿誼所及也

○禮儀定式

是集於洪武二十年先是有禮制諸編屢降此則曲禮三千詳其細也行之既久中間朝廷之上者尚欽遵不廢其在臣下所合行多漸改於其舊雖其勢有不得不然然亦可以觀世運矣

○大誥武臣

能用武者多猛悍之氣尚無以馭之未有不紀於事者

法綴

古

高皇帝天下初定思欲保全群英立其懲以爲訓既即其事而治之復諄諄諭宣勅誠使之檢身寡過養士愛人圖惟修職累數千言而不憚煩其軍人護身勅武臣保身勅

聖意藹然盡

道直話何其勤也

成祖哀集布行聿昭同德

○皇明詔制

此我朝國脉所係

聖王晉物之情寬嚴操縱各有攸當國初詔赦仁

恩益溢昭及幽微而赦之中有所不赦又居然自在自是以仁傳國貪恤之典有加無已民之習於爲奸者未惟憲而思蒙釋議雖縉紳亦藏競孔當事者或昧而沿例或知而賣恩或因一事而弊其餘或私一人而開其欵我先皇帝深照此弊斬於赦門以定民志其挽回風俗之一端也乎

俗之一端也乎

○官制

人易視此書以爲無所係於深秘之義殊不知

法綴

古

有志於運天下欲善於事者以是書爲首覽可也幅員之宏列道里之遐邇古今之沿革職銜之高卑文武之因宜郵遞之通布土流之聯緝署司之嵌設其張官也因員而得事繁簡因員而得事有無因無大而得事鈐挾因首領而得事關制因大小而得事緩急因鋪列而得事接應因添設而得事緊要因改移而得事異同會而通之可以運變化而資謀識而謂無所係軒輊舍而不之玩哉

○軍政條例

國初行聚集法司兵者名翼而不名衛翼之名如出兩翼以蔽其身又民兵萬戶府事已歸田皆寓兵於農之意後以罪例行而兵伍聚異鄉之人洪武末樂聞令嚴無弊因循至宣德彼此逃勾奸詭漸發故軍政之議自宣德元年始及三年四年五年今日勤而弊日益景泰二年冊勾五十七萬七千而完解只三萬蓋正統來人情益狡國警且殷其搜校敲詰日甚故弘治正

法綴

其

○問刑條例

孝宗皇帝以仁厚立心而務勤政事即位十年後

周知熟練雖老成臣所不能及且賢俊盈朝精

明治體其典制歸一慎發虔承又思圖垂永故

命三法司查議節年所行條例存其所當守而

革其冗瑣書成復摘其可疑數款重勘不憚往

反以酌去取定為畫一之典本朝立國至是已

百四十年時移俗易澤久化深又事無定在而

政權不可以無統紀使非聖心的知會極

之道其不失斯勝舉乎今案自律後所增條例

餘百冊堆擁几閣弊者得緣出入而公勤之士

亦不能盡檢閱之煩則此書之成其真不可缺

矣

○節行事例

斯集不知成於何手一入記覽可易遵守但各

分見於專業衙門條下似於重出中間或有無

所附從者則有缺焉其後來別用題奪款件亦

十之一二不可不查摘

○稽古定制

斯集顯顯銷沮縉紳侈心故證禮而求分定援

古而抑俗情嗟乎為縉紳者可以觀矣百姓有恒產四民有專業故謂知足止乃惟君子而富民服役於公清儒樂守其素既以逃人常役而可亡其素哉嗟乎為縉紳者可以觀矣

○大明會典

會典成於弘治末年時上下留心政理每以越制為恐欲遵成憲而思故實是謂寄度之作也乃今觀之事居歲遠而未備制在縣述而無定故繼是而有作乃不可缺者嘉靖間特奉

法綴

大

明嘉其修已有完書然尚未之班行則再勤我聖天子容但已乎

○申明襲替功次

武申明行於嘉靖十年先是成化十四年經定陞賞功次至正德十六年亦經重定及嘉靖九年復為參查再定十年題奪施行蓋功冒濫自宣德正統間已甚故有成化間之議但正統十四年并景泰元二三年國警切膚人心涵涵懸爵待功甚急而槩以裁革不可又正德間貢

緣傳乞陞奏帶越數妄報巧因得進故有正德十六年之議按賞格明懸有地分彼此事分難易功分多寡斬將奪旗當先擒殺務切實效而節年得官者或奴兒干招諭或捉獲奸細或採捕海青或進送方物或瓦剌迤北公幹或招募土兵或招撫夷人或護送夷人或天順迎駕或洪熙中箭故或虛名無功或有功不足或共買輅數或無身頂認其合為查議誠不可無者兵部主事鄭曉考據精詳因成是舉題行

法綴

九

○重修問刑條例

此嘉靖二十九年所成我

世宗先皇帝英敏勤政且歷年之多深懲事例日繁公私見別致有刑罰不當雖弘治十三年酌有條例成纂已經五十年餘妄引誤用繁雜拘礙故 命刑官會集更加詳訂既續其後而復采於前再致異同而加留舍故曰重修非專以續之也 上下劾誌似深屬意然酬物對時亦或有該括未周嘉靖三十四年奉 旨

又取收數條况復踰二十年餘願幸

聖天子再勤 庶鑑乃今日人心之切也

○為政規模

高皇帝欲人講習律意故律有正條不習有罰能通者有犯亦免如此集成於國初乃留心玩檢務協條擬乃其驗矣

○律解辨疑

此亦成於洪武乙巳年

○欽定時估折鈔則例

法綴

干

國初定律之時鈔重物輕至正統成化間踰百年鈔輕物重以是計贓合罪或依鈔或依物不失之刻則失之縱故每有題議至弘治二年乃以諸物時估定直此不可無之正舉也中間又方情物價不能一律齊湏審平者裁之

○會定運磚運炭等項做工則例

入贖有原行事例近節年濟邊救荒審有力等題請乃有納米運磚灰做工錐等款較多而其所以及則有職者可以養重有力者可以辦營似

樂而趨從之亦人情之因也

○宗藩條例

祖訓後於宗藩有今條例乃一大區畫國衍餘二百年傳裔之多至郡王二百四五十位將軍中尉郡縣主君合及三萬位祿供八百七十萬石而庶糧不與焉積地方之所征入如河南山西儘派不及半許斯集禁奢僭抑擅肆損浮費明禮教正僚接恤窮困處亦最周即應用一節永久支供何以充濟集成於嘉靖四十四年先

法綴

干

四十二年創題有擬欲如民間應制舉通商吏治民業為兩便處分祗避畏成法所碍吞吐無決辭而試給折支額裁皆其末小也 奮執乾剛仰遵

明聖其萬世之利乎

○漕運議單

漕事至嘉靖末年其弊已極米惡軍橫掛籌棟和船溺夫逃累官瘠旗獄繁爭湧窮則變思以通之至有風憲之差是集之作亦頗詳審所未

之及者職思其外蓋自靖難功成爲銷兵之法
漕事所伊始如湖州操軍只百餘充運六百三
十然銷中又不乏鍊令其整幫飭伍備器修武
終其歲絡繹往來遇警發則開道路之梗而今
皆弛廢即其人亦暫募而無統宿大非立法之
初意也
軍漕費重如造船給糧派賞增耗等不可勝數
較民運公私大有省只銷兵清野二大着有碍
故不可

法綴

王

○嘉靖條例

世宗先皇帝精邁非凡多歷年數綸音所發皆心
匠構渙不事假手又睿筭超密洞見隱微人或
有不能測又調停群下異同承之者由之而不
知故積其批剗合宜非玩偶有集嘉靖條例一
冊但不能悉述且末數年不及倭欲得其完錄
當更圖之

○刑統輯義

三代下法律至唐獨精故本朝之律於唐爲不

甚遠國初江陰嚴氏本攻律學因唐所定刑統
爲輯義又爲辨例輯義所以著同辨例所以議
異可謂精矣然本朝之律之精其取舍之意取
之而非以從也舍之而非以背也緣民情順世
宜有所定於我而無以見於其唐也又立體例
上有一條以著參互異同之本則亦不可謂不
擇其機昔唐太宗與房杜輩造唐律而長孫等
爲疏議進高宗時可謂詳切宣宗時張戣爲大
中刑律統類至周世宗命張湜爲刑統宋詔質

法綴

王

儀韻而爲賦傳霖從而註之已而李祐之張伯
川滕賓劉漢卿之解註欽乾祐之韻釋尹忠之
精要敖元齡之解畧彭自勉之集說皆所以主
異同而重從背者也甚哉制刑之本諸心也劉
惟謙上律欵而

高皇帝書之庶間出入玩味不已必曉然心徹定
以爲用而謂有倚襲於人於古耶故今用律者
盍注精神而會之

○大明律疏議

唐律有疏議長孫無忌李勣等所撰辭義古簡後用之者可緣以出入而其隨時順情一無滯漏三代下無能及也本朝張公楷著疏議則私所自成故一遵朝制不敢參附異同乃專以今律證唐而摘刺之其謂唐合衆條而附會一例舉一律以通隸諸條而更定輕重補益弗追芟裁繁蕪則今律大爲得體乃其至切之言中間考據沿革詳設問答足述辨旨皆各有所倚集誠可謂勤矣惟前人所未明者尚能具而正之

法綴

三

不亦可哉

○律條撮要

此亦張公楷所集又疏議之所潤珠若後律疑問答亦每有生意玩則得之

○恭懿公駁稿

樞始入西曹崔同寅允最忠實恐書生不知吏事啓之曰憲家有王公駁稿知之乎試取觀之即貿而畢閱以質於崔云何崔曰不合於文必有駁樞應曰有官家之舊文有見鞠之新意又

復有隱微之真機舊文當熟於平時新意宜詳於推聽而真機未顯不足以稱平鄙人所恐而求之者有在若舊文則易以從事駁稿於文蓋誠苦心精合而新意時有所見前輩所當法者若所謂真機或爲來文鍛鍊所掩故審錄須將見犯另設機局綜互考據務得本真別立一狀與來文合則允有遺縱添加則駁不識然否崔然之

○法家哀集

法綴

三

是集出內臺司籍潘氏智之手凡十六則中間諸歌法十皆易按及十六字例分蓋已括收入字中又疏議亦增並依二字義總不遠其招議指南亦常行所共曉者惟律難引用律順斷法法家秘訣其精神雖或多前人之論縷緒而綜維之不可以易而能構之也

○風憲忠告御史箴註

此文清薛公所成忠告并箴原文則舊張公養浩述也所述不著事而推其立事之本文清有

本之學故其為註脚以行之意豈不深而善乎

○求政錄

此雖當官者所集其各行式的准制設公例成卷式的循自來舊規而間見錄則且闡檢身立政之實本朝功德至

憲廟初冷人心而純士習積有百年之盛故其束冠入仕便辦心官箴不忘於有事故優志深圖者又鑽磨淬礪其所著習曾費空言哉是可以觀國家之運矣作之者張公昇湯陰名士

法綴

三

○祥刑要覽

昔宋崇寧比事書桂氏萬榮所錄時寧宗理宗朝司刑者多有出入任情及率意放過因有感之而思惟明克允乃先王用刑之至道於是考古所已行之事無慮種種以資憲門智慮而本朝吳文恪公訥復加冠經典大訓先哲論議并為善陰臨歷代臣鑑所載善惡可法而戒者輯為要覽夫刑莫聖於皋陶在知人在安民乃其正訣然知人而不得安民為本則恐傷明安民

而不得知人為用則恐廢務皆不得協於其中

故悉其聰明又必致其忠愛乃得謂盡其至道而況夫真忠愛則智慮未嘗有遺其道一而已矣是故詳於聖人之經訓可一以貫之而文恪公其有見於斯義否乎若未款孝肅杖吏之疑匿置以終編竊恐非所以疵孝肅以之擬孝肅學術之未至則可於孝肅而復欲加其智慮無乃過耶

○金科一誠賦

法綴

三

此以峻奇之語叙近淺之事然無以著明幽隱雖不述而可

○法家要覽

樞初釋褐撥觀禮部政率常事無他效勤因念法律所未嘗諸訪要覽一書當部郎汪氏所述取閱之如童蒙籍指珠作準雖非老成精蘊而倚屬繩墨假道以自通不為蹄筌之利乎已而領選刑曹即幸授知長部嘖嘖以為宿肄夫因未見本末誠不可廢而其所以成書者不識有

豫立期無之意哉司局者當無忘後先着

○發落便覽

是為樊侍御祉所集國家輔律之例殊多而搜聚殆勤又經尚書白公昂正定對事而易為檢證但成於弘治丙辰乃在集問刑條例之前以是頗有雜漏

○律條附例

是焦胡侍御瓊為之既易觀檢且能著詳意義於法家頗稱便但成於正德末年而嘉靖後續

法綴

五八

補例不及載然事每興於所不足是時司刑者漸有流而為假借為羅織故正士每加情其間亦孰知紀牘愈明而可假可織反資祛篋者之計哉時作者無慮十數家

○讀律瑣言

是集成於嘉靖三十年後併載後先定修之例又詳釋而互述欲檢以應用其便雷部郎夢麟可謂勤於明讞矣間有訓義處尚宜商之則無尼於事推也

○比附律條

比附之條須經題議為定若毛舉細故輒為繁瀆又非事體近見明於律家者有謂所題只見行於大辟他小犯俱當請裁未為通論蓋不應得為名例條可以充擬孰云擅哉

○條例備考

斯集也欲近述為見行之便故多嘉靖間所題請其有前朝所行亦因追原其所由始但近來掌故易於舉動意見所及輒生擬議是以輕為

法綴

五九

更立而難乎以為持循固有昨是而今非朝行而暮改者殊非前輩慎重之道

先皇帝銳然圖治之心樂聞而善與之觀於斯集可昭然得之矣若其考著不亦誠備乎哉

法綴終

病榻答言

門生張銘刻

一菴子病火其曹宗孔以戒思勉之答曰宗孔的的論思原是鄙心的的無思鄙心的的無思原是鄙心的的舊思宗孔驅出位朋從之思鄙心事心之官之思各惟思則得之省思不因病宗孔的的思論從未病前已當絕佩服佩服答嚴子乎諸友曰學者功夫只有盡性一事窮理正是盡性處以至於命只是將性去合命

答言

上不是下手有病無病時只要照顧性○盡性處功夫稍走作便命上生病顏之短伯牛之亡總是志太銳失性上調停之機他爲善之心勇往直前那肯惜形氣○未知生焉知死辨得失只在生上正指盡性處○凝神定慮定慮以疑其神神是生幾性之流行處○吾儒定慮欲得慮玄門定慮欲滅慮得慮盡性滅慮養生佛氏定慮空慮空慮欲徹悟雖不落養生却須上乘根器如何容易得故不如儒之學實○天下何

思何慮乃慮而不逐慮非欲無慮故一致而百慮○咸外悅而內止悅正是生幾止是存神即是誠即是一致○老而不死是爲賊指言貪生竊造化若順造化以行只有性事不知老之將至無心在養生上只調攝進爲之力好惡之機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答錢守中諸友曰奄奄病息豈無病懷慰眼何物一个私利心膠擾衍濩挺持誰力也責不得父師多一番教誡多一番掩蓋也賴不得古訓

答言

多一番見聞多一番幫補也靠不得官府多一番禁令多一番奸弊也各不得教化教化從何端下手也歸不得氣運淳漓衰盛自來非無因強至這自有統括頭非天非人者尸於其間但各具吾人性中吾輩肯挺挺做真漢子只將私利心一刀兩段看得人已渾然大同情願獨跳出窠窟便能延綿一綫不冷落世界

答王以仁問如何是定慮得慮曰定靜安之慮慮而後能得惟其定而得故百般慮變化不測

總是這一性所致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
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非
提撥此思何以立感應之機能具天下之故所
以天地之數真有具昭然顯前大衍之揲苟
有實脩澄然在心以仁曰此則何以言之曰此
非揲揲著求卦正是實落學上體易處繫辭前
邊以人身合造化以玄微明法象以道義歸性
存皆是言其凡到大衍之論纔申著體道義合
造化成真法象者其運諸心有如此四營十八

答言

三

變人心上少一些不得然後可以善天下之用
蓋廣照之詳觀會之通執兩端而用其中

答湯子御曰人各被累於遇能自主則無累人
謂爲貧累要之使富亦累謂爲患難累使之安
平亦累謂爲死累其爲生已無不累平時不用
功只到當境便現出來當境能轉頭却有
答張惟高曰凝神定慮慮定而神自凝神爲火
火欲發得其條序纔能安其位而行其下不爾
不爲截延必鬱滅○惟高問堯到耄期也倦勤

曰倦倦於事向晦入宴息其宴以倦有一日之
宴有一生之宴宴而息息止也生也止而也生

答嚴允明曰人身四大地水火風都是陰有所
以爲陽而主之者又病是陰脩病是陽因風發
火從火召水凝水結地却須識得風從何來有
結名地有潤名水有藏名火有運名風却須識
得名因何生鼓巽風運坤火火怕寒水怕乾尚
是陰上致力○地是坤土其配乾金爲真土土
尅金情而爲戊主殺土生金性而爲巳主榮殺

答言

四

主悴悴非周將欲致役而興大業藏利貞之具
榮主華華非發將欲艮始而布維新發元亨之
機總合助乾金謂之真土須是真流行即是真
主宰○以金名乾乃八者流行處指爲乾乾知
太始坤亦不得而擬之太始之乾神妙萬物故
坎中真疑處一點陽已是撞壁住無去處真金
隨在立名因可謂之乾會得主腦金之將從便
是土金之能華便是水金之立命便是木金之
主幾便是火水流則金隨金從則水與火奪

金明金定則火服土安則金毓金逼則土疏木
孕則金平金華則木顯但金之受勝惟火火藏
於坤運坤火可作而成物其他不得而承也
答俞子寅曰習忘不是儒家正法又今人真能
習忘却忘得一事一時原非將心體上宿識接
除了結烏乎忘

答吳子明曰十金之蓄必圖付而承之一藝之
能必圖示而續之迂心浪援不識將烏爰止于
誰之屋也病少間以此維心死日以逼意日以

答言

五

孤圖日以急悔日以震恨日以長慮日以左滿
眼英賢才雄學衍何獨予之不肖竟默默泯乎
其所苦豫陳子明劇作求友計毋踰時蹈區區
之苦也

語孫在明曰曾子謂啓手足欲檢點平生行持
之功不是指全軀不犯罪病將革瞿然易簣雖
童子也知得簣背禮處死生之際俱滴流清不
爲亂又子春之止言曾元之待旦隨宜酌事亦
是滴流清學之功如此任處要識得○齊景公

有馬千駟不是說他貪富貴爲民上則下自該
奉養但有享必當有報到死時已無所待民尚
無得而稱是失爲君之職故孔子鄙之可見報
享乃人生時所當盡不盡是謂無生

答吳敬夫曰心意智識總是一物心是太虛所
生虛則靈靈處乃人之真心意乃肉團上所發
肉團之發自太虛上發來達於衆體便是誠感
由衆體起欲以私而通於靈以發之乃是邪感
虛上發來爲真心妙明之用名曰智衆體起欲

答言

本

爲緣物而動名曰識意識醫家名小心亦名心
包絡心有諸絡通各臟能真心爲主以達於諸
絡聖賢之意也識緣物業因諸絡入心引之而
去常人之意也○學無難易當真認難易恐涉
疑情若能明裏知難知易便是從難易上得學
敬夫功夫嚴惕必此處有進步

答文進之曰佛臨涅槃告阿難十二部經汝當
流布告優婆塞離汝奉持戒律告大迦葉汝當
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如

來正法眼藏依根立權隨宜付物却臘月三十日不失一年四季本等這裏授受之際可無深省

答費道充曰得慮滅慮浪談養病養德養生都在此習忘不是聖學顏子心齋亦從墮體黜聰上終日如愚終日發生幾日流轉也只怕性上多添一些便成病千古學脉不向道充門頭流通能已能已○性是人心生幾與生俱生未到朽滅便不死故曰燒灰存性人身只有這生幾

答言

七一

靈明活潑可爲形氣主學者只有這生幾倚傍率由可爲德行主聖賢只有這生幾鋪設天地可爲民物主舍此其蕩然不繫之舟隨聞見逐浮沉者也性立天下之有要添減不得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性既差即曰弗性安有越見在靈明更爲索性處

予病劇屬子言音治具語曰木有宿構衣有常披汝當最慎在東南奢習以予生無害於人則程修爲享可以予生無益於人則齋志爲報溢

二子泣請有命乎曰無以言也曾子之知免夫子張之其庶幾確確守身孔子謂天下孰能宗予又脫化已身外尚有事這是聖賢各成就處各於生時圖之瀕死也只念得生

答張釣石曰圖書考玄探精闡只鄙昧於自身上近取未得合併蓋其數在策其圖在繪此理發揮天地的造化却造化在天地此理論著聖人之心却其心在聖人此理昭合事誼之精微却精微在事誼此理詳布陰陽古今神化之妙

答言

今一

却於人倫日用當下可酬酢可佑神處何以應手推步允迪而感通之竊謂人心觸應之靈服食器飾語默進止取與辭受之節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變化云爲不可爲典要古聖人欲示人以意只得借象以立例因數以昭其度故圖書即人意所欲爲者爲相生情宜裁制者爲相尅欲爲乃惻怛之念裁制乃彌綸之功以之生數統成數而配合之道周以之奇數統隅數而尊卑之分介以之位中外而主客義明

以之列正側而貴賤禮立以之中守而貞夫一所以定全合也體圓而用方追其物之所主對待而道不孤體方而用圓驗其情之所就迭運而事不窮其動昭爲陽其靜閉爲陰其意僻而戾爲陽愆陰伏其意舒爲木其意戢爲金其意發爲火其意蘊爲水其意冲和爲土其意重倚而橫馳爲省爲咎爲害爲灾只在此心流行之機昭昭乎旋毛負文五位相得各有合燦然八卦九章之陳也○大衍四營十八變聖人借卜

答言

九

筮以明心占初非實指十筮人心虛而生靈處一照一齊到却細分有這許多名目入舉念爲善不爲惡是分二自植立做何等人是掛一舉起剛柔老少規畫是排四詳盡情文度數之間是歸奇今人劈頭欲爲惡不爲善從分二處已差又衆人不占而已矣并無二可分雖有自立心不曾要做頂天履地的人也時發剛柔之性只倚事徇私也會會得細算事幾只不從大公無我上探求戾道愈遠知此纔是變化之道知

神之所爲○數者道之度天一十件從微至著天與地兩不相離故天一與地二曰相得此流行之幾個結成處然却離不得本體上成得故天一與地六曰各有合此發育之妙一个結就處兩若相離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未不附本則非盛德在木在火在金在水在土這是五行一太極乾坤元爲物不貳然皆指人心發動著見於常行之實有此科限無一二可數蓋氣之初出蒸而爲水心爲智水榮而木心爲仁木

答言

十一

敦而土心爲信土戢而火心爲禮火質而金心爲義凡此皆陰陽裁化而推行之倡於知以立始順於作以就成追之前不見其起引之後不及其終故時剛而不昧柔時柔而不昧剛時老少而存其全等皆心之一二而千百者也
熟孫力疾問予疾語之安則復至予乃語之曰疾以苦爲問何維摩詰坐疾求會疾不以苦爲無問何語汝安而復至汝問得予苦予苦何苦汝之疾抑何苦苦與不苦自知苦苦苦不苦亦

自知世間萬事齊不得世間萬情亦齊不得維摩詰疾苦乎其問而來會者苦乎疾與問兩苦應否豈無別乎塾曰應苦則同應不苦則同奚其別予曰有苦自度有人苦惻而度之

張叔勤勸迎醫答曰予有忌醫之癖却實深信醫常憶魏了翁人有舉有道者使相見辭以他自得道于我怠事了翁豈廢親賢一念只欲先自家所重

答施子明曰意界寬可用物眼界寬可容物識

答言

上

界寬可容物愛界寬可收物識界寬可同物得界寬可讓物業界寬可利物友界寬可資物意用不精便肆眼容不審便玩識參不決便蕩愛收不檢便貪議同不酌便徇得讓不裁便困業利不稽便噓友資不擇便惑兩徑險夷爲子明熟判細心穩武正是學問

陳敬術進玄道治予疾答曰玄門陰陽內感本從造化上運用觀果核生仁則知有結胎之理觀稻花凝露則知有昇轉之功觀磁石吸鐵則

知有類妬之情觀龜兒子則知有通感之靈觀鷄抱卵則知有溫養之化觀水蠶火鼠則知有抽添之候觀粘棹轆轤則知有沐浴之潤觀枯木放光占器成精則知有飛騰之體一念靈機窮取生身受氣初此意也曾玩來只生事有性存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不容不換路○品丹道多家惟天修一性命棄諸作爲一味凝神定慮與儒家不甚遠只吾儒定靜安生慮不慮而知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丹道却凝這神

答言

上

與氣交姤定這慮令內境不出大與儒不同其運幹造化一也此外都是因病立藥方周身虛損守黃庭精區耗守下田神火萎脇腹握固腦虛守泥丸脾氣不足運三焦氣橫馳鎮臆中脉沉滯緣腎開關心神不寧習忘水不濟火嚙津胃受傷存腹呼吸素注臍精不生叩兩腎中間一點轉理閉關搖按志昏墮鍊魔然恁是內境不出凡諸內境意迎目送光光元神發用又總是个外境不入是謂定慮這却是兩家都不沾

被塵識

答張日新曰古謂雍熙之世兩個字見大聖人
功化之極所以處家國只在兩個字上雍和也
熙明也和以立本明以序和三代前學問恐不
熙後世學問恐不雍然不熙便不雍不雍便不
熙盛時雍與熙在內後世雍與熙在外為上雍
當急為下熙當重不熙從自私以掩不雍從自
私以及私知有我而終不得我故熙昧私欲人
歸而人背之故雍亡心一公則反是

答書

上

復楊子化曰季康子問政四章有本末偏全之
義政者正也專治不善殺無道以就有道專為
植善皆以求於人者是末也敬忠以勸只從身
上立本光光自求於已然兩下各事其一偏苟
子不欲不是上無欲心蓋言上欲民為盜若上
誠心不欲其為盜便思將自家與百姓處置纔
是政之全理民未為盜之先制田里教樹畜以
足其養立學校明禮義啟其良心使耻於不善
同其休戚而時其令訓則民皆自欲為善賞之

不竊豈惟仕為然凡處五倫都是民

答陳世延曰所欲與聚一竅是乘事幾之會王
猷聖功舍不得這裏却被人竊取作伯業奸謀
精蘊所以一直頭正人反鄙不留意每每墮迂
腐辨決毫釐之差學問之所為難也

華木龍論死生之道而言空山蕭宇大發悟真
蓋資管晏遺述不可謂列子無深得予答曰管
氏之處生肆而勿關晏氏之處死舍不在我二
人之進於是尚非至處還得楊朱生相憐死相

答書

上

捐之說然後列子之意乃足渠謂相憐之道非
惟情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
相捐之道非不哀不吝珠玉不服文飾不陳犧
牲不誦明器這四使四不已不入荒唐渠又謂
伯夷歟矜清以放餓死展禽邴邴矜貞以放寡宗
清貞乃至誤善原憲之寔損生子貢之殖累身
故善樂生者不寔善逸身者不殖這都是行下
落處細細玩實體乃得

列傳越通序

君子言以聲志志有弗耀而言乃見然則其爲
委蔓也一巷唐子揮霍理道旁燭今昔究志用
世無難立朝未期月以上疏放歸林栖垂二十
年峻步曠曠識益宏遂予承乏吳興之明年君
出眎此編予以枝蔓華實君子昭晰縷矣而拘
方徇曲亦無樂于取焉一巷子雖爲世遐遺而
通方之識憂世之論以洩多畜之餘異於愀然
長往者矣是刻也其可闕旃爲序諸首

南序

嘉靖壬寅季夏吉西林張鐸識

越通

歸安唐樞

自古建都多大河南北雍豫幽冀之間雖欲居
高以臨下而察盛衰以乘天運則智者與造化
俱伏羲神農都陳黃帝都涿少昊都曲阜顓頊
都濮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
商都亳周都長安秦都咸陽漢都長安晉都洛
六朝都建康唐都長安五代都汴元都燕說者
謂豪傑觀天下之勢爭相據重戰而圖得之然
而所以觀其勢豈必襲故見而無所通乎故人
事之交值睽依闔塞造化顯呈於情境之間有
不容於去而取者而習治既延地絕脉水化味
又復不甚宜人况衝車所攻矢石所集積骸灑
血莽爲荆榛斷垣壞壁鬼燐滅沒蓋有徙道宋
杜云去已衰之衰就宋王而王不可謂非論天
下之勢圜變而無定在吾有以識之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
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脩薊州守脩斷其徑萬

全都司一衛一所歟山西行都司之境瞭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歟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歷白馬陳家吊馬等峪開口四十八而古北口又一十四開口至峨嵋寨中歷黃松峪將軍石凡五口而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而遵化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潘家口團亭寨開口三十一而

通

喜峰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箭桿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董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關

比畿東北古北口喜峯口潮河川相密邇直北黃花鎮白羊口去天壽陵尤咫尺惟薊州重屯山後小醜漫突而宣府鎮且繞出其外可應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乃陰山之脊元

之中都地宜耕牧居民亦盛宣德間棄守龍門虜踰野狐嶺過宣府又開平去獨石馬營三四百里宣德間棄守獨石遂失桓州興州興安宜興和四日程則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即五雲關關內諸山乃陰山之脊澗壑天塹能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戊五雲關以固興和大興耕牧則萬全勢重京師益壯

通

三

榆林以西虜入止以妨守迂道腹裏勢不迫敵患在大同為華戎捷徑直抵紫荆更無重險永寧城四海冷龍門所一帶最卑薄以朵顏為藩籬而黃花鎮且無厚戍

國初逐元後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為外藩籬又修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為內藩籬永樂中遷都北平掣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福餘泰寧三衛而內藩籬為界薊州重屯分守沿邊關管時移恩薄夷習外

侵噬日肆東北之維添一警備

大寧既棄則開平興和不容於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勢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獨石馬營堡一帶北當桀部東際三衛所恃長安嶺橫亘虜難直下惟大小白陽葛峪青邊柴溝洗馬林渡口可拆牆突入

居庸關經峽中三十里一夫可守虜但拆牆以進出關不能

順聖東西二城為宣府奉地且邇大同陽和天

通

四

城失守不惟警困都邑抑為宣府切近之災

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熊兒谷三屯營羅文谷寬佃谷俱邊牆緊要關管豐潤之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而喜峯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正結為冀都其支結為燕京其餘氣為東夷冀都回雲中上黨博換來三

而繞河外案多疊大河東北徂入海重重包裹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乃洩燕京雖非隴結旺氣時乘其藩籬卑薄漕水慮滯可以完緻只河引而南畧具耗孔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為固古蒙傑有取焉貢輸艱人後世費繁今非所處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已鑿是謂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以南

通

五

人事化機互以為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於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脉者三四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為西戎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蠻復折而東北盡於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大峨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情無兩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謫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金陵一大都會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

不少世謂江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乃河大勢不拱東壩未立秦淮河不湧邦溝尚微故建康俗徂於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於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

通

六

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楊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

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於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為之要轄其聯屬楊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為之要轄臨為梁冀青兗之會楊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梁

通

七

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

留都十衛陳列江北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江浦縣濬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鳳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衝宜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楊州重鎮不為慮也

紫荆關易州西南保定界倒馬關龍泉關并井陘故關皆真定界此通燕山前後東西路偏頭

寧武鴈門三關乃通南北之路為大同太原所達

虎牢關潼關誠為險能以寡遏衆然貼隣大河若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旅順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百里而都司城處其東北稍偏為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為西一大鎮金州為南鎮而

通

旅順當其衝開原為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於南蒙州廣寧中屯輔於右撫臺兵備住廣寧按院分守住遼陽舊以郡治又沃壤今置衛而居僑戍亦推靖方近點卒起叛內荒外警可憂種種

東勝城在偏頭關西北地倚狼居胥山東勝與三受降城相存正統後東勝不守而河套漸失偏頭關因以岌岌

北通州新城錦衣千戶一員坐季門戶之也

遼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峯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卑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意者三衛不可不設圖以處吉囊俺答之患雖緩而重意者河套不可不俟時復而大同城群貨所聚力商命存且藩殿森立守勢益奮故韃虜屢圍不能破

通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姿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為羗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羗縻六鎮古煌燉地土番所居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薄於塩利華夷欲之紫荊倒馬大關在北龍泉故關小在南龍泉把

總成化二年設原係倒馬提調故關參將嘉靖二十二年設則並制龍泉而龍泉不屬倒馬蓋往年虜犯紫荆倒馬故龍泉為急後每犯山西則故關為重故設故關參將住劄真定當二關之中若警在五臺繁峙赴龍泉警在太原榆次赴故關又西可援廣昌南可趨順德諸路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寔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奇嵐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

通

十

似落莫

套賊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為衝其要在偏頭關

三受降城唐所築禦虜於河外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疊相距各四百餘里

固原開總鎮東為環慶西為蘭靖左右大

要

花馬池極要地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河東為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憲徐公廷璋楊

一清王公竣新舊城效力甚宜花馬池西至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浸沙漠寇路折牆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柱泉小塩池一帶為捷徑又自大壩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亦易

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為守界我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即倚山較前易守

通

十一

數千里膏腴盡為胡有榆林由是失所套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墩五十六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艱諸邊鎮榆林最忠義每懷復套之憤志以時移漸安無事

固原西北二百里海納都城控鳴沙州路東北三百里葫蘆峽城控韋靈州路

宋和世衡城清澗本朝成化九年余子俊城榆林去清澗外二百餘里是為大鎮東起黃甫川

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里橫絕河套之口
內復斷山湮谷以為夾道地利亦多

王公璫置固原下馬關門脩邊牆一百八十餘
里起甜水堡至蘭州因地勢掘塹八百里後有
議塹不便

梁總兵震治花馬池乾溝澗六十里甚宜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多草木魚鮮之利
俱棄與朶顏三衛隔絕東西增費堡戍若自宋
家堡直西過鎮遠關截守原是本等形勢不知

通

十一

當時何以分為二城

九邊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復設寧夏甘肅
薊州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以山西鎮巡控
偏頭三關陝西鎮巡控固原共為九鎮弘治間
設總制於固原嘉靖間設專督於三關權任差
異而邊防則九

遼之河東十四衛餉道舊從登州海運抵遼陽
鎮領以達開元城後以避警廢之嘉靖庚戌後
兵荒亦曾致運

大河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應運糧草各
貯水次泝流饋發為便且順帶鮮鹽數十萬充
准課國利亦賴之天順間戶書楊公鼎曾疏議
不及行

延綏邊西抵三山饒陽界與固原相接榆林鎮
成而延綏警備綏

議處宣府者補長峪城鎮遠城之募軍益浮圖
峪植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以益紫荆築
李信屯界堡以固兩鎮

通

十二

大同地勢平衍無據且增套警而腹裏間道直
衝京輔其鎮西衛朔州諸路四衝保德岢嵐河
曲及太原平陽甚易議者欲於三岔路口八柳
樹堡嚴戍之若三關緊要已已之變徵調七千
餘去又河南山西歲運掛籌屯糧通負給馬散
弊昔許襄毅裁占役禁掊剋恤調遣有益地方
而梁總兵家丁雖能畏虜今反資虜近又有私
賂黑毛虜法事流大壞以守正居之其誠為
矣

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歲糜邊費止欲絕隔羌胡戎以息其爭其謂斷匈奴右臂非說之盡乃是宇宙一體之心而今無有知者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藩鎮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唐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大行法令飭嚴行人所安非若北遼烏合之衆殘侵無紀況以重險臨之爲力

通

西

又易南隣芒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腹裏機上肉行都司六衛截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北之疊溪綿漢彭石重重遶護深藏三窟所慮奸宄內作地饒貯實不能施速定之術國初從階文陰平遁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瞿唐東守之堅事未易成也

川之形勢北有劔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於龍州懸命千里

之外設爲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穿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下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縣自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顯禍乎

通

五

雲南領十四府八軍民府州惟雲南大理臨安鶴慶楚雄嵌居中腹地頗饒沃餘俱瘠壤警區大抵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惟黔寧遺法沐氏世守較廣西貴州省土官差有定志而西有瀾滄衛聯屬永寧麗江以控吐蕃南有金齒騰衝以持諸甸東有元江臨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臨烏蠻各先得其所處惟尋甸武定防戍稍疎木邦孟密性習叵測元江景東土酋稱桀老撾車里姻好安南阿迷羅台瘴癘微梗廣南富州界臨左江不可不加之意也

自貴州烏撒衛入曲靖靈益州為通衢烏撒衛實居四川烏撒府之地又自貴州普安州入曲靖又有廣南府一路出廣西安隆上林泗城今英國禁不由又有武定一路從金沙江出四川建昌衛今亦莽塞

自涪陵由達州取西鄉路入子午谷至長安統二日楊貴妃生荔枝馳道也

襄東夔北入漢始界為金州險阻平曠之交也西安商州與襄陽上津縣止隔金州鵲嶺

通
去一

地綱在秦州吳璘制以拒金因平為險

北邊自墩煌起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地勢平易又界以山便於水泉便於望瞭部曲相保可為屯田

甘州可屯次涼州其莊浪西寧俱可屯

陝西鞏昌入階州文縣進青川所江游縣至彰明縣綿州達成都

六詔乃西南夷雲南全省之地夷語謂王為詔其都在大理麗江蒙化及四川行都司建昌之

地六詔俱姓蒙氏凡名嗣代各項父名下一字

蒙舍詔在蒙化府浪窮詔在大理浪穹縣鄧賧詔在大理鄧州施浪詔在浪穹縣麼些詔在麗江府蒙嶠詔在建昌衛六詔惟蒙舍居南蒙舍至皮羅閣始強盛滅五詔而王總名南詔遷大理名太和城子閣羅鳳用段儉魏為相獲唐西瀛令鄭回而尊之至其孫異牟尋創立法度脩議禮樂設三公九卿三託諸府之官以分其任回勸尋歸唐蒙氏歷年二百五十而鄭氏趙

通
七

氏楊氏迭興皆不久至石晉天福間段氏始立元世祖得南詔降段為總管迄我朝尚為鎮撫不絕

黎州安撫司為巴蜀西門外有岷嶺飛越清溪之險以臨吐蕃內復藏雅州之雕門始陽靈關以蔽腹裏重重要隘出險據險唐韋臯城此成

征西之功

貴州省古夷地國初分隸湖廣廣西雲南永樂中設流以控制土官乃川楚滇桂之衝大路三

自鎮遠偏橋興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至省而
威清平堪普定安莊安南為中路自省而威清
平堪安順鎮寧永寧州普安為西路自省而劉
佐龍場谷里水西奢香金鷄閣鴉歸化畢節周
泥黑章瓦甸烏撒為北路小分路自省南五十
里為程番自平越而南六十里為都勻自鎮遠
而東北為思州為銅仁自鎮遠而北為石阡為
思南自鎮遠而西北為黃平自畢節而赤水普
市為永寧衛由普安西亦資孔驛達雲南曲靖
平夷衛由烏撒西倘塘驛達雲南曲靖益州
由程番南達廣西泗城州由都勻南獨山豐寧
達廣西南丹州由思州東達湖廣沅州由思南
東達四川酉陽西達四川播州北達四川涪州
由黃平達四川草塘白泥容山由永寧衛北達
四川瀘州由永寧州南達廣西泗城州由省北
底寨養龍達四川播州其各小路不能悉載
黎平門戶全貴鎮遠都會水陸貴州省城統
諸衛

通

六

廣西五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
藤峽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濠江口之衝為諸
徑要道其間山泉佳秀獸木豐麗田沙衍沃足
以裕其居而遏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
集糧兵以守之借其力以為用亦一隅雄也
廣西猺獠蠻雜生蕃類然微各有別徭多姓
黎氏初靖江之興安義寧古田融州之融水懷
遠有之猜忌輕生烙躡善奔能忍饑饉初慶遠
南丹之人呼為獞今桂之荔浦脩仁永福且多
而忻城荔波天河永順永定尤厲其慶遠思恩
分生熟二種以入編籍為熟獠無酋長板籍惟
推勇者為郎火餘自稱火蠻有撫水蠻出慶遠
酋多蒙姓有西原蠻出廣容之南邕桂之西
多賓姓有廣原蠻出邕州西南今羈縻州峒多
古蠻地
南安在西贛州在東贛州東南為汀州汀州東
南為漳州贛州南為惠州界龍南縣山峒接惠
州三泖寨安遠縣東過登頭嶺即汀州府武平

通

九

縣安遠縣南過打鼓嶺皆惠州山峒南安縣南二十五里過梅嶺為南雄南安西過橫水桶岡聶都山為桂陽州壘入溪峒連接郴州桂陽州都臺總轄有以

瓊州名浮海中週二千餘里有黎毋山絕峻五峯諸蠻盤據號黎人最中者為生黎不與州人交其外為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熟黎之產今半為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南恩滕梧高化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各稱峒酋

通

子

成化來副使涂棐有犁庭之計漸就編差弘治末符南蛇之亂連郡震驚其小醜漫突無時而息故欲拔其根株可編甲食土或遷置高雷湖廣莫籍之亦可

天全六番無險而險在雅州故禁門紫石二關以雅州所戍之

巴蜀地居極高而烏蒙特甚烏蒙南臨六詔東控諸蠻故畢備諸種羅羅土獠蠻夷人悉聚青州城中實外陷惟女牆出土而城埒平地蓋

因地勢之舊也不患於攻紹興城勾踐所築堅緻不易攻蔚州城如孟形不能攻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復新設攔江閘於江口引潮水以濟諸閘且便停舶瓜洲近設瓜口閘於西江諸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瓜洲舊有通江閘後尋廢瓜口既設似與儀真不異關通江與十壩並發不亦可乎裏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越壩耳

通

子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潮龍里新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霑益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河南汝寧所隸鳳陽守中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重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荆也山西平定所隸後軍謹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潼關衛隸中軍系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關戍也嘉靖十五年以四川南道地曠分眉邛雅三州八縣建昌行都司六衛天全招討黎州安撫

二司爲上川南道兵備駐邛州近省黎州至
省八百餘里建昌至省一千五百餘里似遠而
疎控制

黎州風雅州雨

陳伯玉諫開雅路討生羌得推誠付物意

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爲北嶽後遷都
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復以山西渾源州之恒山
爲北嶽

舟山七十四嶼山統圍不能進蘆花嶼在口傍

通

三

故被盜

府江八百里自梧達桂中度灘瀧三百六十至
平樂稍平以藩省節鎮夾於梧桂兩端而兵憲
署嵌平樂兩岸縱橫嘯集去城不數里輒禦人
而魚肉之堡寨沿江爲毒不息三府而北惟全
州爲樂土

四川馬湖叙州二府逼臨蠻獠華與夷雜瀘州
不雜夷實殷夷警成都以省藩重鎮控制西番
而崇慶雅州亦難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牂

洞俗有夏邑蠻夷雜處夏爲中夏人邑爲廩君
後蠻爲盤瓠後夷爲白虎種順慶間無外防保
寧夔州險據在我其地沃民殷諸府皆然當是
海內樂土馬湖叙州畧次之

湖廣省南匯交廣滇貴諸水於洞庭而受之於
前北引漢沔諸水而固之於後西承川蜀諸水
而折而過焉東有武昌縣樊山承之而爲大回
釣臺橫之而爲小回水法縈涵而山奔不歇故
有不可居終之說大率楚廣俗蔓而寡東洪而

通

三

病成其雜之以四方來者東南人以覓利至西
北人以避地至寔能容之其地氣固然也

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壩之上腴連雲
臺之巨藪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
其水要不如武昌其險要不如襄陽其路要不
如荊州東漫廬安則退無歸東中阻江湖則江
西不爲用肘腋之勝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
所以得筭之少也

永州寶慶正據五嶺之背氣局嶺南群山四固

故瘴為獨盛兩府嶺擁如案後曠諸湖故無瘴
未州之背衡嶽為辰故炎氣較盛若郴州窪在
一隅負之以衡未障之以九疑夾之以袁吉欲
其不為瘴不可得矣

諸省惟雲南諸夷雜聚之地其為中華人惟各
衛所戍夫耳百夷種曰獋人獋人各有二種即
黑羅羅白羅羅廖些禿老些門蒲人和泥蠻土
獋羅舞羅羅撒摩都摩察儂人沙人山後人哀
牢人峨昌蠻懈蠻魁羅蠻傳尋蠻色目滿河尋

通

玉

丁蠻栗步

廣西及高廉等府山嵐蔚蒼蒸氣成瘴如坐甑
中頃間裘扇兩用晴雨疊更春謂青草瘴夏謂
黃梅瘴夏秋之間謂新木瘴中秋謂黃茅瘴霜
降後始無恙炎方陰閉陽洩故治者不立發表
麻黃金沸散青龍白虎湯不可用只宜中
氣亦或投以薑附沈存中七棗湯用烏頭七移
七泡亦此意平時調攝平胃散正氣散
欲戒多七情

南方蠱毒有數種蛇毒蜥蜴毒蜈蚣毒草毒食
之變亂元氣心腹絞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黃
十指俱黑驗蠱法吐於水沉而不浮含黑豈豈
脹爛脫皮嚼之不腥嚼白礬味甘皆是治蠱法
飲白水牛血立効王氏博濟方歸魂散必用方
雄硃丸皆可

斷藤峽即大藤峽韓都憲雍平賊改今名峽藤
絕流蔓生韓斷之周六百餘里下口潯州府西
北境上口接柳州府勒馬峽兩崖壁立叢樹蔽

通

玉

天中流奔滙縱橫聚行者患之近設有上隆
州以控上口五屯所以控下口風氣天成舉動
猶昨陳都憲金處行旅魚鹽瓦器以給之數年
盜息復改永通峽然恐非事體今復不能守於
其終議者謂摘其酋而授之職以居之稅商以
充廩廩或為可久處興安六峒賓州八寨亦須
此意
廉州人作閩語福寧人作四明語海上相距不
遠風氣相關

杭之西湖高據上流陳同甫駭爲可灌上書宋
孝宗

福州城外海洲名河口居十九姓交往琉球全
諳其國語性

邳州鹽徒多山東人販淮鹽入淮北汴地至邳
州過河猛悍有紀以驢負鹽人司二三頭數入
投一保數保投一大保數大保投一總保小大
有職行息有程各治一繩繩端着堅木丸無事
束腰敵至用以爲器伸屈隨宜可鉤可擊可掠

通

五

刀矢謂之流星錘張士誠起於此山東鹽徒多
出此

海鹽海塘連年葺治之費雖天闕丫叉等處激
衝勢烈要亦人事未至攬胥利於創工董吏便
於自逸乃故踈其謀工無永建有以也石塘在
外所以防潮勢土塘在內所以固滲隙二者皆
不可無其間土塘受惠病於石塘先聚石塘之
隙病於土築椿淺又病於竈夫引潮以便抱甕
所以不久成害即如漕河砌閘土民利行舟停

滯欲便經營之利私賂工師作爲衝械

北方多蝎而無蜈蚣南方多蜈蚣而無蝎惟汝
寧鳳陽二物並產此南北之交也

雷貴文廣俗尚銅鼓集事

惠潮祭則云契契石契木契湖契以信於神

贛州龍南界惠州興寧微瘴微癩惠之長樂龍
川興寧界贛林深山嶼寒少暑多其俗巾縞純
素爲群豈有所爲以鎮之程番俗亦然

雲南元江麗江蒙化景東等府卽宗彌勒新化

通

七

寶山巨津和曲祿勸蘭順等州元謀等縣役無
定紀故科無定數惟大理太和十年一役鄧州
賓州騰越北勝趙姚浪寄永平五年一役雲南
縣三年一役其餘州縣一年一役差有規制
閩中有流民余種潘藍呂三姓舊爲一祖所分
不入編戶凡荒崖棄地居之耕獵以自食不供
賦役椎髻跣足各統於酋長酋長老入具巾
網長服諸府游處不常

陝西京兆驛支費特繁其承歲獲數千金良鄉

固節驛河間瀛海驛景州東光驛肇慶松臺驛
韶州芙蓉驛之類亦次之夫率是馬通衝處省
國財濟馬卒不可無處

正德間皇莊及皇親功臣各莊田順天等府內
共三百八十餘所每所地土各數千頃共計九
萬餘頃弘治末與濟縣皇親免役產當十八
烏蒙俗人年十四五擊左右齒而娶

廣東俗有阿公錢即社意月朔各出錢貯以待
患賙之又謂廟地生錢

通

三八二

肇慶有草名胡蔓又名羊角鈕食之斷腸
鎮遠苗俗有爭以銀布請行頭媒講其講舉籌
以爲紀講殺人曰筭頭講盜牛馬曰犯瓦
雲南廣南順寧諸府俗好食蟲

嵩縣伏牛山徑三百八十餘里方僧聚居之凡
夥場三四百所法能鍊魔又善棍時值亂亦一
患窟西北近金商東南爲老君山黃茅山皆週
四百餘里更南大理塩井密邇竹山房縣界陝
西四川湖廣更東南則接武當今俗淳無慮只

地曠林深土且膏腴可處安流夫又金商之東
商南盧氏永寧登封嵩縣俱有礦礦徒名保子
善絡石五花簪流星錘皆其用武之器

松蕃地極寒不產五穀惟青稞一種如麥粒炒
而磨酥和以食或以熬茶又有芫根白莖青葉
煮爲菜

莊浪土官魯經忠勇馭下嚴靜部曲以萬計其
下甚感而服其子孫雖幼有調即用命本朝混
一河隴勝國遺姓魯趙汪三氏趙汪今微惟魯

通

无

賢盛至此
無襄陽則荆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
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
則吳楚不得以奠枕

廣西府江即灘江發源興平縣海陽山經桂林
平樂至梧州左江源廣源州右江源義利州經
太平南寧之合江鎮二江合是爲鬱江又黔江
源牂牁界經柳州象州至潯州與鬱江合是爲
潯江至梧州與府江合東注封川縣德慶州

慶府至番禺縣入海三江為經其餘諸水各附焉是梧州乃兩廣輪輻八桂門戶水陸要衝民夷總節開設三堂自成化元年始其設鎮守總兵未樂間始總制都御史景泰三年始

汚湖廣八百六十里袤五百四十里為江漢諸水所匯潴於太白湖洩於沌口設河泊所三十六以課魚成化弘治來漢於江溢湖水停注積滓所澄洲沙漸起佃民估客日集因攘為業由是湖平強半今省所為二十一水患日盛夏秋

通

手

之交沱潛溢道車木堤排沙頭班家灣等處利害切要且繕功未至百年後汚莫知誰何寶應諸湖無夾塘即湖隄東畔田如康濟河力甚易

南都三十六倉悉驟挽自郊外約其值率銀五釐致米一石倉凡數區水遠若濬諸河其強半可省脚直三分之一

雲南二大水俱源吐蕃一金沙江自西北來經沱江鶴慶武定東北出四川馬湖一瀾滄江自

西北來經麗江大理蒙化臨安車里東南入海地勢中印然也其滇池西洱海撫仙湖瀘沽河石地河魯窟海子俱周廣三五百里山脉局厄然也

梧州開總憲府初意重廣西其廣東山海警署漸生則兩廣之備不得兼而遙制又顧募打手自梧州始其初行頗可應用後漸流玩局成虛器矣

通

圭

登萊外浮島其比如榔沙門島渡遼者必泊舟長山島四十餘里多產鹿田橫島可居千餘人唐島唐宗征遼駐蹕石白島金主宋高營寨古鎮島有巡司薛島武陽侯故居不能悉紀故自淮海渡山東者只島內行不放大洋

山東西三府百八十泉流為汶泗洸沂四水泗洸沂注濟寧天井闡汶水注南旺又堽城埧分汶水入洸河

山東泉獨多為其地高擁下流而河南土疏水

勢所控遂成伏流至山東乃出

山東東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區人事不修溝澮不立一雨成漫而旱則赤地千里雖古河額俱堙元虞集之議至今可行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

通

三

御史遠宜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海人溺便安不遂此議不可終已也

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磧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比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維水及沽尤河稍致力皆可免於兩險

辰州當夷蠻咽喉西際施州南際靖州北際永順保靖乃五溪所出能溪明溪酉溪武溪辰溪惟東為常德古武陵桃源之境由是而五溪注

之洞庭故洞庭諸溪洞之庭除也

海濱乃荊州北險築橫堤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里又為八閘蓄泄水勢今盡占為民田非惟失荊州之險其地十年六七澇苦於無所蓄金衢徽諸水入江至嚴州一峽口諸山水若齊發嚴州輒罹水患至盈五六尺餘

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北納荆溪百瀆南納宣溪七十二瀆荆溪百瀆上受金溪常廣諸水東垣既立宣徽應天之水皆出大江宣溪七十

通

三

二淩港口日淤荅川勢奔嘉興分以東洩湖之所豬自吳江長橋出合龐山湖以南入海為松江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湖以東入海為東江自鮎魚口北經蘇郡之婁門東北入海為婁江又有胥口白洋灣鮎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茨生沙壅松江之勢緩惟大石趙屯等浦淤而澱山水阻東江之勢緩惟七鹽鐵等塘淤而陽城水阻婁江之勢緩近來三支流盛瀉白茅港北入於大江以達海而白茅港亦易

震澤注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爲淤上海之南
踰浦口即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即婁江常熟
之白茅港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楊子江有水
勢東南爲順今盛流白茅港漸淤於北則長橋
所爲害其明驗也故陽城昆承流壅復浚吳淞
江南北兩岸定安諸浦間道北注劉家白茅二
港又大黃浦流壅傍浚范家浜間道注踰口皆
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三吳勢占水利日盛莫
知于何底止也

通

語

保寧漢江客舟可直遡漢中再上徽州徽州以
上止通浮筏保寧又一水自西北來至巴州可
通舟下渠縣歷入大江

夔江平近重慶有險上叙江又平近馬湖又有
險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運河每患淺練湖
高據欲厚所豬而時洩之可濟緩急

瓊州東畔水道文昌之舖前清瀾會同之調頗
樂會之傳教萬州之運塘南山之李村崖之臨

川諸港不可泊舟其西畔水道澄邁之東水臨
高之博浦僮之洋浦昌化之烏泥感恩之抱羅
崖之保平諸港有灣汊俱可泊舟

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爲
患決溢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
下無山岡東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
旁無滯豬而河身易淤冬春止丈許其湍駛不
能遏固勢也古黃河周定王五年徙砮礫始失
故道漢而下徙決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

通

語

太宗時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達淮
入海一道自開封蘭陽縣趙皮寨口東南流由
杞縣睢州寧陵歸德夏邑宿州下符離橋出宿
遷縣小河口至清河縣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
趙皮寨口今盛流一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
南入渦河經亳州蒙城懷遠縣出荆山口之西
開趙皮寨口今由焉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
陵岡蔡家口縷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
下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

梁靖以上至儀封北乃黃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又正統十三年徙開封西北繁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又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運河今塞又弘治二年決荊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自祁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

通

三

而西總入硤口穿沙磧繞出爲黑水放於南海禹導弱水不言其所極有黑水爲續耳

居延海青海島海皆在磧石西傾岷山岡脊之西之北大勢既不能東復爲山阜所扼不得直趨以南遂成大豬

海潮應月浙廣福等處潮俱有信瓊州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其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南直浙江防海堤一決而魚其人今日之事土勢岌岌人力詭詭

岳州西境慈利縣諸蠻門戶今立九谿等二衛四所及桑植安撫領美坪等十八峒

過江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或孟瀆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楊州灣頭鎮省瓜洲搬壩之費若江洋畏警暫分掣鎮江儀真通州軍截守漕艘無慮也

通

三

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區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沙門島

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御史吳仲議脩築立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釐歲省漕價十萬餘兩國初安插降達於雲南廣福等處者迄今可調用其真保定居之似太逼

通

毛

慶遠戍不懈止足以控牂牁昆明十五部地耳本部種人漸據編氓產無能禁也郡境六明之化徒以爲自安惜耶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崇明吳淞江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在楊州高郵淮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楊州高郵淮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爲重鎮設二衛准北海防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

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左右二江之中設奉議馴象南丹三衛以斷其連奉議居貴縣爲潯州西徼馴象居橫州爲南寧東徼南丹居賓州爲柳州南徼遷江五屯二所直隸廣西都司欲其無係屬易於治也

松蕃遊擊一員領松蕃遊兵一千住劄龍州上下江油縣漢關墩往來又遊擊一員領疊茂遊兵一千住劄疊茂往來鎮平歸化等堡及抵茂

通

毛

州疏通道路松蕃威茂各專設兵備安綿兵備轄安縣綿州石泉江油縣龍州一帶總兵官守松蕃控制諸路左叅將協守松蕃東路自小河以下直抵南路茂州土地嶺地方右叅將協守松蕃南路分管威茂疊北至永鎮南至保縣堡并茅迭六關住劄茂州

京師堂扁北向蓋避尊也

山東路夫役銀歲約七十餘萬兩泰山香錢亦助之

太原周七百餘里無山太原北至代州三百里
代州又北三十里始入山過鴈門鴈門山厚四
十五里偏頭鴈門寧武三關乃通此山之隔也
偏頭至鴈門三百五十里至寧武一百四十里
鴈門寧武一山兩口鴈門山中三關十八隘口
代州過山至大同三百六十里大同東南為蔚
州東為渾源州正南為應州西南為朔州朔州
西南一百四十里為偏頭關大同以西偏頭關
以北皆虜地總督鴈門住劄代州所以防其入

通

聖

總制宣大住劄朔州所以便其運

廬州舒城北峽關入蘄黃巢縣東關西關為江
淮要路山由岷蜀來至此始斷開一峽口舒城
又有龍卧石索二山寨險要

滁州西通廬鳳有二關一清流大關要路又北
小馬鞍關

弘治間巡撫董公軒疏議捐棄疊溪自松藩高
屯堡迤南茂州鎮西鎮迤北移疊溪千戶所於
高屯茂州衛守戍宿於鎮西橋餘所輸戍放回

歲省兵糧七萬餘

廣州府清遠設兵備過西北山寇東莞設兵備
當東南海嶺清遠之北為英德其西為連州連
州北與西逼邇臨武江華及懷集賀縣深山桀
徒所集故連州設守備都指揮又布列巡司東
莞當虎頭門之正衝東連惠州山海而大鵬鹿
步切隣警地故大鵬有所又白墳南岡營有守
備指揮

通

聖

故湖廣設兵備於郴陽廣東設兵備於清遠夾
立兩鎮東南翁源界惠州事頗緩列黃岡桂山
丫二巡司及六關隘

惠潮諸縣類多礮山徒時肆又啟海警

潮州府饒平之柘林澳惠來之梅林海寇巢穴
程鄉員子嶺通江福大埔諸隘通上杭永定饒
平黃岡通詔安政和峒谷險遂且狴獍滿前編
戶殊慎海上五嶼諸番過冬之窟

肇慶西恩平陽江會處鹿圍黃竹橋乃高廉番

城要衝

封川之羅傍營西三十里峒名下城地衍田腴天險四設議者謂移兵署巡司控之

高廉處置營屯甚密然從峒明肆要是孽子孤臣法玩情疏耳庶雖以生珠之地氣鍾於物且南海北梧西交東高又四民爲俗係全廣輕重以兵憲鎮靈山必有可運制之者

雷州直出海中有圍洲周廣七十餘里內有八村專業採珠

通

里

下海大船倭國禁嚴不敢造皆仰給中國地方造者饒安之梅林漳州之海陽

榆林餉道出魚河堡榆林命脉一魚河持之

河南之鄭州長葛山西之襄城洪洞趙城垣曲陝西之花園川中都之霍丘壽州定遠皆有水

稻

蜀茶之細者品下於南方惟廣漢之趙波合江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頂然產甚微

太和沈丘之間一長河六七十里濶五六里

以爲豬西口在夏家營兒東口在五里口計可興利惜今廢

霧中山寺僧三萬餘大邑天池寺五千餘崇慶靈岩寺千餘峨嵋大佛寺數百僧之多伏牛少林熊耳遠不及不耕而食不思以處之則誰自瀘州溯江而南至貴州永寧進雲南亦川路之一

雲南干崖甸地熟四時可蠶絲亦可爲用

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富漕運米直全數天下

通

里

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無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

各省土田惟貴州無頃畝冊應辦糧差各於土官下總行認納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爲頃欺隱田糧律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爲戶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

蘇松常鎮杭嘉湖東南財賦七府經界正而賦均惟湖為最圩無定畝賦逐戶開常之弊又矣官田糧重蘇為害不可勝言嘉之征邑各不同鎮儲殊寡於六府迥不迨焉

在京各衙門俸米出蘇常二府總約十萬餘石其白米儘派蘇州

山東河南糧草徵與解歲不同各項俱招商收解歲屬藩司堂官一員赴戶部會議舉行

蘇松常杭嘉湖多官田重額自賈似道六郡公

通

聖

田令民佃租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蘇州為特重抄沒沈萬三之餘也

湖絲絕海內歸安為最次德清其次嘉之崇德

桐鄉杭之仁和此外取於四川保寧又順慶之

南充渠縣廣安蓬州亦次之而山東次之河南

又次之

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五府州以興王之地

全屬賦不征近節議畝派勸米今至四升

鈔關臨清河西務潞野九江淮安揚州杭州全

沙洲內惟河西務杭州金沙洲稅貨餘止稅船料河西務入京門戶杭州出閩廣總道金沙洲出雲貴總道雲貴貨簡故金沙洲近無部差臨清稅貨亦稅船莫知所云

淮以北麥食養人麥金屬金旺而生火旺始死故北方麥得氣之全自淮以南冬種春獲失其所為性

杭州種族自南渡時至者故多汗青鳳山門尤逼真以宋宮殿在也

通

聖

貴州軍餉仰給四川湖廣各十有八萬餘

楊子江盜類富人為之其力可抗陷邏者驅而不擒邏者自全之勢

淮北多獸江南多禽湖廣多魚雲南多花廣西

多樹川蜀多藥

礦氣特盛於青兗之間上礦九煎其最上全化

為銀五煎三煎乃其次下惡少盤據人莫能敵

其無志於四方山淺路窮無險可憑驛調則可

為用

廣州無京解至不能自給官俸取諸瓊州歲以萬計雷州無京解正德後并免庶解廣西無京解軍餉取贍廣東及福建海北之引鹽湖廣之行糧南贛衡永之塩稅

楊州之田明溝洫築堤塍可歲取無量淮之塩城亦然今頃畝一望而上湖水盈漫而下汪洋連海上海之水意不難治所欲以持其蓄洩在瓜州一帶置閘立表節以啓閉之何患其勢之漫堤

通

聖一

浙西之水北自大江南至錢塘凡入海處古五十一今止存十七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淮安造者十九臨清造者十一近移臨清所造於淮安又分淮安所造於浙江湖廣江西南直隸等府各順所便竊意山東總遞洋總尚於臨清便江南上江總尚於龍江關

紫荊山百鳥俱產獨無翡翠或移置山中輒飛去汴梁城內無螢火無蟬聲太湖洞庭山無虎

無蛇無雉

楊子江蘆課銀及萬兩應天居三之二太平和州次之鎮江又次之此國初科例近漲沙所益統歸勢門宜清勘增稅

浮梁景德鎮善陶甲天下其土取諸樂平近樂平亦初窰磁州滏源里善陶頗粗境內有白土山可用可爲繪

雲南貿易用貝俗謂貳以一爲庄四庄爲手四手爲苗五苗爲索索蓋八十貝

通

聖一

雲南南徼緬甸木邦老撾車里八百千崖隴川孟良孟定俱女服外事惠杭婦人爲市恒代川巴婦人撐幹門戶

吐魯番自肅州外西寧而南至雲南西北之境皆其地洪武初立爲烏思藏都司衛所宣慰宣撫司凡三十三以羈縻之歲通朝貢有警遣西僧諭之即已其岷州洮州河州在陝西境者舊亦吐蕃地今又內屬惟差南近四川松蕃者地險尚數生梗

甘肅以西番達相界北亦不刺阿彌禿竄居西
海乃西寧西境西寧衛地方番帳凡千餘一十
三大族番人漸以商徙中國茶馬之利太為減
失

疊州生吐蕃介四川松蕃陝西洮州之中且東
接陝西岷州其地山多層疊番虜出沒為患不
細洪武十五年指揮馬輝以三萬卒擒獲其酋
失刺谷五千餘衆全師以歸要渠三面受敵勢
不能應故取之甚易今復為番族有其地自後

通

哭

周置州歷隋唐宋元皆為中國郡縣宜不可終
棄但今林密道塞內犯少息可姑為置

柳州徭獠與黎平相通接

征南法須夏調秋催霜降進山冬至後散旅臘
月招懷殘姓次年春纔易處耕

廣西左江兵不可用可調惟右江右江土官喜
於見調兵人日米一升計價月可一錢俱為土
官所買兵自齎糧且獻名倍役數以規糧給
雲南以轄夷民率熨羅二種蠻人與漢人雜居

充役公府羅羅性多疑深居山寨人得詒
雲南通川貴商道東路白水平夷亦資孔一帶
如分水嶺炒鐵溝龍井鋪小哨兒等處西路南
寧松林炎方霑益州一帶如老雅林桐車垣石
灰窯梭羅灣等處夷羅不時出沒搶掠商貨又
貴州倚蘭寨等處賊徒互相勾引官兵勢難禁
捕各驅本地夷守設稱其廩廩費出於商而官
為取發兩全之道也舊曾有議興輟不時并官
費口糧及令夷自索商保路錢皆非宜計

通

哭

比虜食腥膻夜目不明睡則沉熟可乘故被虜
者每竊馬以逃但為頭墩哨夫害以報功

開封歸睢陳三州擁府東設衛許鈞鄭三州擁
府西不設衛以府西之西有倫也

三鴉路南陽府北七十里趨西洛便途中有石
山鯉魚山扼禽山石川為第一鴉路口分木嶺
為第二鴉路口在汝州界者第三鴉路口平臬
城在魯山縣後周築於三鴉路以禦寇
江淮之形合則表裏之勢成壽春合肥之守堅



其北限而江淮互為蔽故魏得壽春合肥而
吳不敢窺後出廣陵吳乃可以為擒東晉至陳
彭城財貽江東廬壽皆入南境及陳宣帝盡以
歸周而陳亡

西北茶馬通易之處於陝西河洮西寧於四川
礪門黎雅建昌松蕃

中都無城有陵在故以陵為城城可無設如得
城則於陵守力踈又以臨淮城輔之可援應

武昌省設而踈夾輔以漢陽峙立為應黃州府

通

辛

設而無夾輔以武昌縣峙立為應

南雄稅歲上十萬餘梧州稅得三萬韶州太平

橋稅亦不下數萬

貴州宣尉家水西所轄長官司四十八司每鏡

率數千

雲南省賦貢無十萬

雲南惟麗江富饒

松海門之中人勇悍有小船名青山鐵可捍寇

出大洋遇廣之東橫江鳥尾漳之鳥銃松之噴

倚則技窮

楚門有玉環山其里人善以藥射鹿亦能充禦
寇之具

温州東南福寧南南紀嶼海盜巢穴至冬俱歸
泊又宮前嶼上馬溪曲溪口俱漳州對出雙嶼
港在定海外一潮可到

定海一潮下舟山起陸八十里至沈家口出港
十里許至烏家口出蓮花洋半潮至普陀

自安吉獨松關陸路至杭城元大軍取宋路

通

壬

自杭由長興之金竺關入南都為捷徑

終南山產山花火頭根仙人掌黃精百合三柰

山藥芋頭可食竹山房縣一帶出蜂蜜花椒木

耳又金州以南生紅花皆自然之利可隨取

川路壩底堡左隣白草龍藏獨坪三溪青岡坡

甘松第坡野豬坪等寨右隣青片板舍白若羅

打鼓巴地赤土仁村未拈曹磨蒿坪等寨近何

總兵所開

北直隸東鹿內黃清河平鄉山東禹城滋陽

邇始元漕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入臨清衛河後由濟寧開渠直抵臨清復於兗州城東築金口壩竭泗水注濟寧以勝其高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乃淤未樂九年尚書宋禮濬通之十三年復罷海運又用老人白英策築壩戴村社遏汶水東入海令盡去南旺乃賴其利元亦曾引汶亦借黃河爲濟而近來患在於河一至而淤且熯旱泉微反欲引黃河以濟此河引之至而來之盛則

通

五五

又不能自勝其勢禹之順水之性而今若以逆焉則此河之不可常恃雖有善者不能必也近又有引沁之議

征蠻法全勦不如殲魁明捕不如暗執征戎法避銳不避歸殺衆不殺降

海寇舊乘風信易於爲僞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舶乃西北行至秋而歸今任其何風可轉帆借發往者由新羅百濟至遼陽南下本朝不由大小琉球迂繞福建至浙近乃發五島由八

山霍山直對寧波不五日夜必至折發則無時

河東池鹽成於南風地在中條山陰窪局蒸燠薰風激蕩造化自然所結所患水少則池竭生硝水多又氣澹難釀調攝之計又在人事故雨漫而多或入北河濁水及東黑龍潭硝水皆大害常濬姚暹渠以瀉五姓湖乃得

壽春合肥江淮要道故設兵備署壽州尋移置潁州六朝三國爭要於南北故重壽州之道若一統之業無爲慮也而潁上悍夫肆情曠陌宜

通

五六

以鎮之

廣東市海西洋爲官番東洋則有私番官番貨入游魚島盤驗復出海至近洋別島交貿私番貨與沿海人潛竊行事謂接濟官番入貢國暹羅占城滿刺加瓜哇真臘又大泥國稱隸暹羅助貢佛郎機國假充別國名入市西國來貨多品餘少來貨只欲去貨西來船大者謂獨橋次謂牛頭三木料河其橫江則出新會烏尾則出東莞有議開東洋之市與衆共之卒不及行

文天祥起兵初欲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其中以西益湖南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鄱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約日齊奮

峨眉抵鎮西新開路自峨眉縣至箭坪公館金口堡羅徊公館入水路至嘉定自嘉定至板房堡一碗水堡龍溪溝堡木坪公館麻溝堡舒快

通

至

公館小菩薩堡不一百五六十里至鎮西

大相公嶺邛邛山俱在榮經縣為黎雅之隔山高甚又險隘相公嶺山接瓦屋相公嶺縣西百里瓦屋山縣南百二十里邛邛山縣東四野

由相公嶺大渡河入建昌瘴毒且盛瘁裸鐵口生番時發自來有峨眉抵鎮西別由之路洪武初景川侯議復尋廢嘉靖間各丘徭議復亦尋廢

阿迷州有火井煙來水出投以竹木則焚邛州

有火井以外火投之即生焰光數里

寧番衛西北百里紫竹笈木犁因國初藍玉征夷至此凡得擒者用木碓舂其首五牛以分其屍自是番春則頭痛亦不用牛耕只木為犁嗟慘慘乎天豈無報乎

鄱湖口殊曠曠瑞閩廣之盜所出設如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可以四達兩邑宜於設戍今沿湖建巡司十有四雖足譏捕而寇每發時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

通

至

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河口漕船可免儀真

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通州一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大通橋去通州四十里地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閘可行舟

九邊主客兵歲費二百三十六萬餘兩而宣大薊居三之二宣大薊歲費一百五十餘萬而薊居二之一宣大歲額之增嘉靖辛丑壬寅始薊鎮之增庚戌始正統丁卯始發內帑濟邊前是俱守常額時遼東止十萬宣大十五萬

嘉靖二十五年太倉銀庫舊管一百六十二萬
餘新收四百八十八萬餘開除三百七十一萬
餘科林前等衛五十二倉糧舊管九百九十八
萬餘新收一百四十九萬餘開除一百六十八
萬餘

嘉靖二十五年遼東官軍七萬三千三百歲用
糧八十六萬石強料二萬石弱宣府官軍八萬
六百弱糧九十萬二千強料十二萬三千強大
同官軍六萬四千強糧六十八萬四千強料二

通

五

十萬二千強延綏官軍三萬三千強糧四十三
萬強料十萬弱寧夏官軍四萬一千強糧四十
五萬六千強料七萬七千強甘肅官軍五萬三
千強糧六十萬二千強料十二萬四千強

嘉靖二十五年北京月支米二十五萬三千五
百二十八石京營官軍十六萬五千七十名支
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雜差軍匠二萬四
千三百九十九名支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
班操官軍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名支一萬五

千三百十九石八斗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
四百六十五名支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監
局官匠七千五百五十五名支二千八百二十三石
一斗厨役五千五百四十一名支五千四百五
十三石四斗武生二百一十一名支六十三石
三斗倉場攢斗三千三百四十五名支三千九
十一石樂工四百六十四名支二百八十石五
斗淨身男并孤老九千八百名支二千九百四
十石屯軍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名支一萬三百八

通

六

十三石八斗倉攢甲斗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支
一千一百七十石二斗

京軍歲支冬布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六疋
綿花二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六斤京武官一
萬七千八百七員除四月五月例折絹實支折
色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兩七錢

兩淮引鹽開中七十萬五千二百引又折色銀
一千八百三十兩長蘆開中十八萬八百引折
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疋河東開中四十二萬

引山東開中八萬三千一百引折色銀九百兩
折市四萬六千六十疋兩浙賣銀六萬四千三百
四十二兩福建賣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折
米五千八百石四川開中一十萬六千八百引
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引每一
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石雲南開中五萬三千引
折銀五千兩廣東折銀二萬五千二百兩海北
折銀三千二百兩靈州開中五萬九千四百引
西和漳縣折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通

奎

茶馬司三洮州河州西寧其轉運站八在徽秦
州地蓋入三司之要途茶產漢中府等處茶課
歲額五萬餘斤每百斤加耗六斤商茶歲中率
八萬斤令商運賣官取其半易馬納馬番族洮
州三十河州四十三又新附歸德所生番一十
一西寧一十三茶馬司收貯官茶立金牌信符
為驗國初法行無私販後漸出多奸弊延州
南海香貨番國所集以賓選儂為上三佛齊所
不如惟茶園馬牙廣產其檀香降真茹藍木香

乳香速香羅斛香麝柴香安息香烏香其麻然
香光香生結香皆番出

花葉石出閩卿石鸞出祁陽石蛇出南恩桃花
石信陽方解石沙州薑石歷城烏石陽城金星
銀星石并州濠州牛房石澤州黑羊白羊石宛
中金牙石瑯玕石蜀中珊瑚石羊肚石廣海中
試金石蜀江中鐘乳石洞中石膽蒲州霞石山
西琉璃石高麗不灰石澤潞州朮石祁陽太湖
石崑山石靈璧石將樂石英德石川石即墨石
桐柏石茅山石大理石雲母石兗州江州石州
瑪瑙石徐州遵化土瑪瑙沂州何莊石鎮江方
石黃巖放光石嘉定敦光石青田端溪石徽州
博望石裕州石中黃河中禹餘糧東陽會稽空
青曾青益州車渠西番石墨汧陽陽起石歷城
南山陰起石歷城北山
普安閭洞天下洞天之首勝小而散出常州之
宜興長沙之安化又差大則興國州餘不能及
也

通

奎

武當石階山有救窮草食三寸可代穀氣一月
冬夏不枯

廣右風致甚冲雅蓋得地脉正南但逼海陰不
當陽故落遺淡

江西理學浙江事功宋有是言是時偶以其二
人言之然總局於地耳

北紀敦信南紀發慧四夷專敎於五行丹穴之
人智空同之人武太平之人仁山氣多男澤氣
多女石氣多力暑氣多天陵氣多貪衍氣多饒

此以地不以人如其人則有形有性有性有學
有學有變化地不得局之然而無有手爾則亦
無有手爾乎

冀越通終

金武人恒切切焉不學是艾幸

一庵先生者力道彰敎金亦得廁門牆之末先
生不以金不可與言啓牖砭淑諄諄濯濯畢竭
無隱不直正心修行飭官常闡理道賴先生之
敎實多而談醒兵法尤直探閭奧金不敏甚無
能領略受輒書諸簡日服膺之幸今稍稍有膚
殼識敢忘厥自哉嘗謂孔子答衛靈公問陳曰
未之學他日曰我戰則克何也觀其語道曰吾
一以貫之則所以學者固在蓋無庸搜討兵家

宋學序

訣筴而夾谷懼齊墮城翼魯試罔不效然則其
學也耶其未學也耶先生得孔子之一的見宗
旨事至無巨蹟無夷險無顯隱靡不若燭照幽
若月映川及軍旅之事一以定心合道爲本千
感萬應主常裕如非所謂一貫之正傳在是耶
如先生以文學魁天下而武備兼之又不足爲
先生道也假令先生握符麾鉞專甲兵數十百
萬其功業赫今炫後當與懼齊強魯相後先者
豈孫吳司馬輩伍哉金所書既累帙先生命之

名曰未學學若曰孔子未學而吾人之學云爾
金方職是敢不益學廼未學以求答先生之教
也夫

隆慶歲壬申春王正月望日門人金拜手謹書

未學序

未學學引

予友蘇揮使汝礪以武術事文學研討日切
於予詮說而求至誼久之存以成帙予曰是蘇
子之學乎而蘇子委於予學之所及也予曰孔
子答衛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以孔子所
未學而吾儕學焉何哉孔子焉不學顧不欲忘
其本學必有所以學之所以學之心體之全道
之所由出也由其心體之全而成道之所由出
則夫天下之事孰有外焉者靈公之問專於尚

未學引

武孔子乃稍律之而曰吾之所學學乎軍旅之
本也又其謂聞學於俎豆俎豆亦文之器禮云
禮云不以玉帛爲云何以復舍其本蓋正挽其
武心以入文耳是故蘇子以文心諦武吾誠愛
其本乎乃名其帙曰未學學而蘇子然之唐鑑
撰

末學

資暇開機商寂

兵法聖賢不漏之學心體全定則隨應普照所向無不克

兵之制始於軒轅其道貴一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故謂握奇蓋言一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正以出兵立老營以爲家奇以禦敵設陣勢以爲戰風后軒轅之臣乃司兵故謂風后握奇經正者所常居握而運之其惟

末學

所餘之奇奇隨時應用零出而不二故謂餘陣之爲八謂因井田以制非也握奇之握謂九開方而將居中增一陣非也八八成行則陣六十四何得言八奇無不握流行於六十四陣中不以九握其八也故四爲正四爲奇以是而爲八蓋并言其用正以言體用即遇敵以出戰天有衡本圓而立爲方地有軸本方而運爲圓天地各前後衝所以駐之爲出隊之具風雲附於天地所以挾而助天地之爲變衡重刻各四前

後之衝各四風接居四維圓之所爲圓也軸卑列各三前後之衝各三雲接居四角方之所爲方也圓之所設以禦方方之所設以禦圓此皆言其體於是遇敵設戰用無定形而龍而虎而鳥而蛇各以時出虛實以爲二壘動靜以爲措宜化裁以爲戰勝

陣勢雖八不得分而視之天惟主而無七不能行地自成軸而無陽不能配風雲之附籍於天於地言有所起也而天與地無其附則未始以

末學

成全用於是而四奇所出皆四正之宗嫡千變萬化不脫本母故古之奇兵兵在陣內求奇兵於陣外則形露必潰

大將明賞罰爲首事欲明賞罰必由好惡之公學問最難處是公好惡此處未消磨不可以言

終覽三畧書未嘗一伸戰術快情功緒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信然

遊軍選銳先出遊軍定兩端先鋒策先鋒所以

爲陣始陣訖遊軍從後躡敵後策殿後所以當敵遇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所以助跳盪聽望麾獨往獨來力不可輕故當正陣三分之一正奇一物營陣一事營爲居生陣爲戰作居而爲正戰而爲奇正以守其常奇以應其變神而明之化而裁之不以動靜有無有所息戰無正形形隨時而立然而未嘗無一定之體居無奇設設無時可襲然而未嘗無必守之法故神明而化裁流行於動靜有無之間以正合以奇勝

未學

三

兩相爲用故爲一物以必然者視正任意者名奇又非正奇之實世復有以遊軍作奇則遠之其矣

止則爲營出則爲陣皆以言其體所謂正也因而所遇以爲出則隨人隨地隨敵隨時變化無常是謂奇

八陣之正可圖可言奇不可豫言豫圖廣都土壘魚復石磧一也如人立家各任其基局其惟天衡其惟地軸其惟附天之風其惟附地之雲

則兩端中央前後之所生以之爲自固爲可守其惟龍飛其惟虎翼其惟蛇蟠鳥翔皆由是出以之爲設局爲應敵輕重之權鎮於中外剛柔之節列於陰陽取舍之宜生於方面以之而訂虛實等主賓量進止隨在以爲用然後爲奇則是合戰之陣

陣之行次先右兵尚陰道先虞候兵尚探先角聲兵尚一耳必於角兵尚木求其生先馬軍兵尚速右而前前而中中而後後而左凡中不使

未學

四

離乎中兵尚主主尚權

李筌言曰兵猶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能與敵變化取勝謂之神庸將以教習之法爲戰敵之陣不亦謬乎宋人有不然其說蓋筌能言其意所以輕迹古法云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古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合用三軍二軍有戒筭後世兵無一定之數各隨多寡可爲陣必以若干成隊若干成軍則拘矣惟平時練意不可不

兵家隨衆之多寡動靜約三之一勞逸約三之一進止約三之一甘苦約三之一選銳約三之一恤故約三之一其賞給約其餉費三之一大率人之力其用一其息一其守以待用一人之品其優一其劣一其優劣之間中材一故三分其一而一

古名將李廣竇嬰蔡遵李勣等皆極廉約不移財故蓄惠不倦愛士能得其用這是世人命根

本學

五

此處得則我之根培於御人得則人之根益培根根相培造化日盛

家器具以時施不可爲泥執三將軍正統間用以爲利烏嘴銃佛郎機子母砲近用尚未久鏢棒流星錘絡石骨朵火毒壯弩巧機截竿護幘方各爲長技鎗有雙車鈎素木鷓鴣項錐梭太寧筆刀有眉尖鳳嘴筆戟手掉屈掩月斧有開山長柯靜燕日華棒有狼牙訶鉤捍杵白抓子弩有跳鎗雙弓床合蟬擊頭對子箭弓煞種

種能隨圓用之任器可施若拘方得用亦隨方施可施而勝向見倭有三刀法甚利能識其意便能破之倭人遇狼兵始陣見其甲堅不能入已而次至用鈎墮其體即勝是知無恃器恃特施

唐太宗擒宋老生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而破當建成墮馬右軍少却勢之偶出非故設以待老生高祖甚危之太宗之捷乃招魔遣魔誨淫却淫殊第二義

本學

六

校士先結伍法左傳云先偏後伍司馬法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定尺籍伍符左傳鄭子元請爲左右二拒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以敗王師偏車乘也先車而後伍以伍乘車之隙而彌縫其缺漏稷苴以五人爲一伍尉繚子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令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漢制尺籍伍符尺籍書斬首之功於尺板伍符伍伍相承

李靖六花陣本諸葛八陣而變後世謂八陣以九軍為法六花陣以七軍為法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是八陣制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六花法方是立局圓是結伍此說非也變是變其形局其為正其為奇其制營其結伍其周意為鈎連其委情為曲折一也而未嘗變也

曹操兵法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前後中為三覆不言兩廂軍何也含藏變化曹術所

本學

七

寓四頭八尾散合正奇不定當其轉戰徹遊騎而前退戰騎而後而化分陷騎以為用故兵法須識意不識勢識勢不識形在神其妙

霍去病顧方畧何如不學古兵法此能以已為用然其氣雄蓋一時幸不遇敵手終是浪戰從心所欲而未得矩

兵形五變方圓曲直銳因地而為之者也李勣兵法有北壯方圓伏因人而生之者也

范蠡兵法先用陽後用陰盡敵陽節盈吾陰節

以奪之其曰設右為北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蓋深於計者也

田單為燕所圍命一人假為神師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遂出火牛大破燕此以天官時日為我用不用於天官時日者也

趙盾帥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蓋我軍既有節制彼眾亦正行伍豈可輕合

光武收銅馬鐵脰五櫛大彤尤來大鎗時按行

未學

八

賊管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這是兵家鐵

呂東萊云黃石公一秘法不流傳人間一箇仁字陰符經却以殺機做主意便不是古聖人之學陰符是說事幾却要決裂手段事易成只命意造端處是我心中生幾這一着既錯滿盤都差

太公云分不分為糜軍聚不聚為孤旅散合無常形要須識辨

孫子曰可勝者攻也不可勝者守也皆以敵意

之也敵有間則攻不以我強弱為攻守其自治則當先為待矣

兵法以伍為要小列之為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其卒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奇之於正如五而一蓋重本也兵之要不虛內以役外重末以輕本

劉六劉七一日聚數千人未幾聚數萬亦只得伍法五人為伍一人執旗居伍中為長其四人

末學

九

執兵任長指揮軍中出令掠民丁執兵者得掠四人另分為長四人者皆得掠四人則伍長升為惣長計其登耗以漸陞為大長勞逸驅奉伍長惣長大長通為貴賤尊卑日以營兵夜以會計銳氣當前都幹辦自家事此聚眾之易

後世驗首級都可笑陣中殺賊不是從頸上截得或長兵遠中或短兵亂傷如何便得首級若爭先割頸能不為旁敵所害所以首級決難明只是伍法明四人幫一人二十五人幫五人七

十五人幫二十五人三百五十五人幫七十五人前後相應左右相維彼此相顧故賞罰雖伍人同之而血脉貫通休戚關係則陣中如一身無尺寸之膚不聯屬痛痒

淵當勝中黃中黃勝龍驤龍驤勝鳥翔鳥翔勝折衝折衝勝握機握機勝虎翼虎翼勝衡陣衡陣勝洞當言得用奇之道也用奇之道惟先自識為難吾見定知彼知已彼誠中黃也而吾能誠洞當也則勝彼非中黃也而吾之洞當敵而

末學

十

用近似而用士不精而用藝不備而用也則不惟不勝而累而以責陣法不驗可乎哉

十二辰陣成都棋盤市江田植芋法九曲燈詳整周匝惣是布陣一理雖一一備且簡以御煩堅以待滲若堅而不簡令人難守煩而有滲令人易窺

李靖陣裴緒陣穰苴陣彌牟魚復陣會得分數明只一法李峯楊師晉獨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均列而為八後世異之若真會得已為識

宋萬全陣用以禦胡平原四達用方陣法也此治陣非治戰所以爲守若於戰攻當更圖之安營九法九地十八避隨形隨時警備只一心生於警備之心無形無法踈密生於時非守前人故套

唐之烽式後世稱精善只是常情所易能若每事不放過自不滲漏

近世練士之常習祇應故事鼓之而趨鑼焉而止馳之以奔走戰之以行列於是而射焉鏢焉

未學

士

以行罰賞此可以習坐作進退粗法無以申化裁以爲坐作進退之本况望其能勝乎近滄谷公曰試言得益之練予曰練生於化化不足而以事啓之可也適有一大鼓在側予指此物令士五十四守之又令士五十四取之示之期取者不能則姑責之而小賞其守踰期又不能復責之而又賞其守又踰期不能大責之而大賞其守取者得則大賞之而大責其所守故我無練法而彼各生練情守者何所爲守取者

何所爲取惟時圖營以發慧技踈而失取情而失守各務勝道日益練能公曰是謂練意倭警浙會城大練兵王龍溪得一僧孤舟者善棍以薦於杭府府取之予送僧至府門聞郡守適集教師二三百試藝僧怯計於予予率尔應曰如及汝請立券約校死勿論罪入則果及僧而二三百人咸俯首願受教以出予語僧汝棍善矣有以用於棍者不可後也後僧輕用卒斃於倭

未學

士

萬鹿園用僧兵予沮之曰予過少林伏牛熟知其技未得伽藍要法伽藍法亦是菩提最下乘伽藍尚能動少林伏牛能無動哉後果敗湯東沂參將邀予與唐荆川鎮江演武場觀校士予出語荆川曰此特齊之技擊未盡其術荆川曰予何予曰牌未玩七是閃馬歌弩未知丁八字放箭不隨敵槍未識六路十二路十八路二十四路三十六路此兵之粗迹尚未閑焉采以爲戰

予過磁州王朝相未遇時州守秦樓江致其來
教場試力鞭健馬四馳輒手援大喬木股挾其
馬而懸馬不能動如是者久許下便繫其馬無
他語予語其州守此力士非謀士況力謀復有
本乎後用於邊殺虜數有功卒為虜所傷
海亂山東天兵之敗績於採桃港予適在半洲
公常州軍門坐間報聞則所失盈四之三半洲
公曰何其多也予曰必不立老營以質之軍門
部十郎皆不知出見諸從事長屬皆不知乃見

本學

三

唐荆川述其所聞報荆川亦曰此不立老營故
也後報至脩道兩叅將果不立老營因感懷撫
然質懇半洲公麾下之所驅役誠不可無練功
蓋凡老營立可守可攻如人之有家否則是遊
夫路旅

楚人軍行右轅左追聲前矛慮無中權後勁此
言時不言方軍之有五方孰不欲慮孰不欲勁
孰無轅與聲而固偏言之也始不可以不探敵
已而兩翼不可不堅而安卒以用之不可以不

勁皆時之所為重也

裴緒新令數尚十只從伍法起每部前後曲
是兩其伍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二官曰曲二曲
曰部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
前後隊相隨隊百人為列列十人為對對則伍
也隊分為團團合為隊團則十之伍也方圓牝
牡衝方果且車輪鴈行陣雖八皆自方為變已
為知要後尾常山揚奇備伏且以應權

本學

十四

角霹靂火毬吾為之以所為守也地道距堙排
搭緒蓋笆砲樓飛梯木幔吾不為也吾不為其
所為攻而思有降道道不盡故無降心烏乎用
於攻

輜重之方陣乃陣之中小陣輜重要而難行居
內而方以護之然挾裴餽糧已有深誠

陣方以脩曠圓以禦險偃月之情險之所生偃
月為圓之半圓當用而半所補於圓者地也
盛時兵易掌功易成其將謀勇出群而國有主

者好惡以為進止左右有柄權以為持執此又
象置一大筭紂繚子謂高之以廊廟之論重
之以受命之論岳武穆不之知也郭子儀當倖
朝其能成功中間必有默運而人不知則大將
所自知之也

虎鈴四陣即四奇而言之不言以正合也飛鶚
為衝重霞為細長虹為扼八卦為周以飛鶚當
灣以重霞當直以長虹當突以八卦當圍隨變
化生形於敵者陣不可踈踈難應不可密密難
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不可使過
輕不可使凌實不可使不應正不可使不知變
此虎鈴之法也

李靖以正兵為應敵之陣諸葛擒孟獲馬隆討
樹機能藥師平突厥皆謂正兵以勝又言兵以
前向為正後却為奇又以兵少地遙而用正乃
知其正兵之陣因行遠深入敵境即其所布之
行陣以應敵不待更作轉發而變化因生其間
者耳蓋惟專倚車用且戰且前奇即是正正即

是奇

車有車用舍步與騎而得其所宜用車之長一
治力一前拒一束部伍唐馬燧後魏車材小輪
低曳挽只二人或有不便於遇偏箱鹿角之制
無所考近劉公天和在邊倣古製頗精損益今
可詳玩

教武之功愈習而愈無窮教武之器更述而更
不盡種種安排只三官不謬五教不亂是簡易
包括教須以寡傳衆以暇寓忙當事三令五申

又日閱以成家校草以習意悠而優之使自得

之

控拳搏戟不若批亢搗虛孫臋能收敵於魏近
梁震扼胡每用此法臚之用尚有有用其用者震
非襲故套亦復有用其用者惟有化情然後能
得成績

尉繚子不欲言兵欲窮兵意以威天下兵者聖
人不得已之用而用以入其心其為學尚商鞅
然其所立高不欲自以功顯能以其學行於用

其情已足惟推其所自爲學却大有來歷不浮膚以爲說鈴特惡其言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威加海內蓋其術至於成性其勢不容不至於此也

品武孫吳爲名家然兩家不同局若詳戰事孫誠精吳論意在威國以運於用而以兵爲緒餘其無王心則同

太公韜書可謂闢兵之至韜之爲言藏也而言若觀縷其奚以爲藏乎則其藏尚有在不可得

卷一

七

而窮也然則闢不於闢求愈闢則愈藏闢之陳於文不如是之闢蓋惟稍布其藏至其陳於武又大藏於闢太公之爲兵正其藏之所用世又有議非太公之書果爾則武王之問未必非大藏於文牧野之捷豈惟必賴於茲闢哉

用衆必素有練以不教民戰爲棄民近世乃不得已而與召募此非用衆正法兵專重選將將得而練成將選雖重才賢尤貴習久與士卒相便近易於轉樞突臨新卒恐非所以爲選也

樂毅不下燕兩城不下云者知七十餘城之皆下之也不以德威自服而待勤於兵力曾曰下之乎此毅兵法之善也開彌廣之路長容善之風其謂道光而賢智托心蓋意蕪天下者也

太史公謂田單兵法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守之慎而難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發之決而勇也當家無慮濟濟獨於單發之單不專於技擊策深而功易施也

李廣軍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

卷一

八

自便不擊力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籍事此深得古兵法故敵屢犯而不爲害其遠斥候疏於近而濟密於外有所以當其處者若程不識謹嚴同出機軸特宏狹蘊露可以見才力淺深其受成顯係諸遇而已君子不道也

文中子有言強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言戰而至無爲則戰法無所施不得已而受命焉知其所從事不可苟也斯意劉誠意蓋知之曰善戰者省敵湯武之所

以無敵以我之敵敵敵

司馬法誠是周家兵典節節不忘所本殺入安人以戰止戰王者不得已之意益然具見雖嚴位用衆篇專發明治兵應敵總不脫這意後世有謂出於穰苴穰苴豈能見到於此

聖人神武而不殺性立而弛張時仁義具武士慣家手熟不免橫刺之慘積以成見發之而不自由所以強兵有制即其所有事堅束之使不得擅施犯者必加重刑練既成雖非性出習與

未學

尤

性成故曰小人而和於君子勉意以事上豈其性哉接物而變已者也

未學學終

海議序

嘗謂論天下事易天下事難而書之悠久可以常行而不易者為尤難也必本諸天理之正因夫地勢之宜酌乎人心之允協者而措置詳盡施為精密斯不惟善於一時而可遠垂後世矣吾師

海議序

一翁之海議是也觀其原起寇之由援寇之法明前人立戍本意設今日料應玄機錢糧所以處置要害所以預防保障則守台為急杜寇則商道宜通海戰最利火攻用間須乘機會嚴戍伍以壯吾勢散黨與以孤賊援選將為時務最先練兵乃久長至計條列開市事宜分布巡哨職守與夫海船之造水寨之立守城之方餉之術遺偵逐客募勇清道之類纖悉備具謀無遺策而其中抖擻精神獨斷直前以無事處事數語尤為簡切至要當時諸公敬信而行之者亦既有成效矣不數年來卒收東南平定之功謂非

先生之功不可也然豈特一時可行而已哉斯
議頒布昭然常在固上稽天理下因地利俯協
人情考諸先哲而不繆俟諸百世而不惑後有
作者信能師此而遵行之若大匠有繩墨之可
依若良醫有方劑之可守其成功不亦易乎其
貽東南之利不亦遠乎昔孔子相定公令齊侯
干夾谷却策兵歸侵疆一言威重於三軍繼而
魯之叛臣帥費人襲魯命申句須樂頤伐而敗
之遂墮三都以張公室夫孔子之在春秋人皆

海議序

謂其知禮無勇及臨大敵禦大患輒功成於俄
頃之間何也蓋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泛應曲當
用之以經天緯地則爲文用之以克戡禍亂則
爲武可常可變可經可權而文武自神于並用
耳愚嘗備閱

先生之書如積承因領等錄開示理學之精易
脩周禮等論闡發未明之蘊而斯議之建乃見
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非錄非論無以驗其
體之大非議無以顯其用之優體之大者天德

也用之優者王道也內聖外王一以貫之故文
武時措而皆得其宜也

先生之學真淵源於孔子之心法矣

門人陸綸撰

海議序

三

海議

吳興唐樞

簡分守公陳玄山少參

壬子七月

切聞邊陲竊發雖屬常故而今日之舉大與昔異內外連結酋狡衆悍彼據其長昔所未有也軍民盡懈上下無統財力合困我當其短亦昔所未有也以無備之境而衝方銳之敵又所自負甚多推其所終能自瘁而遽爲已乎以是知賊今日之出洋非去也所以逸而待我之勞耳

海議

及是時豫吾所當辦思以乘其繼至且猶未得爲三年之艾而所爲乘之之具又誠不可踵昔故議其連結孰從而脫其狡孰從而破其悍孰從而禦我兵孰從而振上下孰從而協財力孰從而贍蓋嘗試論之浙東巨寇以台爲善巢穴倚山以爲後衆入海門以爲前泊事急出洋則四風無阻三者皆莫台若所以孫恩襲甬方國珍咸得先着宋高宗航海亦潛泊金鰲山而茲臺石爲首攻則其計出入上可知矣倭宅東洋

正對浙福差南寧波路要而露以是漳寧入出不得歸道入不得蔽隱故習悍藝而成連結乃其勢之所必至者夫倭有七道而五畿之地不與焉海道三山道三陸道一今彼避荒之說蓋非假辭去年山道苦旱我人久蓄之奸曰俟其釁乘其飢而引之而其畿王固不知之然則茲役也我入爲主而彼則爲賓况乎復有暗柄其中以伏深圖者耶知此而後可以定兵議收戍功矣且昔賊人志無向寧殘露繼而出要語詳

海議

其所新發可以窺其計之所在利於寧而舍必復有事於台毒不潰而能免於身禍得乎竊念台乏無備可直擣而破所未即入者非其力之不能彼亦慮夫蒼山之鐵玉環之鹿毒坑卒之復西下能襲而不能久若得於寧而舍之則必計運海門以南轄松門以禦諸力誰其當之此不可不先爲慮也夫倭雖夷其舉動必有因本朝數次來寇皆非無說故東南小國不下百數皆所服屬今事不起於彼則其求有不可言

者若宗設宋素卿事跡在中國良非壽安之咎
及近來許棟李光頭之亂皆係我人亦因雙嶼
澳既失無所歸巢而發彼雖勾合佛郎機船摠
不餘三十隻又志在鼠偷乃不旋踵以殄今時
何時其舉動作何狀嗟乎哉來亦久矣其始也
以不通商爲迫故海之熾寇自嘉靖五年始也
然而南紀澳爲巢而已其繼也以掠人而令取
贖則自嘉靖二十年後始也然而其夥四五屬
而已而今布心腹而延衣冠智慧之徒迄今不

海議

三

早圖誠不知其所終爲今之計急請巡視以一
事權倣宋紹興間傳箭之法以嚴戍哨選領精
銳酌中住劄以充應援復留處兵以任忿激仍
安撫地方以爲內固及前所陳緊要事宜早賜
施行庶無臨事之悔不識公以爲何如也樞義
激忿然苟非有衣冠之舊則克一旅而親矢石
固所不辭恃愛瑣喋惟亮裁之幸甚

復林石海大巡公帖

壬子七月

側問海上事坐不安席至省城知事體有不盡

深聞者且辱下問切效膏夫馳一念條具上覽
伏惟裁擇地方幸甚

一起寇緣由

海寇之熾自嘉靖五六年始彼因商道禁嚴橫
行劫掠然止以南紀澳爲巢穴居有定處至嘉
靖二十年後許棟李光頭等掠人責贖聲勢衍
蔓然止偶遇佛郎機船數隻黨有定夥昔時在
倭爲寇在中國爲我民行者爲寇居者爲良民
今則華夷渾處內外連結善惡莫辨官府舉動

海議

四

方下堂階而聲傳賊衆賊有勾當不時遣入而
即作施行推厥所終誠可疑懼

一今日賊情

中國巨猾久釀異志往來海上待釁以動倭國
山道去年荒旱巨猾因而計誘空島發卒以是
勢猛難敵又巨猾先將心腹遍處沿邊地方及
本省城中衣冠禮度不異常人而潛通暗報資
運用物盤據既深不可勝詰

一台州要害

自古浙東巨寇以台爲善巢穴象山以爲後險入海門以爲前泊事急出洋則四面風俱無所阻所以前代孫恩裘甫及方國珍咸得先看宋高宗航海亦潛泊金鰲山茲以黃岩爲首攻亦非無爲其不即破台州非其力之不能彼誠慮夫蒼山之鐵玉環之鹿毒又處坑之復西下可襲而不可久姑爲暫舍之計故去台而向寧彼又將有別爲若復計運海門以南轄松門以禦諸力誰其當之是以今日之守以台爲至急

海議

五

一暫移兵備

寧波路要而露既非藏寇三窟又值情識所牽寇肯忍以毒之其犯寧衢祇將小示以爲要索之媒斷不入犯况有明能之守又有戎總所居蓋不難以自護不必兵憲駐劄此理勢必然不敢浪語

一立戍本意

寧衢所等戍皆孤懸海外舊時設官分職豈漫無見蓋緣立國之初精神流運彼此能兼能制

剽哨於外以當其衝重屯於內以應其發故外若失事則并罪其內內有大舉則先資於外如北邊立砦設關之意今內不顧外又在內出洋戰具俱無以其孤懸者自棄於敵人不正今日然耳法度之廢良可爲慨

一料敵復來

近日賊人出洋非真遠遁欲稍自逸以待我之勞耳若其有遠志必再寇溫台若只事劫虜必犯乍澈海鹽若欲索商本不忘定海鄙見須於

海議

六

溫台寧紹嘉五府各駐劄二司一員見有海道一員此外添注四員暫將各地方當行事宜如遇緊急只令關白本道徑自施行待事後申報其有各道相關異同不協者纔候詳奪庶不以徃復誤事又科場進簾員數先須儘選外用餘多及之又沿海府縣不分正官佐貳通留守護地方免其入簾以防緩急

一急請巡視

兵莫先於一事權近日邊事廢弛只因甲可乙

否國初海上專只付之武成永樂十五年倭寇登岸燔劫即坐失機指揮千戶戮三十餘人子孫不世襲自是防制周備海道平靜後來承平之久漸失原意復作調停立以監憲之臣由是武職有所制而不能修憲臣亦多文而不自舉又官止一道復難遠統一有舉動必待申白况當事勢重大將牽連別省豈一副使可辦向年巡撫之設請之居平之時誠非今日可比一留用坑卒

海議

七

浙江以處兵爲絕勇不得以小負棄之鄙見調使功不如使過用驕不如用抑今其愧過忿激之時正可任用但只密防賊人暗通頭目以致當緣敗事必先擇人以爲統馭即於太平樂清縣分溫台二府之中佳練防候以消賊人之氣殊大有益

一議造海船

切念沿海必須有戰船此是木等但今久廢難成且一時價直未就况須合式中用不致虛廢

又此時出洋之戰最所大忌以不教之民無備之具而欲語出洋對敵萬不能勝所以戰船或姑有待其行哨小船各地方所宜急辦往年蒼山鐵船號稱無敵近被官府差遣又不給以費用有將棄之而不脩者有含淚稱苦而強以從之者所以近來每失事不利蓋先有以喪其氣也况小船之設民間皆所不禁著有明條即如象山縣屬寧波陸路却由台州而入其湖頭渡原係國法船隻合行之地而舊日軍門且嚴

海議

八

禁之皆非自衛之計也

一處置錢糧

師行糧從事舉財費近各處庫藏空虛又民間困敝若有大舉倉卒難備須先通行一省百凡節省并先的議隨處作何區畫以待不時用

一預防他變

凡奸宄之徒類乘其防弛而所以各處原設戍備宜各照舊守不令遣調其欲增添守備游擊策應等項務額外召募勇力以充任使又監

場軍將杭州府新報掛門夫查無迴避者充之其官軍戍備如故庶杜窺伺之心

一嚴督戍伍

國家養軍所以待用近來衛所廢弛殆甚整頓國初備禦之法亦不為難是在主之者得人賞罰明而衣食足即可振發如近日台州二三大家奮力死守賊過而不能進况以官府威力衛所群眾乎宋紹興年間海防傳箭法則亦可做行

海議

九

一查議策應

自杭州剡子門以南直至温州金鄉衛其間衛所之所戍備及巡司之所管撥有分居在外而為哨者有重鎮在內而為主者有別設在旁而為應者有補立其空而為備者有遞追其往而為防者着令識者備查開具復等其重輕遠近以為援應之常計其登耗多寡以為饒減之變即如温州之温州港有盤石衛寧村千戶所守口內往幾十里有館頭巡司更往幾十里至府

城瑞安港有沙園千戶所守口內往幾十里為海安千戶所更往幾十里為瑞安縣其各衛所見在軍若干名合增合減若干名又於某處空缺合添戍守若干名俱用通融調發又如戰船於蒲門小漁野青嶼門中界山楚門等處海口灣泊隄備遇有某處警急即便某處船策應定為規制稽其勤廢以為功罪

一行軍口糧

凡軍行若隨路開支口糧候到唱名給散晝則

海議

十

擔閣行期夜及二三更纔得喘息若先給與盤纏靜路之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飢之病北方行軍每每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

一事平處寇

按國初吳淵穎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為商彼其

既犯國禁思圖苟安因啗引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覬覦時則不因商道不通而實成寇心矣伏按國初禁海之例始因遺論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市利在彼國則強請勘合倭王遂不能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惡少則耳踵負固而肆橫行然以前役僞未脩華夷兩家行之既久併力合作乃有不可支者推厥所原各為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能無處乎

海議

十一

軍門對巡撫王思賢公 癸丑五月

癸丑五月十又一日樞近軍門於嘉禾行臺公曰大才宜顯至務有機何以教我樞曰謏朽何足以知之以管窺天敢不濫布今日之事雖難為有明公揔柄機權又二巡公以為協理又藩臬諸公之贊行兩戎參之勇畧百執事之奉職賊似無難滅者所願明公安運中帳盡委兩參

竭心矢石責以滅賊之期明公告之曰錢糧兵馬帥府之事予竭心經畫任爾所用不靳又於有事軍門者各令抖擻精神其不然則令申而三五之其不然則小懲而大効之其又不然即以軍法從事精神者事之根苗精神舉而事無難集諸執事服勤於供役明公逸處於經畫是故中帳為東西南北之極明公為諸執事之樞奸細以誘言惑投者勿聽諸執事以巧言為規避者勿聽士大夫以清談亂人者勿聽諸執事

海議

十二

有不和而相中傷者勿聽謂汪五峯非賊首者勿聽謂本地方已絕賊往來者勿聽管閑管子曰兵也者聚財論工制器選士政教服習徧知天下丁明於機數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明公歷拈八者而較同之其果能盡備否又聞孫子曰兵開拙速未觀巧之乂者也故善用兵者役不載籍糧不三載兵乂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明公試擬此事結果可以日月期之否又聞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

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明
公撫觀今日之兵於四者何似復能出四者之
上否不能出四者上則紀律教練之嚴不可緩
也不能期以日月則奮往早圖不可緩也八者
之未全脩則先爲自治不可緩也浙省雖號富
饒然今非昔比近日支應嘉興有海塘積銀省
帑有鹽糧各項積銀可暫充發用若師老事繁
何以供撥所調處兵幾二千邳兵昌嶸兵湖兵
且千餘省中及各處募鄉兵最多日給口糧不

海議

三

穀大嚼若持以歲時何以餉餉明公須會計省
儲各府儲各縣儲各若干以所養兵數較所儲
可充若干歲時有不足於何項可處置補續夫
然後行選卒之令去其不堪而留其可用夫然
後定養卒之款厚其衣糧而體其情苦夫然後
立練卒之法犒其能而懲其怠計其食一人兼
二人之饌計其賞所賞當所食三分之一夫然
後懸報功之典能殺首賊與若干能殺其左右
與若干能殺其群從與若干能殺其奸細與若

下夫然後明審恤之仁挾從者何處擄而逃者
何處原通而今絕者何處生獲者必解審情疑
者必行勘投良者必收納今日之事攻守襲脩
援五者缺一不可賊兵四出不守不可攻城不
得乃剽掠鄉村不援不可賊船徧海任其所投
況已有海船作戰不攻不可列表山倒寨不可
居焉跡潭有龍患不能居長途港漫渙不便於
居此正賊倉皇懷居之時不襲不可八者之未
全脩三年之艾自今蓄之不脩不可公曰承教

海議

十四

將次第爲之樞曰古今善知兵者莫老子曰善
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
亡今日亦頗可問竊有鄙見云云公曰曾經始
矣當徐圖之

復趙劍門大巡公帖

癸丑五月

一定海外爲寧波洋直北對南直隸松江之外
爲蘇州洋相距數百里南岸寧波紹興北岸松
江嘉興極西盡底爲杭州此皆套裏地方未爲
大海若有戰船水軍聞警即出把截賊難直擄

所以寧紹嘉衛所俱是倭倭名色杭州衛所只曰守禦可以想見其意

一國初湯信國經理海防北起乍浦南迄蒲門繫紆二千餘里設九衛及諸巡司總有百城又營寨烽墩彼此聯絡援應接濟血脉貫通谷都司焦侍郎嗣為葺潤已甚周密今絕好能任事者只圖自守其城其附近地方有事及鄉村殺掠坐視不理殊非立法本意

一浙地沿海要會去處黃崎港岑江港沈家門

海議

五

石浦徙跳海門石塘港白岩塘飛雲黃華江口鎮下門以快艇巡哨戰艦行征扼賊出沒之衝又能彼此接濟已脩入昔人成算惜今廢弛太甚

一定海東二百里為舟山中間島嶼連繹舟山南為南洋崎頭洋孝順洋亂礁洋橫山洋俱定海官軍巡哨北為北洋清港洋橫水洋霍山洋龜鑿洋黃大洋衢港洋蓮花洋小春洋桃花洋俱臨山觀海官軍巡哨南北哨合集於東沈家

門南極錢倉北抵岱山此原是舊法寧紹嘉杭俱在腹裏賊豈能飛渡故造船為急練兵為

一海賊自古孫恩袁甫楊震龍方國珍輔公祐袁晁張郁邵清等氣焰昌熾只一中國不軌人宋元倭夷進寇之盛及永樂正統間劇於犯順只一倭人今則內外連結士民共瀾倒所以事勢難於遏滅

一賊巢雙嶼徙列港列港徙馬跡潭馬跡潭徙長途港今雙嶼列港已不能居馬跡有龍患亦

海議

六

難居長途漫不易守又不可居計其或暫為退通若不早圖再至之勢何以支禦

一海上倭倭方畧洪武中自湯信國倡始已得精當其後正統中焦侍郎經理雖有補益法亦從是變廢即如戰船欲因省費減隻減價其流之弊遂至閣絕蕩然今須急為脩復

一原額沿海各所每百戶下戰船一隻倒三年輕脩六年重修九年拆造其先官為造修後將船軍名月扣銀二錢給造嘉靖四年海道傳副

秦淮秋糧每石徵銀七錢以五錢充糧二錢充料嘉靖八年巡視胡公改將哨軍更番放開者月科銀一錢充料嘉靖十二年海道戴副使又奏定軍四民六派充蓋因前以官造爲易近因私派爲難漸至廢閣寔有由也

一原額七百料船久已停造但五百料重艦不可不設近設哨尖草撇便捷宜用其重艦風輪之利雖非制定亦可因時造作

一海鹽須開將府立水軍舟山直北至岱山寨

海議

七

止二百里更北已屬南直隸行哨之所南直隸

武備尤弛孤寒自乍浦始

一全浙宜立三叅將一在定海制象山昌國以

北至龔山一在松門制溫台一在海鹽制嘉

一盧都司既有覆旨須急催就道

一台州乃要害之地背負群山只通四小路可

以固守出海四風皆便故自來奸宄所窺海門

之守不可忽也

一溫州久不被賊毒近日又有軍門之勝安不

忘危須守巡專往往割稽練作其怠心

一自龔山至定海港蕭山會稽上虞餘姚慈溪山外沿海一帶地方着實團立保甲且恤免其他役廢自救茶毒并爲腹裏藩籬

一山吳淞江劉家河白茅港入太湖無二百里又自乍浦入太湖亦無二百里湖州濱太湖而南其危機誠隱而大

一平湖逼近乍浦無城池孤危特甚

一乍浦傷殘尚有倉糧多許豈可孤棄况其路

海議

八

緊要須另爲堅守之策

一海鹽塘掘而決之可灌浙西諸處皆爲魚

一海賊近犯南直隸地方甚急連會南直隸併

互舉事可分半力

一衣冠奸細難以識辨凡有獻言乞審於衆斷

於獨

一用福人出敵慎防是賊黨親識致有洩比

一師不可老餉給何處

一湯叅將既爲遊擊已非專主地方何以明職

守肯奮功格闕

一羅尹客官不能令海塩之民及其衛軍處州卒有勇寡畧於守城恐非萬全

一海塩賊徒北入四十里而不行掠恐先為探瞭嘉興之計

一湖頭渡立水寨可固蔽套裏及接應昌國

一蒼山鐵近一二年狼籍殆甚宜自此安養以為藩屏

一楚門玉環山鹿戶亦因供應宜安養之

海議

九

一海寇小劫自嘉靖五六年後始其擄人索贖自嘉靖二十年後始若今日之事則又所創見者賊頭許棟李光頭既敗張月湖蔡未山已死陳思泮為汪五峯所殺今只林同泉王萬山陳太公曾老輩而已而皆服比於汪是昔日之寇尚各自立門頭今已渾同一夥若欲用間除之頗有機會

一倭法禁造下海船甚嚴犯者盡屠其地故海船悉自中國成造漳木賤故多出自漳人饒安

縣之梅林海陽縣之海陽山尤多

一群盜舊停泊過冬之處南紀嶼宮前嶼上馬溪曲溪口

一兵貴自治其力蓄銳養威以待的確舉用故練百人不如練五十人一人兼二人之饌

一星日之術軍中不可不備能知太乙遁甲壬法之士訪求用之

一客兵四集須明紀律以弭爭恣之端

一海上之戰火攻為第一義合治火藥不可惜

海議

十

費

一今日急務在舉合屬當事者精神其餘俱是粗迹不可以泥而有之也

山人有忌諱處不敢盡述聊記干括餘俟口陳以悉

復督府張半洲公帖甲寅七月二十三日

南都

雅承虛憶下問一應攻守之計俱俟從容請教面悉只松江團上疲寇急宜進剿須今日移文

始得若再緩恐其志益驕况今諸募咸集日費工食又新命赫下元老壯猷人心將士莫不精采深以爲擊之便伏乞留神事宜謹具後

一令任兵備統兵至松江府南匯紫地方離

一令董僉事統兵往上海縣

一令羅僉事統浙之狼兵遵海而東至金山衛北相近去處住劄

一令能將統水軍伏南匯紫對出海上邀賊歸路

海議

主一

一令俞參將統水軍北出近松江海上邀賊歸路

一令吳淞江把總統兵船伏寶山南沙二寨

一令劉家河把總統兵船只於劉家河左右哨探迎賊擊之

一令海鹽把總統兵船伏乍浦對出海上迎賊擊之

一令乍浦原守官軍守乍浦至平湖一帶迎賊擊之

一令陳兵備統嘉興守備官軍住劉嘉善迎賊擊之

一精選大將統領蘇州見在精兵爲正陣入松江

一移文南直隸巡撫令通行隣近各衙門整備以防窮寇流竄

一委松江府將黃浦吳淞江內不許容留公私船隻

一委沙上耆民奮勇海上迎賊擊之

海議

主一

一令能幹人員先往治脩火藥費軍前聽用

一令智實人員費諭招回脅從拘捕內地人口以散其黨與

七月二十五日宜真發

一查各將官部下并各司府州縣衛所巡司見在各統官兵若干內開原設若干續於某年月某處調取若干募得某處若干各係水軍陸軍其每日用費工食逐一開載以憑斟酌去留損益其所開載只具總數不必細分花名

一查民間團練人數如蘇州之沙船台州之青山鐵吳江之哨櫓等類各開船有若干隻人有若干衆有無給與工食以觀地方虛實

一查各衙門某項費用係某項錢糧支發以憑斟酌當否

一查各處客兵居寓詳計便否

一松江有海防道僉事住劄上海蘇州有兵備道付使住劄太倉只常熟江陰地方自福山白茅奚浦陸院諸港進泊顧山可直趨無錫武進

海議

五

此處頗為空缺應援不及宜更設一兵備轄至鎮江一帶或住劄江陰或住劄顧山賊入海口即為迎擊若深入大江即從腹裏抵金口御敵一國初額設沿海戰船每百戶下一隻其原額七百料船價銀三千兩五百料二千兩四百料四百八十兩二百料四百兩以後七百料不造餘俱減價其哨船一百五十兩快船二十五兩今亦漸廢又新增尖船草撇利用蓋近來賊船不大故欲隨時之宜萬一此後賊駕大船而來

內地小船不能對敵則如之何况船不易造又須取賴福建所以造船一節急宜議處

一海戰以火攻為第一義如噴筒佛郎機鳥銃連珠砲大口將軍等項製造功巧不一特令訪善製人專心幹辦

一諸賊情其散漫今年松江劫掠分其所得每自相讐殺實有可乘之機用間一節亦乞留神若欲行之另有密啓

一設法招回被擄人口以散其黨與

海議

五

一查各軍器械驗其可用與否
一精審各項不堪用民壯勇夫并寧國池州徽州一帶僻緩地方未即遣用者俱發回籍取其原設身役銀如兩廣例以充軍門雇募之用此亦處置錢糧一端
一令各處擒獲奸細人等須解審處決不得擅致其死有則申呈委驗
一首級論功兵家自有定例前鋒肇賊後隊割首而以技能優劣別其分數近來無制之兵一

人得功而陣上數人奪之在彼以強猾爲小技
在我以自防不暇再進大有誤事乞以此法教
習將官

一守城有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可太
高厚堵空之上欲如圭首斜銳所以便外瞭便
俯瞰城上傳箭不敵柳所以便聽問守者必屢
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晝有旗
所以一衆伍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雨風露
日有遮避所以安體力火器石礮灰油懸槌鐵
蒺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乞參酌定規錄爲
一通遍諭各城守習

海議

五

一練兵如近日教場下操之類俱應故事務令
精專齊一曲盡悟處而膂力之強弱技能之長
短然後可以等而上之必求其至古人謂三官
不謬五教不亂總是用志不分隨着應手此必
平居歲月習成穰苴以他人未教之兵爲已率
然用之不得已殺其愛媛助長以求速效然亦
可濟臨時之用故練兵之法或暫或久可勉可

安兩法具在慎而行之存乎其人

一諸客兵每日供費須集議的當銀米數目令
可求爲遵守其數目亦須相去不遠使無彼此
相形其間若欲厚薄只於犒賞處低昂之此外
若天兵命有自來狼兵既廩稱事理宜異待不
在此限

一倭國禁嚴不許各島造下海船故賊船俱係
福建梅林海陽山等處成造又福省對南紀嶼
并潮州饒平之柘林澳俱群盜過冬之處須移

海議

五

文彼省嚴防力捕

一乞停建帥府以示刻日滅賊凱旋之意

一乞和輯諸寮屬令各恭職業

一乞獨斷直前勿攜群論恐有衣冠奸細難識

七月三十日蘇州發

探訪賊在松江四團八團清水窪爛窪等處共
八九千沿海賊船共七八百隻離船里許搭棚
構屋居住常有病死船上米將食盡七月十八
日開去四十五隻不遠沉八隻內賊俱淪死二

十一日開去八隻七月初九日因遣歸原擄人被鄉民奪其包裹殺死遂進馬家浜西翁家灣地方殺死居民三百餘人近因耆民趕逼分船數十隻進黃浦之東彩陶港內停泊登岸至羅甸劫掠勢甚猛蘇松二郡人心懸望 天兵大陣救拯水火又訪各處兵威不脛上海董僉事止七八十人解總兵弱卒不穀二百鎮日潛躲不敢少近賊處嘉定兵全無蘇州府城亦無兵只任兵備與盧叅將統兵千餘亦不敢奮往出

海議

三

戰近發去山東徐邳兵俱在松江府城左右未試能否遍訪事勢果不出高明遠料耳蓋推捥觀望豈必全是無能之將下效上行豈必全是自棄之兵切念於此不為必滅賊之舉則既失人心仰望又係四方耳目若只如見在兵將行事恐非萬全之策伏候台轅駐劄常州別作計議選調兵將如浙中狼兵及羅僉事之類并委的當人員往松江試審山東徐邳近調可用與否嚴賞罰以鼓勇聯異同以定計忘利害以奏

功天意人誠或必相協如其不可輕舉仰乞台轅不必入京口恐舉動非輕消息甚大倘暫臨巡返賊衆玩而增壯地方疑而愈懼不便伏乞尊裁進止黎盛二部兄惟同商之

八月初三日蘇州發

聞松江賊衆已知 天兵下臨頗有懼心甚欲開洋一向潮小風逆又以內地船入海洋不甚托膽近雖將內地船改增櫓槳尚未試驗前七月十八日二十一日開去船聞近日復回松江

海議

三六

不知何故又聞海上水軍四集賊又甚有懼心進退兩難食米將盡計其不大肆入擄勢不能自已也切復思 天兵之下既出 聖心南顧之憂又重以諸老解懸之策况地方蹂踐早一日則早受一日之賜若日久不用恐不可使聞且兵自上發將自上命與之出戰即以彼之將統彼之兵千係在彼而勝負兵家之常即有小不如意亦見事勢之難如此緣是請候早駕常州一意直前將文案布發若各所司異

同未協則事之不行亦不專於明公矣羅僉事已至嘉興孝豐尹林植儘可用不敢有誤取而面試之自見任兵脩近患痢疾任亦聞專待天兵至止纔進勦

八月十一日鎮江發

正發舟適見譚郎中差人云老先生有欲見任兵脩之意切念彼一方緊急所賴或者不可暫離如有密語樞能直抵羅店鎮與之親授若事在可緩則亦不必然也有見不敢不陳且屬一體自能慎密不他露也

海議

元

八月十七日蘇州發
聞賊勢雖猖獗然亦正見賊情畏怯之狀每驗故態好以虛張為法彼知大兵將至故作悖橫以折我初銳賴李許二將奮前連戰蓋已破其奸膽矣又雖分衆四出原筭布置已定料各能當突浙中有羅僉事守嘉興界俞參將守海上新撫公且可以為賴應能自給昨喬兵得互趨松江把援更佳嘉定狼兵聞儘銳敵賊以繩

暗繫其申以是稍不如意畢竟出人群也三十四十五日我兵與賊對敵報并上

八月十八日蘇州早發

初料賊勢雖甚猖獗但彼每以虛張為事乃其故態若小受頓挫即知畏避五月二十八日竹壩公新任六月初三日即圍犯蘇州其意欲以是為竹壩公之先入折其氣於始使終不得自伸耳彼賊奸圖百巧我兵愈為愈勵不放寬一放彼必因知警懼其柰百司心知有此機括各

海議

三

以推捱畏避一向墮落以致今日事勢之難如此近日嘉定之戰幸賴老先生處置得宜許李二參將直前勇鬥昨詢來報人我兵雖不大勝但任賊狂躁兀挺不動賊亦頗有震懾之狀此舉蓋大有補於兵威矣伏望老先生將各兵益加嚴戒除許李二將自能奮戰外其張都司金指揮喬都司等諸屯須再移文申諭所轄信地有賊來犯即出交鋒截殺毋得退躲城內復令各本地地方某官稽實申報庶使人人銳力以必

殺賊爲念不致徒擁虛器大抵人情之常可因循則愈怠惰一整棚即便抖擻鄙意爲今之計不得不大嚴號令雖非皆是有能之將素練之兵然三年之艾只得自今而蓄若有玩命不前情罪太著者并失事人員必叅懲一二以警衆心庶事權嚴重德意流行見今正係緊急不容住手之時伏乞留神至願

八月十八日午發

聞十六十七日大兵與賊對壘相持放箭力甚

海議

三

精賊已大喪其氣賊射來箭俱是竹頭無一有鐵者彼勢蓋甚怯矣十七日賊將擄去內地人護引退還海上大兵亦隨追去此後未有消息蘇城十八日早淩把總解來首級十三顆大兵解來首級四顆又有衣包弓刀等物適又聞孫大巡差探事人回報解總兵海上得首級一百三十顆切念此時內地被擄人正當懼迫之秋賊亦每將此輩搪塞頂缸此仁人之所憫痛者蘇城會常州何推官亦云此時正宜處置此輩

以廣好生之德與鄙意乃正相合請乞老先生將原具招榜長篇短摘數語沿路貼諭或令對敵時箭上射去一可以散賊黨一可以全民命何老成精密彼中事欲幹者儘可遣托招安一節就可任之也

簡調募狼兵蒙阮二部長七月二十四日二位同行右江一調一募於事體不甚協不免起爭人情昨與半翁論議再三今日間有成案調無工直而募則有之同發一時同屬一地彼

海議

三

此之相形能無勤惰其間若謂調者其上官優其發而與之田所以利之而募則不然則上官者見其募直不將啓其自失之心萬一於調行輩少抑其額能無咨嗟於供事之間况原青只有調例莫若以其所募之兵而充合之下亦惠均情平事體穩當今日出行之言不宜云改案待路次容再白

簡隨行接 天兵黎盛二部長七月二十

四日

南北水土異宜近天旱河水況太濁須用桃杏仁澄之食麵須淮北麥江南產不可用江南自有淮麥只命司買者的當淮麥秋種夏收備四時之氣麥屬金又得佈種之正江以南冬種春收所以異也

復巡撫公李汲泉八月初九日鎮江舟返一選將爲今日急務沿海倭衙門須逐一查處更定必期能稱其職不致徒擁虛器

一練兵爲長久之計海賊實不難敵近日都是

海議

三三

無能之將以統無制之兵賊反素教預習所以肆膽橫行深入必須擇知兵事者隨處教演又每選差賢能官員分投查驗信必賞罰以爲經久可用

一令各司府州縣衛所備報見有主兵若干或調或募客兵若干有無工食給與以憑斟酌去留增損

一兵必得實用纔留若徒糜費工食不堪對敵者果宜徹去以省地方供應

一師行糧從興師地方必預備錢糧於先稽考錢糧於後要見其項得若干用其用係某處出庶不臨事因而忙擾有司得以侵漁

一各處調用民壯義勇其民間原審身役銀頗多而技能一無所負須精查以定去留或徵其役直以充募養狼兵之費亦可

一沿海巡檢司弓兵身役銀在民間所出一兩每納雇五六兩其當役者每手不能執戈戟須精查務令得用

海議

三四

一定海外爲寧波洋直北對松江之外爲蘇州洋相距只數百里南岸寧波紹興北岸松江嘉興極西盡底爲杭州此皆套裏地方若有戰船水軍定海金山之衝聞警即出把截賊難直擣所以杭州衛所不名倭倭可以想見此意

一國初湯信國經理海防北起乍浦南迄蒲門縈紆二千餘里設衛所巡司惣有百城又營寨烽堠彼此聯絡援應接濟血脉貫通又谷都司焦亞卿嗣爲葺潤已甚周密今絕好能任事者

只圖自守其城其附近地方有事及鄉村殺掠坐視不理殊非立法本意

一海賊最不利於水戰近來戰船已能稍備但原額每百戶下造船一隻今七百料久已停造而五百四百料亦漸減隻減價近日所製雖係應時之宜誠恐日後賊駕大船而來倉卒何以對敵况造船又須取賴福建所以不可不為急議

一沿海府分除原有兵備住劄外其餘宜各令

海議

三十一

守巡分補住劄

一沿海地方各令團練鄉兵自護以救切近之災近日雖有舉行其未行者必須官府督責成事

一各府連年遭事疲敝且甚况今旱雪傷民然軍門費用錢糧又不可缺備須查布政司庫有某項積貯指實先為奏討以防不時急用一每有衣冠奸細難以識辨凡有獻言不可即信須審於衆斷於獨

一招回內地人入賊夥者親識的當人甘結許令自新以散賊黨并可因而行間

簡趙大洲何棘陽

時事重大艱難非一語能悉亦非一時可盡了當不知者以為太易而知者又以是入心畏縮粘帶遂謂賊不能平亦非也半翁老練神明茲役也可謂克竭半翁者之心力事有先冥而後顯者卒不能自超於已定之數奈之何奈之何徒慨然長吁而已切念承平久飾文日盛而實

海議

三十一

意太瀾群情異同政權敝裂民俗澆玩兵無將無費無是以選無練無制無一旦欲自無而有必有當其所不堪於此能持之老實一線不纖毫擔閣假借此性學中力體勾當豈得責之人人靜言思之誠大懊惱夫古之選將即取之耳目睹記淮陰侯自行伍中起而立之群雄之上今其事可效而行否古之練兵少而習壯而安不見異物而遷其技能性行上下相便休戚安危貴賤一體故能如身使臂臂使指今以烏合

之衆馭之者如傳舍其事可效而行否穰苴以他人新授之卒倏驅以爲戰不得已而設助長之術殺其一愛姬立威以求速化此亦兵家一間道今其事可效而行否夫觀今事勢東南已復開一邊年例必當先定計明年兵調者募者鄉設者州移者自天朝而發者大約三萬餘計供應歲得五十萬而募費器械火藥功賞不與焉今其事可措而給否此年例雖戰無不克不可免則崇之何若謂國故有倭倭法宜在脩墜

海議

七

今沿海衛所無軍無墜之可脩又謂沿海戍兵不宜只守城不出援蓋昔之所有千人皆之衛有數千人故能犯信地必救攻城能出戰今其事可效而行否此非動廟議何以能善後乎昔威寧公出制固不可繼論而幸巷諸公兵令非常至水村公過江南有司率故事送刑具水村揮而去之曰我自有把刀在不用汝也近秋崖公一至浙即有觀察侵權之疏今其事皆可效而行否古之海上孫恩裴南楊震龍方國珍等

悉內地人其自倭而來則惟倭人而已是以聲勢兩絕智藝各擅故其滅勦可下手若內外連續復自我人爲主而以彼爲客則乃開闢所創有舊帥已行之故法今其事可效而行否況今江南數郡赤地千里來歲飢民肯固窮不以從亂有幾是又大可憂者而王直其人爲群盜總領尚未施一毒角一長則其又可慮何如杞憶耿耿覽鏡上頭又自覺都屬妄想天下學問未大明人心不正以致有是諸同志欲爲得爲能

海議

八

爲直宜再訂印功夫的當以簿書正祭器先從天下人心上倭寇滅盡然後天人合發以定萬化之機嗟乎樞豈敢於宗明前出無稽不急話哉其源實出於此不敢太洩今日急則治其標蓋自號令嚴明始事權歸一始充一旅捐軀直前樞實不敢自愛雖不能必其功之即成欲立一世間拚命樣子祇非事體所宜牽於進止此是真切認狀然亦不欲漫學子路三軍之問也誕鄙誕鄙

論處王直奏情復總督胡梅林公

順其請有五利

一曰方今海寇熾虐殘害地方財費靡極公私俱困久經四五年來算無全策賊未盡滅王直自願招諭島倭以夷攻夷立功報效坐令地方安堵東南稅賦之場復舊生理似亦便宜良計實爲利之大者

二曰切念華夷同體有無相通實理勢之所必然中國與夷各擅土產故貿易難絕利之所在

海議

三九

人必趨之本朝立法許其貢而禁其爲市夫貢必持貨與市無行蓋非所以絕之律欵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遠出以生釁端至其公同驗實則延禮有銀煩貯有庫交貿有時督主有提舉有市舶歷歷可考又例觀廣福通商行稅在王者有同仁之政在吾人無獨棄之情止惟洪武十九年倭國如瑤構通胡惟庸假進僞燭高皇帝怒以絕之太宗而後復宥如故若其私相商販又自來不絕守臣不

敢問戍哨不能阻蓋因浩蕩之區勢難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延百數十年然人情安於睹記之便內外傳襲以爲生理之常嘉靖六十七年後守奉公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爲寇嘉靖二十年後海禁愈嚴賊夥愈盛許棟李光頭輩然後聲勢蔓延禍與歲積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實係於此夫商之事順而易舉寇之事逆而難爲惟其順易之路不容故逆難之圖乃作訪之公私輿論轉移之智實藏全活之

海議

四

仁前此侍郎趙文華都御史鄭曉等各有建議本兵部約曾有覆題國初吳有論倭書所以爲高皇帝廢市之勸高皇帝使假之以年或不能不自更其令矣
三曰開市必有常稅向來海上市貨暗通而費歸私室若立官收料倍於廣福多甚况今海上戍額即令事平必欲如九邊故事定立年例以充餉費舊時兩浙北起乍浦南迄蒲門縈紆二千里衛所巡司各衙門兵卒約二十萬有奇歲

費五十萬有奇各縣徵發舊額已定見今客兵大增何以處給且兵荒之餘百姓貧苦不忍加賦若得海上之稅以濟海上年例之用則一舉兩得戰守有賴公私不困矣

四曰凡海上逐臭之夫無處無之惡少易動之情亦無處無之樵薪捕魚逞俠射利者原無定守不得安於其業則隨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從商而無異心則瑣瑣之障自能各安本業無所效尤以為適從故各年寇

海議

望

情歷歷可指壬子之寇海商之為寇也癸丑之寇各業益之而為寇也甲寅之寇沙上之黠夫雲間之良戶復大益之而為寇也乙卯之寇則重有異方之集矣迹是而觀能無治其始乎

五曰東南鄉兵孱弱未易練成所調各處驍悍之卒前事有監恐為地方不測之變況土尚各別長技莫施又居民久疲思息便宜一節縱非經久可行亦姑為目前紓急計其分量蓋得籌多而衆心願者

順其請有五慮

一曰今日之請料其情實不虛彼之才力亦料其足以制握諸島何也彼有妻子繫獄乃其至情又於開市可以得利規利而免禍何不為之彼稱倭王權弱勢分島主久有是聞誠不虛語且倭國五畿所部并東海道十四州南海道六州比陸道七州東山道八州山陽道八州山陰道八州及西北三島皆不易發惟西海道之西二三島慣搆內地人交易彼亦不自製舟舟造

海議

望

於閩廣事起於我人諸島之外有地名對海洲內有大唐街皆我人所居中國貨至此息有入諸島尚距百里餘是以王直所與交者不及數島人耳彼皆心腹往來行止可執但慮別島聞風而至雖有原與王直所定規約不肯聽依揮諭則譙導宋素卿之事不能必其無也但市之有訟雖周禮亦有之苟無大禍患庸何泥耶二曰古今異宜從衛必因時多寡永樂初定日本貢人毋過二百至宣德九年復改定人毋過

三百刀劒毋過三千把其商船在海重貨所挾必有堅銳之隨洪武十五年倭倭指揮林賢令陳得中邀劫入貢歸廷用資裝致生大釁人心滋僞此等事不能料其必無况虞托始之際尤駭見聞只始畧之可以濟事

三曰海中貨市各有行商地面浙中開市廣省方物或皆利其徑便相湧而至或彼此不相容或龐雜不善處致有門庭之擾但世無無爭之地又開集列港不為我民害可矣

海議

四三

四曰自來下海船造於廣福陽山梅林港等處事無泛出其船冬泊南紀嶼宮前嶼上馬溪曲溪口等處居有定所舊時通倭商有林同泉王萬山陳火公曾老陳思泮六七起夥有定數行之既久射利日增居流不一致添地方警備不追咎始事乎然事局日換法立弊生亦是常情常理雖大智不能先必

五曰王直行商海上結合內地居民始最親信其於海上諸商伴亦各推服嘉靖三十年間申

白官府自願除賊陳思泮被其擒殺有功然是時不肯身親出見其深藏三窟實非籠中之鳥及當防禁愈嚴內地人因生騙賴其數不下幾萬茲於舊恩怨不肯忘情相構相傷慮亦有之但情真難昧法在有歸亦無不可處者却其請有四利

一曰不軌者殺無赦王直之為首惡情迹未明必待勘議的當雖難即定但遙據鳴冤不行投縛似亦有要以國家全盛之力行擒可也棄置可也是為國體之正但事幾無定局聖人無棄人得失相較不識孰多孰少

海議

四四

二曰海濱浩蕩自古不能常靖前代孫恩裘甫楊震龍輔公祐袁晁方國珍張郁邵清等氣焰昌斥只皆內地人自為宋元倭夷進寇之盛及本朝洪武二年十六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三十四年永樂二年十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年正統四年十一年景泰六年劇於犯順只皆倭人獨舉今則內外通連公私擾甚處以窮詰以

示將來深為本法只事機未值姑徐圖之或亦施行之序耳

三曰自賊起事迄今前後共得首級數千見今松江等處巢穴所留惣不上一千之數諸司奮厲比前精神益倍若漸次相機追勦不日或可全效掃滌妖氛共舒神人之忿乃合名義但思事根不究雖一時暫安而嗜利之徒復生日後之患此非集眾思一人聰明有限不能獨_決

四曰今日賊勢猖獗凡敵王所憚各知所奮中

海議

四十五

間不無怠弱相叅然大義布昭各已明白今為不得已之計恐混亂見聞致多論議功未成而責已先歸反不若一意絕之且據中策却其請有四慮

一曰海上商情安肯自已今浙市有禁姑且迂道廣福舍近易而從遠且難日懷不便如其絕望必大肆奸猾鼓動諸島增益松江等諸巢二曰王直妻子在繫又內險外飾驅其立功許其自全以至仁待之其肯自效乃理勢所必有

失此機會或直惡貫而斃則在繫者不為奇貨承應者無此才力雖欲為此又不可得

三曰本朝自天順以後海上無事内外人各無犯者及至嘉靖元年偶有譙導宋素卿之變然止自相爭殺非所以犯中國蓋本朝海防經始於洪武二十一年信國公湯和繼葺於永樂間都指揮谷祥張翁正統間又特命侍郎焦宏復為整理嚴密貨道不通天順以後市舶權重市者私行雖公法蕩如而海上晏然百年此乃通

海議

四十六

商明驗今之議者若謂王直不當宥則可若以市法求不當開則恐非細思而詳考也四曰去年賊勢猖獗進兵不收全效督察趙侍郎延訪群情故有蔣洲陳可願之計二人遠涉紆謀畧有次第却之是棄二人而罔小醜非所以示信矣

條擬開市事宜復胡梅林公

一收稅則例悉准廣東夷貨事理定額一夷商泊船列港内地人往彼處交易市畢各

散毋得久居本處

一內地人齋貨出海先於定海關開通報單驗過取照隨赴提舉司起票赴收稅衙門納稅纔往列港成交其買回夷貨亦先於定海關開通報單驗過取照復赴提舉司起票赴收稅衙門納稅

一收稅專設布政司官一員住劄定海關稅物隨送定海縣貯解

一齋貨往來定限定海港一路不得別由他道

海議

聖七

違者即同私自通番

一列港設立房屋常令哨軍若干名居住每月更番若有客船到彼即回報知以憑出示

招

一開市之後沿海衛所巡司各舉修武備益嚴防哨查於舊額官軍缺乏者調發處補

一開市之後必修設戰船如例四時巡哨不得有拘秋冬停歇

一兵備海道各衙門不動衛所巡司額設別令募養客兵演練有警率勦

一客兵工食造船料價火藥軍器之類俱於歲收稅數支用

簡唐荆川

切念海寇未平據愚得畧陳三策其一曰以無事而處事蓋欲自平其意策之本也其一曰因遵古而脩今蓋欲慎平其政策之道也其一曰假奮力以速化蓋欲持平於敵策之計也以無事處事即通商舍禁因遵古修今即立年例練州兵假奮力速化即驅民決閘無事處事為帝

海議

聖八

道遵古修今為王法奮力速化為戰功三者得其一而二廢其效雖有緩急隱顯其作為雖見難易寬猛意或皆能已災顧人見不同任所裁定若以兩可泣岐三思咎惑尚苟沿前局以無策應之何以敵王愾舒民急哉今惟力戰為最難而其易為又不欲為戰之難誠難然不實思以計之計戰之難誠難然不思圖付之能者能之戰戰意不能之戰戰倖偶倖偶無策無策而思圖免禍於是乎有援有援有勢有勢有賂於

是乎非愚敢言也

復潘笠江姜蒙泉守巡二公

一練兵 夫調練兵者將豫習而使之戰也故必負可戰之具而後練之道盡東南之寇秘譎百出而我獨驅其民習技擊縱令盡技擊之術不足以當巧詭而今之所練之兵鎗不識十八法刀不明子午弓弩不中的火器見敵不能引燎烏在其爲習技擊乎齊之技擊不足以當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足以當秦之銳士秦之銳

海峽

甲

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而謂技擊足以盡之此其練之不成練知其不能取勝於敵也今之兵既云練矣然設陣而行饒不明見敵而輒北走節制無以律之雖有技擊知其不能施又烏望其仁義敵愾效湯武之卒哉善戰者知彼知己若仁義不足以定已技擊不足以勝已節制不足以守已三無已以當百出之秘譎彼敵長技却有二知其技擊在倭有三刀法在中國人絕無可負之具三刀法襲人只待人先舉我不

先舉則彼法無所施中國人隨之而後以彼爲進止彼止無所施必出奇追伏以俟我亂我之敗由於一亂亂則有技擊無以用之而我之練兵者不教其所以不亂而徒以技擊爲事烏在其能能練也三官不謬五教不維乃不亂之道也內不亂則外不亂欲內不亂則必有持於其外於是而賞罰不可以不明而擇將爲先務無將而言練兵非所論也

海峽

辛

一足食 東南之民賦役繁重本府額征四十萬餘漕運當十之九在浙止嘉湖有內府白糧又稅絲多出湖州自兵興以來諸派增半小民困苦之極但費民以衛民理勢宜然爲今之計只願各立州兵著爲年例俾取有定制用有常度不致客調以傷多費所謂州兵即鄉兵也鄉兵而領之以本府本州本縣之官者也以本地之官領本地之人爲兵寇入本地即以本地人禦之寇其地而不能禦即罪其官本地之兵自食本地之食自食其食而自衛其身古列國

不借兵於異地其利害當已且能自辦其餉廩探囊而備亦不致糜費之多間有意外增出事件可撮補應用易於處轉庶民力易為而民情悅就此足食之大凡也若其項充某用某用應其數不敢濫列無已當嗣布之

簡太府稷岡徐公

遣偵探瞭賊情乃先事豫防并安逸地方之計以數人奔走道路而一郡得以休逸若有聲息又可早為備禦府城一府二縣一所巡捕人

海議

至

役分設四路走差一往嘉興地方一往蘇州地方一由平望腹裡往松江地方一由太湖往宜興地方每處立三班輪流往來不論有事無事逐日挨次走報

守城 守城有法須晝夜如一不得乍生銳怠須每瞭眼分一人不得專湧近門去處須兩瞭或三瞭作一朋更番休息不得同為作輟須不常點閱不得只查旦夕之間須立金鼓號頭喚召不得泛無定約須立旗號別白不得漫無統

紀須定甲總主領不得任眾四散隨意陟降須處風雨立住之計不得因久晴無備須示興居飲食之常不得參錯背戾須審免卑丁不得誤其生理須查老幼不用不得虛應故事須依近分撥不得寫遠不便

練兵 凡兵必練而後可用况以湖中孱弱之民驅之以不教之戰豈能有賴切願令本所官舍軍餘并二縣上操民壯人役及將原審黃岩民壯一齊逐日下教場操練查得舊因黃岩有

海議

至

事之時精審的當大戶充當民壯既而黃岩無事反將頭等可用之家一向歇役若將此輩取用則事可集而民不擾其操練之法須覓請教師不得如尋常故事庶得實效

戍遠 府城乃中立之地須四界緊要所在立有堤防如烏鎮地方須添設館住劄經理德清須差人往杭州并長安壩偵探走報於府長興須差人把守四安鎮安吉須差人把守獨松關武康須差人把守徑山一帶孝豐須差人把守

天目以防窮寇零竄經過

募勇 本處見在兵力甚少若再起民兵不無擾害地方又召募一節工本糧餉尤為大費況一時烏合之眾便難得用鄙見欲有一項緩急克濟儘自見成不乏能加區畫似無難為之者未敢即具紙筆容另商布

處餉 軍行糧從本地方添加客兵并見今嘉興受害必大增兵口又懷遠所臨費從何出湖中誅求自此多事若不先為措備一時難應鄙

海議

辛三

意將歷年各州縣秋糧內餘米民間拖匿者查徵在倉又在官疑獄緩情可酌贖錢并多方處置在官及應起解錢糧姑暫留州聽候上司處分每州縣先定大戶數名令其米若干在家候有用時發銀兩平收買庶不臨期有誤

逐客 凡機務能絕奸細我之虛實不令得窺已得勝算過半今事勢迫迫宜清查城內居住外方之人盡驅遠出其有本地方大戶保認執結者免逐

清道 事每於忙處生變城內人成群守城或因而竊掠其各野外或借盤詰因而害人又大軍經歷之地或肆侵擾宜揭示鄉村嚴備并不時差人緝禁以防不測

設舟 湖州水路散出非舟不通須先設三櫓快船若干隻泊於各門之外有事可備追趕之用若賊水路來可以迎敵

毀橋 湖州陸道非橋不通先諭各鄉村凡有賊來聲息即各起近地人夫各將近地橋梁推

海議

辛四

毀其附城人家將六門之外吊橋推毀有不如命者事平重治又毋得聲息未真先事妄行必令陪造

海議

列流測

官人之列於流也士所修之家不可以不知也而有商焉則承其商者不可以不答然而亦不能知而又不能自己也於是而姑以測焉則所以終彼此之商也商問商答未知求知陳力就列學古入官議事以制

有問王道盡制學士藏脩行君之令致之民豈無所豫設乎測而答曰事不可豫設法不可先

列流

圖聖人言道不言制當其應用孔子憲章文武又問憲章豈無可言曰槩可陳不能悉其目意可指不能泥其迹弊可議時可乘不能懸度於未有所見又問願聞其可以言

問士未嘗廢養世何有乏才之嗟曰待士之道十人以爲用不若蓄五人十人之衣以衣五人十人之食以食五人故五人之力可以治十人之事養士之道欲十人以爲用則備百人十人之事百人習之十人之長百人

久可以傳一人之心不用人無以治人不待人無以使人不養人無以得人

問周禮天官卿惣五官庶職如錢谷供御悉屬其掌理不幾於瑣屑非易簡之道然今日之事何以不然曰周冢宰之職只稽覈百官而出之法布和於正月之吉廢置於歲終之會大計於三年之誅賞豈屑屑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式九職九貢九兩之親理彼其所有事在建牧立監設參傳伍之類定其銓注以考課要其功罪

列流

其贊治朝贊聽朝及戒祀贊玉不過具百官之長非其所專業今之職掌大畧相似惟計覈疎密爲不同及內政不相關之異

問三省者得夾持互制之法天子不能一人治天下尚書省奉行之不可無繼世貴養不能勞悉萬機中書省造命之不可無獨任易流門下省審駁之不可無今日之事可與古同之否曰三省之意古與今大畧相同但前代都未盡善中書尚書官尊得門下省相爲持衡惟漢武宣

以任宦者弊於襲成帝以吏士人弊於輕晉宋而來以屬相臣弊於合隆光武事歸臺閣則繼之者弊於尚書任重魏置秘書令監典尚書奏事則中書密勿弊於尚書疎遠東晉南北朝天子以待中常在左右弊於權歸門下唐武德中門下省置政事堂開元後移政事堂於中書省皆先議同而後行之宋宰相兼統三省以三省爲空官元以中書省爲都省弊於和光而無建白呂公著司馬光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行事

列流

三一

議者謂既同進呈不應自駁已行之命蓋無補於事宋宰相權合三省所籍後省給舍尚存參復之意元豐制則以給舍爲宰相屬官由是風采茂聞我朝

太祖深識此意重六科封駁與天子抗議而特卑其銜超越前古之見其能一洗諸弊

問本朝内外兵制輕重於前代何如曰宋沿唐重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未設樞密祇能奪宰相權藩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勢相因故

樞密以弱藩鎮藩鎮弱而邊備日弛唐之藩鎮兆於武德置使十道爲都督品在尚書上弊源有屬何必肆其中以遙爲制方且不續豕牙而九節度之分封肅宗以成其勢平盧之自立代德以遂其橫密院其何能爲宋並兩府不圖飭武於外徒置使置副置知院置同知置簽書置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脩奚禦金元之烈本朝武備布列中外其柄權一主於內然掌握在五府調發在本兵二者不相假借侵奪其在諸鎮

列流

四

各練以爲本方之用非奉勅不得宣調此其勢執於朝廷實無強幹弱枝之弊宋養兵二十三萬京師諸道各參以半制諸道而當京師神宗之所自誇者孰知偏重之患更復倚於是乎本朝之兵不較數四方各隨其地而求適於用其偏重之權則盡除之是以不必煩於魚互而血脉無不貫通

問吳元年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洪武初局廢已而設學士承旨侍講侍讀直學士及典簿待

制脩撰應奉編脩典籍檢閱官洪武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籍又設孔目五經博士侍書待詔檢討至十八年定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爲正官孔目爲首領官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爲屬官編脩脩撰檢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起居注亦皆革先是十五年倣宋制設華蓋武英文華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後先創革必有說乎曰

高皇帝初定東南首召陶安爲學士制度儀章悉

列流

五

安所議嗣是朱升詹同宋濂魏觀劉三吾葛鈞皆有籍焉洪武初典禮肇脩局且廢制誥記史藝翰有國之首務乃立諸員而摠以學士爲提綱學士文學之成者以之侍其讀侍其講以親其所御其考經執籍執書應詔使以供其所後編焉撰焉檢覈焉以紀其所行此建置之周也中間謂其繁而革之亦各有指駁閣之沿於古即承旨學士直學士之職也待制應奉即知制誥之事也檢閱即檢討之官也秘書監即典籍

之司也起居注即史官之業也弘文館即五經博士之屬也蓋廢置有因典司無缺而設立甚明其後不就列陳力典密非奉直原司制誥非承旨舊意脩書非史官故業撰著非學士本色多有非昔之舊者

問周禮宮正官伯隸冢宰而今錦衣衛無所制何也曰此後世之宜法也冢宰御官從古法嫵於既重已不可行於今又問周宮正官伯掌居衛虎賁氏掌行衛司隸掌環衛諸門而今錦衣

列流

六

寔兼其任夫乃攬乎曰此後世之奇法也錦衣以任權制親軍二十一衛府軍等二十一衛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二十二衛并武功永清彭城七陵衛與五府兵適相當爲彼此相維之局祖宗微權非人所能易識也又問周掌居衛者隸冢宰掌行衛者隸大司馬掌環衛諸門者隸司寇而今錦衣雖通籍兵部然止以文屬則太專之委可乎曰此後世之任法也天子有環列心腹之臣也又問古環列心腹之臣非兵衛在

內而不出虎士八百人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
練王出而後有事而今錦衣職內直外直司官
門城門緝捕城內城外至守季通州張家灣何
也曰此後世之任法也所以通內外幾奸宄之
萌開壅閼之弊也又問不幾於亢歟曰東廠之
設三流並事鎮撫逕奏不由堂勘上直巡緝親
軍相兼奉 旨逮繫必給刑科駕帖都察院
批文幾察所獲必下部議皆所以繩其專也此
門避馬順之不踰時而敗也又問衛錦衣其盡

列流

七

之乎曰古之宿衛之政令稽其功緒糾其德行
而教之道藝以勸使爲善比其糾禁而會其行
事去其滛怠苛羨以警使不爲惡而今若遺焉
豈其遺乎本兵考察貸而移其質則不可以不
講也漢南軍衛尉隸三公唐千牛左右兼領於
大臣皆沿舊義惟唐太宗元從禁軍乃有悟妙
先得今日設錦衣之意論者以爲非制置兵蓋
昧而誤矣厥後神策盛而北衙日重中人用而
祖意竟忘固非太宗本制要亦失糾稽之道而

其漸以至此耳又問既不以隸家宰糾稽之
禁何曰緝捕諸幹必注名通籍該科歲終科
成案會其當否爲功緒德行詔王以行誅賞
可也又問北鎮撫當乎曰此非 祖宗之舊
乃置衛後之添業也成化十四年鑄印比原設
鎮撫司印增一之字時議者以爲奚其之之又
問十司云何曰十司者即十百戶所司五所各
有十司此正設衛本意以其親之故重之故儀
鑾上五司尤親而重之蓋其爲上殿司弓箭而

列流

八

則已畧云
問錦衣衛洪武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所隸有
刑軍力士校尉等役其職專掌直駕侍衛巡捕
等事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二十年以非
法凌虐罪其官毀其刑具所繫囚改送刑部二
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罪囚俱送法司永樂後
在遇漸加而聲格因以爲異二鎮撫司專理刑
名洪武制不得用參語送刑部擬罪發落則廷
尉之評亦未嘗得而撓之也弘治十三年令

司將東廠錦衣衛送到囚犯從公審究有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定成案何後代之專而盛曰權不可下移豈止一錦衣錦衣天子親軍不容不盛只其官置廢能關涉本兵便得持衡之體問六科主封駁九卿承事取裁宸衷而給事中與天子爭可否其非宿諳深造不足以當之祇以要津思抑故特卑其銜品遂以新進是充何如曰

太祖設科官始示名元士又名士源蓋言繫之重

列流

九

也弘治前以進士筮仕注銓意在初出山人無世情入心必能恪守成法率真不懼弘治十五年馬公文升題議始開行人博士兼除之例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則正德中始也蓋法與時更事由諳得有不可以強一者夫道於科言貴同而政本之在科尤為關係道選多途直是舊例然又加以試事科之未有處雖後例通融亦終未之能悉國初新進士分習九卿衙門各衙門朝夕親試堂上官以其通敏諳歷類出者咨

銓司首充科選是以得人

有以問本朝度支之法何如國初費甚繁而倉庫有儲用不告急何與今異也曰天下貨財必有統御而後能度支周禮冢宰制國用此量入為出之道後世量出以為入故當事者漫無所紀各求其事之必濟竭民之財而不知唐之錢穀判於丞相宋立三司使雖其法之屢變要之欲一主權以歸主者元豐改制計相職分天下之民困於取之無度而公帑日窘雖欲會其歲之登耗審其儲之盈縮稽其民之虛實以衡出納不可得也今之戶部大率類此兵禮工光祿太僕等衙門錢糧多有不通籍戶曹者當祖宗創設之始蓋嘗周覽畢議兼提一時之條貫分布諸司時移事更盈縮登耗虛實不相侔而尚守其二百年之舊知其不能通耳

列流

十

問治國經制可得而言之曰經制之道莫善於任土經制之法莫要於慎費財者民之心財者民之力取其力之所不逮則其心傷矣而傷其

心其用使之然也以必不可已之用而爲之取
隨古入盈縮登耗緩急必能率力之所逮其不
限於取者非殖貨自封則經制之道缺也古者
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
又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法後亦三
一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稅兩浙
畝三升宋用不經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
邪律楚材定天下稅則三上畝三升中畝二升
五合下畝二升水田五升國初天下田租定三

列流

上

五升其後東南之地以都北加運耗又籍沒
山襲原租額及沿宋六郡公田例遂有畝稅五
一七斗及一石餘者如蘇郡元秋糧三十六萬
畝士誠稅額百萬今至二百七十餘萬天之生
國之用財今於昔無異而取者懸絕民何以
故不議任土不裁費而取之何以能逮旣
提督軍務官本朝始於何時曰都御史提督
務自正統四年麓川之役王公驥始也提兵
悉聽節制公以兵部尚書帥師當王振好大

之心遂擬糧儲故事糧儲稱提督宣德中始也
繼是而已已之變虜薄都城石亨營城北于公
謙督之孫鏐營城西則江公淵參之而已繼是
而四方多警類率如例如馬公昂於兩廣石公
璞於關外王公來於湖廣侯公璉於雲南然事
平則罷又繼是景泰天順及成化初白公圭葉
公盛韓公雍等皆稱提督意屬協同勅名贊理
又繼是則爲任官矣成化六年開總府於梧州
此任官之所由始也三邊總制自弘治末年秦

列流

上

公紘楊公一清張公泰始便於徵發策應今亦
爲任官議者謂東低昂文武之鈞濟兼制勦綏
之術是矣而進止異同束於和混內外援構隱
於奸宄其能制而協之更當潤飾令必無伏機
不亦盡乎又繼是而陳公金華陽之役陸公完
劉六七之役至統制七省故近平海之役亦援
以爲例尾大之弊可無慎之

問天下巡撫之設何如曰洪武前無有也
祖不欲以重臣合典錢糧兵馬永樂十九年

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十一員巡行天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欲疎怠以懸機重景泰四年統差都御史其意尚有謂其糾劾故則入參廟議而握蘇之柄則有司存自是則曰益餉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以兵部尚書侍郎之職兼都御史百寮群將俯首聽一人之謀似於兼制少疎故復以巡按權祭殺之然表裏異同病癢或不相關其司銓者每掣肘

列流

三

不能自盡近年失事并罪撫臣天順間石亨曹欽顓龍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撫皆不為無意初使其置布腹心其為毒又不可勝言切念天下錢糧兵馬之重所賴鎮攝不以躁僨事巡撫之不可缺者而書生涉仕必由此以致卿輔能充文武得全才不素習而器與之恐不易為稱也

問銓司缺少病壅滯奈何曰覈今仕板京堂官約一百二十餘京司官約五百方面官約四百

進士候選者三年約三百進士為州縣正府佐及舉人官陞京司者約二百年之間以進士候選者進士為州縣正府佐者舉人官陞京司者共計五百以陞京司五百之缺京司之五百以陞方面之四百及羨餘以補京堂方面之四百合京司羨餘共以陞京堂統共約一千五百員三年之內續益進士三百并舉人陞京司者咸准其益數計合消一百餘員以一千五百人歲得廢黜亡故百餘消息之數亦自然之勢也

列流

十四

優慮才湧官無以居之不為久任長便之法或數轉以申情或侈摘以騰缺或添註增設以疏出而士無固志雖欲痛裁奔競不能

陞用大臣吏部會推例不亦公平起自國初曰公矣自成化間始也天順間朝罷宣吏部旨除某人為某官前是亦出宸擬成化法漸以倚用大臣之道不可有專屬後以票異同或有關白以輿論異同或先為成議尚推用方面官銓曹舉兩人以聽簡任例何始

曰此夫順末年例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有
缺今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銓曹專業乃成虛
談此可行於三楊而不可守於其後三楊後此
例罷止該部以年資出補雖低昂課試不齊而
公議時重每亦稱協至正德後士尚雜趨而器
品難定故人才之定於仕迹以時而雜見矣
問科道部屬陞小京堂宜否曰此弘治初例任
賢不次直須慎之天順前方勢重又不為部
使所困其選轉與小京堂等成化間始重京職

列說

五

遂有借為駕馭之法成化末知釐此弊一於郎
中內選用弘治改元乃始有兼補之例近來則
全以要職充之夫欲重其任則輕其銜 祖
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恃心不萌
而逸意自戢今必并其所後而便以圖焉非法
之宜也

問本朝畿內設兵之制曰畿兵今七十一衛不
隸五府者二十九輕重之弊彼此相當漢衛尉
主南軍以護宮三署郎期門羽林在焉所以親

之也中尉主北軍以護京城八屯八校在焉所
以周之也今制如之時去古未遠兵用番上南
軍調諸郡國北軍調諸三輔今以山東河南萬
全大寧軍輪操京師亦不忘內外出入之意然
漢諸呂之亂周勃可令南軍毋納產先是計除
衛尉足為南軍以應已此南北軍相制漢初沒
兵之善如此者一壞於武宣大壞於東漢中官
統領內省則漢之末政然也但合隸三公非三
代而下事更替氓隸天子而無親軍不可唐置

列說

六

十六衛左右千牛四則直待之衛也驍武威領
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業職各分低昂
無別復立元從禁軍為北衛而以十六衛為南
衛太宗百騎七營今制錦衣如之益以神武神
策為天子私人則非所以為制且今有禁掖之
幾衛而無四方之調發唐又不得而擬之德宗
後宦官握神策廢立如取乃有王叔文之變卒
之神策滅而朱李之禍成其所由來者遠宋懲
方鎮收天下兵權萃於輦轂有二司三衛四廂

統於樞密院選諸道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直退瘡憊刺員以分州郡且禁旅番更戍邊及令就糧於外大都專強幹弱枝而甸衛之勢可相使不相維可相勝不相應設失一樞密而武道荒矣故自景德罷試龍衛已不能披甲高求以恩得用兵遂以弱建炎後雖極意經武兵愈衆而宋祚日傾由其始偏重之爲弊今制以精選爲十二團營以老家還三大營握以五府調以兵部練以營長主以勅帥將無常署

列流

七

士無離土隊無出番若併稽名不虛實練可用較前代爲獨得

問願聞宮僚建置曰國朝東宮官屬洪武二十五年始定以詹事院爲府左右春坊司經局悉屬之二十九年增設清紀郎司諫通事舍人大要以輔導侍從爲職蓋豫養皇德雅意墳史輯順性情前代設五率十府掌兵仗羽衛洪武初沿古亦設左右率府尋罷意者東宮不在防禦衛率廢置之由其輕重之義

太祖已深識之洪武初制諭德贊善洗馬庶子等官皆以勲舊大臣兼之亦沿古勲親翊三府之義夫詹省也給也視主而給之視屬而省之總其屬以事主主德未脩吾輔掖之無功主學未明吾開導之弗至是以群而正少而習不見異物而遷此皇之所以恒爲皇三代有道之長國初立大本堂合親王居之是時制未全備永樂間定文華殿講義師少詹事鴻臚給事衆官講畢齊出及有召問衆官亦必齊入若獨進獨留

列流

十八

許給事鴻臚司直清紀糾劾天順間革選秀才充伴讀皆所以慎清接輿不令見聞之雜

問官流拘限於所從入當乎內閣九卿國初原無拘出身之例成化弘治來乃以入閣必由翰林吏部左右堂必用翰林一人禮部非翰林不用兵部正堂必由巡撫左右堂必兼南北一人都察院正堂必由御史至嘉靖間乃稍變之不能識矣從而宜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豫習而能成已試之能驗者然豪傑之士則又出於常料

之外況於行之既久并不能慎於其所從入手故非酌而參之則必求當於始然後為無滲

問士之入仕者衆烏乎識於始甄別而用之曰選法重進士每科大約三百名分試九卿衙門政每衙門大約三十餘人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而試之事其人端表能不能若燭照而數計之於是會其賢以上於天官天官籍准以為銓注文學政事風節慈愷隨所成以授其任任則必久而不數更是以無不可用之才無不可知之

列流

九

人此易簡之道

祖宗朝之所以得人今乃

無豫以處士而復輕用以棄之士先不幸而嘆其無所遭朝廷亦不幸而咎不得士其誰自哉祖宗之法不存也

問師少加官自三代而上且然蓋古之道乎而由今以觀若綴旒然徒以為華也則柰何曰世之議者謂三師三少之不當立則哂然以為不考古甚古三代之英三公論道三孤貳公弘化天子不可無師歷代因之似矣而孰知其為實

也格人主之非心司萬化之原無案牘以為枋者乎是以周官不列銜其朝士大詢位槐棘司士正治朝儀位太僕掌復逆不過備顧問習聞國議論道不論政與後世師傅保異耳大尊之以道則不當授之以事今大臣總有朝廷機務復以師禮致隆如其實師之則案察稽覈之典或疎如繫之以空名則其建是官亦徒也

太祖的知此意未嘗有師保加秩
太宗深識

列流

辛

太祖之心至洪熙朝始加張公輔為太師楊公士奇為少保進少傅楊公榮為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又夏公元吉亮公義黃公福亦加師保景泰間以易儲事文武大臣各進師保之銜天順初悉革罷天順五年曹欽反李公賢幾被害獨加太子少保至成化初復加少保吏部尚書王公翱加太子太保其後或以考滿加或以論功加漸無制矣夫以道德為王者師至於身歿為贈典尤無謂

問絲綸簿之復歸內閣我

主英力妙算所以嚴政本然不有張公聰孰遵承之故內閣票過奉旨事件開載揭帖類進與六科旨意題本逐日對同亦自張公聰始人臣操口代之重張不惟承革宿弊且能有所自處曰正德末錢寧家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象搜出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情不報本數百件壅閉之患左右者之不明避豈自福之道

列流

手

問在外各地方建設官軍衙門必有機要大意願聞之曰凡天下要害之地不係一郡者設所係連郡者設衛勢重則衛多其尤重者設鎮特官主之總鎮一方者為鎮守獨鎮一路者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為守備與主將同處一城有為協守又倭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官稱掛印專制者為總兵次為副總兵為參將為遊擊同武官冗濫自倂鎗比試之法弊而武事不振報功之典御世之術可合舉乎曰降級充軍之

舊宜劇講究立功發配之律似寬後縱况功有等差嘉靖十年續有論別既嚴例以正其始又重較以試其能復據法以程其志然後可施藝練

問國家飭武之道致重世官養材之方豫練應襲而今重武舉榮任調以佔畢礪干戈之士宜否曰本朝武選之途其初深重錄蔭洪武二十二年兵部五軍府官奉旨革蓋殿終有重勅後漸安於世曹思收異材宣德五年正統八年成

列流

手

化八年各有旨然尚舉謀而勇者用之天順八年始開武舉成化四年弘治十七等年各有參定條例其所取甚少初止取二名七名至十五名三十餘名及嘉靖年間頗為文流所侮競思以文顯於是非武舉不得陞調却於自家本等漸疎君子而踰五世功臣之澤斬不有以通之何以為世用

問巡按復命以銷繳勘合七分為稱職近即其數而踰之舊百執事各額其所司而今百務事

屬事太繁而反易集何也曰按憲綱詞訟必各衙門已斷過不公者又親決不批發是以既簡而難

問正德四年差風憲捕盜真定天津淮楊許携家宣德四年差風憲有事良鄉固安通州成化二年十四年差風憲有事通州抵臨清清抵儀真例可乎曰捕盜關錢糧兵馬撫臣事也

問工曹節慎庫創設於近年蓄貯有稽支收有監者四司只文案批署不亦檢乎曰此士之自

列流

圭

表於官箴乃善法然可以觀世如其自怠於脩豈必為全法

問緝捕官陞授曰朝廷之有親軍稽不軌大事今錦衣所緝乃五城之邏職以國初事勞甚間天順後門達袁斌朱驥等提督尚以十數年為率奏請一次正德間葉廣趙鑑東廠王岳鄭旺一時更代一年奏請四次陞賞後雖定歲終類一奏其勞則瑣

問兵備憲員之設曰此弘治間例馬公文昇居

本兵慮武職不修欲增一臬司勅之時內閣劉公健力阻不欲行後因奏設九江兵備夏給事疏論不可旨着馬回話劉馬皆秉正才克濟時而議見迥不協劉欲修祖宗之舊以振武職馬則拯倉卒之急以疏時滯自後卒以馬勝兵臬盈天下然兵臬項下未多見有精練而得效者是以創業之本世遠愈不明於天下故曰冗世費不能的濟所用惟增名色

列流

圭

選差科道正統間乃止差道蓋必道而後能周行而叢設天順初定差三年勾攝查行蓋非三年不能及省遠者歸遲以為不便嘉靖五年詔住差十一年事例攢造總冊勾單限期送部發各地方故定例五年一差但以完銷軍單回道十七年後之差則踈於例期天下所衛之不振雖欲充之而未有益弊案之更子孫雖欲釐之而失其緒更當於有差之外圖之

問養士之實何施而可提學憲員能盡其養乎

古養士於庠序今養士於吏部之考課觀察
激揚此義外之所由熾今之學校科目乃開
收士之門國初菁莪之化專在學司及提調官
至宣德間按察設提學特以稽實黜奸凡專則
近而能悉簡而有功今一省教化之機悉攬於
一人故遙泛而無切學司提調有辭以曠其職
欲如古有造是以難得

問養民之道莫切於有司有司賢否必持於考
課考課當賢否明何術而能曰天下之親於民

刻流

主事

得以盡其牧之意莫州縣若天下之近於民
得以持其牧之道莫府若惟其有能牧之親
亦能居可肆之地於是乎持之以府臨之以監
司糾之以觀察府上其計監司會之觀察稽之
於是乎考課法當廢置典明舊意漸湮當事者
或欲以低昂平其勢不信監司觀察是職無統
紀非易簡之法也監察者便自決或欲以搜剔
聚其分不容任所作爲是事無體制非平易之
也夫上下有體大小有職王澤壅而不濬其

患坐混施援上陵下九牧十羊無體無職民何
得養

問先王體國經野局爲而州以別於縣曰凡天
下要害多設州始欲重其衝以鎮之今縣令得
入選而知州勢輕似於原意相左

問教之爲官可以寄士養否曰今天下勢官謂
可苟具無所繫重輕莫教職若以其實論之庶
官之賢不賢其由教職之懋不懋始天下教官
幾三千餘注銓者却以御未能舉人乙榜洪武

刻流

主事

十八年例乙榜限年正統八年例歲貢令就教
景泰元年例納馬納粟四十五歲令就教成化
元年例弘治間懲其太雜一切革不准除止以
舉人歲貢及進士內外見任官科目出身願就
者此意漸明弘治十五年令入御史選然不能
實崇之使得盡職議者欲倣古鄉舉里選之制
於科甲之外即充歲貢一途嚴其法必得真才
而並用之以爲教額豈不爲養士之望
問今之世才湧而職不足以居之奈何曰天下

仕者長奔競之風只用賢未當世不患乏賢於用亦不患多賢於棄隨其時計政理合人若干以定仕錄然後約從入之科以開禮門天之生才與世之用才亦適相當少則有造以待辟多則有教以定分四民各安其業百辟能致其身雖有桀情橫技無所容於組綬其本正耳不能習於其素而欲澄其末流抑奔競嚴考覈杜倖銑目與天下士為仇豈禮義相先之道

問選法宜遠之調願遠之請曰邊徼地遠而民

列流

卷一

維遠則法不能及維則法不能行寄民命者正籍賢守土而今乞急選者至居考殿者至欲速不憚有所要也考而不入最有所不能也事弛於不能而民戕於有要則柰何

問嘉靖十年後戶工部堂皆慎約之官而承之以英賢之主何一時費出之多據十五年題述已用過銀六七百萬兩之數十五年後之費又將十數倍不止曰當時慈慶慈寧七陵壽宮行宮先蠶壇殿西苑仁壽宮鼓樓六聖碑亭

景帝碑涇蘭王端妃等墳一時合發在京做工官軍撥七萬餘每名支月糧行糧賞米冬衣布花該六兩之數又不在所費之內時工場二三十處每日雇覓夫匠九萬四千七百餘歲廢一百八十七萬餘兩又歲雇車脚價銀三十四萬五千餘兩鋪商料價一百餘萬兩又承天起工一十餘處扣除湖廣及河南事例銀七十萬兩江浙川湖南直隸貴州扣除買辦料銀五百餘萬兩蘇州臨清磚廠扣除價運百萬餘兩兵部

列流

卷一

沙河城池工程借用及各撫按借留軍器折色銀十萬餘兩其湖廣採木用銀七十餘萬兩用夫五百餘名又月食米數時論事論禮諸臣競奇輟舉不顧惜費口當事所司却宜力論會計豈可量出為入惟梁公材不肯動支太倉庫銀去繼劉公麟以事去

問土官之設知為羈縻其地遠山深俗頑氣癘不可以流處然何以有改土而為流者又知為藩翰內郡其人滅禮義侵善良不可以法

裁然何以有興師而問罪者又知爲障防獠獍擾其谿峒橫馳梗掠不可以官緝然何以有跳躍如故議者慮土官之橫則曰當衆建而小其力慮其類自相殘則曰明疆域而辨宗系慮其兵不能調則曰利可以誘其來慮其侵叛則曰因改流而革故慮其擅專之漸則曰設叅監以分其權處而制之亦審矣不識尚有可論乎曰設土官乃王者令物各得其所之仁孤臣孽子法不能盡用姑就而安之後世只知王者防禦粗

制流

五

迹歸則束之背則棄之所以不能感召尚有許多什格處若真真有包含矜戀之心雖今谿峒苗蠻出沒爲擾者可盡收拾團龍一塊後世只講剿除驅遏之法私給鹽米之議勞勩伴行之處皆非本論

問塞外內屬羌胡設流沙赤斤等六衛似於勤荒酒泉張掖已斷右臂何必處植燉煌以爲外護曰王者之心無外羌胡戎三家爭紮斷右臂欲息三家之爭絕其往來之路元時尚偶合此

意初立爲沙州沙州去肅州千五百里內附貧民欲乞糧沙州必白於肅州而後給朝廷以其不便乃升沙州爲路

問國初內附達官從而南授是矣永樂後乃有近畿近邊之處宜否曰當時有欲便於土宜之請國家推誠與之且利其報效終非未計其後如蒲四李俊張把腰滿璫等致有隱禍乃今姓息繁衍愈見掣肘若如丘公濬所議行之聊

制流

五

州官環集可以省否曰廠自宣德間設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滿城西天順間移易州執此役者歲糜億萬計近周數百里內採斫一空車馬輳集欲重其勢權若覈舉其實自可省官官省費省

問運法國朝五變可謂的處而官艱軍困愈甚外選監兌內革茶果錢厘兒錢等弊可謂密法而米惡民疲愈甚鞘封輕齎酌計起剥查處倉耗而掛籌累債瘠旗黜官柰何有議開馬家灣

以輕海運有議開陽武以輕導河然卒不能如
會之便而會通近日之患靡費開疏無筭奈
何即天下私心日勝法愈偷而欲愈熾四下耗
消又勢權交逞欺蔽轉生所行區處不從根本
實意得來易一法則易一弊共成瞞上人心既
乖天和舛戾漕河屢受變亦有非人所能始
問西南諸土官於嶺表土官孰易為令曰雲南
有沐氏法頗能行其各官民亦頗守分安堵只
近來文流欲抑其重處以太過起其懷疑自防

列流

圭

之計乃今急反之復其舊習則西南不足顧且
廣西土官尚有上司刻覈之慮雲南雖麓江傲
沐令一至無不貼納又問其百夷之種麓川緬
甸數為梗可棄之否曰元江永昌之外設宣慰
者七以統百夷以沐氏遙轄亦其教中事雲南
之地南以元江為關車里為蔽而達八百大甸
西以永昌為關麓川為蔽而達木邦西南通諸
緬以底南海東南統寧遠而界安南西北盡麗
江而通吐蕃蓋南北重地沐氏世規可四運不

之

問東北夷女直未樂初歸附設奴兒干都司衛
百八十四所一十四元良哈未樂初歸附設朵
顏福餘大寧三衛女直許歲一貢三衛歲二貢
歲每一千六百人近又數請益貢數又賞賜款
宴給馬價何其費耶曰此正羈縻之道也一以
收狼野之情一以漸中華之化費之而無所惜
櫟之而不忍絕若狎而費於攻防而費於守其
費亦若相當西有烏思韓胡等設諸衙門亦此

列流

圭

意而謂

太宗專以三衛助靖難兵故以報之恐未然
問荆襄流逋自元已然山深土沃嶽湖廣四川
陝西之間劉千斤野王剛藍鄂老人廖麻子何
淮喻思倭徐學楊文政李胡子小王洪等擾續
無寧時自撫治郎陽之設寂然樂土今日撫民
之職復有加潤之策乎曰流逋不特為避逃計
實所以利之自終南一帶東至荆襄其地饒肥
閑曠物產天然之利貧無育者亦合招安不得

棄諸無用但恐雜以不逞之徒故曰撫治其藩
臬員曰撫民撫字要須識得

刻疏

吳興朱樽刊

刻偶客談序

是錄也吾師一菴先生歲丁未出遊至蒲本兵
楊虞坡內艱家食偶於論政之談也坡公方位
顯而先生正青年有向用之擬故兩隱其名所
以避援避干已而坡公居太宰則愈晦之時鑑
從先生遊的聞其論茲蓋追念如昨今坡公又
物故先生亦老聃仕路無所顧忌乃爲申序而
明其所自湖中繡山陳方伯時適在蒲亦同是
間門人劉鑑拜書

偶序

偶客談

偶客談乘偶而爲談於客者也數千里遊程止其客家客風雲廊廟居艱適家食近而胥晤以言偶也誠爲偶然秘其客不名避援也談事客之所有山中人浪及之慮於誕亦不欲自白其名

目今大患首在風俗人心可畏風聲俗尚全屬四維四維不張總歸人心上難消遣切見混沌日漓巧漏世艷精神命脉儘收拾入這裏愈得

客談

愈求愈積愈不足愈勝愈以爲歛一部春秋紀得一個宋與楚平平其情滿天下情不平人心之爲風俗有如此却另一番門面鋪設各自定人品志士不欲泯泯而生有和根拔去纔得本色

治有統君道所以攬其綱官有職臣道所以守其分古盛時只是一個得統得分得統不侵臣事得分不起他求惟不侵故能周物是以綱常張惟不求故能舉職是以事常理虞廷群象曆

上濟濟尚書可考而知只能名求自盡其始任讓不敢當其得命皮不敢懈終日將分內職業了當職之美惡勞逸常變一切弗較弗擇授弗希報弗侵僚專意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又能血脉貫通廣爲詳照職思其外絲也能着實盡職治水只以隣國爲壑故爲所棄

爲政須先識治體在臣工雖奉法然奉處必有个入頭古謂治天下審所尚每駭士釋褐無執此以往隨世低昂作弄意見所以成就潦倒秀

客談

才時據書本鄙管晏申韓却其做處又冥行一無建植嘗考申商等事業煞何等有存主何等有條理何等有照顧何等有排列何等有援應故寔施電掃杼衍較流只命意造端一看不到處專從人我相重公私毫釐之間貽咎千里語王道者救無天德乃并或是之無其姑存所以不過膚毛粗迹

相禁嚴祖訓章章明甚

聖神特悟不可以不體豈惟楊胡爲懲蓋鑒古以

當時行之二百年稱輔臣輔與相同情名實或
相副是惟杞憂之所及或疑繼體之主不能自
為孤立故須是以賴之則曰諸司就列之未力
木天顧問之未備焉者也

太祖驅元勘亂功成而求定天下之治然群姓跳
梁士志未定於是立科舉法消沮世躁設為經
義論策以磨其銳氣承平久人徇佔畢齟齬化
裁日入措人維雅近真豫以是識時務者多不
偶試穀其學古入官又漸踈於典章今日官家

客談

三

殊失本業而科目遺能智材辯力布天下不有
收羅以善器使肯甘卒老手古鄉三物造士道
治出於一蒼姬訖錄霸逞多門四公子輩競蓄
士下至耳餘田橫比比務私養世下變閭十二
六七合離旁午亦賴支延秦得天下便逐客慰
秀異誅英特此速其亡有以至漢郡縣吏令自
辟屬晉魏來九品中正隋唐而下咸有頗法無
感窮之弊一面追古三物循意以置法然圖轉
幹思為正本乃得近日維流儘填塞却屬接蔭

一邊止於貴富家充用

凡征民十一天下之中正中間盈縮登耗不能
越是以為權率此造化微機財用經制隸戶曹
立國漸踰多年後先沿革不齊安能局守舊會
計故取數盈而財縮用數登而民耗踰中正之
法而空閭閻之藏有不期然以然雖然天運人
事相蒙經道變情相蒙貨業國務相蒙恒力急
備相蒙統縱會緯相蒙明息暗消相蒙等而合
之衡終始以程商求生齒有繁畧時代有今昔

客談

四

禦捍有難易物費有殷簡其為筭十而一不能
外也多則禁禁其用而為登民病取盈焉是以
貽厲少則貊貊其用而為耗事墮於弛閣是以
養敵故為國之道量入以為出亘古今常理量
者量十一也為者因事而等其宜亦十一也喜
怒哀樂無過無不及調中用其中於民謂正
天下之兵有征無戰莫敢為抗衡近日喜自立
敵我先與為仇以致其敵舊不貴衝鋒不追此
今襲術肆慘無哀來容侮之仁以意示一體故

能則欣功躁則肇孽鄙則債使昔將定西山襄毅楊昌平李襄城郭定襄諸公不世有只近馬永梁振周尚文李津張達魯綱何鼎沈希儀各能識得大意今兵家所以不善用落手先拘器局

調兵一節終有不宜廣貴中慣作舉動且未得為全善況於他地以理言技擊劣武卒武卒劣銳士銳士劣節制節制已云嘉策猶不足以當仁義且一仁字之外何處見義而夷習偏演螫

客談

五

鍊疎鎔何以施之吾衆以藝言狼苗求酉金商齊淄獵狎狔狔桑植大喇詔安陽山真保毛胡盧都掌昇苗猥猥各有擅能而拘方之勇緣俗之圖不辦通智誰與成捷以費言數千里將迎出往行廐歸囊威從利生善因惡累以事言對心狠子情實目鑣六欲三官誰疑誰禁是屬其情而導之惑也兵莫善於立州兵州兵立軍之至近而使其俗宜又自衣食而自行於兵國初舉集法以衛名翼正合此意後已漸失近來專

尚招募兩廣打手起正德末年今亦漫成散舉寰中無兵有急即稱乏脩肉食之責豈為科本朝法制極嚴六曹司呈堂勘必頂援前例各衙門職掌恪守典章賢智不得起慧自生套局愚懦不得貶焚姑且冥行否則臨者駁參議者攢軋近來漸出巧更互安詭隨臨者不以問議者不能知方行一新奇作一賞贊轉一事為成一條例矣已而快一欸欸致一求乖不論也積之久而夥行之遠而忘其改制踵之順而人以

客談

六

為立異

祖宗功德之盛漸化而燦之罪可勝言乎哉

各衙門有職守上下彼此不得侵越以之自處為最簡易以之奉公為極虔忠以之和寮為甚平等以之蒞下為能安靜以之定紛為不叢聒乃今侵闖跳馳思出其位十羊九牧民碍趨避之方本分所當為反置疎曠嘉靖二十年後尤甚久之而有忘其所以為之者噫嘻弗思綱國家制法微意設一後生英發任事設一老成

調停成事兩須能相體目因足而視足以目而行交舉互用除一个除不得六曹堂司並且諸省撫按兼立又置牧立監耦藩臬駢文武列守巡轄左右鈐堂屬第正副畜同察備什伍直是血脉貫通之道當官有此便為盛治若間隔重即民生睽弘治間各衙門亦自可觀近殊可太息

自古人臣行志必欲得君雖友朋之情難相得而況於君這須是通其情竅然却不可詭遇此

客談

七

其所為難也。以是立望乃為先着但望自無心而立纔能感人董仲舒賈誼望也小立只宜行無所步驟漢武銳然圖治不是無竅可投却爾杌我鑿豈用世之學

宋太祖悟佛學有不忍斯民塗炭之心但所悟未深於不捨一法尚須探索而一時豪傑願輔而景從者却是功名之流趙普便以半部論語為說這一半指言機智權謀錯認孔門道德仁義只好作半用故一貫本末處牴牾一於所以

舉此失彼復生滲漏范質王溥也非愛死也只舍不得宋祖一段心源亦欲留此身補其所不足與魏仁浦都是此意若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光瀚趙彥徽王全斌曹彬輩皆奔走之徒又其下所以宋祖得其綱領諸臣但舉申其目使無主張是其成就更潦草

澶淵舉動萊公雖是得君事勢雖到不得已然却傷國體其忠誠所感上下協歸總於天理上未穩當所以後來上下都起別情自古賢君子

客談

八

於學問欠明白雖舍已擔當終是意見人臣如李泌郭子儀都能立望李以高致為望郭以任事為望李光弼於二公相抗衡然望上稍減必不欲為尋常孟浪却到底不甚應手所以必須學問得傳纔的當

楊子雲太玄是書本上話頭何曾玄得到事幾總落暗地又有着心用玄者却作機械何能動物惟寂惟冥所以息欲爰清爰靜所以正已欲息而已正然後廣照普施光明正大人已蕩然

無隔事業有成

張良能用漢高漢高又實用張良兩各有所成就漢高懷拯救宇宙之心張良却了自家功名漢高得黃老之悟其術却淺所籍良補其不足而良之救民必先爲安其身而動此相互爲用而分大小公私良能更進於是乃爲至者

客談

九

偶客談終

刻遊錄序

吾師一菴先生自筮仕以抗疏放歸故縱遊四方時年尚未三十生或追隨先生之行及平時與先生商論學問稔知其意蓋有不據忘天下之心是以山陝邊關罔非所歷南極衡郴皆其轍迹所到茲錄只自其偶爾有紀其不著之章條固比比也然中間鑒賞之間未嘗不闡明道術至墮侈情嬉而奢玩目則茲錄也先生有本之應不亦端有在哉門人張祥謹撰

遊序

遊錄

遊靈山

門人王之京校刻

肩輿發廣信府城不携從亦不備餉寢之具六十里至山麓繞麓下二十里許躡嶺盤峯舍輿步十餘里陟峻歷百折抵至德宮只山腰更上不能歷也山爲三十三福地七十二峯皆石壁危列如屏諸狀咸備其周數百里有龍池石佛丹竈瀑布泉產紅花紫草水晶初呂巾石盧少

木遊錄

溪難子行歸語遊瀕釋貴相

遊武夷山

崇安縣度五里菴三十里入武夷山渡口佇觀恍惚神越上會真觀路傍老楓大十圍進冲佑宮殿宇森疊庭道弘邃宮之主道出魏仙子騫翬骨蓋泰始皇二年物重錦密護首額瑩然頂上紋裂橫豎兩理初啓護無色道主謂此骨遇至人能發彩頃之理間微有紺意良久而紅而紫觀者群異之乃乘舸泛九曲溪主道治槥以

木遊錄

潤遊者仰瞻俯弄應接不暇真寰中奇物也

遊南嶽

發衡山縣安寶觀見巾紫峯北行採霞白馬曉霞吐霧諸峯四十里至嶽廟沿道長松夾列廟坐赤帝峯脉前案鳳凰峯左爲紫霄喜陽瑞應右爲彌勒雲居石榴峯廟甚弘麗度將軍橋二三里謁胡文定祠北紫雲洞甘泉精舍陳白沙祠東絡絲潭度玉板橋迎仙橋憩伴雲亭靈芝軫宿柿蒂屏幃香爐峰矗矗廟後陟祝高嶺遠

眺湘流茶攸諸山及天柱紫蓋諸峰乃陟絕攀
躋入半山亭仰瞻煙霞芙蓉諸峰陟綠徑亭入
湘南寺上南橫嶺剛風漸颭繚繞進獨角門歷
長蹬五里許抵上封寺諸峯皆已俯瞰瞋息又
之東登瑩日臺有朝日石廩惠石靈應現霄日
蓋女善靈藥諸峯轉西寺後石槽關尺許延長
二里餘引祝融峯太陽泉至寺乃登祝融絕頂
北望金簡碧蘿仙巖碧雲棲真青岑白雲岫巉
諸峰巔有石佛龕萬年松龜石石訝西登望月

不遊錄

臺有會仙降真永泰雲龍明月潛聖會善天堂
祥光弥陀求和碧岫諸峰時雨久予冒雨歷上
封入夜驚風鼓號滴雨禪榻浮隔寰世靜省徹
底殊堅自信自負者平生空世物超脫微得覺
長一格因號上封僑客下青玉壇步定心石捨
身巖官音崖入高臺寺圓明洞出竹仙橋入兜
率菴度橋陟鷄公崖入官音寺泉巒嘉麗由福
嚴南下長蹬三里許歷金牛跡巨石鑿蹬百二
復下長蹬七里許乃紆歷入方廣寺隨路異草

名樂奇花繡林種種寺八山旋簇團壘虛幽
後盧蘇泉盧蘇樹有飯千人大鐵鍋乃舊物由
東轉下微廟石困雲隱馬鞍白雲九女雙石諸
峯咸在目還安寶觀

遊赤壁

郭桐岡邀予遊赤壁壁負黃州府西郭度清風
橋三角亭浮圖官音閣馮夷宮進共適軒轉歷
高蹬有東坡祠臨崖橫鶴亭白龜渚是爲赤壁
之所漫興一首共適野仙江覆閣橫持霸迹氣

不遊錄

四

燔丘青山有意開塵面赤壁無情侑客眸千里
遊帆便放渚一時王氣翊神州清風明月饒松
檜猶傍閒花看浴鷗桐岡曰壁何雄乎予曰黃
鄂之區三國以爲浪戰未足以用武陳友諒退
存之計卒何用耶桐岡問天下兩府峙立武昌
漢陽一府一縣峙立黃州武昌何謂予曰天下
守法有據依據無據依援桐岡又問省城黃郡
孰勝予曰七澤汪洋遠落至省城轉漚何等力
氣桐岡又問黃鶴岳陽二樓孰勝予曰岳陽勝

景黃鶴勝製洞庭湖至岳州府乃收口樓在西門城上距府不百武止挹湖勝其制三層四面突軒狀如十字面各二溜水省城黃鶴山樓制方而補四隅爲圓圓頂三層高約五六丈每隅合九角每方四溜爲柱中外三起外二起四面各二十柱中一起四樓後接楹屋數間後石鏡亭湧月臺仙棗亭官首閣當其前閣畔黃鶴磯後呂公洞

遊西塞山

不遊錄

五

大江泊道士狀冒雨登西塞山山突出江中峻巖如削駛湊在下惟台淵潭群峯四拱差退一阿坐報恩觀觀後玉皇閣山麓龍窟寺西望回山元結讀書處雨甚不能上

遊五梁磯

磯當大江湍急中險削一崖突出瑩石丹白菁茅翠鬱奇岸四匝爽然清以壯呼酒爲賞曰吾才能與較優劣乎自勉

遊匡廬山

湓浦登陸歷廡溪書院太平宮宮後永真洞半雲菴崇福寺卧雲寺紫雲庵化城寺講經臺烏龍潭香爐石耳雙劍錦繡圭秘馬耳諸峰入東林寺虎溪繞前塔院在後內長舌軒冰壺泉臺認明泉堂右爲遠公塔西林寺逾數嶺度石門澗接待橋入雲封寺錦澗菴泉聲如雷度錦澗橋岩石礪礪蒼蘿繡木懸壑奔沸猿獼盈樹其聲盈耳蓋迥隔埃世自是長蹻二十里鳥道紆藏林幽谷遂巨石環佐歷對錦半雲甘露披霞

不遊錄

六

四亭次甘露江流西見奇峯三面圍逼秀麗偉雄崖畔有試心石突空及披霞有廬山高石楔楔下巨石高數十仞中開長竅滴泉不微乃盤嶺而下脩篁蔽山一逕達天地寺面上霄蓮花獅子諸峰四繞如結傍有文殊臺懸崖銳突左四仙亭稍下龍首崖孤懸深杳予止宿候天燈更餘而見初一燈益以三又益五六稍下閱神龍宮陟巔瞻誦高皇帝碑記轉佛手崑五銳石突空而出有嘉泉右左奇石垣列爲竹林

寺故址前訪仙亭俯瞻石香爐石鍾石鼓石絕壁香石亭萬仞如甃右前石壁圍向誠奇窩出閱銀臺菴大林寺前異水二甚古云爲西天來復閱水口菴法堂菴盤數嶺入夥場逾峻嶺二三繞靜平菴遐眺鄱陽湖擲筆開先寒陽五角尖犁頭諸峯西列如戟山勢劒脊稜面危削攢銳雲屯朶簇不可以言狀踏亂石稍下西望崢嶸玲瓏如剎出東畔萬仞懸壁層疊嘉石若砌就然及下大山回視瀑布泉三下盤歷長阜岡

不遊錄

七

遊石鐘山

湖口縣北有石鐘山自下鐘入官音寺石玲瓏奇秀無慮百千狀左陟白雲亭狄梁公思親所東白雲洞聆音軒石鐘洞洞前長石四葉蔓之有聲聲五合五音右拱浮圖閣一覽樓匡廬在前長江入懷樓西觀瀾軒巨石突出江中西聳

從絕壁臨深潭下水閣惟石立水中攢秀而出轉南閱上鐘人品上鐘不及下鐘然水中石峯更奇絕山石亦倍多且兩面俱出行閱彭郎磯特石聳立江濱正對小姑茲亦奇物祗妍巧太呈促似例小器予不欲久玩

遊瀟皖山

安慶府二十里至瀟山山頗高三祖寺白鶴觀在山足有三祖真身塔立化亭又黃山谷涪翁亭詩崖酒島石溢有石牛洞九井井散列水深

不遊錄

八

列每作西風風井中所出驗之果然有五嶽神廟宋真宗曾駐蹕皖山相距三十里中界天柱峯天柱稍卑瀟山次之獨皖峯巉秀危偉而出其二山崑崙崖壑無算皖山平地一臺乃漢立祀壇其祭迄今不廢蓋四嶽之祀以是爲中原之南徼也

遊齊山

池州府通遠門外度湖堤五里入齊山山高不踰三十仞秀石峯衍布以千計參差上下圓銳

翔伏疏密竅突中巖洞種種異狀不下百數其尤著名有蒼玉龍門峽集仙石鼓朝天圓頂九頂無極蓮子獅子華蓋石燕響板卧龍石虎玉桂左史羅漢虎嘯洞寶雲唐公招隱寄隱上清三奇壽字蕉筆妙空弄水巖小九華峯仙人橋石徑石窟白雲窩有忠節祠山起三岫諸勝環集山畔尚有二山亦群石蒲被稍粗頑以理造物信不齊以勢涇渭自相形

遊九華山

不遊錄

九

五溪口登玩華亭南眺山有九十九峯已得其弱半行數里至六泉口所見有強半山峻峭挿空石峰嶙峋壁列大者如屏衆幃蓋細者如波濤點踢如筍茁如指伸如覆釜如閣鍾如仰盂如立戟如冠頂如鳥喙山脉拖曳而下有六七疊復行數里過九華廟過小橋山光澗響石橫谷虛甚幽致五里至湧泉亭杉箐兩崖中通一徑又五里至望江亭幽花名藥種種比瞰池州東仰群峯又別易形狀更逾嶺而下入化城寺

高坐四山中嵐光促席崖竹密覆泉聲不歇為地藏王所開今其饒裕僧數百二十五房地畝不入賦以充遊者之費故習侈大壞本教左李太白堂右陽明書院有地藏塔院地藏真身在塔然未及九華山腰西陟十五里平天岡又五里金剛尖諸峯盡在目中凡三岫中岫最下東差下西獨高岫各三十餘峰中東岫峰尤秀拔天柱峯在中岫五洞四臺十一嶺十七泉八澗三池

不遊錄

十

遊華山

華陰縣南二十里遙望如蓮花朵朵中特高一座方如冠頂兩畔各數十峯轟轟附擁爭麗呈奇體純石蒼崖繡壁脊砌輾飮拜舞軒翔蹲聳仰頰連判異狀雄瑰峯嶽勢欲冲霄令觀者不特可玩而肅焉起戢凜凜戀畏東由華陰廟瞻禮宏構登五鳳樓制可埒王者西過雲臺觀閱八卦攢頂殿上玉泉院有希夷卧睡泉自巨石下暗繞楓檜陰陰清風拍徑真可羲皇一覺

稍西下朝元洞轉入西嶽神門是謂遊口南歷
紆迴愈進愈奇兩山峭劈萬仞臨開一徑旁沿
泉竄亂石中飛注或隱或見隨在成響山容風
韻豁耳迷目玉霞瑤草綴點景料多有不能識
以意得之者乃過五里關石勢益嵯峨景益幽
又上五龍廟堂局稍展絕嶂旋帷繞上希夷蛻
骨嵌石崖忽開丈許高數十丈陟且不能道童
能取示予止之不忍瀆其靈也旁有大高石中
一泉沸出下積爲龍池更上爲沙羅坪東通上

不遊錄

十一

方躡鐵索攀蘿可陟南度大天門小天門入祖
師堂更上青柯坪坪倚最高峰西落正脉地啓
衍勢且高群峰已駕出在下梵宇層劫東爲行
院西崖玉皇洞陡絕緣鐵而上諸泉聚流基廣
氣稍停泊雖深閼而復高明過此則絕崖直峻
鐵索長懸執附而升予不能上竟負初心豈天
薄我以清商太白之稟而我復無金剛不退轉
之志遂令學力因循業修不奮百尺竿頭怯於
進步乎茲山數十峇遊口所躡特一峇能假以

時日遍歷群峯當不在遲速

遊太陰山

絳縣東三十里峻絕競特石壁平峭丹崖橫迤
凹突多狀邃塢遐壑巨石幽泉聚流成澗山體
本高逼邇太行在東尤駕出其上以是晞陽少
及故曰太陰蓋太行東達中條之過峽也山見
本色無村構粧點

遊煙莊山

聞喜縣六十里楊村鋪入窄峪兩山夾列中只

不遊錄

十二

容澗道旁無行徑水溢不通行踏亂石進二十
里起一山突立澗畔堂局啓綽四面岡巒遠近
攢向是爲姜嫄之墓厝封在頂廟在墓傍里人
謂鳥飛度必翔集無輒去予驗之果然一名鳳
凰山墓當鳳首左右兩翼翥展對案整布三山
如帳外群峰秀聳又各定秋山山上卉植春甲
齊萌可占年荏發有先後無年復踏澗石十五
里至橫嶺關巡司歷留莊隘絕崖深谷數十峯
駢肩而列如犬牙互挽僅通澗流旁無行道紆

委嵌次盤水擇徑成十八度悉履亂石無嘉步也山巒兩壁新綠映空石勢兀眼又種種作奇碎劃巧發或巉崿如鋸或擁屏盾布或突額前拜或若坳就或若刺製或筆盤據石青紫黑雜陳成錦玉泉瑤草鐵嶂丹巘鳥聲傳壑風力拂垂宛在地藏中隔界塵世一無事事獨清流鎮日與頑砥競撞尋鱗潛奔現無意沸爭

遊大伾山

山黃河北抱洛陽南倚自北視之巍然冲舉如

不遊錄

七

數窮片片疊集上半體石骨崢嶸削壁直上蒼崖丹巘旁擁諸高曳串多脉闊勝逞奇每晨有靈光三道從空遠射自南視之平漫一土岡與地差高

遊九臺山

河南新安縣北瀕河有山長十四五里石壁如砌脊第欽九級蒼巖成彩亦嘉物

遊王屋山

自召原關巡司尋澗道長脉入一峪轉繞三四

乃遙陟峯巒細委阿谷闕闐林光靄氣麗展輕落鳥有異鳴而莫識其形水從石出而不知所來山疑盡隴而復開遠嶂確局應聲栢香飄氣一徑悠然與天台覺相似是誠仙窟北上爲天壇天下洞天第一相傳軒轅皇擊蚩尤受天符於此壇予意古聖人伐惡之師不輕出托身寥虛之境以自齋其神乎陟紫微宮西岡沿避秦溝望仙坡四里廟軒轅養丹池蒼龍嶺入一天門歷十八盤路橫兀巨石鑿徑爲接雲橋歷雷

不遊錄

十四

神洞八仙嶺登仙石鎮山獅石三官洞仙人橋南坎太昊祠步步登石有鐵索數條入南天門歷四聖殿殿後御愛松一株軒轅所憩處枯久尚堅甚不腐歷諸祠入二天門上總仙宮即天壇巨石丹堊直大而方如砌成爲疊三層高數十丈廣倍之殿構弘麗且多中立三級瑤臺瓦檻皆鐵最後乾剛殿背眺百千峰如環堵色相奇秀目中所未有三面曠然遠及見千里外諸山只狀畝嶺與埒平地由東坎下北嶺有老

子煉丹池其水可療目疾歲四八月雨無貢稍
出至心石捨身崖西北天門門畔十古松俗謂
軒轅北上壇十闔王迎而植之竊意為以計下
蚩尤之喻說也北嶺銳石如脊更北為王母洞
由西坎尋太極池黑龍洞山凡五行脉東行起
一峰曰日精西行起三峰曰月華南行二支一
長支結紫微宮一短支即行徑合北嶺而五凡
三宮六院清虛宮遠在東為小有洞天有仙猫
洞陽臺宮遠在南有洗參井他神宇不能勝述

不遊錄

圭

中間泉石幽嘉體局俊闔而屯雲擁霧凌風摘
星超然如在霄漢之表可坐消情慮旦夕有五
色影佛燈現靈

遊八公山

壽州北門外五里許淮南王安與八賓客所登
故臺尚存石上有人馬跡王下士好仙術能以
意召八老丹餌鷄犬皆仙化然王不能自駐衰
何也疑其假托以聚豪英為後不軌之謀世之
欲有所為多有所托於前不可不致察

遊太行山

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
澤衍亘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藩垣中原自是
西奔為中條至雷首東發為燕山至碣石左右
行皆其托祖故曰太行又以介省故名省曰山
之東山之西太行中原之正脉兩腋如華蓋所
以冒中原而重其力惟其起張兩腋故身不自
結而疑為所冒之中以其行局之宏非太不足
以當之而其伊止之所乃所以為行之地蓋言

不遊錄

圭

意也

遊瑯琊山

滁州南踏石入山為瑯琊遠近人珍之予歷訖
莫知所為珍者以其昧品之細以其人風之涼
以其文藝之末焉者度石橋經六二泉一名釀
泉旁一泉名石泓二泉流甘湧玉上具醉翁亭
亭後二賢堂六一翁宋王元之堂西老梅亭巒
光澗響障沸南繞小嶺折曲芥二三里開化寺
廢子泉左抱朴泉出石罅展散如盤珠而下山

石膚理纖繡西清風醒心二亭轉南歸雲洞洞
啓二仞餘其進半之又攬秀亭上十四盤至瑯
琊巔有神宇下眺群山踰拜多狀山外漫野無
際出度沙岡嶺北轉竹泉莊栢子潭方數仞深
不可測中有四石六柱四涯側礫完砌舊蓋爲
閣其上東南開兩隧下潭潭畔有 高皇御
製得雨碑北陟爲豐樂亭後陽明精舍右醒心
景歐二亭可退眺下幽谷紫微泉亭其上

遊嵩山

不遊錄

七

山純石萃律雄亘縱橫宏削雜出太室在東少
室在西正南望皆土星鎮元太室張擁而伏少
室差高而狹泉石幽奇莫可殫狀廟在太室東
麓廟左北行入盧巖下寺旋繞繚山腰隘徑陟
盧巖上寺泉落冷冷湯湯易步改響寺過飛泉
亭園舒高豁上突而下欽水自空散注石勢扼
激湧則如練踈則若曳珠簾風颺猶零雨飄濛
予坐亂石堆移晷心目澄閒忽有悟處復峻陟
仰繞巒疊登太室石虛中如屋近附峯巖多狀

不遊錄

十八

其次如櫛其薄如片其聳如插其合如辦其判
其繹其悠其發其翳其隱如作巧削鋸又西陟
而降入石穴中復出小徑憑架過高登巖登祖
師廟嵩之峻極處也四眺千里外誠一大觀西
下銀子溝攀蘿跡石罅山容勝美擬在太室境
上小峯巉矗可萬計幽泉隨現隨闕直疑白綯
曲狀長蛇點比巨星下老君洞西踰大岡過七
星溝山垣一區美嶂種種又踰數岡入二祖法
王寺更闔衍佇玩地湧金蓮處南出爲嵩陽宮
瞻拜二程書院觀漢封三栢樹膚理鬆虛無滋
膩新熊乃入登封縣訪管仲穎考叔舊里西發
入會善寺飲六祖泉觀戒壇茶榜書刻入戴仙
溝探丹臺之故墟入玉皇溝尋漢武之雄駐二
溝乃少室境矣峯巒更麗拔群尖簇起人謂數
百里遠望如蓮花出經輟轅關憩少林寺坐山
皆土且稍卑小二室交脉處其石岫呈奇自遠
近案木星外復大土星高覆景事幽賞可愛可
想不可狀誠高隱靈窟乃登初祖菴觀面壁像

及影石頑石長二三尺廣半之達磨坐時所面
即成影後有琢磨深入尚不泯其旁肖二祖立
雪狀予曰嗟乎天下何莫非精神所注哉老磨
倡教神光虔參追憶機靈求同志於斯今誰可
屈指也悵省愧慨下登甘露臺觀漢武三品封
槐經永泰寺尼揔持道場度雲峽關參駕店拜
湯王祠經緱氏山訪浮丘公藏劍之地登子晉
吹笙故臺乃渡洛水

遊伊闕

不遊錄

九

河南府南三十里橫亘一山爲禹鑿引伊水北
注伊源從悶頓嶺五百餘里四山扼阻至是獨
窪且薄禹相而順其勢使其民得免於魚又不
煩重費非大聖人精靈能與造化爭功及此乎
乃丹崖並峙萬仞斷裂潺湲中注後世因作技
巧崖體遍劃龕居佛佛大小龕洞淺深宏窄不
一競奇呈異星布櫛比不能以萬千記名其總
曰鐃鼓洞曰蓮花洞曰雙塔洞曰水欽洞曰金
佛洞激以人聲其流響鏗鏘闐闐然是名鐃鼓

上旋頂作菡萏瓣是名爲蓮花下臨諸瀾激搏
立洞口悉收聽之是名爲水欽洞上建雙塔洞
內有金佛是名爲雙塔金佛奇莫如鐃鼓盛莫
如蓮花介鐃鼓蓮花而下石罅中迸湧三泉金
佛直下石罅中迸湧五泉山南北有鳳仙乾元
香山看經天竺潛溪廣化寶應八寺徑口有五
龍廟予感然爲不安曰嗟乎哉石工糜力民用
竭財是必衰世所爲而絡繹遊睥方劇欣玩較
之開山禹功所費同損民益民異良可爲慨

不遊錄

十

遊北邙山

東自新安縣北至河南府背而偃師縣鞏縣長
迤數百里不高不峻遊古帝王所都無問貴賤
雜塋之纍纍萬千塚莫辨氏裔自來爲興悲動
感之具予意大而高必爲有力人而近見寥中
物滿人市則反以其難動者而誨之盜矣小而
促必貧賤之家而丈夫者不能安其身於有序
則亦與草木共朽腐矣其慨其悲又莫知其何
指徒以成毀係情亦何以得死生之說耶且復

斷珉殘篆莫知何屬亦有豐螭昂屬而窈無封
植又翁仲荆蔓而茂存碣識皆不可知其說也

遊王喬洞

鐵門鎮南六七里連陟盤岡入隱谷中貫小流
稍陟爲遇仙觀觀門東一洞內空容面啓三戶
上垂辨覆如龕窗喬爛柯所也南繞而東一洞
中宏而口束深整闕煥旋頂匝壁皆文敕喬煉
脩所也其左二洞一禮老君一禮鍾呂右一洞
禮五龍王洞之石玲瓏外黃內白體輕而疎以
水浸其下輒上應里人謂上水石洞頂樹根皆
結成石豈石髓盛凝溢致然

遊熊耳山

池池縣南四十里平岡雜巘迤邐旋盤中忽發
具雄廣並峙如熊之耳然地名吳坡介陝州
萬陽末寧澠池之間當高華行脉群嶽攢擁惟
二山獨隆空相寺在西耳邊磨示寂處僧凡三
四百餘有勇藝少林勇藝淵數空相於少林合
宗由是出硤石關硤石古嶠陵鎮

入遊錄

王

遊善權山

水涯一徑夾古木而入有善權寺肇唐大中年
殿遺唐舊前爲圓通閣殿後三生堂寺左而上
最下水洞深廣數筵淵然泉冽西畔一竅穿地
爲水源所出洞周覆石理如砌繚陟山岡轉下
水洞之背復疊出二洞如層樓上者爲乾洞當
牖奇石棖立外隘內廣高可數仞深入數百武
繡崖丹黛恠狀屢變巉突波紋如鏤剝然上罩
垂數百乳有懸掌指數明倫又特懸攤片色皆

入遊錄

王

瑩白入幾半石色尤瑩白然必秉炬有丹田丹
竈米堆塩堆石筍玉柱細尖峯挿地立極底白
嶂名銀山其不能名狀尚多下者爲水洞當乾
洞對下泉澗遠來入洞門注最下水洞而出高
廣擬乾洞差不及亦外隘內廣而奇麗過之門
畔垂乳多列匝壁巉突諸色倫出有丹田三四
十坵連磨面壁形羊壯石大如舟屋大石亂鋪
水潺湲在下進及隘處不能窅入昔有小舟可
繞出下洞然此特一玩具可以無行洞爲善權

所居故名寺後有祝英臺讀書處

遊龍池山

張渚鎮東二十里陟平岡入下菴菴坐山阿圍峰整列更上四里許至龍池爲中菴轉陟里許越分賓嶺歷蹙而下右畔石壁峻聳約數百仞從巔落十數仞許嵌葺一徑濶不半武左懸深壑右屏嶙峋雄麗巉簇歷步四五百武橫巨不斷乃因突紆置小閣前楹在空從閣側戶俯而出又百武一石屋深丈許濶倍之爲避暑窟石

遊錄

壁連歷尚遠無路可涉閣上推牖一壺矗矗竹壑森森外岫三疊迥出如接雲表石高地下曠然中處與塵界絕隔更陟極巔處有圓臺凌風久佇震澤滿湖洮湖及應天蘇常鎮湖寧廣諸山長發縷縷皆入望中

遊洞山洞

川埠至洞口巨秀石纍纍立具舟乘炬佁僂而入洞高四五尺或仞許廣或丈許或倍之石色麗秀瑩潔或白如雪間有丹翠石上波漣文

如鑲成滴乳貫珠懸縷石芝水晶種種或判鐔如劈或開廣處中撐連如柱或粒列如結絡或聚管如蜂房行里許右畔通一明爲腰竇更入少許乃開敞高約三四丈兩畔俱起石阜左畔仰視一竇爲天窓稍下旋作一窩上有垂結數叢各長四五尺整布如罩然復入得一高處可坐百人乃折旋俯躬而下又旋作一窩復折而下又旋作一窩得一竇明出在地復下可更入水逼不能行也人暗處玲瓏有此否

遊錄

遊張公洞

公浜步入三四里一小童山巔開一竇俯瞰淵然深默進數武內視懸垂萬千如大軍下嶺戈戟森森倒列又巨秀石鱗次塚擁繚繞百五十餘蹬至燒香臺連衍方三四丈臺上周仰而視嶙峋圓覆琳琅黛綠如繡如綴如結如縐縠如風漣如崇牙如鰓珮如旌絡如飛帘如籤筒矢筍反繫有層塔有立人有踞獅有跏僧有蹲獸有短棖長棟又繞降臺下周仰而視較臺上一

而十且周列羅漢得二九之數玉笋玉柱石芝
多許又稍進必舉炬旋繞窰入得軒凡三堂一
鉛饒陳布不減石多瑩白或如雪又旋進連歷
數高園覆委徹構締巧細刷鏤凝素設景攢沓
投睫不暇給乃仰得通明處峻陟而出仙宮富
貴繁華有如此觀者類倦困神爲所移予顧衆
曰本是遊洞人可令洞遊我乎

遊天目山

章村南至長潭入山芥兩壁插霄蜿蜒夾出界

不遊錄

圭

開只數武中溯一澗跨歷亂石綉木蒼崖冷冷
溪溪盈耳商角時有青獮改木跳石蓋非人間
景亟曲轉約七八里閱十二陰潭每開石窩高
四五丈巨石墉列飛泉噴落如沸下會一泓淵
然渚瀉復出長潭陡步南陟過高湖菴轉盼諸
峻峯峭巘在下茲山爲東南大宗西自黃山來
南支結錢塘北由長興宜興溧陽正結建康東
腰落一脉至湖州乃度錢求嶺分平嶺予謂其
受承當代爲不乏諸山波湧峰遊拱揖飛蹠鳥

道數里懸壑側臨不容聯趾歷中溪灘數尖峰
攢合一阿巉石繡林匝疊轉大洋灣北望石峻
壁懸列小石峰千百如笋茁入爛湖蕩長塢遠
幽奇花異草名藥不能辨記又簾子米狀穠麥
可充飢蕩南界於潛東達臨安度井均嶺長歷
彌封岡巨石數百皆片裂直上爲西天目山仙
頂銳石嶙峋開一池大旱不竭西繞而降爲仙
殿基今爲金仙菴許旌陽禮斗之所予謂其禮
奚禮精神禮之行出石門僅容一體山頭一徑

不遊錄

圭

繞五里至大佛殿山十數峰圍合殿坐仙頂正
脉殿西衍地爲斷崖塔院杉大五圍右悟道亭
轉西南中峰塔院杉大五圍一本二榦背起石
峰轟轟右巨石峻立高十數丈或五七丈一石
可眺錢塘江南繞而下高峰塔院長巖訝谿中
歛而上下覆突前臨千丈壑右飛泉細落如珠
簾東獅子口高峰居之複閣四層長列數楹其
所自名舫室苑開自下視之如螺鬟淨結西張
公洞張道陵與高峰試法屈服乃居右守僧出

中峰銅鉢一高麗所製不擊常自鳴又添鉢四
予謂此斷高中精神之所歷殿東幻住菴東歷
二峰東塢菴諸峰下迴崖陡峭崖上小石峯百
平如林自幻住而降立玉亭險巖突出空中四
勢峰巒秀簇泉聲隱隱在耳乃下山歷百步磴
着表亭真際亭杉大六圍又卧牛官音半山東
塢脚阮家凡七亭至山脚雙清莊昭明太子駐
所度珠藤嶺九鎖塢門嶺爲臨安界又度葫蘆
嶺石塢嶺爲餘杭出山

不遊錄

寺

遊部山

部縣度鄧家嶺山開一大區乃嵩岳正落四外
岡巒盤向中發一土形小巔迤脉下爲蕩阜古
陽城地周公營東都求土中具測景臺立土圭
以測日景表石高八尺狀如柱古所製尚存臺
後文憲王廟廟後原築觀星臺甚危古砌整
製臺背下有量天尺其制劃石成二溜槽石三
十六方色深青異常品每濶三尺六十舊有挈
壺走水漏刻以符測景更北有中禁城故址

遊虎牢函谷

虎牢當鞏汜二縣中煞險固北塹黃河外倚溫
邑溫之津有三曰汜水口以達汜曰神帝口以
達鞏曰孤栢嘴口以達滎陽又東蒼頭口以達
河陰西宜陽口以達孟津是故漏虎牢者溫也
踰溫而右以達孟入濟源諸山左以達武陟漫
散無束而所以先達者溫也河至溫界最廣舊
河堤外北岸淤沙成二十里河中淤爲陂者七
八里今河分爲二道函谷靈寶縣南十里黃梁

不遊錄

寺

遊天僊山

村老子西行田文東出者更南三十里爲古號
城群山中一徑通盧氏縣乃四方交道西通陝
西之商州南通湖廣之房竹東出嵩汝
密縣東三里許有天僊廟四山平旋高嶂複擁
在外廟隱坦岡周會群流中繁奇石瑩如玉點
如望其白其黑綵如縹霞結如餌錦垣外古栢
數百庭畔老檜競直約五六仞殿後白松如傳
粉一本三幹高十數仞本大四抱餘本畔一竅

常流液甘其謂歲兩脫膚根盤據枝若擎虬葉
秀翠且硬世傳漢有閨女仙化堊此其塚上物
也廟前百武許有繡石狀架棚其左泉滴如簷
兩茲遊多異疑姑置

遊雁蕩山

黃石栢舉道石門澄潭在下陟岡而入予意山
來台括奔大海局兀扈踴成勢其造化顯才之
窟乎南繞石梁石佛岩摩訶泉和尚峯草菰樓
是爲東外谷遠嶂近林沿闕如畫西度謝公嶺

不遊錄

壬子

爲東內谷下兩崇崖逼夾奇石森布流限成豬
爲照膽泉白雨潭穴洞屢出一小竅爲風洞常
颼颼洞口羅漢洞高數百丈兩石壁上合下開
深數十丈穹窿巉岬其覆如螺捲中起一臺級
磴數百而上臺前飛泉數滴如垂線叢降爲靈
峯寺前矗雙靈靈芝二峰南北各碧霄洞又五
老峰五大石衍整徹空自是窮壑幽窄更上爲
仙岩繞而西連雲障又峰岩叢次不下百數入
衆繡壁一具上突下連歛高數十丈又石井岩

不遊錄

壬子

鷹嘴峰蓮花峯響水岩乃靈石寺東嶽飛泉如
簾石鶴立水中西周岩含瑞峯左安禪會賢谷
右龍鼻水兩高石岩合成字下距二三大深數
丈上合處嵌一條石如龍形鱗骨屈偃尾上掉
爪鼻下垂鼻孔滴水不絕左右屏風蟾蜍雙鸞
玉女獨秀卓筆峰僧抱石回鑾嶂環序而立側
泉瀑如練爲小龍湫上石罅水躍出如劒形展
旗中裂丈許深入爲天聰洞捫蘿視極底啓一
竅淵徹無盡西馬鞍嶺山形夾列規矐銳削踞
蹲拜舞迤邐奔突以千計皆不可名識予佇嶺
上真若乘駿背游馳八埏因悟茲山莫布諸谷
直耿存一嶺南下沂雲錦溪能仁寺四十九盤
嶺內爲西內谷復重阻爲西外谷合東石門謝
公嶺密藏三窟外循雁山書院華嚴瑞鹿二寺
瑞鹿坐常雲峰下危棟層霄之表嶂崖巧疊石
如獅吼狀突引頭鼻爲獅子峰二長石側爲
剪刀峰歷龍湫菴入盤谷觀大龍湫谷障數百
丈石凹中水噴瀉隨風作態佇觀瀑三亭以出

遊芝水山

舟泛芝水閱兩岸諸山丹崖翠壁奇秀異狀叢
亘夾出行五十里爽然可玩漫成叙景碧滋丹
疊開芝水迥發天刊巨地綺薰風遊絲蕩清晝
艇子放難能料理礧礧石根沸龍急艇上凝眸
堪默識橫崖聳壁夾岸張璫繡連斷參差揚或
拱宸屏雄壘戟或狀冠綬成趨踰堂庑釜案不
一態獅倪偉踞蛟龍翔襲黃朶白綴幽景沙沒
蕪平散移影蟪蛄委伸五十里勢盡東山布百

不遊錄

三

井奇挾不伸奇上奇灣流巒嶂半武夷毅引躡
卑未徹札欲示以意令人思適哉呼若不命酒
幽然脊晤已良久楚雲亂歷興獨往塵世生涯
笑開口

遊天台山

山惟天台幽深玄遠正太高明非盡歷不足以
會其全體非合觀不足以得其真勝凡名山賞
地類顯奇以布能離俗以昭異而茲山舍瓊臺
雙闕無他呈巧隨在耕犁煙火以安生業又登

踰絕壁而復安夷境若在尋常平地上遐陟十

數餘盤登華頂茲山第八重最高處俯瞰東南
脉絡咸可統會即其偏如繁枝聚餘即其合如
叢蓐成朵悠迅踈折偉瑣一大觀也中間條理
分明危如石梁壯如寒岩明岩巖昂如赤城羅
秀如幽谷五峯仁靜九峰澄如洗腸并金錢池
雙洞碧潭女梭溪上下天池勝如瀑布卓錫石
梁三瀑幽如玉京臺敲洞兀如石門盤陀石定
光招手石鬼疊石古如桐栢宮天封萬年寺福

不遊錄

三

鄉金庭深雲葦降魔塔伏虎壇雅如寒山拾得
竈石子晉吹簫堂宋徽朝斗壇葛仙茶圃太白
書堂羲之墨池

遊黃山

黃山軒轅藏鍊地予發歛由箬嶺歷黃刺堂三
义口湯口祥符寺度湯嶺焦村翠微寺望仙村
四匝其山之趾乃浴湯泉跂天都三十六峰雄
攢麗劃櫛比以次每峰十數頂起如列戟擁嶂
豁岩渚潭飛瀑可望而不能即可玩而不能狀

其浮氣紫翠濛濛萬奇獻意可會而不能言引
南衡以啓天目其有以乎山當煥時尚有冰雪
蓋卓午不被照湯道行四十里無人室其隱聞
可知躋翠微峰西閣彭蠡東閣錢塘自翠微仰
都峰出天衢之表其高可知峰三十六溪二
十四洞十八岩十八其廣而大可知挹浮丘之
緒玄搜容城之餘致索曹阮之芳潤逋化棼埃
超哉若與碧虛君共揖瑤階者

遊文脊山

不遊錄

圭

寧國縣西三十里脉迤邐而落環為小山皆石
成水從石洞中滌消自東南若下啓一洞如城
門廣四五丈傍秀兩壁石懸突如鐘鼓是為山
門洞繞入一寺嵌石藏中背下一小孔為夕陽
洞孔狀鱗文猶繪鑄所就又隙穴種種西牖一
孔通明寺右數百武躋陟為碧雲紫雲二洞小
石屯擁蹙蹙然別以二色西碧雲形圓中尖竅
而上右復啓一軒一門有石盆諸物東紫雲形
長兩壁麗繡有石床諸物南越一山連倚洞隘

真而深石岩上覆水暗下洞中隔山復啓一洞
流出石赭色瑩潤南里許朝陽洞特廣青翠千
垂左半為水道右通二門上覆玲瓏石峯矗起
門巨巧石如舞如蹲予謂今日目遊

遊委羽山

委羽大有空明第二洞天又名龜茲予久縉意
未克登及往無岑無嶠無舉無嶺無谷隱無峽
分無嵐疊且迫比通途類焉蛭處田中予少之
古乘東海有龜茲仙人所居入羽洞道觀背啓

不遊錄

圭

一穴可深進洞口土備五色土中產小石形甚
方如較利所成色紫黑且堅意非殊靈不能得
然亦無芝陳藥房不特可霞衣風馭肆鞭笞鸞
鳳之術至看雲聽水亦無以致其容與設曰無
所達於其境何必以亞洞天名之擬之不得此
必有通於造化者在

遊九峰山

予卿意出岩邑東門三里許千林一徑四嶂九
尖峯為俯為蹈為仰揚為峻閃壯者為擁為突

為衝為壙為宸西一隙起塔蔽之山濛濛常翠
微若浮寺坐一阿飛紅浥綠澗響林聲鳥韻百
弄腴畦在東僻塢在西芳泉蒼石盡可鑒一
小蓬萊也寺外一井名鐵篩水甘澈源湧不匱
邑中水苦於涵行汲者繹道

遊齊雲岩

齊雲古白嶽山玄帝脩武當移成於此自中和
坊歷步雲十五亭嵐屏溪練疊疊曲曲度天門
高崖橫絕無路石中啓一罅兩外懸壑入玄天

不遊錄

壬子

太素宮祈者相繹碧雲宮典聖祠忠烈岩榔梅
巷玉虛闕朗靈院直仙洞府程粧競供出萬峯
孤柱亭度步瀛橋踰嶺望紫霄崖天獨嶂拱日
獨聳棲真黑虎數十峰俯長春圃騫林園華石
龜塢碧蓮池雲龍潭躡天梯捨身換骨崖雨君
岩珠簾泉飛雨樓點雪崖馴鹿沉香洞鳥道步
桃源車烘嶺象鼻岡觀初仙臺飛昇崖浴仙洗
藥浣池入真真石室小壺天養素巷擅幽合勝
景景境境可啓悟在人在人

遊招隱山

招隱山洞當巔出洞前有小築左昭明太子讀
書臺初入卧龍洞深約六七丈廣半之內一石
如床可卧折而北玉蕊洞廣深三倍卧龍空突
多門覆處巉巖如藥然又折而北留僊洞差小
石頗嘉東下棲雲洞外口復圈一門門上可着
行洞內廣下玉蕊中實窅窅諸洞石膚潤而堅
又玲瓏瑩淨予噫嘻恐招顯也

遊句曲山

不遊錄

壬子

自青佩步入句曲山情景見於賦辭爰青佩之
試屨兮仰句曲之名峰寔始夏之辛亥兮迺晨
陟於上宮覽元符以致衷兮思萬寧之所從玉
壇疊而羽儀飭兮寶篆襲而金碧叢予何為而
起哉今因直諦不以自容入五雲以歷華陽兮
夷猶而不入其中徘徊於玉柱仙人之間兮念
奇勝之難逢林紫翠以成疊兮山遷運而圍同
靈泉至喜於嶼西兮巧石闢象於阿東竟萃律
於九盤兮會最上之全功俯寰區於一眇兮頌

灝化於旋風由具區於南曠兮又憑欄於湮淪
之列封由五岐而北極兮目遙遙而無所通聳
紫荊之佳麗兮合秦淮之崩洪任心叫雲兮遠
志號兮復降而之下官兮頂萬壽而祝禧崇傍
出延嗣之禱兮內繁香火之重拜玉皇於積金
兮坐白雲而生慵於是而歷二歷三兮馳迤岡
而遊鴻濛渾仁德於齊聖兮驗道業之奚終迹
幽明之一理兮惟正直之是崇此千古之昭訣
兮祇塵識之爲薈窮下泊祠宇兮矧元神之化

木達錄

圭

工遂乘夕陽踰北峽以歸兮含山水之清暉而
邇竹樹之蒙籠

湖遊

予與秦樓江商遊於西湖今日作脫俗之遊不
用大遊舫不用酒殺不用僕從不用鼓吹默默
入小舫焚香烹茗或論學或談事或放歌飽飯
從事玩水觀山將飢乃回食於大佛寺發管從
者約原處候泊是日適布政司二大叅洪西際
劉涵江厭連日湖遊喧湫相謂今日作脫俗之

遊不用大遊舫不用酒殺不用騶從不用鼓吹
默默入小舫焚香烹茗或論學或談事或放歌
飽飯從事玩水觀山將飢乃回食於清波門發
篙騶從約原處候泊各行至六橋之中近避一
笑叙同四人曰何其謀之同又何其時之同又
何其遇之同乎真曠事也

雪遊

予與錢緒山翁夢山范半野柴後愚孫蒙泉張
海陵楊秘圖王裕陽同宿天真書院半月餘擬

不達錄

圭

畢遊西湖諸山朝出晚歸一日天將雪所阻午
後始作行途遇大雪不能歸止荒林一茅舍久
而各飢適論學問實體處緒山曰今日行時諸
友慮雪否咸曰慮緒山曰慮便是行時的實體
然慮時有脩飢否咸曰未也緒山曰此空慮非
慮而后能得海陵秘圖曰何以謂之得緒山出
袖中數果示之曰此是得慮予問緒山曰兄之
慮兄自慮也抑曾慮人乎緒山曰慮人亦無能
爲予出袖中糕一大包衆啖之夢山曰一菴能

慮人何不慮而告衆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忠是實體予曰承見教

官遊

予嘉靖丁亥二月二十八日奉 命選授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次日到任衙門例放假三月五日復署六日堂尊顏公以素知招入私宅咨以官務予恐侵本科之職辭本科劉主事臬亦予素知乃過予敦贊因往辦十日還已職十一日司分職行一件十三日始蒞囚囚爲錦衣

不違錄

卷一

衛送至騰驤四衛 詔革軍士首乞收復予知 詔後冒叨之弊欲駁衆并專疏白其弊僚友駭阻且已然不欲即爲結從司故例每員月出銀四錢給門庫飯午羅列醉飽而出盡甚愧之十七日司分職行一件竊盜事其人乃餓而將殍故求丐於衢假數升之竊希入獄給官食自安予爲代完其贓以遣之因愀然不受寢食耿耿有藿食之思得家信予父以考滿至京慮至時有提牢差圖早赴以便迎侍情請於堂

二十七日入提牢廳二十八日部以李福達獄朝審四過每屬予執役四月初七日 朝廷震怒三法司擬改議予上疏極論之乃得罪歸是爲四月十四日自授職至去官四十六日中間實居司署只二十五日蒞職事只二件殊曠效勤虛 朝廷作養

嬉遊

予父入業成均時予年十二三肆行闌市中日嬉頑無度稔染澆習終歲不徹師保無所於禁

不違錄

卷一

一日有說平話乞人錢者市中據高所縱談行者止而聚聽無算亦有逕越去不顧予見而作疑何其欲行欲止之異每動思惟忽有啓微悟泛以質人無所得歸入室中深致思意者聚而聽乃嬉乎逕越以去其有所執乎因不往次日復欲往舉步且已頃之復欲往遂發恨出淚予外大毋見之問其故不敢明語外大毋愛予甚問曰汝必有不遂於心令人引掖往外散之予淚愈盈至不安寢食遂絕不爲往圖有所執

春遊

予年十五有友甯姓者誘予事浪蕩營春蕢舟數友約日輪主飲具遊道場山乃往見衆遊酣歌浪戲有致爭成訟忿予輒心悚悔快交興又慮蕤約不能得默默內訟席間不下咽歸則予父知有往候予行責撻三板明日即訴懇於甯以父命却遊

市遊

予爲生員入歲試試主以目疾每屬隸代防故

不遊錄

聖

入試生皆具貨行賂將入試門有丁友愛予授貨贗種四五塊瑩如絲銀而能辨既入因思之隸如能辨反受崇終其日不可袖之而出已而每藏袖中意可爲應用一日充魚價去忽思漁人致累吾寧白食飯追返之不鬻魚一日赴人宴以搞樂工忽思勞渠而詒褻之不可一日行醵儔叅以少許緘成取出一日派轅酬官差人忽思彼可架殃追易之一日與持鉢僧復思不與之爲愈索返一日遊閭門市貨賈賈人誤納

忽思利我幾何而多害之欲悔交賈不允懇索亦不允不得已情告乃悔交因念此物袖之歲餘無所用何以袖爲欲棄之河水復念有偶獲之者不幾遺害於後擇曠野穴地深埋之號天長嘆曰袖久亟舊質之最下今日之棄賴天有靈然不極不舉習之深也天乎天乎何爲使我至是哉痛爲咎恨

意遊

湖有白包巾之變予深痛民之信佛而墮於愚

不遊錄

聖

也意極救之而鄉議成官計定兵事治城郭戒嚴百姓靡擾力爲辨析挽回如可不累及一命不憚竭勞鼓舌而阻者傍出見雜疑成已而倡事惡少數人就憲無辜入累自予未行救前死者亦數百凡後意之所專精疑向極神逼誠射郡伯李潞南感發寬議夜半遣館賓及該吏過商兵收讞減賴保全餘衆予信意定可孚而動但不專不孚不堅不孚不委不孚不極不孚不定不孚不公不孚不愛不孚其致彼者別心成

亦不孚憶答王西石論孚道孚字從爪從子以足加於卵上如鷄抱卵隔一形殼能徹通要體貼母鷄之意何樣安頓

天遊

一子一日意不一應酬覺舛謂小戒戒遊具戒曰且誰令闔戶戶闔令歛鉛槧卷帙鉛槧卷帙歛令遊冠服冠服遊令守闔謝客令室人不進茗食焚香莊坐瞑默半日戒問何以不戒行乃闔戶不瞑弛謝客弛不進茗食復焚香莊坐至晚戒復問何以不戒行一子曰遊竟戒謂未見有行踪一子曰已天遊戒謂天遊何如一子曰汝不識也始瞑默強力蒼蒼之空後始盤桓太空

仙遊

予遊華山下昭光寺門內遇一人丰神超雅自謂烏姓肇昌人問予何往予謂將邊行烏曰吾老於邊曾諸歷皆不能為之用因時生境隨人定局馮敵立我安事宿構且質予魯固身中四

夷否予曰固身中四夷何如烏曰因時生境隨人定局馮敵立我予莫知所指頃之入其寓訪之主僧謂無是人明日出訪赤肚李原來李能玄論有驗能不飢不寒且通他心道予事皆中予問聞汝赤肚何加衣於腹曰赤光光只有一肚皮肚中無物別後思之昨烏有先生或赤子化身磨擬話頭豈亦得手者

不遊錄

四

激衷小擬引

夫激衷而鳴述情以作予多拂於所值情至或有迷欲因自警不忘其本耳詩三百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蓋從刪後無詩詩亡而是非昧故春秋作詩非亡也失其所為詩之情與其義其聲也漢初去古未遠樂府繼作猶能述情太樂氏以聲歌肄業猶沿古響然其雍溫敦雅已非三百篇之義齊魯韓毛誦文序訓湮沒聲歌之音雖東觀石渠論說無補其謂杜夔得四篇費延年得一篇皆非真得也降是而援事附名綴今妄古贈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則引烏生八九子賦雉子班則美繡頸錦臆歌天馬則叙驕馳亂蹋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陳烈女并其名固亡之矣唐宋而下繕辭遐慕通理聖蘊摩述皇風美則美矣謂之情則槩乎未之有也傳擬樂亡自魏始禮亡自梁始豈其然哉夫言者心之聲歌以永言後世造言不由乎衷先失其所為本雖合聲比義亦末耳予斯述也

其亦欲稽其情可以興群怨否乎曰小擬蓋願學焉而未能大也覽者教之吳興唐樞識

游哀小擬

長門怨

有比論長門長信怨者予竊異之長信知幾自歛豈若長門怨乎漢武帝陳后得幸後退居長門宮聞司馬長卿工賦奉黃金百斤求悲愁之辭以悟主帝聞而傷之復親幸數年是詭遇而獲禽也班婕妤事漢成帝帝欲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小擬

三

代末主始置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乃止後帝幸趙飛燕姊譖婕妤呪詛帝訊而釋之婕妤恐終見危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賦塙素自悼章何其正哉予欲繫長門之情而釐其辭臣妾所欲自見當之死靡他胡可自惑也假以明志

得尚懷慕寢陳誠望離宮蘭臺勤迥陟飄飄天疾風流微托貞緒徙倚心從容投袂苦自翳數

營發長嗣面目不能顯顏思咎彌棄奢恩貯金屋虧盈變其窮女圖陳鏡監靈淑慚予躬英奴恥靡及衰閭郵群宮年嬌况不滋愛業如朝虹玉階蔽沾結所籍明月同孤雌時枯幹孰計彫與榮但令袞宸悟逍遙以虞終

南山謠

甯越任車商於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擊牛角而歌南山公曰異哉非常人也命載之歸予癸未下第辭都門效其辭

小擬

四

以摠志

天衢濛濛搏翮未衝欲賦枯魚鄙為干齊在義在命歸求自證豈惟籍組不顯無競

紫驪馬

觀政時丙東廠咎予不避道索之急凡進士類假營乘予懼而還之乏乘久在告懷之而為是歌

元是踟躕蹄相拋等駿駢誤擬奔雷騰電耳竹批不知何處困益車角傳鮑生美媛不惜換叱

感師數萬卒大宛之國圍我嗟此馬雖無方
目明春將相格柰何艱難款段之御容與紫陌
金羈嘶所以不待伯樂之環顧何識九方之天
機世間萬事總如此一瓠千金勢而理吁嗟塞
翁炳幾先秦穆岐下揆肯祭八龍九逸俱長物
妖舞傾盃不足訾我聞王濟之樂惜錦不欲渡
我今安敢躡其過伏櫪三十豈愁暮人情不忍
忘知故願與誰歸究驤德望見吳門練一疋

上陵者篇

小擬

五

予幼鞠外大母感恩罔極外氏式微大
母亦無出壠事予當任之周旋疊疊鳥

聲樾蔭咸助悲慨漢樂

辭有上陵食舉曲篇踵以見情

上陵者競執穀賣麗冶我心縷縷含土苴上陵
者湧戚族蕩原野我心搖搖願傾瀉啣情周翼
復見兒鞠育韋翁今有馬嗟哉馬母字我慈悲
我啞出入顧復不離捨嗟哉馬祖囑我深賚我
雅我纔出哺祖死也嗟哉小母吳拊我勤如我
姐啖我服我安我打三天萬感百歲情疊疊

泣涕一竿秋杉蕭蕭烏夜啼山德海恩忙脚蹉
北印秋草行人稀侍中大尉勢不下牛羊丘壠
棠梨風當時近前面發緒面發緒誰敢惹今為
真昔是假等來生事如飄瓦長眠不管竹枝吹
今日兒心聊且且

釣竿詞

丁亥議獄被譴南歸克相休侍御與偕
行林亦赴謫所夜卧月會通河聞中漁
舫聯泊露篷若泣披風橫歌壯膺耿耿

小擬

六

恐林子之以境遷也言念伯常婦歌釣
竿而懷君子不識以規以憐友道主諱
能無擇耶

荒浦腥風拂露蓬若為泣月華伴遊人處處堪
居息阿囷酒不來老漁橈已戢齊聞睡氣軒所
愛甜而黑餌芳不食魚歛胃俟來翼聖人制網
罟愚者重失得潢汗勤小鮮鯨鯢曾可測古有
磻溪綸志不在物色倚湍質明琴以順帝之則

步虛辭

狂思栩栩於喫飯着衣恍然遊九霄泰
清上聞鈞天一闕俄在几席稽其所業
蓋不下帶也爲之辭以考焉

玄囑散塵星紫微彤重臺蕩塊豈無託空香自
天來抱朴有丹訣不向方術開繁英動流景幾
微運吾才飄輪幹皇穹秋盤浮坤埃共作碧虛
會靈荒冷高醅雲頃歷萬劫一因澆天孩此意
貴默識真機向誰裁

上聲歌

哀文冠情無以自伸不覺柱促壬寅夏
長男炳文年二十二而夭

促柱歌情將奈何煎腸剝骨俾我心極幽明已
痛割天長地久無時合

上留田

予有二弟仲子病癩數以語點予而季
子且早世孤情嫻嫻欲悟無策輒抱通
天之痛言咎治長不令緬惟王僧虔技
錄有上留田行崔豹古今注云人有不

字其孤弟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之
予故托以爲警

我不字弟弟我訾我兄不字我復爾上留田父
毋生我及我弟弟我不字自我已上留田我先
弟後我爲主我不主之誰則恃上留田父在不
專今已死毋愛世來鍾少子上留田盛衰通塞
動有使人情況復難違士上留田垂諧元繫分
連理大舜所以同憂喜上留田

鰕鮒篇

魏擬長歌行爲鰕鮒鰕鮒細物局之甚
者也蓋摘以起調以爲篇題予惟鰕鮒
是懼能不鰕鮒若者其亦有進而思之
道乎

鴻鈞粹靈毓朱明對光寰皮囊崇頑夥倭倭耽
屏娛伎倆各有負曾與若是班叔運所願學訣
秘存孔顏悠悠歷劫遠寂寂太宇間往事入染
指蜩列千萬般夷臧競情好歛忽成悲歡一切
付影響支吾几席間鰕鮒修潢潦褊心以爲完

禮約世紀聲物開文端不顯繕謨烈故步差
邛年華赴弩力達士懲素餐

烏夜啼

王義康謫所妾聞烏夜啼聲知有赦予
以論獄編管居八年詔復冠帶先是婢
有以整纓請者信事之有先幾也况宸
澤手

烏聲聞夜惡不惡便爲喜妾是有心者予心良已
矣黃麻出閭闔嚴霜繼溫晷昔隨擊壤儔今向

小擬

九

鳴珂里天王廟更化刑賞握乾軌我生德未明
徒羞事攝理劍氣久不淬感恩徵故履宸謨急
臨軒如用則何以

精衛操

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鳥日嚙
西山石以填東海其志專也蹇予三族
多窘雖稍稍爲繕生圖止助姻恤喪而
予力日困群窘日不給自惟晏嬰之能
贍其族殊未敢擬而程伯子給其門數

百口蓋必有道存故不容不歸責於志
志立而學術具予以懲其本豈事求可
哉作精衛操

山在西海在東嚙石填海不計功石樣重海樣
深不取事成取志真人志無此大精衛人已化
嗚呼靈蟲反被聰明星

別鶴操

嬖氏有幾六十寡無子而將他適者詢
其故則恐不給於後予泫然迎而居之

小擬

十

有友陳邦佐辛卯貢士貧甚天無子其
妻無以生適丁嬖氏之後也窺其情爲
之處腴畚計歲入秋貯而季給焉竊念
婦人迫事勢而移其初心者比比爲然
若商陵牧子之妻迫於父兄亦勢然也
其不愴焉悲乎代牧子而歌別鶴
倚戶有樞倚儂空踟躕中夜嘯悲儂聞愴無爲
細瑕割汝父兄念緩處

華山畿

宋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

舍女悅之遂感心疾而死氣欲絕謂母

曰葬時車從華山度毋從其言比至女

門牛不前女曰待之粧澡出而歌曰華

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

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躍入棺

乃合葬竊謂此女雖不得中義其所以

酬知而不負者意亦烈矣予辱臺諫官

及部使者遷迂郊薦暨銓曹覆推不下

小擬

士

數十舉理茲衆口若南徐郎之誤悅而

堅也予敢不省惕潔已以副之欲如華

山女不自喪以負知人之明耳

華山畿有女自信報施事大死生事小不憚客

華山畿有車不前神爽相綱聲實相副難棄捐

華山畿有死不回孤衷自許匹婦自好安肯爲

技瓊潔癖秋胡妻鴛幃只老心相知焦卿猛掛

東南枝青廬新婦投清池鄭僑豈浪哭子皮高

山流水無鍾期

鞠歌行

鞠歌古辭言願逢知己以託意兀厓霍

宗伯舊與交予被黜南歸兀厓以召赴

值近於清江浦停泊大論不合各持見

以去踰數年會朝議京堂官各舉所知

兀厓疏厠賤名予駭之異哉兀老之取

人也不以論之不合而遽絕焉其誠采

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耳爲之賦鞠歌

蹴先後鞠往來皮囊施受徒喧喧神寂發蹀躞

小擬

士

協兩志互感技儼捷郢人鼻塩車驥氣屬風雲

同意味越石甫齊晏嬰厚遇請絕翻通靈輪困

器珠璧投躋踣數定不入籌

結襪子

古辭有結襪子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

也今之所謂恩類以衣食援緩爲感而

不知啓我愚蒙以立性命乃爲至恩予

少慕古人稽典訓傲其成軌日苦而無

所得後謁甘泉湛師問孔子之行則曰

不在鄉黨章問周公治天下之法則曰
不在周禮問禮樂之實則曰不在儀禮
十七篇言未竟意而別乃北上會南宮
試寓都下玄恩寺授徒得老善知識名
法慧每予講輒附牖而聽講畢輒微哂
凡數過予異之與語且窮詰乃悟湛師
昔日之教我者因盡棄舊業以其所自
悟求參於古訓歷歷有証然後信其爲
終身所從而感慧老之恩有不可忘焉

小擬

三

蓋郢書燕說能佐師言而闡聖雋以裨
我爲人之道能無感乎詞以紀之

白頭若新人邂逅得臯庇由來相感曠百世彼
正智我法慧六經注脚皆空謎黃花翠竹總捏
槃悟緣整欵能開關性學千秋隳百孱我籍慧
老窺一斑欲以報之擬銜環

東武吟

陸機鮑照沈約各吟東武蓋傷芳華徂
謝嗟乎可以誠俗而不可以炙膺生年

隨寓沒則吾寧耳矯而繹之聊以順志
世短苦意長大化何茫茫瞻言踣埃業遐結空
馳揚重華振明紀太宇發天光酬物苟自協憑
緣擷其芳移踵見東武轉睫通玄黃代謝本常
理朱明愧倭倭承冠貴所執嶠谷同扶桑

白紵舞辭

悲窮畏命蘊熱含酸輒暢然欲與長風
同曳太清不覺恍在故我漫思不禁解
以飄袖言念晉白紵舞曾有是興不也

小擬

十四

梁帝屬沈卿歌廣四時鮑子六鮮含商
咀徵結藻凝華恐落悵時玩物乃解以
自規

催花香花人亟來花發花含人試裁新渠綰露
香上臺有花無人酒在醅酒醅不漉完糟粕花
老烟深人廓落繡城鳥語遊絲牽一朝花謝空
相憐空相憐運齟齬傾黃流舞白紵君不見齊
門瑟徒自工磻溪雄魂追遐風又不見銅雀臺
總帳空人生努力豈在西陵中

蒲稍雄

東塘毛司寇被 命征安南因兩獻書
以助芻蕘感漢武帝伐大宛而賦蒲稍
雄

蒲稍雄蒲稍雄橫歌健魄颺秋風漢主一怒貳
師奏功世來事業本意氣我欲致之人物同當
時武帝不在馬良駒曾產渥洼下長猷耿耿畧
西極欲郡酒泉與張掖羌胡情整一域之豈獨
中原潤餘澤嗟哉量力肯量德舞階干羽慎學

小擬

十五

術人言輪臺之詔悔心生終是倦勤道幾息

鷄鳴歌

瀚落窮岩外交幾絕筋臂日逸懼墮舍
藏之訓漢相和曲有鷄鳴歌漢有鷄鳴
衛士主鷄鳴宮外周禮鷄人夜呼旦以
起百官予警咏一章提省男子職耳
和合好夙興生事了好合和四大能蹉跎生男
重孤矢席珍謁天子時來明素心遇蹇裁進止
簪簪幽谷蘭寧作無人芳纂纂路傍棗豈為無

主荒用舍各有時行藏我得之捐焚墮閒境嬉
適竟何為

雉朝飛操

齊宣王時處士犢牧子七十無妻見雉
雌雄雙飛仰天而嘆曰聖王在上恩及
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乃援琴而歌以
明自傷天下之不遂其情者豈止犢沐
哉雖曠千百世事別意符情不可以二
觀也

小擬

十六

雙雉夜宿兮朝不離雌雄和鳴兮頤之頤之氣
則異兮同起非所強兮造物誰君臣夫婦兮性
秉彜人生不立兮將奚為世短意長兮韶景馳
感理未盡兮應則疑意動犢沐兮神不怡宛其
老兮伉儷微吁哉齊宣兮欲公好色泣向隅

江南弄

有不知予者致一善謳侑予鴈子聲色
之遠矣矣拒之甚而主之意未闌也置
屏外一曲而去聞者以為絕倡試短弄

一章酬主人慎氏

香樓飛雲出綺屏六么春軟轉開輕房暉遠對
不堪情不堪情江月明人不見數絲青

採荷調

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爲採
荷調以刺何敬容敬容時爲相從簡傲
世少年氣直而不溫豈諷刺詩人之意
乎爲更題荷二解

疊翠底繁如擊珠碎復圓洩香銀素起那與競

小擬

七

爭先人言荷暗弱太受不器設祗憐莖刺多岸
看不成折

走馬引

樗里牧恭爲父報怨殺人而亡匿於山
之下有天馬夜降因悟荷糧而逃於溪
澤中援而鼓之爲天馬之聲名曰走馬
引予父贅外氏外氏以事廢家有乘佐
僮以計困予父予奮身投其中出之因
念保避不若恭不識恭能以大觀共事

不耳布諸絃而正之

爲父報讐方不報怨殺讐赴訊方聽國常憲復
父治行方詎曰黨亂事有則方不信於神天馬
兆方危問津牧恭遠方質明琴竊負遵海方舜
辭爲后議親可釋方舜不自苟大孝雖舜方公
視父母牧恭整控方于何其走

陌上桑

邯鄲女名羅敷爲千乘王仁妻仁爲趙
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

小擬

太

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
上桑以自明不從有故人以非義事嘗
予予絕之甚且不色既而悔君子之遠
貨當以其意却之意着於爭終爲興氣
所挾曾若羅敷之從容釋辱哉

春臯小姝花瓣香栩栩風襖摺半強凝嬌沉態
曳意翔青絲係鈎持一筐裙襦麗綺紫與細玉
膚雲髻金蓮揚高臺贊眼趙有王開庖腴傾呼
瓊漿臨頭勢焰禍已將從容挾箏六尺長纖纖

玉簫低復昂雲寒冰咽飛秋霜湘靈醞致空倘
祥危絃手語迴猖狂專城顯盛誇大郎情山自
倒全冠裳使君有婦義極彰天地正位成文章
十三鴈柱促歷詳情音繞繞殊有方青陵臺女
性執剛厭瀾更僻秋胡腸金婆河間世弗良矯
枉貴奇不貴常無虐之剛陌上桑孰起羅敷議
中藏

飛龍引

予少病怯藥餌不能治乃訪方士得維

小擬

九

揚張老授臚中之訣知三鍊皆無精氣
一道欲與造化參而同之世維孔張不
能逆天理爲偷生之計引飛龍以寄望
洋耳飛龍篇古求仙作

正訣空三鍊大道孕至神亥魯外遺籙支離涕
傍門配號隱名彙繆令造化分坎離豈兩事全
木共蠟魂所制在刀圭規中潛氤氲三家聚相
見一臚住萬紛胎乃藏神府息爲化氣元鉛離
庚忒老汞出甲已焚恍惚無何有綿綿亘若存

藥錄真火具玄牝意中論

春江花月夜

伐木嬰情鳥嚶百換綵然同似一賦以
慰之

青陽啓群動水彩盈兔魄叢叢造化機獨對倚
濤碧春江花月夜此景共誰識

筵篴引

傭夫失水而斃與殞之恤其家竣治而
麗玉之傷不能已也麗玉者霍里子高

小擬

十

之妻子高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携
壺亂流而渡其妻呼止之不及以死援
筵篴鼓而歌之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
死子高還以語麗玉玉傷焉引筵篴以
瀉其音聞者莫不墮淚

夫狂見妻賢烈行亦獨了痛夫能許死論夫何
不早明明麗玉心豈直通聲音我傭無夙習提
裂看長津

丁督護嘆

狂夫窄眼閑上青窮本望劇無而悲之

種種杞憂容自默哉

我所思兮白玉堂羅彛儼鑊邯鄲唱盡括樓裂
華燈煌擊壤溫飽永相忘愍予不遘窘四方枵
殫須捷疾殄傷可憐酸鼻起中腸好人有懷援
我梯我願酬之淬道機終然不敢行攀躋馳芳
桃李先成蹊

我所思兮青雲臺籍組綰壁印纍纍盡括寬褐
映餘輝弗陵弗虐安六骸愍予不遘滯八垓斷

小擬

主

圍臧獲猛虺隕可憐酸鼻中腸來好人有懷援
我濟我願酬之事 天帝終然不敢競詭絡遠
迹狡夫崇竈媚

我所思兮宗會樓雲仍姓屬星辰稠盡括顧趾
瓜臠哀各親各長無相猜愍予不遘念毗劉居
榮無怙于誰說可憐酸鼻心殷憂皇穹有懷援
我柄我願酬之展宸政終然不敢以人勝自然
道浸聽天定

我所思兮逍遙城冥心息機注中冷盡括載軻

拾魂庭乾坤一條傾八溟愍予不遘勞委形業
緣境拂生青寧可憐酸鼻五內蒸皇穹有懷援
我路我願酬之審官度終然不敢無尚布蟄封
元欲彌絨固

激衷小擬 終

小擬

主

激衷小擬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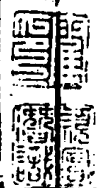
激衷小擬我

師一菴先生擬古樂府者也樂府輯於郭茂倩
序於李孝光及說於說府辯於文章辯體可以
溯其源矣先生前引更得其深焉或曰先生醇
資粹養闡明性學而允蹈之以先海內儒宗何
有於是哉峻曰獨不聞朱晦翁註釋離騷也耶
此先生游藝之一端亦世風之所繫也烏可與

門生施峻頓首拜

小擬

言



木鐘臺集

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修墨守已著錄此編凡分二十
九種曰禮元剩語曰真談曰語錄曰遊錄曰周禮
曰論曰因領錄曰三十測曰咨言曰感學編曰答
言曰輶園窩雜著曰證道曰偶客談曰疑誼曰海
議曰國琛集曰未學學曰館論曰易修墨守曰法
綴曰列流測曰宋學商求曰枝辭曰積承錄曰政
問曰蠶越通曰嘉禾問錄曰春秋讀意曰激衷小
擬晰門分類俱各冠以序文其別行之本已各存
目此其總匯之本也

陸學士雜著十種十一卷

(存八種九卷)

〔明〕陸樹聲撰

中央黨校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明萬

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陸學士雜

著十一卷》提要

汲古叢語

國子祭酒陸樹聲著

嘉靖丙寅春余備負南雍甫至嬰
疾屬偃息餘陰稍親載籍有得輒
劄記以備遺忘曰汲古叢語者僅
若干言夫見聞易局名理難窮即
言境之可循豈智綆之能測矧全
淺昧率意揣求譬之蠡管億量高
深竊真有一得云爾

天動為圓其數奇奇以圓行故天一生
水而三生木圓者徑一而周三地靜
為方其數偶偶以方止故地二生火

而四生金方者徑一而匝四蓋天之
法所謂申圓之周而為句展方之匝
而為股然則所謂方圓者非天地之
定形也奇耦之數陰陽之義也

日者陽之精離為日離火外光月者陰
之精坎為月坎水內影離者麗也日

之光外焰坎者陷也月之影內含故

月當日所焰則光生就日則光盡

水火陽也木性達而火炎上陽主進進
者發越故就上進極而退陰是以根
於火中也金水陰也金性凝而水潤
下陰主退退者歛藏故就下退極而

進陽是以根于水中也

一判為二自二而四四而重之為八八
者分於二也天以陰陽四時也而分
八節地以剛柔四維也而分八方易
以兩儀四象也而分八卦總之則二
者體數也故制字者判二為八而化
體為分

陽一而陰二判一為二故日體全而月
體虧月稟日光天包地外而氣行地
中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陽全而陰
虧也

陽極于九故有謂天去地九萬里者有

謂周天八十一萬里者有謂天地之
四極四隅各相去九千萬里者而渾
天之靈憲謂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
百五十里蓋天之周髀謂天離地八
萬里夫天高而地厚其廣大宏遠不
可方所限量也然而象緯以課其進
退畧儀以驗其長短者求之度數非
以形體規度之也人而窮神知化彌
綸叅贊者豈以形肖之哉故曰吟嘯
可以鼓風雲律調可以通寒暑
日在下則蒸濡為露而物以之潤日正
中則陽極于上而物以之燥蓋靜則

水生動則火勝也霜始寒而殺物雪
極寒而澤物者蓋少陰氣肅而老陰
則生陽也故陽不可亢而陰戒始凝
地氣之上升也蒸則為雨露凝則為霜
雪然其降自天地承天不自尸其功
也爵賞刑罰者人主之雨露霜雪乎
臣承君之令者也故曰臣無有作福
作威
分至啟閉順四時而成八節也以其得
陰陽之中謂之分以其當寒暑之極
謂之至以其生長謂之啟以其收藏
謂之閉然則四孟啟閉者陰陽闔闢

之初二至二分者陰陽老少之變也
月令春其數八夏七秋九冬六者舉天
地之成數而五居中央獨舉生數者
土旺四時也然五得三為春之生數
得二為夏之生數得四為秋之生數
得一為冬之生數而一四二三者合
六
之其數五一九二八三七四六者合
之其數十則土生成之數已寓于其
中矣故曰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
易之為字從日從月日陽而月陰陰陽
之義配日月也故日中一畫為奇月
中二畫為偶奇者為陽陽主乾偶者

為陰陰主坤乾坤交而六子生故易
者陰陽交易之義也
爻以效天下之動者也陽動而進變七
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
六象其氣消也爻主占變故易爻之
數用九六
七
一三五者天之生數也積天之數而為
九二四者地之生數也積地之數而
為六故陽爻用九而陰爻用六易曰
參天兩地而倚數
易上經首乾坤者陰陽之本也尊之也
次之以屯蒙者天地闢而君師立也

終之以坎離者水火效天地之用也
下經首咸恒者夫婦人道之始法天
地也有人道而人事出焉與時消息
不可窮也故以既濟未濟終焉

萬事萬物生于一與二非對也今天
陰陽也剛柔也動靜也升降也屈伸

六

八

也往來也闔闢也以兩而對皆有待
也而一不可對也元亨利貞天之四
德也而曰乾元者蓋元亨為通利貞
為復復者復于元也元者一也是故
天道得一而大

數始于一而終于九九者究也然十舉

全數九之餘復一也雖謂之始乎一
終乎一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
四十有九虛一不用者所以用九也
陽生于北長於東而極於南極則陰生
而為姤姤者遇也自外至者為遇以
戒其至也陰生於南盛于西而極於
北極則陽生而為復復者返也往而
來者曰復以章其來也易所以扶陽
而抑陰也

六

九

泰之為卦三陽在內君子以志同也則
引其類以有為故曰志在外也否之
為卦三陰在內君子非其類也則貞

其守以自靖耳故曰志在君也

火在天上大有日麗天則萬有畢作故
曰日出之光衆動之用也地中有水
師水由地則得土而流故曰川谷之
下衆流之歸也

巽二陽上於一陰象木之出于土也故

木之生也始柔而終剛實始青而終
黃始酸而終甘黃落者歸根復於土
也

水生於金金得水而滋故曰子令母潤
火生於木木遇火而燃故曰子害母
形天一生水其坎中之一陽乎陽主

生地二生火其離中之一陰乎陰主
殺故曰肅肅者含生赫赫者蘊殺陰
陽之互藏也

輕清者升而為天重濁者降而為地是
離天地為二體也不知天包地外徹
上下皆天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是岐理氣為二致也不知理在氣中
成形者即理也故以地配天剩一配
字合理與氣剩一合字

陽始于一而成於三天一生水陽之始
生也其混沌闔闢之初乎故五行之
生數始於水天三生木陽之發動也

其化育流行之初乎故五行之時序
始於木

天地之氣閉塞於陰而藏於陰萬物凋
瘁于子而孳育於子日晝明而有神
於夜龍蟄而神雷收聲而發出機入
機互為之宅也

十二

風不離空故搖空而得風水不離地故
掘地而出水然形動而風隨者則曰
有以顯無氣虛而成水者則自無而
生有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故王者服冕取其
制前倂法天之下濟也天明則日月

不明故王者以冕旅蔽目天玄不用
其明也

澤上于水水下流而澤竭困之象也然
坎險而兌悅悅以遂志以之處困困
而亨矣山上有水水就下而山上止
蹇之象也然外險而內止止以脩德

六

十三

以之處蹇蹇何尤也

咸者感也而象曰以虛受人未有心不
虛而能感者也故咸之感以無心也
恒者久也而象曰立不易方未有立
不定向而能久者也故恒之久以久
道也

上天下澤履大易以言禮也兌以一陰處乾之下而悅以應有順之義禮主順故曰禮由陰來雷出地奮豫大易以言樂也震以一陽處坤之上而動以出有散之義樂主散故曰樂由陽作

十四

生生化化形形色色其森然可見者故曰顯諸仁而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莫測其所以然者故曰藏諸用

物之有常形者囿于形也而水不然處圓則體隨而圓處方則體隨而方而水固無方圓也因物而不遷于物者

也故曰水幾於道道能體物而不物於物者也

四時之道陽舒則氣濁陰肅則氣清故心役則氣散神昏心寐則氣虛神朗洪業未闢渾沌未鑿昧爽未旦其人心情實未開思慮未起之時乎動涵至

十五

靜貞下達元此之謂真夜氣慎無牾亡之於旦晝哉

鼻出息也而能聞臭舌藏津也而能知味物外至者感之自內內者不出則外者不入也故狗物則喪已嗜外者奪內忘物累而得天真者其監于此

義乎

離明外光故目之視外明借日火以為用者也視主散散者屬木其木火之交乎坎暗內影故耳之聽內虛曰聲氣以為用者也聽主收收者屬金其金水之交乎

十六

目視衆形使專一視則形至不能見矣耳聽衆聲使專一聽則聲至不能聽矣故曰鑑不留影觸形能照谷不停響遇聲則傳

離內陰陰主實故目視色色有形者也坎內陽陽主虛故耳聽聲聲無形者

也

權衡之制出於人宜輕重長短莫辨於人心也而稱輕重者必於權裁長短者必于度有心者聽於無心也

室之開闔以門而管之者在樞車之運轉以輪而持之者在軸樞與軸處于

十八

十七

不動者也而動者由之

有動之動生于不動不動者乃所以動也不見其動故曰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者乃所以為也不見其為故曰無為

月映萬川則萬川普現而月體無二風

傳萬竅則萬竅齊鳴而風性無體聖人所為以一心普萬物應萬感而無迹者也

虛器應聲實之則黯然矣虛室生白室之則黝然矣故曰當其無有器之用心者神明之舍應之主宰也可不虛乎

動靜者相待而有者也一動一靜之間機相乘者也故舉步者舉左則止右舉右則止左動根于所止也觀此可以知動靜之不相離矣

處順境者往往逐物逐物則我隨境遷

處逆境者往往執我執我則境為我碍惟內無我而外忘物則順逆境來處之一也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木一也過火而出皴者其質浮過火而不出皴者其質重木之藏皴形之藏神一也故至人養神不養形養神則形不待養矣

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此之謂忘非遺有以為忘也猶之曰虛以養神以養氣養形耳其有而不有存而若存之謂乎然則虛之所藏者深矣

波因水生謂波非水不可也然即水求
波別不可得心應物而有感謂感非
心不可也然其感其寂心無二焉故
心之體用曰靜虛曰順應曰虛與順
則寂感兩忘矣是故至人之心如水
火生于木火太熾則木燼神寓於形神

六

二十

太用則形枯故至人潛神於默而衆
庶焚和

質本而文末本者根也末者枝葉也物
至末則漸散欲反而歸根難矣故混
沌鑿而無完人矣追琢工而無完璞
大易序卦于賁則次之以剝

智分於情實性移于習染此楊朱所以
泣路岐而墨子所以悲素絲也故曰
太朴不散白賁無咎

居晦可以用明察察以自昭者神馳而
眩外矣主靜可以尸動憧憧而往來
者內搖而逐物矣故曰知白而守黑

八

十一

寧內以制外

墮肢體槁木其形者此虛以養形也反
息循空練氣入微者此虛以養氣也
黜聰明美靈根者此虛以養神也其
有出於吾儒勿忘勿助無思無為之
外者乎

凡物以適為得，以足為至。故居約思泰，得少為足，而履高危者，多懼處豐亨者，多憂。當盈滿者，始損物盛則衰，陽壯則老，是故樂生于不足而憂生于有餘也。

高爵厚殖美姝三者，以崇高厚奉其身也。而上蔡悔禍，郅瓚宗金谷殞軀，故曰養生者戒於傷生也。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

窮通得喪遇之者，猶寒暑旦暮之序也。而喜朝惡夕，去寒即溫者，又人情之常也。然則翟公之客何妨于去就而

屑屑焉書門以絕之，也不已置冰炭於胷中乎？

財猶水也，王者導利而布之，欲使其流通而各足也。故理財云者，䟽理其出入使不壅焉耳。如曰取之以專利，則壅于此者必竭於彼，民起而爭之矣。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明則為君子。當君子用事，則明白洞達，以抑遠匪人。故易之夬曰：剛決柔也。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為小人。當小人用事，則脂常惜，毒以陰移，善類故易之剝曰：柔復剛。

也

尹氏之役夫其覺夢互為苦逸然而真
妄奚辨也夫覺者為實則夢者為妄
夢者為實則覺者為妄要之寢境雖
殊而識情則一彼役役以求富貴者
其疲精神竭筋骨何異彼役夫之覺
而享當身之樂以榮一時者不僅以
於役夫之夢境耶

大鵬尺鷃不同者形也而其分各適也
故均謂之逍遙山臆鼈殤不同者質
也而其性各足也故均之為齊物
世知資物以養形也然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之矣知養形以存生也然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物有餘而形
不養者形有涯而物無涯以其有涯
者而逐無涯則形斃而受物以養者
不存矣形不離而生亡者形之生有
待而所以生者無待也役其無待者
以徇有待則形亡而所恃以生者不
存矣

以有限之身而寓無窮之宇宙適來時
也適去順也故曰天地者人之逆旅
以一人暫有之身而應萬有不齊之
物人之情識有盡而物之往來無窮

故又曰人者物之逆旅

寓無辨於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則得失
可以齊視遊無間如莊生之蝶濠上
之魚則身世可以兩忘

忘物易忘已難忘世易與世相忘難未
能忘已者忘物之未盡也未能與世

相忘者忘已之未盡也迹雖忘世而

不忘乎名者未能忘已者也未能忘

已而世與我相忘乎是故四皓不如

邵平鄢林宗不如申屠蟠乾之初九

潛龍勿用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處方寸於中身者謂之心而不知潛天

地備萬物者皆心也是天地萬物者
此心之現量也大其心則宇宙在吾
度內故曰身在心中如水一漚身者
心所現量之一物也

天地四時之運極則反亢則承故暑之
極也不生暑而寒承之寒之極也不

生寒而暑承之盈虛消息天地四時

且不能違也而況于人事乎

鷺欲啄則偃絲鷹欲捕則弭角藏殺機

也然絲與角者其應隅也中有欲則

應隅不張故曰應生感

蟻貫行而不失序鵲能決起而不應群

君子進則蟻行退則鵲起進以禮禮
主遜退以義義主斷君子難進而易
退也

事有大小心無大小故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一介不取與之以天下弗顧一
也非其有而取之與禦人而得之者
類也故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
不可勝用矣

陽仰而出為伸雷與火奮而上者也故
雷火為豐陰俛而入為詘澤與水漬
而下者也故澤水為困豐亨困窮之
義其像此乎然困言貞亨而豐戒曰

中達於此義者可以處豐與困矣

乾之九二非君位也而曰君德九五君
位也不曰君位而曰位乎天德舜之
玄德君德也受堯之禪則位乎天德
矣故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德未嘗
儉於位也貴為天子若固有之而位
未嘗儉于德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民者止也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時
乎止而止止也時乎行而行止心也
止也者各止其所也故曰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

乾之潛不必其在下也亦有在上位而

當潛之勿用者亢不必其在上之六
有下位而當亢之有悔者何也六爻
者虛位也而理實也理實而用虛故
爻者效也擬議以為用者也變而通
之其存乎人

德也者得也實有諸已之謂德書稱恭

儉惟德無載爾偽而以佐德佐偽互
言之者德即誠也中庸一書言天地
與聖人合一存乎誠而末以不大聲
色贊至德無聲無臭語天載誠則聲
臭泯而無事於聲色矣

四德具為乾是故元始而亨通利遂而

貞成其成也物各自成而造化不尸
其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
言所利始者元也亨者美也利者利
也不言所利則貞也故曰大矣哉

元者一也天得一以職覆乎上而稱乾
元地得一以職載乎下而稱坤元人

君者代天地而理民物群萬民而首
出者也故曰元首而職在體元

禮之日趨於偽也煩文縟節聲折以為
恭擊曲以為敬而非由中出也飾外
而遺其中焉譬之以機發木偶體具
而其中杌然無人理也故曰有無體

之禮

揚子雲作太玄而美新之文身不免焉
豈清靜寡莫乃亦有未玄之理耶柳
宗元傳李赤而任文之黨躬自蹈焉
豈清都帝居乃亦慕赤之所為耶文
章家不貴能言也

柳子厚於八司馬中可謂至巧者矣佐
乞巧文巧非不足也晚來佐愚溪對
以愚自命豈真愚者哉然以子厚之
巧而昧於進退從違之義孰謂子厚
非愚也

劉聆酒德頌達矣東坡以為尚未忘于

形骸也達者固如是乎然東坡作四
菩薩記既捨矣而尤諄諄焉戒人之
取而去也豈真捨耶

萬物歸藏於陰而為冬冬者終也發生
於陽而胎于子子者孳也生物之所
始也故諧音於子而為始

君之於臣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
不取取之彼專已以要上之必從者
可謂之不求之求乎設法以盡民之
利者可謂之不取之取乎

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酈叔牙以安
魯然周公以安周也未聞有周之天

下季友以安魯也未聞有魯之國也
後世飾古訓以容身而以詩禮發塚
者皆此類也夫

名以為實之賓然有曰名勝而損其實
者故曰名者實之累也能以顯性之
用然有曰多能而苦其性者故曰能

者性之賊也

晦其明而用光潛其神而任形歸其性
以御情知此者可久視可長生

心生於物也而死於物火傳于薪也而
滅於薪而謂心之用窮於物火之用
窮于薪也可乎

鋒藏則全致用則乖故居者易持行者
難工然不有游刃於世故善刀而藏
之者乎

水可以喻氣火可以喻性水遇坎則流
入虛則盈者氣之克塞也火因質以
用其光其光相續而其體不分者性

之各足也故煉氣者取義于河車而
釋氏見性以燈喻傳心

國學訓諸生十二條

○太學賢士之所關先王命官典樂以教胄子蓋迪之以成德所謂大人之學也故曰成於樂今國學謂之成均典斯任者為司成噫古意遠矣士鮮成德教亦鹵莽焉所司者程課條教之文耳游於其中者其無負朝廷佐養之意也哉

○學莫先於立志志者志所至也志立而有不至焉者未之有也匹夫且猶不可奪志而況士君子乎故利之所在則深閨之婦皆貴育勢之所在則

秦越之判皆雷陳何者志所趨也志於道而有不至者乎故學焉而諉之于力不足不能至者志不立也○嘗於平旦昧爽之時雜念未起之際二溲牛山鷄鳴二章細思平旦之氣一悟止則入於禽獸善利之間一失念則流為盜跖人其有安於禽獸而甘為盜跖者乎當惕然有省矣○講學者講明而服習之以善其身心者也如徒講說云者是借以資口耳而無當於實者也曰如何而為心如何而為性如何而為格致云者此

方法也可以善口耳而緊之身心無有也是能辨五穀而未能食其實者也懲其無實而以為學之不必講者是又不耘苗者也

○舉業之制非不善也六經子史士童而習之長而訓解焉欲其理與心浹洽也發之而為文章譬由規矩而出方圓也近世業舉子者略訓詁而攻詞章含鑽研而事剽竊或模擬成篇而迷其本旨是為方圓不由規矩而假以湊合焉者也弊亦甚矣

○唐以制科取士終唐世舉者若干科

由之以登要仕者若干人而劉蕡以下第有聞於時仕止於柳州司戶吏考其時制科所收其優於蕡者有幾其泯滅無聞者皆是也然則科目果係人輕重乎

○平居或恣肆對師友而後嚴肅者是敬也由拘檢而後有者也矯強收攝出于暫者也暫則急必易乘之矣惟提撕此心自對師友以至平居惺惺常存存之久則習矣而安體常舒泰無拘肆之分矣是故君子泰而不驕○先已而後人者恒情也先人而後已

者君子讓以成其美也日觀諸生之
出入堂序也升降揖遜濟濟焉似閑
於禮矣至競差撥也則微之忿詞戾
色焉豈其方事於禮而遽違之也蓋
習於升降者禮之文也曰事而畜競
心者禮之實不在是也故曰讓者禮
之實也

○嘗讀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掩卷三復
曰思後世有以齊景公稱人者乎在
匹夫或恥以不足為有以夷齊稱人
者乎在侯王亦安且受焉匹夫之於
千乘侯王之視餓夫相去遠矣然匹

夫羞小於千乘而王侯顧附於餓夫
讀者可以深長思矣

○與人同利惟恐利之不出於己也與
人同善而不自力於善者惑矣然謀
利者不貴有其名而欲實有諸己為
善者或陽剽其名而陰離其實是何
誠心於為利而不誠心於為善也况
利者衆之所必爭專利於己者未必
有于己善者人之所同與有善於己
者曰可以及於人君子何憚而不為
善

○忽於隱微者其始也以為不見不聞

而不知所共見共聞者由之歷觀史籍所載固有隱昧於心術而昭灼於耳目計言於一時而口實於後世者噫其嚴乎故君子不晦行以失步不幽處以情躬

○凡人愛人處不如愛己責己處不如責人自愛而不愛人者自私者也責人而忘自責者自棄者也如能移愛己之心以愛人則人恒愛之愛人乃所以自愛也移責人之心以責己則纖惡必除責己乃所以成己也

陸官保先生適園序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余謂園之界限不在小大以目與足所到為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父之步雖婁之睫則園於頃刻判為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到是也目與足之權在自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目常馱之日遶四部州而行不止也於目與足何有哉

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
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
出於樹杪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
四面之勝先生籃輿遊之日偕故人
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
琚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
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蔚蒸
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
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
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屨所至雖撮土
卷石宛然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
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

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
會則先生之漣娑偃仰於是園也豈
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獨樂哉嘻古
今二園多矣然皆化爲畚蕘蔓草而
唯二公之荒陂遺迹至今人稱之將
無為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
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門人徐益孫
頓首序



適園雜著目錄

適園記

園沐遊覽記

羨亭記

品亭記

茶郵記

圓孟記

適園投壺記

投壺後記

九山散樵傳

海山仙遇記

芥子園

雜著四類

書味菜軒

適園逋客記

目錄

二

適園雜著

適園主人陸樹聲著

適園記

循城之址稍南百步得棄地焉疏扶叢穢
就其下者為池亭於池之上更以當其
前亭之左折為樓樓四達以望遠樹竹木
其間飾堂之舊者以待賓客屋於其旁者

適園雜著

一

馬

為茶寮揔之曰適園園之始余自南雍謝
病歸會以其地售者余適有之以其地之
以息靜也故得之若以為適者然以余之
苦於驅疾病以事奔走也既休吏鞅返初
服以便居息則求以愉懌心志寄耳目之
適者寔藉是焉故余每憇是也於泉石之

適園雜著

二

渟結雲物往來花木喬秀禽魚之下上飛
泳者日與之接耳目所遇皆樂其為已有
也凡余之所為適者若此而余因是以觀
造物者所有若泉石雲物花木禽魚所為
自適而吾人於是託之以寄其適焉如
是者固日交於前人有以取之不禁也則

園林游覽記

得城之隙地雜值花木作重屋其上以眺

遠者適園也以其小僅自適也故名其東為朱司成文石園又其東則中方范太僕園也司成園與余限一水至則跬可須也太僕園東距可百餘武稍縱目則及馬嘗試與客入余園憑高以望則目力所至二園者其名勝可獵而有馬客有善品題者謂司成園木石亭榭位置初設而規模意

適園雜著

三

象大是閑傑其七言大方賈至早朝乎太僕園花木溪秀池館竹石蒨蔚幽麗使人坐嘯忘歸王摩詰驪山應制一作述而余園可當唐絕然寂寥短章直五言耳他日客有過沈太僕東園者稱其幽篁怪石蒨蔚蒼翠澄湖傑閣其中掩映多質任自然而雅有韻致其陶謝常柳乎余謂知言然

園林之著者不止於是其近者余以目遇遠者余得以意求之皆足以寄一時之游覽念余茲退自棄明時雅以泉石夙好濫自託於諸公聲氣間譬詩已唱以齊陽春白雪之奏知非其調猶幸餘日得適從諸公相與品校花木討論泉石諸公者知不余拒則余非能音不可謂非賞音者也既

適園雜著

四

以語客因書之適園使余常日誦是言也則前數園林者若恍然接於余目以寄其肅閑清曠之思亦予之適也

羨亭記

直山志之西繚垣而亭其間者曰羨亭亭制苟簡其上覆茅簾板而履其中頗瞰平水以其取材於築室之餘故名又當崖澁

水次為水土之餘亭前怪石離立其下一盤石橫亘出水面狀類浮槎石取於累山之餘摠之曰羨雖然余所為適於泉石與是亭者皆足已而無待於外夫以足已為通則凡有待於外者皆羨也豈惟吾亭既以名亭并列其義於亭類他日客有至者登斯亭也問焉而知其義則予言不亦以

適園雜著

五

羨

品亭記

山之右折枕石而亭者曰品亭亭三面負垣下顧溪水出跬步間凡竹樹泉石烟雲魚鳥之沉浮一舉目得之嘗試與客登斯亭也據幽賞勝陶寫風物至景與意會主客倡酬篇章流行則是亭多助焉按亭制

象形為品而義兼品題名品亭云

茶郵記

余營適園距所居里許旦舁小輿從一二奚奴至則掩關而坐散帙偃息惟意之適時復岸几舒嘯循除散步意劇思睡則起玉川之嗜顧從者不習茗事辭負汲之勞迺命童子一人司餅罌往來取給於家日

適園雜著

六

三四至至必駛步少稽則茶味過熟寒則重燂之不佳也度所奔走里計之日不下十數以其往來取給也命之曰茶郵間或賓朋洽坐清言乍酬茶郵未幾時聞扣門剝啄挈杯茗以餉余佐賓客者則隣之沈君也夫蘭居列第中豈無好事者然膏擊鮮密酒醴以相燕樂而余耽寂寞癖所嗜

以勤館人日事奔走沈君者忘余為癖率以從余好日餉之不以為煩童子以余嗜之篤也日奔走忘其勞以力於從事彼魚膏擊鮮蜜酒醴以相燕樂者視余處寂寞若索然無味而不知余且樂乎此知余之樂而不知童子之忘其勞與沈君者之能好事而忘余為寂寞也作茶郵記

適園雜著

七

圓孟記

有售余圓孟者色玄而質膩余携從適園其之几客有見者曰昔人惡見何予真之日與目接余曰物無常形制之則名客何病物哉且余宦於時與斯人者居也見若利方為規以行於時者世尤尚之其接於余而與之周旋者太平皆是也客不此病

而奚病物為然客之言則有警者夫物以形圓取惡而世方工於為是也豈忘自好歟顧客亦未為知余者余以性劣迂於時凡交余者閔其峭戾惟恐余磨稜之不盡也則余始得是而蓄之也安知非比義於佩常乎雖然亦迂矣夫以余日從斯人者游彼其利方為規以行於時者每身與之

適園雜著

八

適園投壺記

接固嘗齟齬其間其或取憎於前而微誚於後以棘於躬而梗人耳目者凡幾矣然尚不能尼余衷以易吾故有則是區區者曾不足真余胷中又何足以客客之辨壺之製範銅為甲士胄而立虛其頂穴左右袒以受矢每投則免胄而出卒投復胄

以入客有以免胄為贅者始加胄為約曰
凡賓主而耦者矢各八矢發而免胄者飲
耦免胄而後貫頂者耦雙飲免胄而中左
右袒者左右飲免胄貫頂而左右袒皆中
者飲全席舉八矢為一筭盡一筭而不免
胄者受罰一飲令一巡而主客之耦與左
右席者受罰者飲皆如筭然未有全飲者

道園雜著

九

筭而不免胄者再連起受罰衆客哄堂噫
世以一半名於時而不副若客者豈少耶
書其細可為大戒

投壺後記

道園雜著

十

壺之設其始免胄以為贅更置之約以矢
發視胄免否以置勝負而客復嚴其約也
於是中者以免胄為的每矢發則交躍於
地凡主客之耳目意氣無不交注於胄者
夫胄一耳其始為贅一置之以寓勝負而
中者必志是焉然又安知昔之置是者果
贅耶非耶始之免與今之置而交勝負者
之果孰為贅耶雖余不得而辨者雖然余
與客較量於觥矢之間方待是以角勝負
惡辨其贅且非者惟收矢而休於勝負以

徐思其故則其贅似有甚於始者然則世以勝負衡於中而群鷺角逐以交於得失間也彼方舍已而物是狗又惡知其果贅耶非耶推其似足以感余者作投壺後記

九山散樵傳

九山散樵者不著姓字家九山中出入不避城市樵嘗仕內已倦游謝去曰使余處

適園雜著

十一

蘭臺石室中與諸君獵異搜奇則余不能若一丘一壑余方從事孰余爭者因浪迹俗間徜徉自肆遇山水佳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林谷時或命小車御野服執麈尾挾冊從一二蒼頭出遊近郊入佛廬精舍徘徊忘去對山翁野老隱流禪伯班荆偶坐談塵外事商略四時

樹藝樵採服食之故性嗜茶著茶類七條所至携茶竈拾墮薪汲泉煮茗與文友相過從以詩筆自娛興劇則放歌伐木伐檀詩二章倦則偃息樵窩中客至造榻與語輒謝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為意其放懷自適若此常自命散樵曰余將遽廬天地曹耦雲物以書史為山藪述作為樵斧包古今以類封殖藉吟咏以代嘯謳居志於名教理義中以為歸宿若是者余將白首從事焉而無悔者乎客有譏其誕者曰將使余寅緣塗徑躡進倖以取世資處盤錯劇理焚以游刃時用二者余既不能然則使余攀巖躡阻狎猿猱群虎豹措身荆棘之場肆

適園雜著

十二

意戕伐累直拾以厚封殖而後為真樵者乎已矣客非知樵者退憇適園著散樵傳

海山仙遇記

道山仙史遨遊人寰嘗飛步山海間值玉華使者從東海來遇焉訝其風神駐步視之曰君道氣溢眉間體若游雲意者非凡骨乎仙史曰余昔侍高真從大羅諸仙禮

適園雜著

十三

玉京金闕意游人間下應凡緣浪迹五湖三山者十年矣世莫有知我者子何來者玉華使曰余太清玉華侍者也受命高真勅行雨龍宮間乘雲氣往來挾剛風汗漫至此誠不意邂逅子因言上界自劉安仙後雞犬皆騰附今清虛紫府騷鸞鶴飄搖游霄漢者大都蛻委凡骨有因緣時會則

仙去間語及旌陽令拔宅墮鼠事且言鼠子近亦有昇化者但去真仙隔一界然下視人世遠矣相與論神仙度世超化事語甚秘久之海上騰雲氣烟霧四捲玉華使曰行矣予將返命高真者子從我乎仙史曰予昔游太清頻瞰寰區直稔米耳自余意揮八極逍遙乘無間得遊方之外矣今予混迹薄游浮湛山海間倘世有如安者冀萬一遇不妨物色之他日有從雞犬至者試一訊余不暇從君遊也語訖各分去今山海間時時有雲氣見者蓋仙靈之蹟也作海山仙遇記仙史為誰適園茹芝生也

適園雜著

十四

茶寮記

園居敞小寮於嘯軒埤垣之西中設茶竈
凡瓢汲嬰注濯拂之具咸庀擇一人稍通
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則茶烟隱
隱起竹外其禪客過從余者每與余相對
結跏趺坐啜茗汁舉無生話終南僧明亮
者近從天池來餉余天池苦茶授余烹點
法甚細余嘗受其法於陽羨士人大率先

適園雜著

十五

火候其次候湯所謂蟹眼魚目叅沸沫沉
浮以驗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點絕味
清乳面不黦是具入清淨味中三昧者要
之此一味非眠雲跂石人未易領略余方
遠俗雅意禪棲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趙州
耶昔杪秋旣望適園無諍居士與五臺僧
演鎮終南僧明亮同試天池茶於茶寮中

漫記

煎茶七類

一人品

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
其法每傳於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
砢曾次間者

二品泉

適園雜著

十六

泉品以山水為上次江水井水次之井
取汲多者汲多則水活然須旋汲旋烹
汲久宿貯者味減鮮冽

三烹點

煎用活火候湯眼鱗鱗起沫鐺鼓泛投
茗器中初入湯少許俟湯茗相投即滿
注雲脚漸開乳花浮面則味全蓋古茶

用團餅碾屑味易出葉茶驟則乏味過熟則味昏底滯

四嘗茶

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啜俟甘津潮舌則得真味雜他果則香味俱奪

五茶候

涼臺靜室明窓曲几僧寮道院松風竹

適園雜著

十八

月晏坐行吟清譚把卷

六茶侶

翰卿墨客縉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軼世味

七茶勲

除煩雪滯滌醒破睡譚渴書倦是時茗椀策勲不減凌烟

養蘭

蘭於衆卉中最芬潔凡植卉者類雜糞壤則土膏而發易蘭獨蒔沙石中沃以清泉至用茗漿稍澆穢則色悴固其性然歟近業圃者欲蘭之茂雜鹿後土中壅其下驗之果茂豈蘭之性稍變於初抑養蘭者幸其速茂而忘其為溷蘭亦詭時以自污耶

適園雜著

十八

余竊意不然故余所養蘭視他本特瘠然余雖不善養蘭不可謂非知蘭者也古詩云入室自成芳開花不競節

養竹

園居隙地植竹數十竿枝幹疎瘦雅意培植每春笋時戒童子斲食且起周視庭除日三四至及苞拆籜解始解嚴焉雖當食

略減風味而庭中夏日足儲綠陰百十竿亦免於貪饒致釋龍稱冤也盧玉川云釋龍來稱冤勿殺入汝口

茉莉

茉莉花幽素少艷若論香當在花品之上不然亦蘭蕙伯仲間也故嶺南一名抹麗謂其以潔素抹壓衆芳也俟脩花史當與

適園雜著

九

離騷補遺楊秘監云他年我若脩花史合作花中第一香

錦帶

錦帶花長條密蕊叢間點綴如散霞簇綺穠麗妖媚花未開時一似海棠然有色無香不結子與海棠同凡花品中白者多香而紅者類以色勝造物者賦形偏全不兩

致亦齒角之喻也王黃州云天為妖嬈不與香花中應是衛莊姜

書味菜軒

凡物以得為適以之為至昔人名言也余閑居寡營頗親藝事旦起從老圃灌園晨食既具循畦拾菜甲折葵剪韭童子執炊儲沸以候飪淪庭齋報午北窓岸幘據案

適園雜著

十

下飭飽脫栗陶然意適自省昔人萬錢無異一飽園居暇日擬倣昔人農書論著蔬譜傳之山中以貽同好壬戌季夏適園灌畦生書

適園逋客記

余治適園經始於歲之丙辰園延袤不二畝以其小自適余挾而主之者越三紀矣

然余以多病日杜門以棲息也間或魚旬一往或月一至焉蓋歲計之凡園居者僅十之一故園雖設而所謂日涉者無幾焉夫以余之適來適往者暫也而園之設日以為常也常者曰住不住者曰暫住者名之為主不住者名之為客則雖謂園為主而余為之客無不可者且夫環余園而左

適園雜著

廿

右者又皆易主矣邇其始而有之以為主者今視之果客耶主耶而余以老耄餘年猶獲婆娑其中以為適尚慰日力之不足也則信矣余之為客也然余推是以觀凡吾身與人境之寄形於天地也舉百年之內而集津靡常摠之一逆旅焉則何者非客而拘方執有者以一屬於已者之謂常

也而不知造物者之視方輿直一撮土耳中托焉以乘其有者猶閱傳舍而執之以為常者抑惑矣故以物為寓則何往非主以我徇物則何往非客斯二者於已取之而已矣乃若玄覽達識究觀昭曠之原以游無何有之鄉則雖主與客二者亦假名也如是者我將逃名實而與之相忘矣又

適園雜著

廿

何主與客之辨作適園逋客記

適園雜著後跋

歲在戊辰家文貞告老有堂題曰務本有亭題曰適適普小子退而自惟世之為園多矣競雕鏤以誨奢集游閒以媒謗鬼罰其盈人笑其拙有志者勿艷也今讀

陸宮保先生適園雜著廼知

先生所云適者雅與家文貞合夫適之道有二以耳目為適小適也以性情為適大適也適取諸性情則斤鷄栩栩鯢鵬怒飛小大雖異而皆以放於自得之場極之則天宮帝居而縮之則巢父之一巢壺公之一壺皆足以窮無窮而極

適園雜著

廿

馬家驛

無極故曰達人大觀至人無已言善適之謂也

先生之園儉二畝而止其日以詠游而筆之以自娛者富不過數章而止蓋先生之為文如其為園皆在有意無意間所謂自適其適而已

先生之謝三公若仲子而不為於陵之

亢其屏機事而息之若漢陰丈人而無抱甕之勞適去適來甚者以園為主而身自比於客則

先生目中且不知有園又安知有適是園者不適而適適而不適然則

先生之為園大矣廣矣靡得而窺矣李文叔云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

適園雜著

廿

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當時洛下名園惟富鄭司馬二公為最著然屬熙寧元祐朝使賢者不樂而放處於丘樊以老園雖盛而天下漸有銅駝荆棘之憂則二公當必有不能適然於懷者

今

先生世際清熙乞綠野之餘閒以自暇

自逸而其出處進退之權又身操之茲
園又非二公比也魯故與朱孟元徐長
孺郁履臣校而刻之如右

後學徐元普頓首謹跋



適園雜著

廿五

陸學士題跋序

鑒古聖賢格物之遺也吾道大矣不
欲以多自見而時一露於談叙品題
之間雖姬孔亦有以多才博學推而
尊之者夫染指於鼎中之臠謂之非
知全味則可謂之不知味則不可

序

一

吳門馬家刻

宮保平泉先生文章節誼冠冕天下
非特海內之士望月旦以代衮鉞即
古人亦乞靈於三寸之管而祈一言
之賞者殆甚於今之人先生如意檢
閱輒為鑒定以公孫僑之宏覽而佐
以董狐之直筆言出而物無遁情人

無遁狀至於感誦嘆息往往於筆墨
蹊徑外屢有寓言蓋不徒如唐宋人
校書博物以精雅見長是極得題跋
之本色者也南唐好古號為吳癡而
宣和之藏悉輦而南故江左收藏好
事兩家迄今不絕然愚者以耳為食

序

二

而賢者惟稱量於歛識真贋以附諸
強記醜辨之徒不復有所發明詎若
先生之信而有徵者乎先生之文其
所著為史副在石室而名山之草逗
漏於片言隻字者是書亦先生寶鼎
之一鑿矣昔宋黃長睿職在禁近得

校御庫金石之文稱博洽矣當宋季
末處非其時無少自效而僅托於校
讐之末今天下晏寧先生得以黃髮
耆碩乞綠野之間身從容日晷以勘
今古則是又不可以卜世道之方亨
耶家弟林芳為先生成均所造士受

序

三

教良厚故特請以廣其傳裡芳媿無
能贊一詞謹識其梓行月日於簡末
云

皇明萬曆庚寅歲菊月吉通家後學
澹然子包裡芳謹譔



陸學士題跋卷上

適園居士陸樹聲著 門人黃 稊

包林芳

徐益孫校

委羽山人註老子

元陳岳字甫申不著里籍隱居天台委羽山性嗜學工詩文善書畫孤高絕俗甘澹

題跋卷上

其門人黃稊

薄時出游人間負材不可一世衆害其能因喟然曰吾聞之莊生犧尊青黃木之裁也吾涉世而不泯迹謂何復返故山閉關事著述病諸家註老子者多異說穿鑿傳會鮮中肯綮乃會萃諸家摘舛訂訛稍加竄易得老氏立言指要天台楊艮卿稱之曰陳君此編老氏之忠臣也

鄧牧伯牙琴

錢塘鄧牧所著詩文凡六十餘篇曰伯牙琴者傷世無鍾子期也復自謂我其存此以俟三千年後楊子雲噫使後世而有楊子雲去三千年其知不知已何預焉則與當其身不過子期何異也牧同時有葉林者字子文與牧俱隱大滌山分地而居或

題跋卷上

二

竟日不食或一食兼人夜游山巖間不避豺虎畫則危坐所著詩文皆世外語大德丙午貽書別牧一日坐化牧知葉已化去曰葉君與我同出處葉去我亦長往矣為誌葉墓而銘之取其文讀畢而逝

釣鰲集

陶振字子昌號釣鰲一號臞叟洪武初仕

儒學以擅住官房謫戍獻龍飛九五三賦
太祖憐其才落戎籍歸隱九峰中所著詞
賦歌行雄拔豪壯評者謂天馬行空太阿
出匣有追風逐電燕雲劒俠之氣

道德寶章

諸家注老子者類出臆見辭多漫衍甚者
錯下註脚失柱下本指是編為真人白王

題跋卷上

三

蟾所釋離章析句稍加箋注不費辭而理
得固知玄解者不假言詮讀者尚於言外
薦取

又

按董道藏書志述古今注老子者自河上
公嚴遵王弼以下四十餘家并彭耜道德
經集註雜說皆不及是編固知諸家僅名

存其逸而不傳者多矣古書散失行世者
少長夏龍潭社中閱陸文學天倪刻本道
德寶章重跋

米元暉水墨瀟湘圖

米元暉神遊象外作水墨瀟湘圖如意點
綴落墨便神勝真所謂目無潛景手不知
筆磊磊漠漠無非是畫入游戲三昧也

題跋卷上

四

後題

余家九山中見煙雲綿連翕忽萬態極目
於霏嵐杳靄間歷觀畫筆未有能似之者
而米老此筆天然合作乃知此景已久落
人間矣

蘇子由老子解

蘇樂城解老余得寫本於內江趙文肅其

大意用禪指至所釋常無常有契釋氏真空妙有宗要及觀跋中所云新鮮則此書為藥城前後刊定無疑其悉心研討得證入究竟宜其為長公印可得重語也

淵明采菊圖

世知陶元亮采菊見南山詩佳矣但此中意知之者少即知之當忘言耳而好事者

題跋卷上

五

復貌為此圖是寫無聲之詩於詩外觀者倘不以無言會意是但於陶詩中添作註脚耳論者謂是時達磨未西來此老已得禪解

孫大雅甘澧生傳

予頻年多病與甘生絕交輒時時從賓坐中見客有道生風味者意嘗津津及讀大

雅甘澧生傳詞旨醞藉殆使予不能容口也

王昭君圖

使毛延壽而圖此則後世無此圖今此圖傳寫人間殆千百世當時按圖進幸者俱泯滅無迹觀此雖未滅延壽可也

明皇內宴圖

題跋卷上

六

此唐明皇內宴圖圖內袍服魚帶操筆注思目光射案者醉供奉應召草樂章其一人長裾窄袖持硯以向之者高將軍也噫移此以潤色朝章於大庭廣廈何如

黃大痴山水

眉菴楊孟載評浙右名畫其稱黃子久如老將用兵不立隊伍而願指氣使無不如

意今觀畫中巒嶂層疊移奪真宰與筆勢
爭雄知其言不爽

李成寒林

李營丘寒林上有宣和御寶標題神品蘇
仇仙魏了翁皆有跋當分宜柄國江南名
畫其子蕃按主名索取畫歸權門如清明
上河小李將軍落照今皆籍入御府矣獨

題跋卷上

此為方氏家藏僅免豪奪余嘗邂逅方居
士獲觀於行橐中聞方氏不能守今歸樵
李一好事家矣

鮮于伯機帖

大德延祐間名善書者推吳興漁陽而道
園評書謂鮮于太俗方遜志亦病其少韻
今帖中字固自適逸迺知二公言亦太貶

矣

楊補之梅

楊補之字無咎一號逃禪老人書學歐陽
率更書體遒勁間用書法寫梅入妙詩詞
亦雋永清逸稱二絕高宗朝以不直秦檜
累徵不就所居歲白堂復自稱清夷長者
宋仲溫墨竹

題跋卷上

世知南宮生善書而不知其寫竹入妙若
此嘗觀其自叙墨竹云寫幹法篆籀葉法
分隸枝法真草華實法急就章詳觀行筆
固自書法中來也能者不專一長信夫

跋東坡禪喜集

坡老平生喜談般若得此中三昧故信口
拈成無非勝妙寥寥亦謂老坡牙頰間別

有一副爐鞴觀其平日煅鍊佛祖縱橫自在具世智辨才以翰墨作佛事而他日復自謂無始以來結習口業未空言語文字性其自道若此然此一公案須此老自判他人豈易承當

陳所翁墨竹

陳公儲號所翁南宋端平年進士工畫筆

題跋卷上

九

興豪則醉墨淋漓信意濡染隨所漬賦形其寫竹用墨暈風梢雨葉一二筆輒止詩詞狂譎書亦顛縱有斜風急雨之勢要之匠心而成不束於法獨以韻勝得名

楊太真圖

畫家傳言太真豐肌此畫肌勝於骨兩眉半顰復左手支頤豈其過食側生在華清

宮病左車時耶旁一人曳玄衣歎憤橫短簫輟吹而背睨之者內侍也計此時鼙鼓已伏漁陽矣畫者存此以寓戒耶抑以誨色荒也

題東坡笠屐

當其冠冕在朝則衆怒群咻不可於時及山容野服則爭先快覩彼亦一東坡此亦

題跋卷上

十

一東坡觀者於此聊代東坡一哂

郭清狂醉仙

清狂生好寫醉仙其筆意天放得醉中三昧予聞仙人驚輕舉化形物外如入醉鄉游無何有此忘形而任神者也畫史所寓意若此覽者徒作醉觀謂神仙家多沉湎託憤憤以混世其於識畫殆鋪糟而啜其

醜者耳

小李將軍金碧山水

畫家於山水類行水墨至大小李將軍始用金碧輝映纖素夫賦彩設色稍滯則乏氣韻惟李氏擅長於此向墨法中入畫畫生色中寓氣韻所謂因難見巧用奇取勝其後王晉卿趙大年趙千里山水着色皆

題跋

士

宗二李然間一為之亦繪家之變體也

陸魯望笠澤叢書

天隨子為文善標榜肆意嘲謔幾於空視一世矣今觀集中送豆盧處士謁丞相序乃云平生無人道名字欲乘間寘語試丞相意一念苦吟生者豈其意欲求通光範門耶直謹語耳不然彼其為忍飢以甘杞

菊者而為此言也不幾於羞慙齒牙耶

白沙先生詩卷

白沙先生胸次如光風霽月故其詩瀟灑卓軼脫落蹊徑此詩為應召過江浦時作也其於出處之際寓意超然者見處有在也而論先生學問者謂江門冰脉於禪以解脫得悟即一二通儒且真疑焉昔人有

題跋卷上

士

學道而善疑者病其無從質也謂須訪崆峒見廣成子後生膚末於先生見處未徹盍亦起先生於江門而質之何如南雍請告日漢陽張吏部携卷索予題丙寅冬孟閏月也

殷鄭贈言卷

殷鄭贈言者閩鄭少谷壽張殷石川贈張

所張先生者也先生之交兩公在師友間
兩公以文章稱作者而尤引重先生其為
當時名勝一流可知矣往予讀少谷詩於
安陽崔後渠集中見所稱殷近夫者晚交吳
所之孫廷尉君獲觀是卷平生慕藺之意
萬一慰藉迺其交誼之篤與善之公若此
者今其風亦且寥寥矣

題跋卷上

十一

題岳武穆像

當其時姦檜稔權至無以容七尺亦既數
百年矣彼權與塵梗銷滅後人一道姓氏
輒唾去不顧公遺像在世英風凜然觀者
欲起公於九原而不可得彼姦人者又何
為哉

梅花道人竹譜

梅道人人品卓軼其寫竹筆意豪宕有王
景略見桓征南氣象至其汪洋縱恣則莊
子秋水篇落筆點綴天然入妙則運斤成
風恢恢游無間矣

又

往余從朱司業象玄所見梅老竹譜形模
稍展而筆意韻致無毫髮異當是此老平

題跋卷上

十二

生翰墨得意寫本不一非出他人臨摹乃
其縱心合矩奕奕有氣韻譬之臨濟談禪
拈來無非妙義觀者正須於頂門上着眼
趙承旨文姬歸漢圖

以蔡中郎材具慮不周身而一女陷於胡
塵曹瞞潛移漢鼎忍於伏后而不忍於友
人之女承旨為趙宋宗室甘心仕元沒齒

胡庭其措意是圖也能無故國王孫之感
乎觀者於此一為扼腕

文衡山草書卷

文內翰衡山書體姿媚至其鋒藏處亦道
勁此卷為馮山人書前後凡兩筆盡一卷
山人從內翰學書及門久故所得書蹟為
多第觀者謂卷中後一筆結體小異遂定

題跋卷上

五

以筆力衰壯不同不知內翰晚年多作山
谷體筆意少縱蓋書家游戲翰墨間用拙
筆寫變體類若此昔人謂崔白畫好處幾
到古人不用心處觀者殆未可輕於置評
也

念菴羅太史與少魯別語

此念菴先生徹底為人處也近世談學者

往往從言說上掇拾思想處湊泊方其拈
起似實放下則落虛空然就其拈起處已
是倚靠摸索非真得也如念菴所謂不落
思想不落言說云者非絕思想斷言說之
謂也就思想言說處倚着即非自得也蓋
學惟深造乃能自得故從實地致力尋求
得來者深造也與之合一處則逢原矣彼

題跋卷上

十六

舍深造而談自得假湊泊為逢原者失千
里矣余往在山中見一二初機講學者向
余言近見念菴集中語多商量疑此老尚
未究竟不知念菴從實地上尋求與向人
窠臼中安身以為究竟者不同也為此言
者可謂自家失却一隻眼矣

董蘿石日省卷

此蘿石道人錄以自省就正陽明先生者
也方是時蘿石年且七十矣猶勤勤問學
若此近世學者挾勝心護眎已短外飾
以誇口耳訓一言片語為契勘而世亦無
溪雖痛割中病而藥之者眎此可發深省
矣蘿石之子漢陽君絨以示予予嘗見之
於陽明集中此則當時手筆塗點處澹墨
宛然漢陽君襲以家藏者也大弓遺笏豈
足寶哉

題跋卷上

十七

沈大參草書帖

大參鳳峰沈公善草書當其興豪落筆頃
刻數十行直驅雲霧而走龍蛇不知其眎
伯英何如可謂入藏真之室矣公自謂學
書最晚依騷古法今觀公字體道逸不束

於法自名一家辭之神駿騰蹕蜚步絕塵
不在馳驅聲控間也

題山谷草書

黃太史山谷書法入妙與蘇米並行此卷
視霜鍾此君軒帖筆意稍縱所謂鳳舞太
空龍蟠碧落評者得其名狀矣末書摩圍
老人者太史自涪州別駕號涪翁謫黔寓
摩圍閣摩泉復自號摩圍老人此卷當是
公晚年筆也

題跋卷上

十八

題王母蟠桃卷後

世傳西王母瑤池事既宵邈而歷參往牒
如山經竹書諸家所稱說者何限豈其類
非識解可周故纂言者特垂之也而談者
謂西金位坤處西南主養物為金母故稱

壺筭者稽焉是圖所寓為雲耕霞裾飄飄
凌虛者以寫瑤池事有介以壽中丞明崖
張公母夫人者中丞公以節鉞來撫東南
日可見之事業者顯顯在人耳目所託以
介頌者豈待徵之官邈而群大夫咸詩歌
之既侈言西崐事颯颯焉當於詞矣予竊
謂公起西蜀太夫人秉坤德公又方以德

題跋卷上

十九

澤利養生人以迓純嘏於壽母則斯圖固
以義取匪徒託之言也既以予言質之中
丞公會群大夫聞而是之以予司紀載言
可書也俾識之末簡

周萊峰尺牘

余友萊峰周君喜談理學篤信經傳與余
言輒舉濂洛諸大儒語旁引曲證獨未暇

及二氏也今觀其與李子中條徃反尺牘
不下數百幅多玄言梵語及品鑒書畫類
鑿鑿有若此者從所好也君博雅清脩刺
意問學以是善病尤好之不置年未五十
已脩文地下今牘中所謂生死結縛催玉
爐鉛汞飛走者君自悼也余雅重君覽觀
手筆不覺潛然乃若愛其人寶其遺蹟而

題跋卷上

廿

欲襲藏之以傳也如李子可謂有交誼始
終者不獨賞鑒於毫墨間也

題傍秋亭雜記後

是編鄉先達顧文僖先生所著時先生謝
事歸田也其憂民隱而言之切見之編中
者至悉也今去先生若干年民力益困脂
膏去而骨存矣使先生在今日其憂不啻

往時其言之切又當何如也攷之先生別集其貽書當道論民隱者嘗一再當時用民力者或因其言少寬也使先生居政地立

朝夕施所論議茲土不厚賴哉惜其獨抱隱憂而託之言也然是編存而後先生生於其土與有官守于茲土者因其言以求

題跋卷上

廿二

惠利於民也則是編不有賴哉編中紀事非一類而繫於吾土者加詳焉作者意居然識矣予後先生生于其土者也而於紀事又得從先生史氏之後故覽而書其末簡

跋求仁左契

此督學楚侗弟子健者與其友同上春官

旅次邂逅間語也曰求仁左契者楚侗為之其意而題之者也予健以計偕方驚名場乃其言論矯矯若此持是以往他日不負所監立有不合左契者耶而楚侗猶慮其不掩言也不忘提激之可謂向無縫處下一錐剗益密矣近世士誦法孔氏者一策之仕路往往沉酣世味趨曲徑視仁義

題跋卷上

廿三

之域莽如也有如裂巾衲子一鼓勇以闢榛蕪恢祖道者否耶則使耿叔子之論誠嚶嚶也亦足以警迷起懦者而况其家庭問學淵源今長公方以正學迪士登壇秉道印彼受法禮下風者日有所興起也余受長公知因書末簡并以質之叔子何如

題古梅卷

近來行輩無和靖見說梅花不要詩此元
人詩句也意傷峭露予嘗雪夜探梅童子
肩枝後隨口吟一絕有為留香影邀風月
自證孤山處士詩安知後世無孤山老人
者何輕視流輩也武林張君性高潔落落
僻游中自號古梅出梅花卷示予予惜其
不善諧俗也為賦一絕云近日冰霜難入

題跋卷上

三

調梅花元是不逢時

題馬嶠榮上人哀輓詩卷

三十年前馬嶠當中衰榮上人者累壞衲
撥瓦礫以事興脩功甫半而上人入寂今
其法嗣皆嚴持戒律為沙門上首精廬淨
室以次建立蔚乎名藍而上人者已作白
塔久矣暇日覽觀上人哀輓諸作為之悵

然雖然學佛者等觀生死以寂滅為樂如
上人者已安坐那伽定中而吾輩執世相
鍾情去留不幾於顛倒見耶會其徒源禪
者持卷索予序予病未能第書此以諗之
源源起謝曰是為先師作序已竟

跋雪居士畫冊

雪居士寫生入妙此筆作自禪院向禪悅

題跋卷上

四

游戲中得之故筆端幻出姿態生動溢有
真趣夫世間何幻非真真即是幻雲上人
寶藏是冊禪餘展玩劃然一下將不有如
靈雲得悟耶雖然悟後則真幻兩忘何煩
着語

跋徐氏世譜

予觀徐氏世譜以譜徐也徐自提領公而

下臣傳而至清隱公清隱公不娶無子中
絕矣絕則子其女兄之子陳後焉是為復
公復公陳出也而後徐用其醫籍傳子以
致通顯亢徐矣而不反於其氏者當其時
徐之族屬絕矣徐絕而吾後之不可當吾
世而使徐亡也由復公而下迨於今七世
矣而從其氏者推復公之初志重於亡徐

題跋卷上

荃

也夫復公七世之澤不可忘也則徐不可
忘也世其先澤而以蒙其氏於徐使為子
孫者因陳之系而託以引徐蓋七世而莫
之改焉慎之也亦厚之道也此太學生益
孫之所為譜徐也譜徐而必著復公所自
出也譜成奉以見予而若有請焉予為詳
次其說繫之世系之下使後乎此而論世

以考衷於禮者苟求其故可知也

王弼註老子

王輔嗣註道德經不分章數不以道德分
上下二經鼎以道謂其近古又言簡而意
深得老氏清靜之旨獨所解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似有待乎除境制心而董思靖解
以為事物之來我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

題跋卷上

共

似合釋氏除心不除境之旨大都諸家註
老者隨所見箋釋而理解則一如衆指標
月各得所見總一光影之中觀者第取衷
焉

題東齋梅老言別卷

東齋梅老辭官將歸過逸史言別逸史方
病謝客揖入語余曰余旦日理舟夕而抵

余舍焉余所居天水巷門廬蕭然有植梅
當戶者余舍也余聞梅老言若此往余見
梅老高標逸韻癯貌清立間投筆吐詞多
塵外語意其瑩然胸中冰雪也因與之交
今茲別余余病不能為詞也因憶會稽王
山農好梅著梅先生傳復自叙閑散不善
奔趨不能干祿仕惟終日忍飢讀書寫梅

題跋卷上

廿

世亦無知我者噫如梅先生者不當與之
交一臂耶廼復嘆世無知已何耶余性拙
與世味齟齬平生寡交雅與梅先生同臭
味既無勢力以挽君之行冀他日買舟沿
檣李訪梅先生之居相與賡暗香疎影之
句意莫逆也君其許我乎時仲夏伏日投
汗書此投筆灑然清涼乃知梅先生起予

也

題靈谷紀遊卷

戴安道語云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余夏
日過靈谷入門松陰幕徑午憩方丈主僧
淪茗供具蒲團晏坐冥心數息時涼颼散
林濤聲泛戶烟嵐雲氣往來翕忽心境兩
逸昔人頤玄棲素固其地也悠悠巖阿終

題跋卷上

廿

古如一世無孔稚圭誰與同賞

學士題卷上

陸學士題跋卷下

適園居士陸樹聲著 後學朱朝貞

郁伯純

陳繼儒校

題浮黎子詩後

世言張長史草書狂而不律不知狂固律中變化耳古今推詩律者稱杜少陵其篇

題跋卷下

一

馬家駒

章出入變幻體裁不一譬之良馬奔軼絕塵未嘗捨銜勒也予讀浮黎子詩橫放傑出直寫胸次豈其意匠通玄希心獨步不欲馳驟前人軌轍耶世有九方臯不妨於驪黃牝牡之外識之也予非具是眼者姑書以俟

大叅沈鳳峰章草帖

章草者篆隸之變體相傳其法始于漢黃

門令史游攷之衛巨山四體書傳不言起

于游前儒辨證急就章者謂游嘗病佐隸

失正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者三十二

章杜伯度以草法寫其章故稱章草至崔

子玉索幼安皇休明皆宗其體其後草書

盛行浸淫變化列書苑者不下數十家習

題跋卷下

二

學者泥今體迷其本初離為二體不知皆濫觴于章草也元末國初此書盛行于東南稱名家者輩出藩叅鳳峰沈先生博雅多能善草書間作此體其臨摹古法奕奕有前人風骨不獨師其點畫已也好古篤藝者尚詮鑒于斯

湖山佳致圖

山水名勝即未身到槩從詩畫中得景故
文章家貴賞鑒予歲奉

朝命出青齊遙瞻泰岱探歷下諸泉風塵
行脚獨未能一踏孤山會適軒主人出此
示予披圖咏詩西湖面目盡見他時風帆
兩棹携勝侶出游六橋三竺間恍若重来
追懷此日又覺在圖畫間矣

題跋卷下

三

題孫漢陽朱竹

孫漢陽筆端三昧幻出朱竹蕭散有高韻
卷中用戲筆追和之者復一二輩暇日就
几展玩惟恐收去君自謂世無朱竹復挽
前人名勝作始者實之不知大化中色肖
何者非幻苟心與象會則作者自命何暇
步邯鄲也

又

雪居士高懷出俗用朱筆寫竹奕奕有勝
致一時傳賞余謂此君貞姿勁節兀傲霜
雪乃復借春風顏色耶直游戲耳觀者倘
略韻致較朱墨形似也是惡可與論天下
之馬哉

又

題跋卷下

四

梅道人墨竹入妙雪居士用朱筆追倣之
咄咄奪真如淮陰侯拔趙幟立漢赤幟孫
子借宮人行兵法驃騎將軍用偏師出奇
取勝也

七元後會卷

是會當成化丙午去今六十餘年卷中入
俱已淪謝猶令人追求省識於毫墨間稱

一勝事前輩風流醞藉盛時衣冠文雅此
一光景若在眼旁觀者惜不得於此中更
展一席也

錢太史游山詩卷

此卷鶴灘錢太史與定菴諸老同游倡和
之什歲在弘治丁巳距今丁巳周一甲子
卷中人久已仙去獨姓名尚在人間使觀

題跋卷下

五

者一展卷則詩老風致山川光景時復一
新輒飄飄焉起放游豪吟之想廼知賢豪
並世而出往往興託山川而山川不可無
吾輩也後丁巳歲之春三月獲觀是卷於
友人董紫崗所漫題

後題

即此山川即此風致去之六十年餘山川

宛在而斯人者不可復作風景目前殊異
今昔輒憑卷三復興感辛酉歲杪秋重閱

楚游漫稿

世言詩能窮人必窮而後工此言似為孟
襄陽賈長江梅宛陵設迨予論不然夫詞
人秉藝業搜括玄造陶冶萬類宜其於世
故窮達視猶旦暮浮幻而世往往論士於

題跋卷下

六

遇不遇間是何其胷中無雲夢耶予友遂
初孫君以文名庠校既連上有司不售尤
肆意吟什其篇章流傳士夫間此則其入
楚諸作周袁二大夫所題首簡者予嘗覽
觀衆作大都山川游歷羈旅酬唱興至屬
詞使讀者如浮江漢入洞庭覽七澤之壯
由是以觀其胸腑氣槩豈嘗束於窮者耶

即使窮不久材得售於時達矣豈復更其所素有哉予病廢詩不能置一喙以品其詞格獨著其所以知君者以質之二大夫其以予為知言乎否也

題董子遷墓記

嗟乎予讀董子遷墓記為之歔歔感云始董子塋其親中山公石龍中山有年矣已

題跋卷下

七

迫於勢家其徒樹外黨者從撼折之董子痛結於心矢天長號出亡者七年曰人孰無親而使予父不得託杯土以安也徙地於鳳還嶺重封焉董子為負土以營也其行道之人往來過是嶺者止而咨嘆歎望焉構李太宰默泉吳公題其墓曰且止吳興一菴唐先生聞而悲傷其意也偕諸同

志擬古招魂之詞望山中而弔焉董子述以告予也予觀董子白首抱遺經孜孜問學力貧守道一作息不敢忘親也中山公其是以不亡乎而何待歌楚些以招之也為書其記之後

朱學博孤山餘韻

梅詩自孤山老題後一空吟輩後出者唯

題跋卷下

八

澹菴八咏孤山高標逸韻至凌霜雪澹老諫書一紙要自有鐵石腸肺宜其吐語不凡世共歆賞宋以來寥寥數百載嗣而和者今構李戴雙湖朱東齋氏予未識雙湖而東齋以學博教郡弟子負與予交予嘗品其人清真雅有孤山之韻間持吟事與予唱和往復出示此編讀之如挾冰雪避

迨二老坐予梅窟中其篇中模寫面目殆盡使逃禪老再世不能別出手眼因題識數語以諗于東齋即予非知詩人亦未為不知梅也

雙脩訣跋

是編予友馬君浮黎自稱佐江西幕時邂逅仙者于葛山山中所得訣也按神仙家

題跋卷下

九

語多秘秘者不傳傳者其緒末耳君間舉示余會余方卧瘵忘言塞兌於其緒末者且未暇領畧秘可知矣因書以復於君君他日驟鸞鶴與八百者游倘有遇君者不妨一抵掌證之

寒綠軒詩跋

甫里先生堅於忍貧賤作杞菊賦謂平生

甘此自足不苟且梁肉以羞齒牙斯託言以傲睨時耳豈真藉是以誑口也予友董君子元示予寒綠軒詩君博雅清脩年既艾不苟就祿已是甫里臭味中人矣予家舊種杞今移植適園者根皮剝落枝葉復榮近百年物也老鈍不能倣仇仙續後杞菊賦獨時時誦君詩想仰風致當不減楊秘監也冬孟嘯軒擘霜橙酌茗試吳興陸廷芳筆書此

題跋卷下

十

題馮山人遠遊卷

匡廬武夷之勝久落夢想間老我病衰已無四方之志獨卧遊耳馮山人子潛平生飽看山水奇探不足欲累糧遊二者間謁予將行出吟社諸君贈言邀予同賦予病

未能也俟君至日予望風歌歐陽子廬山
高朱子九曲櫂歌期與君交神於蒼崖翠
靄間為我寄謝山靈知東海有陸生者則
予遊竟矣君歸第携取片雲懷袖間以復
予予為賦短章以請於君未晚也

後題

秋仲宇氣澄肅登高晚遠斯其時乎旬間

題跋卷下

十一

當命駕矣觀潮濤江泊舟嚴灘登子陵釣
臺訪客星亭與秋氣爭高真快事也病夫
株困追從既無由又不能附片撰於吟社
諸君之後聊題數語上之行軒滄江虹月
恍惚在指顧間也

殷石川紅梅辨異卷跋

梅以香異紅梅則以色異然使梅之異專

於色香則生物中具色香者何限如其不
專於色香則其於草木亦類也又烏辨其
所以異不異昔人有爭蕉鹿者一以為夢
一以為覺鄭士師不能辨也欲兩分之予
於石川子之言亦然

文內翰游西山詩卷

此衡山先生待詔翰林時作也先生以癸

題跋卷下

十二

未被薦入官其游山諸作當在是歲距丙
辰為三十四年而書癸酉者誤筆也自後
累疏乞休至丙戌挂冠歸宜其於山水吟
咏不能忘情若此余仕金陵凡一再至皆
以病告燕磯牛首俱未識面平生奇薄遇
山水勝緣輒亦齟齬覽卷為之惘然不獨
歎賞其詞翰之工而已

讀寒山子詩題後

山谷老人謂寒山子詩為沃業火之具東坡云餌黃連飲子多者多煩熱二公言若此豈不以清涼煩熱二相分別生於識想向清涼中起念是生煩熱不若冥識想於兩忘也余閑居被

召命舍中倦賓客出投僧寺榻間見寒山

題跋卷下

三

子詩讀之盡一卷是余此日又作黃連飲子想矣

殷白野閑雲館野語

予友紫巖山人一號白野性好玄泊恬於世味居常究心內典有得輒劄記名閑雲館野語者具標宗要作將來眼謂予同好不靳埜示齋居卧瘵未迨叅承因取昔人

所稱三十年默照坐破蒲團一萬里行腳踏盡草屨未易到此者一再舉揚以代轉語

丁戌山人詩集

予讀丁戌山人詩覽觀其詞指何高逸寡倫超出陔紘之外如山人者無論詩格即其遺物獨立逍遙人間世則所謂乘冷風

題跋卷下

十四

游大漠者理或有之而世徒刻畫其詞章以律之詩人者流噫劍去久矣

研山圖

米元章守連日以好石廢郡事幾為楊次公所按雪居士解漢陽郡事歸室中蕭然無長物獨手摹奇石置蒼雪菴坐卧玩之君已謝郡料不為人所按然與世異好將

不中顛米之癖耶暇日出君所摹研山圖
把玩弥日余雖甚好不忍奪去君亦無以
東坡仇池石故事虞王晉卿也

莫廷韓山水

莫廷韓山水小景得白石翁筆意此卷為
宋光祿安之寫即其洄流沓嶂烟霏雲樹
開合隱映山居風致宛然余家九山中朝

題跋卷下

十五

夕無非畫境自來城居此景為樵人牧豎
所乾沒展卷頓還舊觀復起余芒屨竹杖
之想光祿君家有泉石之勝而蓄此也好
事無乃多取耶

半峰和尚藏陳頤兩公詩卷

東橋公詩中解禪拈來無非妙義石亭老
人用二十八字打破禪關幾於拈弄虚空

觀者於此中薦得當知二老悟處是同非
別若滯作見解分疎不下是結兩重公案
也

王孚齋一枝窩卷

予觀莊子其言大鵬以九萬里為逍遙然
未能出於九萬里之外也而孚齋王君至
以一枝名窩君非安於榆枋間者豈其託

題跋卷下

十六

於自適姑以病夫哆然自大者之局於見
也意將齊小大以遊無窮合榆枋寥廓而
均之逍遙焉者乎夫然則彼其視一枝且
猶贅疣而奚暇於以九萬里自多也則又
安知彼扶搖而上者之不立其下風也耶
而僅以資一哂也予友履菴萬君妙悟蒙
莊之指而雅善王君相從於逍遙遊者久

真試往證之其以予言為然乎否也

徐蒙泉鎮心湯卷

鎮心湯者蒙泉徐公昔年遇境對治之良方也公服膺既久證大安樂今已藥病兩忘無事此矣間復舉示人者不欲自秘也予三十年来每遇境緣違順隨念對治方其藥病相值如焦火凝冰彼此交戰久而

題跋卷下

廿

自定則霍然去體矣平生秘惜此方不謂公已嘗試之也然此湯須資定水從陽明火中烹煉下一清凉引子試之震撼不揺方是驗處若情識有漏生疎服之者未可遽誣曰病無良醫也

讀履菴鎮心湯跋語後題

莊生蠻觸一段假以破除人我之障周潭

老人拈出作一飲子大類鎮心湯蒙泉徐丈意下承當服之既效因榜曰此予秘家方中無上品也履菴萬老具神醫眼目別出爐鑪為之點破可謂前無古方矣東吳病夫閱此二案爽然失據意非軒岐黃帝不能辨也

董大理幽貞集

題跋卷下

太

幽貞集者今大理卿幼海董公戊南中時所著也方公之上書詆時宰投身炎瘴履困極矣使情隨境遷外至者有動于中其託之聲詩不出於憤怨不平則抑鬱無聊類之凡情有然者乃今觀集中諸作率詞旨冲逸意超埃壘之表及讀述史景哲等篇邇其神游在千載間矣彼一時所遇區

區者曾足以胥其胷腑耶宜其處羈幽而
以貞勝也昔晁君以道讀東坡惠州諸作
謂此老直須過海彼直以詞人扶露天巧
為造物者所忌以履遐荒不知海南之行
固天所以助發坡老者讀是集者不當以
斯言概之耶

跋莫廷韓水墨畫扇

題跋卷下

十九

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城西烟雨村此前
人詩中語莫廷韓懷徐孟孺讀書處寫入
便面是中滄浪雲樹煙林勝致歷歷如就
掌上便覺畫中有詩君材致卓軼曾中丘
壑偶爾游戲出之處清絕若此使加積習
其神詣當數荆關豈直與癡黃追後先也

又

徐孟孺讀書城西當水木勝處日與雲樹
為伍莫廷韓賞其幽致以水墨出之便面
坐卧披之可謂同味雖然長林埜水此老
境退閒人所宜二君方抱利器漸達之羽
此中非可久棲直游息耳俟老夫他日汗
漫及此分半席與之不待歌招隱也

方居士贈言冊

題跋卷下

二十

新安潯南方君寓迹龍潭與予同法社一
日過予言別行將杖策南游過武林沂濤
江入天台禮育王塔登華頂訪五百應真
彷彿其遇尋龍湫鴈蕩度石梁沿回巖瀨
上客星臺周覽名勝飄飄焉起霞外之思
矣予老病未能從君俟異日者君游事已
畢携紀勝諸什邂逅同社予獲晤從罄欬

其一二耳目所通以意存之或庶幾宗少
文名山卧遊之意耳若其謂我何若行諸
同社贈言聯為鉅冊余走筆書其後

題顧汝和買菊記後

余讀醉石子所著顧汝和買菊記偉其詞
然每讀輒一興感往時郡中士大夫好事
每歲重九以花事相角勝治觴酒邀客客

題跋卷下

廿一

至而主人席間無名花者稱不韻業圃者
爭蓄名本以居利遇士大夫好事者破數
十緡購一名本費且不靳所沿尚遠矣邇
來當事者好折辱士大夫士大夫名挂訟
牒屈首就訊退思其所由致詬類者不得
意怏怏不自聊何暇問花事乃汝和亦為
訟事連染是歲汝和所藝菊菊竟死嗟乎

菊不逢時至此哉抑性傲風霜菊詭非時
寧憔悴以著節耶然詭為此壓沒風景者
致醉石子有曰假令東陵侯陶侍讀在今
日當田中無瓜庭下無松有感哉其言也
即使二物可無彼所著風槩於二人者疇
能奪之如汝和者能抑之使終無菊哉亦
何靳數十緡從彼壓沒為也秋風且屆擬

題跋卷下

廿二

從醉石子造汝和酌酒酌花前為我謝主
人曰時至矣

華陽洞天卷跋

錢塘山水游覽自淞宋迄今名勝甲東南
余少日有願於此老至倦游規一往不果
觀察華陸姚公平生雅好泉石自解組歸
歲數寓游復選地構堂吳山之上堂據名

勝兩湖諸峰四顧環映效奇左右公携勝
侶夷猶觴咏至則淹旬焉昔人謂山水游
覽衣冠仕宦者不常有雖然山川風物何
嘗限人公胷次夷曠韵致冲逸所至放浪
泉石託意於浮俗之外較之蹀躞聲利汨
塵途而不返者不夏焉若出閭風玄圃乎
太宰張元洲公為題其卷曰華陽洞天一

題跋卷下

三

時搢紳名筆咸詠歌其勝觀察公暇日出
以示余余老矣不能追隨勝踐偕卷中諸
公位置泉石賡游仙之什然披圖咏詩湖
山勝致宛然在目亦庶幾宗少文卧游書
于卷尾以識余遇

重題禮塔寺卷

歲丁巳余南上過此癸未偕二客重來讀

卷中舊題恍然如昨而轉瞬忽二十年餘
矣目前風景雲物往來無異往時而一二
宿衲追陪余言笑間者問之則俱已遷化
信人生一彈指間也因與二客徘徊者久
之會日晏榜人催發匆匆書此識一時之
感

題宋繡花鳥

題跋卷下

苗

是幅為宋繡花鳥詳觀彩綵設色纖妍精
巧而姿態天然似得邊徐筆意當是倣畫
院本而形模之者信人工之能可奪天巧
珍賞不足系之以詩

大夫忠孝圖跋

夫畫者隨物賦形兼存理解解若裴孝源畫
史所稱筆墨含運體寓風化斯其言之也

是圖出孫漢陽筆漢陽善寫生曲盡姿態
連類草木稱名小而取義大所謂曲終而
奏雅者非歟

題忠孝傳芳卷

昔唐子方以忠言直節重於宋其子司諫
洙問仲季嘉問之問並著名行有位列於
朝陸務觀論著家世謂唐氏忠義之報侍

題跋卷下

其

御南江馮先生上書論權貴禍蹈不測子
今光祿君行可陳血疏

闕下請身代父死得戡戍雷陽一時父子
忠孝播聞寓內先生既放歸餘三十年
嗣皇帝在宥錄諸忠諫者就家晉秩光祿
君以孝廉署今職季比部君亦起家進士
馮氏遂食忠孝之報光祿君既服闋還

朝余與給諫龔君衷諸贈言題曰忠孝傳
芳給諫君復屬余言也余惟末世士風委
地苟覲少得於時往往隳倫常汨喪廉耻
包心顏為之不顧未嘗不擊節馮氏其忠
孝大節為世道重若此第余衰病廢筆硯
獨未能論著其家世如放翁之於陸氏因
觀贈言聊書簡末以誌于知言者

題跋卷下

其

題城南秋泛圖

戊寅九月偕二三友人出游城南時秋高
氣清天宇澄碧揚一楫于溪流清淺中四
望平疇黃雲布野遠山若黛而淡烟落照
雲林城堞參差隱見如在畫圖同游者沈
王二君以筆意模寫者江夏肖儂吳生也
卞和泣玉圖

卞和獻玉三上而則足為之抱玉以泣君
子曰和非知王者也夫玉三上而不售是
遇王者之不幸也玉何損也自泣以明玉
之非石也又何加於玉哉且玉之貴於天
下也以知之者鮮也天下之不知王者衆
矣欲一一以明之也足其可勝則哉

跋楊孝子事狀

題跋卷下

廿七

余讀楊孝子事狀為之欷歔已復泫然也
曰傷哉始孝子父給諫抑齋君與余立朝
同時也相與論時事至不可意給諫義憤
形色嗔目切齒髮上指奮臆欲請劍尚方
也會海寇起東南上疏論時政言切直忤
時相已巡視光祿按劾所司不法事遂中
苛禍方給諫君下制獄孝子匍匐橐籥日

省父獄中退而蓬跣蓐食號泣籲天期以
身代父死疏具欲奏上母黃孺人泣止之
曰楊氏自祖父四傳僅爾一脉爾尚未嗣
假令復蹈不測徒殉身無益也焚其草居
久之孝子已舉子竟不食而死與其母黃
訣曰兒不能代父生前死而暴父寃地下
也嗟乎父死國子死父死國者死忠死父

題跋卷下

廿八

者死孝父子忠孝并命一時傷哉昔有宋
陳瑩中以彊諫直節竄逐廢棄者三十年
餘迨身後高宗褒叙遺直詔賞其子正彙
今給舍君已沐顯贈而孝子以前死未蒙
正彙之賞惜無有表而出之以聞于時者
余衰退林居無由發其議因閱事狀第書
以識疇昔之感云

題徐氏遺德錄

徐子孟孺既攷次其世系載家乘中此則
哀叙學士大夫所論著先德者備琬琰矣
夫高閣鉅閣所著代傳遠者類繇世德即
世祿亨貴稱華撫矣於世德亡當也故關
西汝南之胄論世者殊稱焉徐氏自晉濮
陽太守熙子秋夫以醫著子孫接迹朝倫

題跋卷下

廿

歷顯重咸著聲稱中世以儒易醫則以儒
發聞世次相續綿延而至五齋先生所著
儒行已見之學士大夫撰述矣嗣五齋者
為孟孺則又以儒雅風誼見推士倫有司
行采聞其孝行為表廬焉可謂光昭世德
矣其輯是編也將彰往詔來以引之勿替
而後之因是編以徵典獻裨史乘使論世

者有攷焉則是編也又豈特備徐氏家世
已哉

萬里志後跋

萬里志者都諫龍山張公志使交道中所
得也稿藏於家歲久散逸公子維賢搜拾
燼餘間搜訪其別存者彙為編挾以游金
陵士大夫相與醖資壽之梓許太常所為

題跋卷下

廿

序首簡也志凡二卷餘多逸而不存然即
其僅存者世已鳳毛麟角視之矣公為東
海先生胄子詞翰濟美稱我

朝義獻維賢嫻於文學能世其家亦不愧
王家小令吾松多文獻家其傳世久未有
若張氏者東海之流澤遠矣乙亥秋孟題

雜著附

世言河豚味美能毒人然不食此不知魚
味世嘗有飽其毒者而食者不廢是欲饜
三寸擲一死試之也世間果有何物可直
一死者哉予家東海魚羹杭飯飽食半生
獨於此一不染指荻芽乍長河魚正肥客
有舉東坡資善堂語嘲余不知味者漫對
之

題跋卷下

三十一

僧贊寧作筍譜至論食法甚詳予嘗謂使
世人不知食筍則此君類日繁其萬竿千
畝沒於齒頰者何限禿翁老饒不惜口業
復作此以貽後人好事者據為食史不知
此乃淇園渭川之刑書也

蠶與蜘蛛均蟲類也其吐絲同蠶之用衣
被天下終以此斃而不能庇一縷蛛獨安

食其生者蠶受食於人以其用自殘蛛僅
僅於周身幸不為人取材也固食於人者
不免耶抑無用者之獨全也是皆物理可
推者漫志之

昔玉溪生天隨子作蝨賦託物比况寓言
詆諷余長夜孤眠擁衾獨坐爬搔不已童
子引燭為余磨吻者數輩而後安寢惜其

題跋卷下

三十二

為生甚微而潛隙伺間去寒逐溫饕餮棄
殮依人立命屬饜于垢浣中以容旦夕盖
余始憎而終為之戚焉雖然微若輩則可
安寢

陸學士題跋卷下

耄餘雜識序

余性資寡僻例簡應緣居嘗燕閒頗親紀籍今迫衰暮兩目昏眊艱於披閱第平生所接交知談議及紬繹舊聞一知半解注之臆想提撕僅存每旦櫛沐之餘南榮就明筆硯粗設間錄一二以備遺忘會客有授余養生術者謂宜屏絕思慮一意收攝

耄餘雜識序

以惜餘陰兒章在侍歲去筆硯故所錄止此然以余心思所寄不忍棄去為剝存之碩耄餘荒斐語多蕪雜即異日覆瓿非所計也萬曆庚寅冬孟八十二翁五茸逸老

陸樹聲識



耄餘雜識

大易不言有無釋氏言不有不無又曰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不可謂之無老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靈樞經曰能入無為而應有為能用有為而返無為蘇轍城解老曰入於衆有而常無體其至無而常有語意皆同然有無對待揔

耄餘雜識

二

之惟不言有無言有無似涉擬議矣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生則自無而有也故釋之者曰陽非至此而後有陰非至此而後有蓋亦曰動而為陽靜而為陰者之免於分踈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則有無俱泯神則無事於言矣故曰大易不言有無

至言妙理一言足矣而上達者不假言傳故聖欲無言孔門弟子若顏子悟教於無違曾子傳道於一唯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少林傳心各有所得而慧可以無言得髓三十二菩薩各言不二法門而文殊離言說問答淨名默然老氏則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實際理地不假言詮三

耄餘雜識

三

教雖殊其傳心之致則一也

離為火離二陽在外一陰在內凡爻二畫者謂之陰故曰離中虛坎為水坎二陰在外一陽在內凡爻一畫者謂之陽故曰坎中滿火無體附麗而見離者麗也火以用行故外光水有形就下而流坎者陷也水以體行故內照

金生水水乃金之子金得水而滋故曰子令母潤子水位也子諧音而為孳孳者生也木生火火乃木之子木遇火而焚故曰子害母形午火位午從心為忤忤者逆也凡相生者之謂順不順者之謂逆

耄餘雜識

四

坤之六三曰無成有終坤陰也臣道也婦道也臣不敢居成功婦不敢專家秉故文言曰不敢成也天施而地生乾資大始而坤作成物其成者不自成也故曰無成而代有終

天地之道浸故寒之極也不繼之以暑而繼之以溫暑之極也不繼之以寒而繼之以涼四月為夏其卦乾為純陽陽生暑而月令之交大暑在六月十月為冬其卦坤

為純陰陰生寒而月令之交大寒在十二月寒暑之氣以漸而進也

陰陽二氣氤氲交互則能為雲作雨或陰氣少而陽多或陰氣多而陽少皆不能為雨小畜之五陽一陰陰氣少也小過之四陰二陽陽氣少也故皆不雨

望夕之月月受陽光光正滿故望夕之陽

老餘雜識

五

潮至子時而滿子為陽之生氣也晦夕之月月還陰魄魄正滿故晦夕之陰潮至午而滿午為陰之生氣也

東方日出之地主生故老氏言長生而訪神仙者於東海東木位木陽也故老氏之教還真陽西方日入之地主滅故釋氏言寂滅而脩淨土者皈西方西金位金陰也

故釋氏之教證真空

陰陽各當其位剛柔貴得其中乾六爻皆陽陽亢而過上九曰其血玄黃曰血者陰也陽極疑陰也需之上六曰位不當也卦五爻皆陽陰處陽上故不當曰需於血血者陰也陰為陽逼也

心為火漢五行傳以心屬二謂心星起於

老餘雜識

六

牽牛牛屬土而岐黃素問以心腎屬水火心居上腎居下應南離北坎心腎交為水火合而言五行者以金木水火土配心肝脾肺腎脾屬土脾為中氣土居中脾主思故曰冲虛神明之府則以脾屬土心為火其說又明矣

易有以理言者有以數言者有以象言者

渙內卦為坎外卦為巽坎居子一陽生於
子巽居巳六陽亢於巳自子至巳卦體純
乾陽已盡出巳者巳也故謂之渙渙者散
也鄧內卦為兌外卦為坎坎為水兌為澤
澤者水所鍾也鄧之初爻自坎初六變而
為九六陰也陰數耦九陽也陽數奇陽實
而陰虛陽居初爻故曰不出戶庭

毫餘雜識

八

星家卜命以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
起於申論者謂寅木也陽也申金也陰也
金能剋木故陰能疲陽此以淺論也易一
陽生于子子左行三而為寅寅震也震為
長男一陰生于午午右行三而為申申金
也申為坤地木以陽而位乎東金以陰而
位乎西陽左陰右之義也

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故山澤氣生則彌
漫而為雨日陽在地則蒸濡而為露人真
陽在下則融液而為華池之水氣陽而血
陰醫家謂陽旺生陰血亦此理也

物有以形化者有以氣化者牝牡胎卵以
形化者也虫之化蝶也以蠕動而化飛揚
也蠅娘之化蟬也以穢汙而化為清也皆

毫餘雜識

九

氣化也氣化而形隨之判也此物類中之
小混闢也

洪荒太古之初混沌初分文字未立如外
史所載天皇人皇九頭十二頭與牛首蛇
身殊形詭貌者何所傳述曷從考證故孔
子序書則斷自唐虞
自開闢以來至堯而風氣浸開人文浸著

故書稱堯曰光被四表傳者遂訛以十日並出書言明四目則傳者訛為倉頡四目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則訛以夔為一足其荒唐無稽類若此

洪濛判而混沌分淳樸漓而大道隱學術散由是縱橫術數權謀功利之說興而征伐攻取以智力相角皆關乎時運其流之

老餘雜識

十

所必至者譬之四時代序秋之不可為春冬之不可為夏也故曰與時推移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不過命之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未嘗以一言及子孫也至商則曰有商孫子周則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曰本支百世湯之伐桀猶有漸德恐來世以為口實至武王伐紂則桀望祭

告安之若以為常者故曰世有升降道有污隆

堯讓天下於許由而許由不受舜讓天下於石戶之農而逃之海非以讓天下為已高也誠見夫君天下者之責之重也夫茅茨土墼卑宮菲食其自奉若此而二民饑猶已飢之一民寒猶已寒之其責任若此

老餘雜識

十一

是以一人勞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以一身萃天下之責而不以位為樂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堯為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為已憂得舜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為天下擇君

以不得禹為已憂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故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士之席珍以待聘也玉之韞櫝以待價也待則無事於求矣世言卞和獻玉以和為知玉矣然和非知玉者也夫玉之貴於天下也以所重也求售非所以重玉也故所

老餘雜識

十三

重在玉則割十五城以易之者玉也以玉求售則足再刖而不售者亦玉也是故士一也踰垣閉門則士重叩關投壁矢自重矣故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

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辨者曰去其楚可也曰人得之人失之矣又曰去其人可也然猶有得失兩者在也夫得不自得自無而

有者之謂得是得未嘗離失也失不自失自有而無者之謂失是失未嘗離得也豈若真有無齊得失而一視者之兩忘乎

周公欲明農召公欲告老大臣處功名之盛而不忘引退當如此然終於不去者以國事為重也當其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位望相敵而不以為逼同於求去而不以

老餘雜識

十三

為嫌稱休美以留召公而不以為私所謂體國忘私者若此視後世之以權位相逼肆傾擠以專寵利者異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

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嘗述之書矣而乃
身自犯之乎然則何以曰春秋作而亂臣
賊子懼凡春秋所記之盟會征伐一出於
私而東周之命令政教不行於天下故入
春秋自隱公以來所記者皆五伯之事而
天王失政矣自襄昭以來所記者皆大夫
之事而諸侯失政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

耄餘雜識

十四

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其誅亂臣賊子大
意若此而求之於字句之間以為筆削是
借史氏之文擬法吏之體而出入人罪失
春秋之指矣

恭伯三以天下讓夫子稱其至德論者遂
以恭伯之讓讓之於殷猶文王以服事殷

之義至謂太王志欲翦商恭伯不從逃之
荊蠻為是說者謂太伯得矣如太王何且
讓之云者推已所有以與人之謂當太王
時天下固殷之有也何讓之有或者以魯
頌實始翦商之一言遂謂太王有志翦商
而不知此乃推本之言蓋以太王遷岐之
後能積德累仁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猶

耄餘雜識

十五

書序周家王業之興而曰至於太王肇基
王迹曰實始者肇基之謂也然則太伯之
於季歷所讓者國耳而曰以天下讓者蓋
自太伯讓國季歷及昌至武王伐商而有
天下其曰以天下讓者特推本言之迹未
著也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季札之辭國而不立胡氏譏其辭國以生

亂論者謂扎之不立扎之義也吳之亂扎之不幸也且扎之來聘在襄公之二十九年後又二十七年至昭公之二十五年始有遜僚之事後二年至昭公之二十七年僚始見弑於光中間相去蓋三十年餘即使亂由扎生法為可貶夫子必因其既事而後貶寧有先事而預貶者乎

老餘雜識

十六

春秋書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說者謂弑君者趙穿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故歸獄於盾則是弑君者穿也盾恃失為卿之義耳而以獄歸之是使為惡者藉免失義者代受惡乎而說者又謂初靈公欲殺趙盾盾躊躇而走穿盾族也遂弑靈公是則盾有幸弑之心與聞乎故宜獄在盾矣

使盾之果主是弑也而亡而越境返而討賊遂得免於獄乎獨呂氏以為盾實主弑故亡不越境以待其變反不討賊以安其讐此其為論似得春秋誅惡之旨

夫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為大人其為論互相發蓋言行固當信果然必於信果則於道反

老餘雜識

十七

有所害如荀息許晉獻公死夷卓而後卒死之是言必信矣子路聞孔悝之難而力赴是行必果矣殊不知許君以死其嗣君者固託孤之節而夷卓乃國之嬖孽夷卓之不當君則雖不死可也食馬而不避其難者固報主之義然輒據國以拒父輒之食不當食則輒之難雖不赴可也

先儒論衛蒯聵與輒謂蒯欲殺母以得罪於父輒據國以拒蒯皆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然蒯之欲殺南子以得罪靈公誠為不孝乃其志在掩中冓之醜特不明於義耳其志猶可哀也若輒不奉靈公之命而據國以拒蒯復藉晉以求立是利有其國而不知有義譬視天倫無復人理故春秋

孝餘雜識

文

於蒯之入戚雖書納以難之而稱衛世子者見其未絕於國也而輒不可以同年語矣

蘇老泉曰賞罰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余謂賞罰者一世之公是非者萬世之公夫賞當其功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是與衆共之也罰當其罪罰一人而天下

知所懲是與衆棄之也故曰一世之公理之所是一時以為非也而後世定以為是公是之不可奪也理之所非一時以為是也而後世定以為非公非之不可逃也故曰萬世之公

司馬遷作史記上叙五帝三王以迄於漢蓋史主紀載故推本所始班固作漢書一

孝餘雜識

光

代之史也而表古今人物何耶然孔子叙周書而首載唐虞二典固之書作於漢故以漢名其紀載則史也獨其中所載如桀紂一致也而進桀一等韋顧飛廉惡來同一黨惡也而相去二等衛武公睿聖而與徐偃王同列楚太子建出亡而與崔杼同科躋子產晏嬰擬之稷契叙樂毅王翦同

於方召進商君於子皮之上退申包胥於伍員之下其於是非不無少謬而以是譏史遷何也

伍員為父復讎鞭平王之尸於父則孝矣而以臣讎君不可也夫員始事吳以讎楚繼敗越以報吳員於時盡一死以下報伍奢於地下是死於父猶死楚也孰與伏屬

毫餘雜識

并

鏤之劍以死是死吳也即不死而為蠡之去可也然蠡可去員不可去員去楚而歸吳今去吳而他適也其孰與之准有死之道而已矣

漢高祖斬丁公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以戒後世為人臣不忠者夫漢當逐鹿之後天下甫定而布以私怨亡匿漢購求布千

金慮其懷疑反側也而與布相反者為丁公故斬丁公以釋布之疑斬丁公者所以安季布也此雍齒先侯之意子房之挾智用術為高祖計者也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矣而楊龜山譏其受梁冀之辟然邕之事董卓班固之事竇憲荀彧之附曹操豈皆急於用

毫餘雜識

世

世而忘其所入之途有邪正耶楊雄曰屈身以伸道身屈矣道何由伸謂屈道以伸身可也如子雲之劇秦美新為屈道乎屈身乎

漢制郡國舉孝廉倣古鄉舉里選之義而間以偽應之者如許武欲成二弟之名三分其產而多取肥饒及弟以克讓選舉矣

復大會宗入推產二弟以自取名是以孝
廉為市矣

醫經論脾胃受傷有二曰外傷五味內傷
七情外傷五味傷於有形者也內傷七情
傷於無形者也嘗以是取譬當權者之行
私亦有二納苞苴以彰寵賂者傷於有形
者也其跡顯顯者易見任好惡以作威福

荑餘雜識

三

者傷於無形者也其情隱隱者難知
好惡者人之同情也而曰惟仁者能好惡
人又曰作好作惡蓋好惡一也以其得好
惡之公者謂之能以其出一已之私者謂
之作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又曰用人
者惟恐近己之好惡近且不可而况任之
以行私乎

御史風聞言事此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
形狀未著恐發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
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刺冥
搜隱匿捕風失實以此求過誰堪其罪故
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
虎狼之暴也狐之媚也皆能殺人然虎狼

荑餘雜識

三

之殺人也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殺人也人
則不知甚哉陰柔巧佞之能溺人而為害
鉅也

分宜相機腸滿腹急則駕禍於人觀其擠
賁溪於死地其智計譎矣卒之子陷大戮
籍錄其產身不能庇一椽故曰張機者陷
於機設險者死於險

宗朝南給舍陳慶疏上擬以南兵貳兼操江其原設操江當革者

下南京各堂上官會議慶江西人執政同鄉一時議者揣摩皆謂當革內一人主革者曰前史操江當事賊在儀真則避入鎮江賊近鎮江則避入蘇常操江何益輕重時刑侍曾前溪抗言曰此史操江當事不

老餘雜識

苗

稱職非操江不宜設也余深然其言昔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所論僅逋欠德宗鄙其言不當自後詔罷正牙奏事論者謂宏本言不當黜之可也正牙奏事此唐武德以來舊章因人而廢不可也與此正相類

真西山曰撫民當寬束吏當嚴史稱劉寬

以蒲鞭示辱謂之寬矣然使其無罪則蒲鞭可以不施若罪所當懲而槩以施之是廢法也袁安不治賍吏稱長厚矣如摺撫疑似以入入賍罪固不可若苞苴貪黷而槩以貸之是縱姦也

唐臣權萬紀上書太宗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折其言黜

老餘雜識

笠

使還家夫山澤所產尚不欲取而况橫歛諸民乎他日馬周上疏乃謂為國者蓄積固不可無要須人有餘力然後收之夫人有餘力則國有餘力所謂歲富於民者是也從而收之是欲竭民力而後已也可乎晉崔豹謁郡將陳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世豹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傷於

虐矣盍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
恒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陸機初
入朝盧志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
如君於盧毓盧珽彼先發者既失之薄矣
而吾以薄應之是胥失矣何以責人論者
謂河橋之敗機雲之死志有力焉是可為
小不忍者戒也

羣餘雜識

某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
塩以易粟姚命覆塩於江中曰明吾不惜
惜所與耳弗與已矣而以惡言辱之為不
仁矣晉王修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
却曰王修齡雖飢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
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以不屑詒之為已甚
矣故凡處人已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

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江陵奪情起復一時以守制論者皆從貶
斥察其意所固戀似不可一日釋權位者
如令持服守制亦不過三年耳然不再三
年并其身不保矣向所固戀者何在昔唐
李義山詩云未央宮裏三千女但保紅顏
莫保恩白日易流紅顏難駐怙權位者可

羣餘雜識

某

深思矣

世以成敗論人畧其小善而闡幽發微者
尚於死中求活如楚項王與漢分爭鴻門
設宴使用范增之言則視沛公如几上肉
耳而不殺沛公雖天命在漢而論者謂鴻
門一念之仁足以貸垓下之死唐明皇盡
惑艷妃身致奔播使當國忠之死而禍水

不除則激三軍為騎虎勢矣而割恩寵昵
雖始為色荒論者謂馬嵬驛一時之忍足
以詳幸蜀之危

周世宗時郭玉為齊州防禦使值歲饑捐
俸鈔以分施饑民小民相率詣闕頌玉德
政夫以一人之俸鈔濟一州之饑民日亦
不給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也况施小惠

老餘雜識

其

以干聲譽市私恩以媒利達或假以自濟
其私耳不然亦非惠而不費為政之大體
也

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囚白有父母在
元旦不得歸省元膺釋械放歸如期而至
臨淄令曹攄囚陷大辟者新歲問知其有
父母放令歸家至期還獄此與唐太宗縱

囚來歸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
人之尤者以必能縱使信義可孚然偶一
為之非常道也

范質謂吸得三斗醪醋方可作宰相以有
大臣之度也然所謂大臣之度者包容大
受毀譽不為之動利害不怵其衷好賢納
善休休有容之謂而大鄣不可奪也故易

老餘雜識

其

稱包荒用馮河苟徒以依違取容同流合
污則胡廣馮道之謂矣論者謂范質於世
宗欠一死即其大鄣不以介於衷若是者
以為大度耶

梅摯守昭州昭為炎瘴地著瘴說曰仕有
五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
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

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瘡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惟薄之瘡此五瘡者有一於此何地不染豈特炎方能為癘哉

老子曰和光同塵莊子曰槁木死灰讀者皆病其言而不知老子所謂和者和其光耳而明為光之本本者不和也所謂同者同其塵耳而塵與根對根者不同也莊子

老餘雜識

辛

所謂身非槁木而可使如槁木者言物來而不受其觸也心非死灰而可使如死灰者言事至而不為之動也如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皆有為言之也善讀者不以詞害意

有謂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此謂不善處巧處明與動者言之然傷於偏也

孟亦曰處巧若拙處明若晦處動若靜者之不失之偏乎故張子韶曰三者皆去一不字

陳寔送張讓父之喪論者謂危行而言遜屈身以伸道黨錮之禍卒賴以多所全活然凡若此類必察其心術之隱操行之素果以正行權如寔者則可若其他假以結

老餘雜識

辛

納宦寺遜言獻佞以曲徑求通則元稹之於崔璠王叔文之黨是矣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鄆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柰何秦人私書武后時禁屠宰右拾遺張德生子

私宰羊以讌僚屬杜肅懷一鬱奏上武后問德德以實對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召客亦須擇人出肅奏示德斯二者其所處不同若此然君子於此度其事苟不繫國家利害者寧以長厚自處

五代時何敬容為吏部郎中朝士趨之者輻輳退而有驕色父虞其溢也戒之曰此

毫餘雜識

三

其來者是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容也使處勢隆赫者而皆知此則當其在勢而不為之加及勢去而不為之損隆替異時處之則一如山谷所謂以我之常行於物變之中者正此謂也

富鄭公為樞密使值英宗即位頒賜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

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慶曆中近侍有犯法罪不至死者執政以情重請論死范文正公退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一近臣恐將來手滑大臣之以道格君必防其漸若此

宋臣有薦用先朝之臣於嗣君而稱其賢

毫餘雜識

三

者嗣君曰先帝亦知其人否曰知之曰既知矣何不用曰先帝留此以待陛下耳斯言也一以彰先帝啓佑之公一以成嗣君繼述之美與夫改張先王之成憲以為更化廢棄先朝之舊人以樹己私者異矣嘉靖壬寅余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荆川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文忠公祠入門見

汪黃二像踈膝庭下荆川指謂余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秘閣修撰余曰一秘閣修撰何加於陳少陽蓋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於茲一食三嘆使萬世而下知朕為不仁不智

菴餘雜識

三五

之主詔旨諄切若此

禮施於父之執友則納拜然必施與受者相安則可昔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為前輩不可及然必拜者為呂希哲受者為歐陽公則彼此相安不然則拜者為倭貴受者為挾長如馬援受梁松之拜則又以取禍

矣故曰禮順人情

宋高宗一日謂趙葵曰外論惟卿不附秦檜趙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欲與之雷同耳然所以事宰相之禮亦不敢廢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非惟不敢亦且不忍彼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其視君父為何如

菴餘雜識

三五

威福人主之柄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夫威福自專者之謂權五代時一人拜相問所以盡為相者之道何如對者曰願相公無權彼竊君上之寵以掠美市恩假朝廷之法以快意行私者繁之無君之律則一也

元祐之政君子去小人也紹聖之禍小人

攻君子也然君子之去小人每務寬厚而責人不太深小人之攻君子則逞其私忿而不遺餘力論者謂元祐之去小人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卒致紹聖之禍紹聖之攻君子竄逐禁錮善類一空卒啓金狄之難故曰紹聖之禍呂范縱之也金狄之難章蔡召之也

耄餘雜識

三六

山川草木真境現前觸目無限而好事者務飾假以擬真如山水圖畫人物草木髣髴形似於縑素間者謂之逼真不惜重購藏之十襲蘇轍城有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乎老坡深然其言

法書名蹟天所固靳而巧偷豪奪者欲以

智力守護之未有能久存者唐太宗愛重鍾王書蹟貯以玉匣石函秘藏昭陵終為溫韜所發王涯相以權力官爵鉤致法書名畫繫垣以納之及甘露禍作為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之夫二人者以君相之權力尚不能保而世之篤好者欲保長有以遺子孫惑矣嘗考之三代鼎彝其款識曰

耄餘雜識

三七

子子孫孫永保用不知今流傳於世者果皆其子孫耶假令子孫各保其所有又豈有一物派行於世哉

謝太傅雅意江海王右軍顓游蜀都登汶嶺峩眉皆以不遂其志為恨夫山川名勝處無競之地造物者何嘗限人然猶難果若此乃若功名祿位處衆鶩之中立必爭

之地而好進者務血指汗顏圖之以求必得縱使得之中間亦多艱兀況求之而未必得者乎

荆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溫公以書貽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

耄餘雜識

三

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而荆公不悟我朝何樹立之論荆公也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為職荆公以同己者為賢異己者為不肖是失用人之公矣任用呂惠卿而不悟其反覆是失知人之明矣以是責荆公荆公當無辭矣

國家尊名節獎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

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鄧不撓者止一顏真卿明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得來也故獎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耄餘雜識

三

趙忠定汝愚當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欲傳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韓侂冑亦知其為小人矣然不能制之於始禁防其漸卒致身遭竄死忠賢屏逐國祚漸移有識者為之痛惜在易大畜之六四曰童牛之牯釋者謂止於未角之時夾之五陽一陰以五君子去一小人而繫之曰剛決柔也故君子之於小人其制之也宜豫以消其未萌之姦其去之也宜決以絕其養成

之禍如王沂公之於仁宗初立而雷允恭先去韓魏公之於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得思患豫防先發制人之義矣

世當危亂而後著忠臣烈士之名歲寒霜雪而後知貞松勁栢之操如岳武穆之死於秦檜陳少陽之死於汪黃趙忠定之死於韓侂冑三人者雖蒙一時之難而因以

耄餘雜識

四

成後世之名論者謂斯人一時之不幸乃千百世之幸然使世無秦檜何以顯岳武穆世無汪黃何以顯陳少陽世無韓侂冑何以顯趙忠定維斯人之幸又斯世之不幸也

宋之歲幣疲中國以事外夷苟目前而忽後患所謂以梁肉養癰而任其自潰以積

薪厝火而幸其未燃失制御夷狄安內攘外之道矣

元文宗時其臣有得罪先朝而被戮者至其子謀復父官爵文宗欲許之時臣下有諫沮之者曰今欲復其官爵必先明其無罪是先帝不合誅之將置先帝於何地是陛下之視先帝反不若罪人之有子矣文

耄餘雜識

四

宗聞其言動容而止

許衡吳澄之仕元丘瓊山譏其非矣論者又謂許北產元域中澄南產宋遺黎也二者若有間焉不知二賢之不幸生非其時而當仕與不仕非所論於地也如以為身任斯道之責出而行道為斯世斯民計則當度其時之可為與其身之足以有為必

也能用夏變夷則可不然則隱居不仕著
書明道以淑其徒使斯道之傳不泯可也
若劉因者則無議矣

門人

郝伯純
朱朝貞
徐益孫
徐元壽
校

雜識一編

宮保陸先生養高林間時著葦草名

耄餘雜識

四

馬安雲刻

山者也先生既乞閒則日與擊壤父老
握麈劇譚古今或漁獵紀乘所得見解
與年俱富茲託墨卿者什之一爾迺精
義析於秋毫直筆凜於寒霜舉之九鼎
彌重羅之兩儀莫逃鴻濛寶秘剖抉殆
盡真足補苴群籍羽翼六經矣先生願
挹損以耄餘自命昔衛武作抑戒於耄

年稱曰睿聖武公抑語云不斑白語道
失以先生表儀

三朝綱紀三教片語在人間有不奉為南
車北斗者乎况恬泊葆真踰八袞而神
明特王德功不朽之緒餘復近漏於三
寸之管手是編者闢名言之堂與測傳
綜之津涯涉多識之戶庭窺一原之境

耄餘雜識

四

門人朱朝貞頓首謹跋



禪林餘蔭小引

摩竭掩室毘耶杜口世以爲西
來禪指一味無言然全身躍入
無言窟中如枯株寒木則只此
便成窠臼黃面公五千四十八
卷叩鐘擊鼓風行雨施天下飽

小引

并序

叅衲子至今耳聾目瞶未聞有
以熟唱痛掌相報者况望其從
禿管上爲佛祖出氣乎宗伯老
師乘悲願緣現身宰官所在護
法往往愛惜寶藏未肯容易拈
出縱拈出當機者亦未能覩面

領受不得已間一逗漏於文字
酬答間所謂鏡影谷聲可得見
聞不可得而指且名者也學者
於言前薦取方許親見老師不
然不妨以禪蔭爲水母裝眼也

後學徐益孫謹題

小引

二



題禪林餘蔭

余游從緇錫雅譚禪乘積延歲簞流蔓剡溪
間因檢括綴次成篇此前人爐鞴中鉗鎚重
加煅鍊向葛藤窠中語句別作拈提徒干
屑吻祇益誦謗拾遺礫而昧衣珠抱枯筌以
塵汗簡而一二同行付之剜剔此中漏逗拈
來一任推排款業現成觀者不須重勘無諍
居士陸樹聲

三

禪林餘蔭

無諍居士陸樹聲著 姪彥積編訂

後學 顧承善校梓

永明壽心賦序

原夫三界惟心心緣萬法故心外無法法即是
心徧周則含裹十方攝入則圓融一切窮其名
相非數量之可推尋約以幽微何語言所能棲
泊一多互證即一是多顯密雙依何顯非密譬
滴海潤同不分纖鉅嶽塵凝埒豈限形區察應

禪林餘蔭

一

緣之普現帝網交羅瑩照體以全收鏡臺寂歷
尋文而言言皆具圓詮研體而一一咸歸自己
此求明壽老心賦之作也歲久傳本漸湮緇徒
鮮觀吳僧圓慶游錫金陵偶獲善本倡緣屬梓
以廣流傳欲使諸方學人因文了義如攪長河
之酥酪味在醍醐徧大地之筌蹄意專魚兔庶
循言境以邇心源仗詮末而開本覺其弘法為
衆之意慶快見聞予衰不慧望澤覺海依筏求
通不離言句引之篇首尚資來識詮鑒於斯

應天寺禮佛記

先君封編修性不喜浮屠獨好施舍謂觀音大士以慈悲救世間一切雅意崇奉先世所藏銅像一軀可高三尺中更他氏先君昇歸瑩堂屬比丘尼燃長明燈一輪以佐薰修朔旦則先君冠服瞻禮先君已沒像復化去不知所有余每嗟惋是歲夏午寇逼余舍余抱主奔避舟沿吳江過蠡澤入應天寺炷香禮佛次月十九佛成道日余與家弟德拈香詣寺延佛弟子大比丘

神林餘恭

二

吳馬寧等刻

讀西照老人像

諸方飽參一衲宴坐雙徑室中觀面參承長松樹下獨體全露藏慧辯如摧鋒角激迅機似掣電火佛日洗光法門負荷謂西照者以如是故

西照禪師塔銘

余恒竊歎生逢像末勝侶希邁尚幸緇衲僅一

行願若平鮮窺真不啻麟角云詎謂西照之遽逝也嗚呼問津覺海忽遺良導一方翳目永失金錕寧無深慨昔湛堂遷化妙喜墮足千里求塔銘於張無盡鐵牛遷化天如備述心迹求塔銘於虞園二公皆夙契宗旨諧微應如出一調叢林至今傳誦莫不為二師末後一段光明矧師與余世法風誼方外臭味兩無殊別者乎乃若昭往示來以標不朽非余責而誰按狀師本嚴氏子名塘雲南楊林人也生而質

神林餘恭

三

馬寧等刻

性凝重雖已婚耦一日讀金剛偈有感因白父母妻願割愛出世無論此生他生誓期證道一化度咸駭愕怨嗟師復諭之曰昔吾佛世尊為悉達太子不遵淨飯王命盡棄妃嬪潛入雪山修行以世法較之一何忍焉及觀明星悟道為三界尊化導無量豈唯現前報恩百倍案中即無始累劫眷屬總獲善果且幻身非實真性易迷一旦改頭換面何處相認豈若一人得成菩提均霑甘露利益遂投禮永泉寺月空羅染

改名慧才尋往安寧州參普通和尚發明極妙
指歸又偕同行善友雲水日唯一食久之歷越
達吳既請益於天如老人復於佛慧講肆遍聞
諸經與義未依雙徑禪萬松門風高峻不輕許
可日磨歲汰委師口訥心通造詣親切得受記
荊嘗指金天示之師始號天育自是復稱西照
無何萬松示滅益務韜晦時余耆年未嗣手抄
陀羅尼經擬請一梵行如法禪誦托北禪僧是
榮入浙詢訪值祇園法主衆寮中推師以師本

禪林餘藻

四

馬

號天育蓋吉徵也時嘉靖乙丑延至馬嶠師即
結菴一週竟明年移錫龍潭又二稔迎還故寮
專修淨業一食不私感化非一至隆慶庚午十
一月十三日午時沐浴更衣端坐告終世壽六
十一僧臘三十三先是預知時至一切後事料
理計衣鉢餘貲前旬密送徑山齋僧弟子二人
真普寔親爲淨髮守故衣鉢付受法子四人
余躬往吊祭少師存齋徐公遺賻儀以表嚮慕
後三日茶毘于城之東郭屬積雨決旬連朝開

霽四衆號戀填衢塞陌天緣人緣交相證
助一時麗眉訝異以爲從來未覩此寔師道行
之所致也揆之初心誠何負哉是歲春仲其徒
慧信等安厝師靈骨於余山之普同塔錄實徵
文于余爲次第其始末而系之銘曰鑠哉梵行
斷愛歸空染難永泉記荊萬松參方迺講解教
明宗作觀傳持靡感弗通俾余有胤世篤深衷
移席馬嶠密闡真風滇南振跡雲間告終生居
叢林没入普同余山萃堵熊耳攸通百千萬禪

禪林餘藻

五

馬

法脉彌隆

題水墨觀音卷

粉素未設水墨未形是大士未來際展卷觀面
大士現在提聚卷藏大士向何處去

無着禪師像贊

法苑耆年叢林先覺一室修心諸方行脚參涅
槃禪了無生學說法利生應機作略究竟本來
靈光灼爍生死相中一任卜度覲面拈呈是老
無着

無着和尚安禪說公案疏

夫如來正法盡華藏界處處流通佛祖玄機入智慧海人人徹悟諸根清淨無非住不動道場自性圓明總是超現成祖域然非依戒定之業孰解修持倘不遇提唱之師何由證入故古佛垂揚本教作劫外津梁諸祖弘暢宗風為法中龍象期自他之俱利合凡聖以同歸蒲團上往往辦立佛祖根基拄杖頭明明點出人天眼目嗣沿末法漸湮真宗致南嶽寓大用於磨磚在

禪林餘蔭

六

藥山露全機於升座先哲往矣祖道寂然無着大禪師了悟心源洞明宗眼叅方而遍携遊履放鉢而即成叢林大慈尊乘願再來諸禪德應緣重現茲者於龍潭寺肇開法席建立勝幢結集淨徒宣揚妙典雙修寂觀止靜於二六時中互唱機緣發揮於七百則內揚眉瞬目獅子窟露出爪牙豎拂拈鉤葛藤靈掃除枝蔓結前人款業別出程途用本地風光透開關鍵甘露味遍分法雨霹靂舌吹散迷雲縑素皈依龍天交

幸憑道力已弘荷擔之風倘結良緣同是方金之侶因緣殊勝功德難名優鉢花百刻再逢香積飯十方同供予託交禪伯偶遇法緣待老僧舉起毫端試證拈花之旨願諸方大開檀施共圓覺果之因短疏題宣法流胥證

釋氏稽古畧序

釋氏稽古畧者吳興大比丘寶洲岸公所編集也寶洲嘗居松之佘山故梓行於松歲久刊弊濱上人將重刻以行屬序於林子林子曰夫佛

禪林餘蔭

七

之教由玄悟密契不落銓局其所印證有以殘言半偈悟入者指為正法眼藏故其說經總十部至五千卷亦流蔓矣嗣其後猶支離文字訛沿詭襲故覺者謂諸品經為玄門波餘大乘之岐徑也若稽古畧一編則又即采群書浸淫餘沫以增揚其波者而繼寶洲者仍紹行焉以其書所述自如來降迹國王大臣崇重教法闡代久遠足以弘暢宗門樹叢林之幟也夫佛教自西土流布中國世儒多昌言顯斥幾掩抑不

並行然師其說者尚傳持至今護全而扶植之
若此况學於儒而其教且章章行世者哉則是
編之刺覽者亦庸有感云

護諸童子陀羅尼經跋

大藏中佛說陀羅尼經數種此為護諸童子說
者予耆年未嗣得善本於新安方居士道成手
寫一過延比丘慧才於北禪持誦者餘三百晝
夜比再歲予成二男子慧才道行嚴潔其受是
經也自作息語默無非誦持以真信力故應念

禪林餘蔭

八

獲報予得如願慧才復鏤板以廣傳布而文學
莫君是龍施筆入梓是皆於無量願海中作法
施也而予資發起之因於是經不可無述

龍潭丈室漫語

秋暑余侵曉肩輿出郭投龍潭寺小憩時沙彌
果收半室於輪藏之西廣不尋丈僅容几榻會
余至諸禪客咸集地坐無餘余曰此中住處雖
小法界儘寬昔維摩丈室容三萬二千獅子座
無欠無餘善財應寶所有一十城而不動徧周

因知法界現前即心無外若須彌納於芥子刻
海撮入針鋒何大小比量之足云言訖在坐者
皆破顏微笑余復對眾曰此中真法界無欠亦
無餘諸禪德各領取目前莫作境會

題宋板華嚴經

宋剎華嚴經一部為董居士家藏中間轉入他
氏北禪清源禪上人購得重加裝治余獲隨喜
徧觀行間字墨完整如新是經所說大法種智
託傳文字流行方內而此刻自宋迄今歷世久

禪林餘蔭

九

馬安雲彌

遠然以法中一念萬年觀之直剎那耳持是經
者於不離文字不立文字處究竟了知則過去
未來莊嚴法相是輪常轉豈特寶之為山門重
哉

題西照禪上人卷

西照老人坐夏馬嶠予間過之相向默然意其
為本色住山人也及觀方居士潯南敘述其與
徑驢問皆語赴來機遇知向坐默時聲如雷
也近來予談教乘者率簫鼓人聽至祖意茫

然叢席中如此老人悟實際者蓋少曠日齋中
作靜坐觀童子掃雪熾炭沸湯次忽繹已陵墜
老銀碗裡盛雪公案疑滯未釋惜無雙徑續舉
揚發一問答特呵凍墨書此老人其收之鉢囊
俟他日重上徑山向禪默中作無語講之也

跋雪菴上人卷

蜀僧雪菴閱歲馬嶠三載予性好幽栖每趨禪
席抽關啓閤示我良多頃者荷械西歸造予問
別行雲步錫去影翩翩聊借路於人間已標情
於物外遽廬一覩去住冥懷昔未常來今亦非
往他日高坐我媚對衆說法彈指刹那未嘗不
與東吳野史覲面也茶罷別去染筆書此

簡雪菴僧

領聞欲梓行徑山老語錄此弘法爲衆之意但
近來時流快說禪道往往坐落前人窠臼中作
活計埋沒先德直須剗却前人語句無一字脚
可傍方是與古德出氣免致貽誤學人墮入葛
藤坑塹中此是老僧分上事若板本流傳借指

標月亦是法門中一事老漢已曾與陸大常約果
此緣俟檢出全錄付馬嶠主僧任之昨來因病
失面對及觀法語已是與老僧相見一番矣

跋船子機緣集

船子和尚向藥山掩口處語句如雷及遇文山
作呈撓龍舟伎倆已是狼籍不少又何由流傳
剽語受諸人讚毀蒼山老人遊法海問津偶值
綸竿欲爲衆重新拈出倘遇透水金鱗離釣三
寸試領過一撓有點頭分然猶是劍在舟痕若
向綸竿頭卜度是未免輕犯波濤平地埋沒不
惟辜負蒼山亦且帶累船子去也

題蒼山傳後

蒼山禪師生緣滇南傳法徑山行緣在諸方往
歲余識禪師於金陵報恩僧舍迨余謝病還師
雲水至挂錫城西之超果一時禪衲如天育無
着皆以遊寓至鼎立法席緇白歸仰稱雲間三
禪會少師存齋徐公解機政歸聞師名一見語
緣相契曰不意法道季末叢社中見此老宿遂

定交久之師往徑山掃萬松塔四衆動請復挈
錫還超果一日謁公公方作三一聖偈舉示師
密言徵詰了悟宗旨公撫掌曰吾乃今日真見
蒼山矣爲作蒼山傳師他日示余余曰蒼山本
色公已當下拈出即今觀者欲知蒼山境界現
前有無有則撐突虛空無則虛空消殞更須不
落梯墜方是與蒼山境界有相應處雖然有無
中猶是望崖但恐蒼山不肯在

妙有詩冊小引

禪林餘藻

十三

少師存齋徐公自解機政歸悉屏置俗緣獨喜
談宗乘至略位貌與緇衲游處今妙有禪上人
其一也上人從滇南順緣游諸方既飽叅叢席
機鋒擊電公一見問訓語契爲著蒼山禪者傳
上人方倦游應雅意入山公爲結菴余山率壻
之側遂掛錫焉予爲題菴榜者是也公復倡爲
題句郡中士大夫皆繼響聯爲鉅冊一時勝緣
成辦緇白傳誦叢林至增價矣昔清獻趙公友
元禪者於方外諮決心要晚來作高齋以逸老

富鄭公論法於華嚴願上人有所證入二公當
勲名位望之極扶植宗綱弘助道之緣若此繁
公今日則二公者寧獨擅美於昔哉予庸庸善
病平生寄意禪寂數侍公閒暇講聞其義而上
人又稔與予交方外也予得挂名冊中庶傳之
將來覽者知一時禪悅之聚若此因是起難遭
之想暢宗風於久遠也則予不有幸願哉不揣
爲復綴斯語

書慧宗緣疏

禪林餘藻

十三

馬刺

四月八日世尊降誕天下叢林釋子各各上堂
拈香讚佛報佛慈恩釋子慧宗走方至此結集
衆緣建立法會不妨隨例上堂對衆舉揚試暨
起拂子且道釋迦老子生緣落在何處昔日靈
鷲即今現前時節因緣有何差別若也此處承
當是親見釋迦老子來也振拂一下供養如來
未離兜率降王宮
提起生緣落處空
無限大千沙界內
錯從摩竭認來踪

三一巖贊有引

釋子慧宗航海禮觀音大士方作禮忽海畔雲
氣往來現白衣大士良久滅沒濤波中一時同
遇者皆讚仰殊勝慧宗立大誓願依息岳間鑿
石像三大士以吞慈貺少師存齋徐公題三一
岳適園居士作偈言

稽首大士 出寶陀石 以何因緣

成就功德 釋子慧宗 夙弘願力

依起信心 示佛慈迹 我今諦觀

相好殊特 隨物應形 教體則一

樺林餘蔭

十四

如千江水 一月攝入 如海中漚

全體一滴 以一漚故 等百千億

一真本來 餘二非實 性相圓融

真體不立 一尚應捨 是一非一

我說偈言 讚仰佛性 盡虛空中

莊嚴已竟

雪菴像贊有引

予聞雪菴上人名久矣十年前予被召北入泊
淮上未暇一見歲丙子上人杖錫來游雲間見

之霜眉壓目訥中藏辨知其為叢社中老宿也
會別傳老僧從海上至同作夏久之辭歸出卷
中安禪頂相視予予曰十年前已與老僧覲面
矣上人遽掩卷展手向予予曰此耆與居士成真
相見一笑為讚數言

頭陀解空空則無相以相求者如水月像電目
霜眉鉢囊錫杖一室安禪八方龍象默然雷霆
說無盡藏如春在花如谷應響不假覲面相參
箇是雪菴和尚

樺林餘蔭

十五

題中峯行香子後

幻住老人一生坐斷天目山向禪悅中日用游
戲吐出稱性之談脫落描寫蒼山禪者欲廣流
傳使諸方學人據是作住山公案雖然此老人
依幻而住所說亦幻所不幻者何勞指註諸人
若向渠文彩未彰不着言句處薦得方與幻老
日用有相應處

鐘偈

法門爐鞴中圓融金剛體露包虛空一音起處

群有六種震動開鴻蒙盡令含類出迷幻一
一耳界超玄通停酸息苦拔幽墮下徹無間高
九穹雷霆剎海等充塞大千攝入音聲中我今
讚仰殊勝功施者聽者慈願同現來空劫無
窮

題血書行願品

一念捨身十指瀝血依起信心具微妙舌一點
一劃如意演說身心皈依我佛無別是善女人
淨緣宿結願生世世得大悟徹

檀林餘藻

十六

馬安堂刻

願浩寺題緣疏

願浩寺為邑中名利歲久荒落少師存齋徐公
暇日為法喜之游願瞻像宇曰叢林凋殘一至
此乎出所藏吳道子大士像并緋蟒衣一襲留
寺中曰吾將依慈願以發喜捨之端也即見聞
者皆作是念寺當復振乎寺僧慧方等謀創閣
於殿西南隅奉安大士像藏公所賜袍蟒以重
山門公復捐貲相其經始昔蘇學士子瞻與雲
居僧了元韓明解玉帶留山門緇流修為勝事

傳說至今乃若捐資捨像財法兩施如是功德
應獲無量宜其增耀叢林播美來今不滅於了
元之雲居也慧方他日持疏謁予予得隨喜法
緣題助如右

題慧日院疏

沐堂山剪荒蕪成梵剎者僧是誠主其事而成
其願者相國存翁徐公也公為國宰臣勲業滿
當世自解機政還復留意禪乘多結淨勝之因
余間嘗禮公講六度莊嚴之指辱公印可於是
業亦與有願焉為題薄少助之

禪林餘藻

十七

馬安堂刻

華亭法忍寺施地修殿記

出邑治西南二十餘里有大蘭若曰法忍寺寺
據水陸之會南通平湖為船子德誠禪師道場
舁於唐咸通十年宋治平間更定今額

國朝拓大鼎新之名冠諸剎歲久殿宇僅存地
漏入民版者幾易主矣而業於平湖之陸氏者
更若干年而至少塘君君嘗究心禪乘慕船子
宗風修善果以資伍塘公冥佑也既歸其地復

捐貲以助莊嚴緇褐之衆隨喜讚嘆者謂如是殊勝功德宜記之以昭久遠予惟俾以六波羅蜜攝度衆生蓋緣衆生居三有界中受諸苦業由貪欲故以是悲願行於布施增長淨因故曰三施該六度六度包萬行而諸衆生種種業識迷亂執著非法攝受者良由衆生障緣遮覆爲熏習故顛倒分別起界量故逆順境遷隨取捨故熏習則固吝生界量則人我立取捨則慳嫉長執能捐計執之想齊自他之分以智運悲從

禪林餘蔭

六

幻了真拂塵靈於淨土拔淪墮爲莊嚴懺往酬今轉失爲得具如是勝因作功德主與夫一切含識見者聞者如已施者如未施者皆發是心作功德想則寸莖撮土皆是道場性相境緣顯密微著無非佛事乃至一微塵一毫端所皆轉法輪何以故蓋一切世界因果因心成體故河沙佛土不離心源妙淨莊嚴依之現量建立則法界徧周攝入則纖塵不立以是因緣而行布施是以法施乃至所施亦遣心相如如則孰爲

莊嚴孰非莊嚴孰是已施孰非施者其所成就功德恒河沙數不能比量豈特修有漏之果哉是則爲佛之說者若此而予推是以論之夫浮屠氏之教語其常歷塵沙劫波未之有改也而至其所有乃不免有時而遷變以空視一切爲究竟也而猶未免寄莊嚴於世相之取捨則所謂真常不改與一空常住者果何物耶乃知遷變取捨出於幻者不可常有而所謂真常與空者疑自在也夫知其不可常有者之爲幻則

禪林餘蔭

七

庶幾可以折熏習界量取捨計執之私而使夫將來護持莊嚴者皆得具是見焉此則予記之之意陸君名光宅與其兄文選即皆由世典洞明宗乘募衆立石者比丘僧圓晨志恒介以請予文者禪居士方君道成也

柘林方廣寺題疏

柘林方廣寺圯於兵火里中何祠部與其兄光祿內翰毓貲鼎新適終南山僧明亮以遊方至屬主其事亮將卓錫其地大振業席持疏首揭

予題予曰今日老夫有一問待上人語契即開
疏承聞夾山對船子云寺則不住住則不寺不
寺又不住不知夾山當日此對落在何處僧云
住無邊際予曰既無邊際云何言住僧起依坐
合掌曰方廣無邊應如是住予乃援筆題疏復
說偈言

是法方廣無有邊際大地山河覆藏不住一切
莊嚴如水月喻不即不離非一非二念念遮那
徧十方世法界重重應緣顯示無量無餘應無

柳林餘稿

二十

馬慶雲刻

所住我說方廣如是如是

歲進六祖圖

自少林初祖東渡傳心六傳而至慧能為六祖
皆單傳自後傳法者衆衣止法傳故圖止六祖
圖為錢塘戴進筆筆意生動毫端相具足如參
法器使人皈依但未知此中西來意從何處證
入

玉芝禪師內集

玉芝老禪向天池談空說有翻窠倒曰漏逗成

快捏之不出勝妙圈續中雖然應機引接
顯發使參學者藉以悟入亦庶幾哉能酬大通
一掌矣若其格外玄機篇中活句俟不落圈續
具頂門上眼者參之

題古松上人卷

古松禪上人洞悟宗乘頃來雲間寓錫龍潭余
數從諸叩茲游金陵過余言別授卷索余題偈
余曰文彩既彰何事舉拈古德云醋海多酸不
如寐味待上人游方事畢試參不舌超情之句

柳林餘稿

二十一

馬慶雲刻

則老漢此日又成饒舌矣

跋七佛偈

七佛如來於過去劫中為衆說法畢復說偈以
破其法執然佛於當說已說時無有少法則法
尚無有何偈可說如是偈者若取有言是名謗
佛若取無言是埋沒諸佛若以言非言會者則
是法非法如來已曾道過適園居士向筆下拈
出慧光道人復立款石上俟當來有法眼者判
此公案倘分疎不下則石尚有言如佛說者亦

成話墮

陀羅尼經後跋

佛說陀羅尼經主持誦者應念如願蓋佛以大
定威力攝伏魔害化熱惱為清涼摧邪幢於正
勝其神通妙用若此卷中具相取意佛語悉遵
勝妙余耆年未嗣獲從方居士見相起願延緇
禮誦期年願果異日於西禪社中重觀讀二禪
宿筆語為題其後并識余緣起之因

賁誌公像贊

禪林餘蔭

三二

馬刊

鷹窠內顯未了生緣拄杖頭出將來眼目具十
二面那是本來向二六時誰生分別含光殿上
潑撒難收僧繇筆下描寫不載分明水月印虛
空拈去木鼻孔依然在

西置谷雜咏次王浚川韻

八功德水二首

今理廢存者惟
石窠九曲流觴

山下出泉泉涌流危問訊西來合掌臨池
浩浩江河濫於一危是功德水號無量池

琵琶階二首

僧引客至鼓
掌則聲應

聲從何來具一彈指非世間音落提塵裏

鼓掌出聲掌具十指聲在指間是表是裏

寶誌公塔二首

蘇長公贈蔣山慧泉
云寶公白塔如孤鶴

一柱峻嶒萬仞壁立野鶴撩空下垂天翼

碧落高懸蒼茫突立在虛空中有相翼翼

吳偉畫廊二首

今存者四壁內達磨折盡
渡江藥山為窠禪者與二

士問
吞

畫在筆先如慧由定非江夏生孰傳佛性

寫象外神悟動中定孰謂形色不屬真性

禪林餘蔭

三二

馬

祭西照文

西照禪師圓寂於馬嶠某與禪師為方外之交
迺循世禮致香羞之真薦之以言曰嗟乎法教
陵夷如日中昃矧其季末宗風幾息衲子紛然
動成阡陌了悟真乘麟角鮮得有如師者禪林
之特師遊諸方徧參知識晚入武林志弘法席
萬松開堂師則入室訓機赴語迅若激石悟超
聲聞道證寂默歛其機鋒別示鉅拂如音在鐘
匪因蓮擊如春在花何假雕刻默而震辨雷轟

啓蟄闢揚維殊弘教則一余藉風因循求德
辨香祈陳幡然移錫幸諧知見方事請益擇衣
嚴鉢道俗雲集法筵龍象叢林耆碩衆方皈依
而師遷化入寂矣嗟乎千古一息萬劫同塵十
方現前衆幻歸真今者非往昔亦非存惟常寂
光永曜法輪薦茲鉢食尚其慈歆

澄照塔院無相僧索水月偈

色從空界生空則從何始非色本非空是證真
如體有如空中月光照大川水無量億萬川圓

禪林餘卷

二十四

馬刊

明體無二相盡歸虛空妄執非真諦是相即非
相非月亦非水究竟大因緣法法應如是

題無着塔銘後

無着老人早參諸方晚卜老於龍潭禪寺叢林
推爲尊宿會天育老禪自杭州佛慧從余請杖
錫來馬嶠同修禪觀一時道價相亞緇素皈仰
與余皆方外交自其入戒叢林遂至寂寞暇日
過龍潭方丈覽觀經行禪坐處宛然陳迹讀少
師存齋徐公塔銘爲老人拈出頂後光明重着

眼目安知老人戒後不尚游行三界住毘盧法
海中耶

澄照塔院募造藏經

昔寂音老以龍安無藏不能久居德山周惟精
究律藏遂以名世蓋五天秘軸三藏微言載自
龍宮派傳震旦誠智證之筌蹄濟度之梁筏也
自先名宿皆藉舉揚維茲澄照塔院孤懸四水
靜越諸方結集淨緇修持禪觀而藏經未備大
是欠緣先比丘無相精嚴戒律悵此願之未酬

禪林餘卷

二十五

馬

今嗣法自正苦勵承傳期大緣之必集願事難
獨力須仰仗衆檀自非開喜慧之福田何以辦
莊嚴之法寶然龍宮海藏不假相求大乘法輪
具從心得若能起信於當念刹那必獲悟證於
未來今世旃檀林增圓勝果菩提樹助發心華
點筆疾書轉輪如願

靜照軒銘

軒於樓之西南負垣面東中可容几榻爲栖靜
之所以其向明可以遊目也名曰靜照而爲之

銘

我觀斯軒牕牖疑靚向虛空中幻殊勝境華林
寶樹輝連影映見塵不碍覺體常定照從靜生
靜無自性一相不分真實究竟日輪熹明天宇
澄瑩萬有森然不動善應二義現前作如是證
住軒主人比丘名淨銘者爲誰居士無諍

大士偈

馬嶠源上人奉大士像閣中嚴香燈晨夕遶園
居士入閣瞻禮爲說偈言

禪林餘藻

廿六

馬

稽首無量大慈嚴稽首淨勝光明聚由聞思修
悟圓明而入心精遺聞地玄通六用同音聞能
以目聽以耳視三十二應化無方大悲普濟不
思議如谷谷響春在花一月千江體無二眼觀
大士妙色身信心起處莊嚴具了知心相本圓
融以一莊嚴徧一切願令常熏知見香及此寶
覺妙明智彈指無碍解脫門加被威光施無畏
慈悲廣大同度生於念念中作佛事等觀慈忍
徧利塵隨順應緣爲顯示我今隨言復見觀對

無舉揚稱妙偈圓通法海願無邊所說功德
如是

書景峯秀上人卷

予自甲戌請謝歸結淨社馬嶠擬合清信緇白
修廬山東林故事屬景峯秀上人主之上人自
受具游方徧參知識先是無着西照蒼山三禪
者以耆衲鼎望叢席上人游三老間熏蒸見聞
雅有開悟予每入社中偕上人暨雪菴一二禪
舊侵榻宴坐出世外之談間舉揚先德機緣游

禪林餘藻

廿七

馬

戲禪悅上人未嘗不喜予至而動於叩侍也昔
東坡山谷雅從衲子遊其應機酬詰言珠露
散落人世緇流藉以聲價當時一二代衲皆宗
門龍象以法道自重士大夫就之者相與脫落
世相互爲提激至機感相應如投針芥其餘風
逸韻猶可想見邇來法道陵夷庸緇俗衲攀緣
相士大夫亦往往亢世法下視方外叢林古
老蕩然上人自蚤歲參方從游耆宿熟聞古德
風規尚一振起之以光法社當必有追蹤坡仙

涪翁者出而與之激揚予非其人也暇日投社中上人出文學陸伯生所著傳讀竟引筆書此

宴寂齋銘

成禪者營大室於弘悟堂軋隅爲止靜之所名曰宴寂無諍居士爲之銘

情緣交加隨境轉徙日用現前如波着水而我內觀寂湛常止心相如如塵外絕擬一室收身萬緣不起默然跏趺忘言得旨以靜勝因成就如是

禪林餘錄

三八

題諸祖傳法圖

昔諸祖現在說法此圖安在今此圖現在諸祖合在何處要知此圖是有是無及有祖無祖須向少林坐上黃梅會下覲面參呈但恐此時又無處着口

題十八應真揭厲圖

法海塵海佛海衆生海一境混融無異相在彼應真者入無邊海游戲自在雖然具足神通也是興妖捏怪被黃蘗老覷破一場納敗

繡觀音大士贊

依起信心運悲智想心手一如對現色相以一鉞鏤幻多寶藏藕花承跣示慈忍相了知實相不離幻妄如虛空華如水月像一念成就圓通界量稽首大士莊嚴無上我作贊詞爲法供養

題刺絲楊枝觀音贊

無邊花雨芬陀境匝處楊枝普覆天提起大千無滲漏爲從塵海度生緣

題刺絲魚藍觀音贊

百千刹土莊嚴相一念圓通廣大慈無量應身如水月又隨真想現漁師

畫彌陀佛贊

見相莊嚴名爲見佛以一一相顯一一佛如是相若是佛非佛是佛則二非佛則別自性莊嚴非相非佛謂讚佛者無佛可說

龍潭寺畫佛贊

衆生等佛性具足真如體見性即佛相如指月在水當知相因緣一一由心取若以心莊嚴念

念不遷徒乃至一念無見佛在彈指我今持咒
說徧告十方世稽首佛世尊至心爲頂禮

法會中畫彌陀佛讚

畫十方世是彌陀願盡衆生心是法界海衆生
念念入佛復念念不屬衆生是彌陀願滿入法
界海竟

畫觀佛讚

默坐跏趺鼻觀寂然謂觀心者孰起心緣如是
觀者是作法觀作衆生觀入無觀者名爲正觀

禪林餘藻

三

畫佛讚

我佛示現應緣得度大地山河法身全露無量
百億恒河沙數充滿虛空爲非相故以相求者
覲面嗟過

爲諸童子施彌陀畫相讚

適園居士爲諸童子施彌陀畫相入法會中隨
喜供養願生長壽及一切衆皆得如願者敬拜
手作贊曰

師以慈悲利生出世衆生憶佛衆念即至如水

滿月等照無二慈願不遺法身長示塵沙死
亦作佛事我瞻象繪相好畢備託勝妙因護諸
童稚以一願力徧護一切同依法輪瞻仰長世
作是贊者適園居士

白香山與鳥窠和尚一時問答流傳剩語
被人描寫無諍居士傍睨不平下一轉語
情知危險亦平夷箇裡安身說向誰不是香山
憑落照等閑失却目前機

寒山拾得

草衣余

三

拈成詩句太瀾翻隱得名來即自聯何事向人
輕潑撒却將饒舌忙豐干

渡海羅漢

超越尋常慣躡空爲緣噉食赴龍宮縱然大海
神通現也落浮沉伎倆中

頌船子

把斷烟波據上流全機拈出釣絲頭金鱗一得
忙歸去從此綸竿失未收

布袋和尚

勃率踴躍恣般遊戲布囊垂身廓落無底觀華
會上有你無你

達磨贊二首

九年冷坐放憨藏舌好不瞥地賺人立雪這行
藏恁超越目前不契成差別熊耳山前歸去來
楊柳岸曉風殘月

竺土東來有何本據點坐隈巖明中顯異襟草
瞻風當機不契潦倒西歸失却隻履饒他不涉
程途惹起風波滿地

華木余泰

三三

馬

幻休贊

有持素纈求贊幻休和尚者或曰無相何勞着
語大似虛空着楔無諍居士以楔拔楔下一轉
語

目前無相孰是幻休曰不幻者無言可酬性相
一如全體雙收拈起則是空風水漚

無相和尚像贊

為山末後商量大仰空中一畫欲識無相本來
祇這眉橫鼻直雖然舉起全彰個裏難容朕迹

迹迹雲盡山孤水清月白

無極法師贊

霜顱龐眉骨相峻嶒手握珠輪意中辯巡宣妙
義瀾翻舌本對大衆咬破葛藤放光明藏作癡
暗燈說法吐詞雲瀚川增說而無說與空相應
此老人者天將使之久於住世以浮義海弘
贊宗乘也耶

雪泉上人贊

蒲單跏趺晏坐默然機超象外

華木余泰

三三

馬

語落聲前

如雪中春

似泉在澗

體無生慈

應不住緣

嗣法西照

中興北禪此予同法社而與之周旋者耶

題馬嶠雙樹有引

馬嶠寺號古剎歲久漸圯地為居民侵
蝕者半獨殿前雙樹竝立度僧臘無算
兵後官司取材議及焉余護存之他日
過寺寺僧是榮者引余讀舊碑出雙樹
下頌余曰是木向微公幾已化去今清

宛在寔仗公再來緣願一言貽山門

因題識刻石置殿廡左壁詎垂未來或

以戒勿牧者

歲遠香臺半劫灰斷碑遺蹟掩蒿萊因看雙樹
聞僧語此日清陰是再來

跋法藏碎金

晁文元法藏碎金中間標揭妙悟如耳音目光
見聞覺證就中似得究竟而葉石林猶惜其未
遇明眼人文元平生於佛法皈依無二就目前

草木餘芬

三

所得境相住歡喜地要之法愛未忘坐在寶所
不觀首楞嚴論色陰盡者各有殊勝境界現前
然非爲聖證不作聖解而文元於此認爲究竟
是得到法身爲法執未透法身去雖然此老已
於世諦中出流第未知石林檢點此老果能具
是眼否

木上座

似病元非病求閑方得閑殘僧一二輩敗屋兩
三間野外無供給成中斷性還同行木上座相

與住茶山

余自謝病歸閑結廬城外闢斗室於艮隅廣
不踰尋中設坐具名木上座者至則跏趺燕
息其上偕一二禪客談空宗之指坐久忘勞
冥心數息得靜中三昧爲小休歇因憶茶山
老住山一律似爲老漢今日張本拈出作一
重公案豈萬曆己丑孟冬旣望解空居士陸
樹聲



禪林餘芬

三

吳門馬夢雲刻

嘉慶庚子秋九月余將白下適荷藏書一千餘冊通為
江南藏書家所推後下物舊矣亦可慨也此書計六種
為華手相心法著其志義之氣溢於卷外而博覽多
觀者當時名心鉅卿可比擬也 蔣汝桂有素軒軒

病榻寤言

余卧病榻間冥心攝息或瞥然起
念意有所得欲言囁嚅時復假寐
頃焉得寤蹶然起坐憑几捉筆造
次疾書雖語無倫次其於生死之
故養生之旨間亦億中存之以自
觀省曰寤言者以其得之寤寐也

大歇生陸樹聲著

壬辰秋余卧病兩月一切世慮茫無縈
累追思此身未生之前與此生已盡
之後何者為我乃知是身非實一聚
之形氣至則生氣返歸空生理無常

而一空常在故曰生者死之根必至
之期達生知命者委順以待之耳先
儒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休歇余曰
透得生死關此是大休歇

昔人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夫人
之生也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其
得也以時至而得也然至壯則失少
矣至老則失壯矣其失也以順而失
也故鳥之逆風也魚之汧流也皆逆
也陰陽家之沙水取逆者迎生氣也
易乾下坤上之為泰外坎內離之為
既濟養生家之取坎填離返老復丁

者皆取逆也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
易逆數也陽上陰下而必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陰先於陽正不測之神也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
以上為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為家
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為子孫計五十
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
上為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
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
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
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
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

三

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騫而不
止臧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死生者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定於
稟氣受形之初不以貴賤愛惡有所
增損故曰賢愚同盡然而顏跖之辨
大椿之於朝菌玉石俱焚薰蕕同臭
而其辨不可紊也故有死而不朽沒
世而名無稱與草木同腐者非所論
於生死之同也故曰至人以萬世為
箕裘蟬蛻以旦暮為大年蟻蠆以甕
天為一世
夫生人之初陰陽和會絪縕凝結資血

四

氣以為榮衛故血陰而氣陽陽旺乃
生陰血方其少壯則氣盛而血華及
其老也氣餒而血衰髮白膚皴是其
徵也加之以五欲交攻二火焚和語
云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膏油所以繼
火於無窮人當暮齒則壯膏既盡衰
燼漸微譬之春楊條枚柔可綰結至
秋枯瘁脆若拉朽木液竭而生理盡
矣故養生者以惜精氣為本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
有以肥甘為酖毒衽席為畏途者戒
於所易溺也砒霜之於甘露也美惡

不同用之而生死立異然謂甘露可
以殺人砒霜亦能活命夫旨酒美色
沉湎荒淫以伐命戕生此非以甘露
殺人者乎良藥苦口而利於衛生忠
言逆耳而藉以寡過此非以砒霜活
命者乎故曰甚美者惡亦稱美好者
溺性亡生之尤物世知惡之為惡矣
抑有察於美之果得為美乎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
命終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
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
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又

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三者緊要處則一曰老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者之於斯三者反不若貧賤者之無係累也向子平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不如死耳然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知矣

緩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史記顏闔之言也論者謂顏氏之子可謂巧於處貧漢王楊孫遺命羸葬其言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真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

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焉用久即其言似非中道然亦不可謂巧於處生死者乎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穿屐則擒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寧死含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斬於血獸之愚若此人靈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其若猩猩之於酒乎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若猩猩之於屐乎饕餮致禍重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其猩猩之寧死含血乎

乾之內一陽交於坤而為坎坎為水坤之內一陰交於乾而為離離為火乾坤交而為水火水火凝合而生人坎離者天地之用故人之受形於天地也先天之氣具水火而後天之養生也不能一日無水火南離而北坎心居上而腎居下心腎交為水火既濟故曰水火合則生水火離則病水火絕則死

紀昌學飛衛之射視小如大視微知著不易於物而物為我轉造父學泰豆氏之御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得之於

手而應之於心孔周挾含光之劍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經物而物不覺學道者之於養生也墮肢體黜聰明存其精於何思何慮若存若亡之間冲兮若虛神妙合而入無間亦若此若三子者之習於技不同而得之神解則一是亦可謂技而進於道矣

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神之宅舍形骸屬陰而元神屬陽陰以實為質陽以虛為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心虛則神守

玉皇心印經解云皆在心內運黃庭
晝夜存之得長生黃言中庭言虛故
養生家有曰心死則神活曰心死者
則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死當生
而無生曰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
也如曰忘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矣
而又曰忘神以養虛蓋虛之所藏者
深矣

夫養生者視身為太重則憂患易入而
憂患因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於
傷生也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老子
曰我有大患惟我有身我若無身我

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太虛煩
惱何處安脚夫既身同太虛而視身
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
處之一矣故曰夭壽不貳然又曰脩
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當而虛生浪
死者矣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於
天道則責成於已養生者所宜體此
楊朱之友季梁有疾其子三致醫其一
矯氏之醫曰病在有生之後欲攻其
漸季梁曰衆醫也其一俞氏之醫曰
病在未生之前其甚弗可已也季梁
曰良醫也其一為盧氏之醫曰病出

於稟生未形之先齊生死而一之也
季梁曰神醫也遣之而疾瘳夫季梁
之疾三致醫而疾瘳余也齋居三月
內達於生死而疾自愈若季梁則猶
有外之心也

病中題小像

十三

一氣初 孰為爾 大塊中
始分割 析形骸 判爾汝
群然生 曰人世 往而復
生則死 逍遙遊 還太始
我為我 爾為爾
餘年紀幸 附錄

古者七十致仕七十而家政傳王制
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不言八十
者以八十為間有故人年七十者稱
稀年余年踰八十較之七十者以餘
生自幸又古人五十則稱老白樂天
得子詩曰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
喜亦堪嗟然樂天終于無子余年五
十八而生子今子章從仕男孫五人
平生多病三十始列名仕版中間旅
進旅退家食者居半前後三遷吏侍
以疾辭六十而蒙
恩召起代匱禮書在事一年以不任

朝謁五疏得請

賜乘傳回籍八十

特旨存問歲給夫廩復一子得允歸侍
栖遲林下享有餘年昔歐陽子歸田
錄自詫其得歸之樂以為顧瞻玉堂
如在天上相與誇於田夫野老間以

六

十五

涼竹簟之暑風曝茆簷之冬日而葉
石林考處公生平謂公歸田僅踰年
而下世中間所享暑風冬日僅僅歲
餘而余自甲戌謝事歸越來歲癸巳
投閑者蓋二十年嘗考之宋倪文節
公自叙其生平為有子之白樂天有

祿之陶淵明無貶謫之蘇東坡無病
之榮啓期余自揣名行雖萬萬不及
古人而平生遭際彷彿近是第叨踰
已過景薄崦嵫前期漸迫而

國恩未報恐一旦溘先朝露則數十年
來負誤時私中懷耿耿莫余知者故

六

十六

因卧病就榻書此以識余生平所得
遭遇之幸非直以誇于田夫野老庶
傳之子姓將來有位列於時者務隨
在致力以圖報於萬一云

是編

宮保陸先生養病齋居所著曰寤言者所自命也夫名利之關生死之故世難解脫衆易沉迷先生以達者之曠懷秉至人之朗照即其微言警世旁引曲證此於蒙莊達生之旨有玄解矣豈所謂識膏肓於世錮醒醉夢

十七

於群迷者乎篇末所自叙生平感遇尤見老成忠愛一息不忘

君上若此匪直自幸暑風冬日於茅簷竹簟間已也觀者當自涓之

門人郁伯純頓首謹跋

清暑筆談

九山山人陸樹聲著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與筆硯為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捉筆成言時一展閱如對客譚噓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顧語多直雜旨涉清訛聊資臆說以備眊忘觀者當不以立言求備時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氣之成形則曰流峙形區性

別則曰動靜水陰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為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交也而為用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為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為離坎陰也陰中有

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身心為

離而離中有真水腎為坎而坎中有

真火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子胎

養丹經以硃砂煅出水銀硃砂屬離

水銀為真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

屬坎靈砂為真火水火升降養成內

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為泰山澤通而為咸水火合而為濟蓋交則為用故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合而從陽龍陽也然為陽中之陰故龍之興雲

陽召陰也虎陰也然為陰中之陽故

虎之生風陰召陽也

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為形賦一理以為

性自夫岐形體者以為異而不知性

無分別也譬之境交萬燭而光影難

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

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容形也所以主宰之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為有也然自無而有則有者未始不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固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

卯者冒也陽氣冒地而出建二月卦則

卯

四

自泰而之大壯外卦坤變為震月令雷始發蟄蟲啓戶故曰卯為天門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

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惱安樂性此謂之內寒暑

此身為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

五

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省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洒几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頻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真不妄語

廣野中陽燄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
蜃氣為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
氣絪縕盪滴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故
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可有也
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
大然道生萬物萬物之道備於人備

六一

萬物者之謂大大於道則物不足言
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
際其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
惟物感之牛羊旦晝之牯亡則存焉
者寡朱子曰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微

工夫的樣子當常存此心如老氏云
早復

張則必翕強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
奪此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
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致見也蓋老
氏處恬淡無為不為物先方衆人紛
拏攫攘在靜地中早見以待物之必
至者若此或作權智解者謂管商之
術所自出

聖人忘己靡所不已夫惟無我而後能
兼天下以為我故自私自利從軀殼
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會人物

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己之性盡
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
天地萬物而為我矣故曰成性成身
以其無我而成真我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應
常心依體有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

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觸事生心依無
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體

余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
書者遂巡引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
弄筆書數字書後或棄去獨喜購佳
毫筆或謂善書者不擇毫筆予曰此

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
者

士賢博洽然必聞見廣考據精不然則
乖誤龐雜為後人抨擊之地如歐陽
公好集古而黃長睿以為攷校非其
所長然長睿自任考校精密矣而樓
玫瑰猶摘其中可疑者謂尚多舛訛
搗粉箋雜色者僅華美然粉疎則溢筆
滑則不能燥墨藏久則粉渝而墨脫
不便收摺摺久衡裂近稍用縑白絕
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俗好多
媚惟所用縑素稍還古質故余詩云

餘情寄繅素及朴還其淳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
之性此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
季知慕八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懶
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出意摹倣拙態
故在乃知秉燭不逮畫游歐陽公云

十一

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
製筆者擇毫精麤與膠束緊慢皆中度
則鋒全而筆健近來作者鹵莽筆既
濫劣惟巧於安名以勦售一種毫過
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散而墨
漲以供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

拙書用筆不求備然鴛馬無良御益
窘蹟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喜交名士
楊鐵老為著穎命託以秦中書令制
官復自注中書令秦無此官前輩臨
文審於用事若此

十二

墨以陳為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
是佳品獨余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
惟不善書也故墨能久存昔東坡謂
墨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
汗小啜之余無啜墨之量惟手摩香
澤足一賞也

士大夫胷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
恐蘊釀宿陳出之無光澤耳如書畫
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癢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
而墨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為
德發墨為材或者指石理茫濫墨易
磨者為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
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歛硯曰玉質純蒼
理緻精鋒鏗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
理堅潤鋒鏗盡而墨無聲矣安能損
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

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為上其貴重不
在眼或謂眼為石之病然石理堅潤
而具活眼者固自佳若必以有眼為
端則有飾譌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
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額而效
顰焉者也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土火火
為土母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梅檀
薰陸之類多產自嶺南海表土氣所
鍾也內經云香氣湊脾火陽也故氣
芬烈

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
海中雲氣罩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
石卧而涎涎飄浮水面為太陽所燥
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和衆香
焚之能聚烟煙縷不散蓋龍能興雲
亦蜃氣樓臺之例也

十四

犀角以粟紋麤細辨貴賤貴者為通天
犀色理瑩徹一種半黑白者為斑犀
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相傳犀飲濁水
不欲照見其角每蛻角則培土埋之
惡其病已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
知其非病也耶

岑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
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
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虛惟桐
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
枯朽不勝指者此不可曉

十五

鍾子期死伯牙絕絃不鼓傷世無知音
也然使其音而猶之人則以諧衆耳
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為至音歟則知
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即世
不我知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
寢音以自傷是何其恃人者重自任
者輕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為余解嘲者曰昔陶靖
節蓄無絃琴今君并琴不蓄視靖節
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貧漢
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陶元亮蓄無絃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勞
絃上聲雖然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

十六

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尚有琴者
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叙夷陵令時得一琴
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
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在夷陵
得佳山水耳目清曠意甚適自為舍

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清
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意所自適無
絃可也

遺喧入靜者以瓢因風動棄瓢以絕聽
不知耳塵雖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為
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

十七

故曰風幡非動由心運故

右軍蘭亭在僧辨材處唐太宗令蕭翼
以百計得之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
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其靳惜
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
校量故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為之說

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不見初本正是不必論蘭亭也

都下庖製食物凡鷄鴨雞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醲已失本然之味夫五

十八

和主淡淡則味真昔人偶斷殺羞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真味向來幾為舌本所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鮑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以為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沈

生者就其初孰不以為至美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糲甚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尚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麤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

十九

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壕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樂南徙則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言以

君子望人

蓼蟲之食苦也。蜾蠃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不知非美之為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隆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

二十一

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臨下會天氣乍暄。運艘大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泠泉。一日舟觸罌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淪茗。聞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于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荆山之人用

以桓鵲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傳淨器中。熟數沸。徐啜徐漱。以意下之。謂之真一飲子。蓋天一生水。人夜氣生于子。旦穀氣未受。胃藏冲虛。服之能調宿滯。淡滲以滋化源。

二十二

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清淨中貪癡。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士重媿而輕死。義士重信而輕身。其段干木。鮑焦。田光

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於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坡謂在他人或者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饑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之難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

廿二

資政喪持服滿三載又再踰季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移疾歸自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書距壬子離國門者二十季餘矣乍到入覲

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蹣跚幾不成禮東坡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

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

廿三

於中若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獲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而忘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饗富貴縱嗜慾以戕生者何異

臨海金一所賁亨僊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

廿四

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於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

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耶故楊

廿五

誠齋有云嚴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為世所恕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

笏為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閭下入歎
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
徑去蓋家世熏蒸習熟見聞故能自
立若此

碁罷局而人換世黃粱熟而了生平此
偈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情世累

營營焉不知公者推是可以盡達生
之旨

賈太傅季二十而為大中大夫楊太尉
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
即署董賢季未二十而為三公馮元
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為

卿相而終於處貧短貧富窮達其
有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也
然觀其處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
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
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為
向背處一人之身而變態不常如翻
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
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
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
成空矣

王韞璞而輝珠處淵而媚世爭寶之三
上而則足暗投而按劍忽於自售也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
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
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澗詩序
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

廿八

人者攷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
一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為凡事幾
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己不可諉
命於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
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恣而吾能陶

鑄人以此為造命而肆然物上則謬
解矣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為
失先寵為辱先惟能以未得為失則
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
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

廿九

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元次山作丐論自叙遊長安中與丐者
為友或以友丐為太下者然而世有
丐顏色於人丐名位於人丐權家以
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羞而羞
與丐者為伍郭忠恕自放于酒出則

從傭丐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者曰
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為富貴而
處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
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盈守謙
何怨府危機之有

三一

或謂辛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
妨但額當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
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國忘私
同歸於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外示
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為容
悅假深情以伏駭機快意已私不恤

國是以是為同非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為
儻來由乎人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
己者也故士大夫之視勢分也宜假
其視職分也宜真乃若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此則所謂貴於己者性分是

也

三十一

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老氏
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老氏之所謂
身者四肢六骸舉體而言之也孟子
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即性而言之
也故曰人於萬類中如海一漚發言

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翱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

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曰淨

三

室何須着掃僧拈起帚柄近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二十帚柄去

晉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為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燕津納息為小還丹澄心寂照為夜氣丹既無

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

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變理輔元氣也繩愆弼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乎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廿三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羣則禹湯有不得私其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牧野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愛其子

禪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為已學而
絕學既聖而絕聖尚建立處掃除離
絕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非未嘗學
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可言絕
聖儒者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使其
未嘗學也何所損哉

廿四

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
滅即是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知後
念生而續前滅種種取捨無非是相
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
之類也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
死

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闔闢之機交
合綿續根柢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
以口鼻心腎為玄牝者是涉形相何
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氣之要
會曹道冲以為玄者杳冥而藏神牝
者冲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
妙合二土混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
近是矣

廿五

寺刹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
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
起念處懺除而愚惑者謂生前一切
罪業沒則可假僧梵懺除是使為惡

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於身後藉以
為釋罪之因而恃以無恐昔方蛟峰
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
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尚懺除
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觀也而盜賊所
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
者因之墮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
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
服餌以希慕長生然於世法中取數
己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嗇處恭肅
取而薄享以延續其餘可也昔白香

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
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
而戒以知止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
忍則諱惡其言而不之信及其亂亡
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故早見
而戒未然者之謂豫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
通塞豐約自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
如餅甕釜盎各有分量非人所能置
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以聽其自
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於不修則

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似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爲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暴禪而畫

列神品

廿八

觀舞劍而得神聞江聲而悟筆法此出於積習之久一觸則詣神境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人當關而立一喝則掉臂而過矣靈雲之於桃花香巖之於擊竹其得悟皆此類

幹而譚海若者也

廿九

若據以求悟是守枯筌而索舟劍也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於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躡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於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遺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

來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於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於時澤不加於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

志

仕而不得行志或諉之時不可為者往往依違衆中曰無柰時何然時亦人所為也如荆公新法一時奉行着迎合詭隨釀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

子盡心之時晁美叔為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於已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

掇何

世輒中千歧萬徑耳目聞見遇事之不可人意者置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已分所及則以無可柰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為憂世而未嘗不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長水日抄小引

余自請謝歸年衰病積居嘗燕息屏絕思慮塞兌忘言然時中不覺念起或追憶見聞偶與心會抑塞未能間一操翰染楮汗漫成帙嘗憶石林子有言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入無知難竊有味其言嗣當焚棄筆硯求入無知而業已成敝帚矣會友人見者藏去謂余心思所寄出之以付剞劂曰日抄者以余積日所得也

長水漁隱陸樹聲著



長水日抄

古書乾坤鑿度曰鑿者開也聖人出而開作之也曰度者天地之度若道路然以言通也故其文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一大之物目天一塊之物目地一炁之霽名混沌氣分萬甯自上聖鑿破虛無斷氣為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濽曰三者三才之道所以開易之源也故其名篇曰周易鑿度

乾鑿度上篇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

長水日抄

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
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巽散之於東
南離長之於南方坤養之於西南兌
收之於西方乾剝之於西北坎藏之
於北方艮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
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
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
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包也故
首之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
三成為道德包籥

長水日抄

土

易以道陰陽易有三才之道故數成
於三而始于一一為奇奇者為陽二
為偶偶者為陰合一與二之謂三故
三其三而成九九為老陽兩其三而

成六六為老陰陰極生陽陽主進故
六進一而為七七為少陽陽極生陰
陰主退故九退一而為八八為少陰
陰陽二氣交互變易陰根陽陽根陰
也

天地之氣在陰陽四時之序在寒暑
陰陽調寒暑平則氣敘和不和則災

長水日抄

土

沴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夏
傷於暑秋必痲瘧蓋方冬時陽在內
陽為主寒雖入之勢未能動至春則
陽出而陰在內寒動而搏陽為疫屬
方夏時陰在內陰為主暑雖入之勢
未能動至秋則陰出而陽在內暑動
而搏陰為瘧痢冬陽在內故伏於下

而井泉溫夏陽在外故溢於上而井泉寒察於五運六氣陰陽生制逆順之理者可以言醫矣

天地之運轉在陰陽人身之運轉在任督二脉任脉起於中極之下會陰之分循腹裏以上關元至咽喉陰脉之海也督脉起於下極之脬會陽之

長水日抄

四

分自脊裏以上至風府入腦循額至鼻柱陽脉之海也人身之有任督猶天地之有子午天地之子午以南北人身之任督以腹背陰陽二會皆起於下故山水之發源皆起西北人之尺脉兼腎經命門者陰陽二會渾合於此通天地人一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生八卦也乾為天乾以三陽居上坤為地地以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乾之上一畫交於坤而為兌兌為澤坤之上一畫交於乾而為艮艮為山山澤通氣也乾之下一畫交於坤而為震震為雷坤之下一畫

長水日抄

五

交於乾而為巽巽為風雷風相薄也乾坤之中一畫交而相易則為坎為離離為火坎為水水火不相射也此所謂八卦相錯而成變化八卦之位坎居北離居南震居東兌居西金與水陰也居西北木與火陽也居東南乾以純陽居西北處尊位也坤以純

陰處西南者土旺季夏坤未之交也
此皆分陰分陽也坎則內陽而外陰
離則內陰而外陽陰陽交合而化生
萬物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
左右之門水火為天地之用也
剛柔陰陽者易之全體也進退得失
者人事之動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
者也從違趨避者觀象而應之以人
事也易雖挾陽抑陰而剛柔不可過
也故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上
六曰龍戰于野九無首則吉六永貞
則固者窮極則變居極之道然也
一日一月謂之易一為奇奇者為陽
二為耦耦者為陰陰陽之象也臨卦

曰至於八月有凶復卦曰七日来復
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復剛長故
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也臨陽消故
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也
易以象言如艮之一陽在上二陰在
下象山之在於地也巽之二陽在上
一陰在下象木之出於土也木上有
水故坎上而巽下之為井火在木上
故離上而巽下之為鼎震在下艮在
上上止而下動之為頤故曰象者像
此者也餘皆以類而推
屯卦上坎下震六四曰求婚媾往吉
無不利往字當自為句蓋屯之初爻
為陽四爻為陰陰與陽應必待初之

求而後往則義明而合以正故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不求而往何明之有

需之上六象曰不當位以陰居陰而曰不當位者以陰柔居卦之極上也易以扶陽抑陰為義故曰不當如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需之

長水曰抄

八

六四曰需于血血者陰也爻自九三而交坎行入于險也故曰需

同人乾上離下離處乾下火上同於天也爻之六二上應九五故曰柔得位而應乎乾夫人道以大同為貴通天下之志者謂之大同故同于野則亨同于宗則吝同于門曰無咎同于

郊則曰無悔象曰志未得也志於野而未至也故僅得無悔

蠱上剛下柔上下不交敝極而壞之謂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日之始事之端曰三者數以三為至先三後三者致詳審之意如三思三錫三接之類言其至也上九以陽居

長水曰抄

九

上剛過而當蠱之極未可以有為然不在事則可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志可則也養其志以有為也故可則

大舜舍己從人朱註謂舍己之未善以從人恐未必然蓋舍己云者忘己之謂也語云聖人忘己靡所不已夫

曰忘已者形骸之已也靡所不已者大同無我之已也何也人與已之生一氣之分也人與已之心同一理也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異形同體者理一故也理一則人已兩忘矣何以有已疑所謂舍已者意若此

長水日抄

十

孟子必有事焉章疑正心兩字乃忘字之訛蓋此章乃發明上二章之意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勿忘勿助語意喫緊如所謂無為而無不為夫有事勿忘是集義也勿助則非義襲矣下言握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者正以證直養無害

之意也讀者詳之

大過四陽在內二陰居上下以陽剛大過不勝其重故處大過之時者必有大過人之材而後克濟九三以陽爻處陽位則太重而不勝故棟撓九四陽爻居陰而初六以陰應乎下故棟隆吉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長水日抄

十一

其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此非大過乎人者不能也

齊桓公伐楚師至于陘楚人使屈完來盟于師春秋書楚子使屈完來盟盟于召陵曰來者見楚之心服非迫而強之也美之也晉郤克伐齊敗之于鞍至于袁婁齊使國佐如師晉人

欲得蕭同叔子為質使封內盡東南其畝齊人忿而不從對以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於是遂盟國佐于袁婁春秋書及國佐盟于袁婁曰及者見強之不得乃即而與之盟也甚之也其予奪之義昭然矣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長水日抄

三

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尚義力行

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以為為劉勝易為杜密難使密所陳托一出於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為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已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長水日抄

三

司馬溫國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不對溫國曰言出口入於光耳言亦何害伊川終不為言夫語默要自有當以溫國之賢伊川相與之密而責之言即言無不可者而伊川不為之言或謂伊川不忠於司馬然知人亦難或貌賢而行違

或善始而乖終况諫官係繩糾之責
一任職與否關忠佞之判尤難預定
故不苛於言者似得中道此伊川所
以寧失之不言也

李斯入秦會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
令斯上書極言稱引明客之有益于
秦而無害秦皆用之後至丞相與趙

長水曰抄

南

高謀殺扶蘇立二世以保利祿然終
以下獄父子俱戮東市思欲牽黃犬
出上蔡東門不可得使其初放逐不
上書于秦得禍未必若此然觀斯窮
時有感於倉鼠之言則其志專在利
祿卒之無益于秦而身嬰顯僇可以
見專利祿之足以殺身若此

周禮醫師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
以九藏之動兩之參之者按氣與脉
而察其死生之驗也人之身陽竅七
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明者
在上沉濁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氣
也脉為心肝脾肺腎具五行之氣故
為五藏兼胃旁胱大腸小腸而為九

長水曰抄

主

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胃為水穀
之府小腸為受藏之府大腸為行道
之府旁胱為津滴之府此四者心與
小腸肺與大腸脾與胃腎與旁胱相
為表裏故兼上五藏而為九其外則
膽為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
故不入九藏竅主開閉通塞曰兩之

者分陰分陽也。藏主脉至與不至曰參之者以三指按寸關尺三脉也。

子路問事鬼神止就人而言鬼神故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鬼神乃天地造化之功用。陰陽二氣流動充滿無非鬼神故以言乎天地則日月雷電風雲雨露春夏秋冬晦明

長水日抄

去

晝夜皆鬼神也以言乎人則動止語默寤寐虛吸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融結潮汐消長草木榮悴花實開落莫非鬼神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其在於人則當其生也謂之氣行當其死也謂之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體魄降氣

行為陽故晝見而夜伏形返為陰故夜見而晝伏一屈一伸兩不相離故陽者陰之形陰者陽之影人者鬼之形鬼者人之影

禹貢九州之分曰冀兗青徐楊荊豫梁雍其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匭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

長水日抄

七

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為天子所都之地餘八州者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國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謂貢。冀為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于王則虞衡澤虞牧人畧人掌之何貢之為。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

服始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
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畿之內則太
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
也

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
為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
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

長水日抄

文

悽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
夜夜聲轉悲屬響思清遠去來何依
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
身已得所千載真相違其特立惕厲
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則心境廓然
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
並行不悖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
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
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
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
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
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
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已

長水日抄

元

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
宋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
再入相蜀公章四上辭免益力曰六
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
來豈為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
為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為者司馬君
實已為之矣東坡作二公贊於司馬

則稱其忠誠而畧言功於公則曰廉
頑起懦孰知其功蓋溫國之功著在
當世者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
之廉退足以激興頑懦以無用為用
故稱其功亦微顯闡幽之意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
魏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云頃接邸

長水日抄

二十

報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誠為光寵第
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
師敗歿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
豈無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
僥恩吾輩頻時進職豈能服其心何
顏以責其實效候文字到日須上章
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

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
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與金人講解
使還中書議表賀又以和戎為二府
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
師天子下罪已之詔中書樞密待罪
今屈已盟戎何以慶為後世邊將失
利至因虜退以邀功樞輔彌縫例得
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事所
謂體國忘私者何有

長水日抄

二十一

為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宋
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
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
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
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

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鉞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益其所未備觀其於丁謂拂鬚而直言面折則

長水日抄

主

鋒鉞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謂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處惜乎萊公不悟此也

東坡翰墨在崇寧大觀則時禁太嚴盡行焚毀至宣和間上自內府搜訪一紙直至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

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月林堂榜名三字至幽人釋子所藏寸紙尺幅皆以重購歸之貴近其卷軸之輸積天上者值金人犯關輪運而往夫臨時則妬賢嫉能異世則追求省識於毫墨縑素間人情之變幻前後若此要之不與時磨滅者固自有

長水日抄

主

在公論之在人世者亦若此

張湯杜周司馬遷列二人於酷吏傳班孟堅漢書寘之列傳蓋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並著勲業於宣帝朝皆麟閣功臣故為立傳然固於安世傳贊則曰湯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於杜業傳贊則曰

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
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既因張杜子
孫置之列傳而猶不沒其酷吏之實
見史氏立法之公後世秉史筆者或
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詞或揣摩情分
以掩護其實是非名實失之倒置非
紀載之公也

長水日抄

五

東坡守杭日值浙西災傷與宰相呂
汲公書論災傷蠲租曰賢哲一聞此
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
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灾
而不甚傷夫所云諂薄成風以報灾
非所樂聞知而靳於申報暴征急斂
致百姓迫於窮困轉徙流亡有牧民

之責者咎將誰委賢明守令但當勘
驗覈實無致冒濫蠲除以上念國計
下軫民艱然就國計民生權其利害
緩急相關則安民生者所以固邦本
此正仁政之先務也

張季鷹因秋風起思吳中蓴菜鱸魚
幡然曰人生貴適志安能羈宦數千

長水日抄

五

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觀其語顧榮
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
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志山林無望於
時故託言以去而或者乃謂之曰子
從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不知翰
方逃名當世何暇計身後名耶如東
漢孔文舉荀文若楊德祖禰正平四

閣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為縉紳共恥
尚屈彞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
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
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以
飾非言足以惑衆自德君親又將奚
慙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
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一人之身而
前後矛盾若此相傳材草制時投筆
曰壞了一生名節以一時希意圖進
而貽譏後世權位之能移人若此
唐李輔國殺張后綱目書殺夫輔國
以宦豎而殺君后是弑逆也而云殺
殺者彼此相敵之謂也若曹操之於
獻帝伏后朱全忠之於昭宗何氏皆

長水日抄

主

以弑書而此獨書殺者當靈武反正
上皇之遷西內輔國與張后之謀也
肅宗之不如西內者內懼張后而外
畏輔國其受制於內外則輔國與張
后相表裏也故殺之云者相敵之詞
畧其上下之辨以歸責於肅宗見肅
宗之信任輔國上不能保其父中不
能保其身下不能保其妻子如范太
史所云者也
張子韶云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
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而可治終
身之疾者未為不幸雖然彼閱歷懲
創困心衡慮得之瞑眩者之為幸如
柳子厚永州諸作此正發於瞑眩之

長水日抄

主

後惜服之稍遲耳乃若不勝摧挫折抑而隕獲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藥力不足以勝之為不幸矣故患難一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樓成或贊其落成滕曰說甚落城只須凭欄大慟數場耳夫放臣逐客棄置遠外

長水日抄

幸

其憔悴無聊不自遣者有之何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表則欲論贊功德作為歌詩復自言負罪嬰釁懷痛窮天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覲召還者夫臣子處遷謫放逐但當

歸命君父安常順時唐顏魯公赴謫與子弟書曰歲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為千古罪人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其平生忠義氣節所自守若此

唐德宗諭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

長水日抄

幸

之類受亦何妨贄上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或謂宣公不受則已何必疏聞似為賣直夫以德宗之強明猜忌以蕭復為輕已以姜公輔為賣直贄數以直言劇切非清慎何以致君上之知以取信宜其自白若此然考之德宗自奉天

窘乏之後惟務聚歛悅人言利如月
進月進減吏祿增常賦販鬻蔬果故
贅於此或借是以寓匡拂之意觀其
平日自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
似非出於賣直也

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餘人及第
出身有差九成對策畧曰禍亂之作

書

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為心
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
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
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
邊塵沙漠不得共此時和也其何安
乎盛夏之際風窓水院涼氣淒清切
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蠻氍擁蔽不

得共此踈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
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
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
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衰丈
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
必投筋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
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
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
處也居其能安枕乎今閭巷之人皆
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
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
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
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

書

歸乎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
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清蠻悵以還
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
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
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
成以景夏為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
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
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
右張橫浦對策全文錄出之著其敢
言以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胡端敏公疏薦林見素俊楊遂菴一
清曰俊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
其守正之節則真宋璟也一清雖諧
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

則真姚崇也其品隲人材不以偏長
求全若此蓋善用材者譬之工師之
用木棟梁榱桷各適於用故曰用人
不求其備

給事中王昂疏論楊太宰一清王虎
谷雲鳳貽書楊曰山中屢聞忠謹之
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

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
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
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
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
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
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
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今文達之富

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
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
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
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
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
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
追可畏也

堯

丙吉憂牛喘不問死人史稱其知大
體夫宰相之職固在調燮然所謂調
燮者亦在乎人事之脩蓋天道遠人
道邇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後天地之
和應之豈有殺人橫道莫之究問而
別求所謂陰陽之和者乎此漢儒解
經之誤

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
糧數百萬石已巳之變北虜南犯謀
報欲據通州倉糧朝議先焚倉廩會
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僖敏
公鑑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賊未
至而棄軍實非計也盍若檄示在京
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各令自支
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
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

畢

陳都御史鑑字有戒為人忠恕有容
正統初以副都御史鎮陝西乂而民
愛戴之時王文為按察使公知其廉
舉以自代已相繼擢左都王反欲擠
公而公次在先王每遇公意若忿然

凡臺官之巡蘇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泰三年同為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復以言脅公公請老歸五年值王巡撫蘇不一訪公六年而公薨王時已入內閣凡公應得恩典悉從抑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謚擬忠肅易以僖敏後

望

王竟致極刑而僖敏平生福祿壽考令終觀此知天道不爽

天順初曹石等以奪門功干預國事時李賢當國深陳奪門二字之非會法司奏石亨輩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華職賢言此輩一時冒濫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

報陞職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復奏請併貸兵書及左都御史缺給事中張寧上章欲以李秉為兵書王竑掌都察院以奏草視賢賢曰言官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豈可預擬官職寧易草以進竑得兵書秉陞掌院其識大體若此

望

倪文毅公岳在禮部會戶部尚書馬文昇言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十歲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耗民賦坐侵民食宜嚴立科條痛加裁革文昇復言天下財力大耗諸無所出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之詔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

之因而生變咎將誰委議遂寢霍文敏公韜為少宰日上疏言蘇松賦額太重以松華亭一縣言之其糧額之數較之河間一郡九縣猶多大臣念切民艱不以出位為嫌有所避忌若此可謂得大臣之體

國初嘗遣王三保太監出使西洋所

星

致番中方才入貢後劉忠宣公大夏為兵部司官中貴獻議欲遣使通西洋者時項忠為兵部尚書一日

旨下部中查西洋水程項遣都吏檢舊案於庫中忠宣已先檢得匿其籍都吏檢三日無所得會言官交章諫阻事遂寢

歲壬辰冬十月是編成或問十月何以稱陽月答者曰十月純陰嫌於無陽故以陽稱余曰然則四月純陽又何以稱不觀之乾鑿度乎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據始也陰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坤位

四

在西南艮之正也夫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十月建亥亥為陽之始故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以陽根於陰為之始也凡草木發萌之始謂之亥人始生之謂孩皆取義於亥可類推矣

長水日抄終

陸學士雜著十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陸樹聲撰樹聲有平泉題跋已著錄是編皆其所著雜說曰汲古叢語一卷曰適園雜著一卷曰陸學士題跋二卷曰毫餘雜識一卷曰禪林餘藻一卷曰陸氏家訓一卷曰善俗禪議一卷曰病榻寤言一卷曰清暑筆談一卷曰長水日抄一卷其中亦有別本單行者此則其門人子弟所合刊成帙者也

卷國語評苑六卷戰國策
評苑十卷(一)

復旦大學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

館藏明萬曆二十年鄭以厚光裕堂

刻本

三、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本以筆繁日繁者以此下綴上之辭言非孔子始名之也記事者言春秋記事之法擬下所云月繁時四時各有三月以時繁年一年有四時故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分則事之同異也則彼列反故史之所記當時之事必表年以首事也先表頭其年以為事之次第所以年有四時春秋有春夏秋冬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四時不可偏舉故交錯互舉春秋二字以為史之周禮有史必兩之也也記之名蓋言春秋可垂褒貶富秋則可見仲國之志內史達四方之史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邦國四方之車九四方之事內史達四方之掌達書名丁四方志諸侯亦各有國史於諸侯之國亦各有史官大事書之於策策即簡牘也仲弓語伯政名小事簡牘而巳簡牘也少竹為之小事知時之益引益之之言是以訂楚謂之檇杭檇杭也所記是也孟子曰諸侯各有國史車乘也而魯謂之春秋魯國之史諸事其寶一也為諸侯之史則一也韓宣子適魯宣子晉大夫公九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易象者周易之卦大魯而見曰周禮盡在魯矣春秋即周禮之書也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至易象春秋是文事周公之制故見春秋則知韓子所以見魯春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典禮之大經也周德既衰其德衰後見魯春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典禮之大經也周德既衰其德衰後

[illegible]

謂春秋經文辭以見意義
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與其義也。傳文左氏者皆判而正之平實者不

必以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與其義也。傳文左氏者皆判而正之平實者不

文漢不著其義者傳有平聲皆不其然然亦須數句以成言
以一字為褒貶人秋申以一字於人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方咸言語非如八卦之奇錯綜為六十四也
文傳有非如八卦之奇錯綜為六十四也八卦則各三爻錯綜而升

或為一義故不可獨解經文次而成義理也
文傳有非如八卦之奇錯綜為六十四也八卦則各三爻錯綜而升

詞文異者左氏不為繫傳文次而成義理也
文傳有非如八卦之奇錯綜為六十四也八卦則各三爻錯綜而升

里義也所以當依傳而斷經也斯丁亂矣
文傳有非如八卦之奇錯綜為六十四也八卦則各三爻錯綜而升

左傳春秋之學者其人多論今遺文可見十數家杜預晉時人當時所
文傳有非如八卦之奇錯綜為六十四也八卦則各三爻錯綜而升

但不知春秋之學者其人多論今遺文可見十數家杜預晉時人當時所
文傳有非如八卦之奇錯綜為六十四也八卦則各三爻錯綜而升

脂定是阿人也
大體相祖述謂前人所說大抵與相祖述進不得

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而所以進不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而所以進不
五明之傳已絕定見西人遂以此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

五明之傳不能守左傳之說也
五明之傳已絕定見西人遂以此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

皆沒而不說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其說與左氏不合今言左氏之不離明適足自亂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完其古乃引公羊穀梁淺通之說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所以為異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之條貫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諸凡必有傳推變例以正褒貶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端若左氏下解則就二傳而簡用其蓋丘明之志也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賢以從後世戰也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劉歆治左氏始引傳文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伯父微子伯父微子伯父微子伯父微子伯父微子伯父微子伯父微子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氏傳訓詁字伯父微子伯父微子伯父微子伯父微子伯父微子伯父微子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雖險近其後又有賴子嚴若
皆沒而不說不通晚則若我而更虐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說

今麟出非其時今麟出於秦虛其上上無明王則而失其歸為人所得則此
聖人所以為感也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孔子
利至西狩獲麟所感而起非文成而後闕也固所以為終也既因成歸而
獲麟之記筆墨止于獲麟之說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或人又問春秋終於
答曰杜預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周自大成之隱平王遷隱公讓國之
賢君也魯公長子而昭公考乎其特則相接未定其將相故也之言乎其
位則列國魯諸侯為列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周公之子伯禽
周公之後裔也其為列國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以承上天久遠之命
則中興與先王之烈而隱公能弘宣祖業乃昭周公之靈光啓
王室又龍光啓則西周之美可尋君臣同心如視則德運來同文武之迹
不致斷不至於衰亡而文武之法是故因其歷數子不齊已而作春秋也
左傳評述序
則因其年附其行事雖乃附君臣之行采周之舊史周公之以會成王義
以合教附其行事雖乃附君臣之行采周之舊史周公之以會成王義
一王之大義聖法將來於將來以滿萬世王儲之法也所書之王謂元帝
正即平王也周平王字正指所用之歷正月書即周正也周以庚子之月為
也所稱之公謂桓公也魯隱公也魯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
平當正月則非是魯隱公也子曰又引孔子之如有用我者孔子有用今世
更吾其為東周乎於東方也此其義也林前言春秋之義正欲與隱公
若夫制作之文載之說蓋音扶所以彰往考來文所以彰明也往考
枚方情見乎辭千文辭之間凡音現言高則肯遠立言既高則肯辭約則
義微指解既刻則義此理之常作之密非隨之也應其文義也聖人
包周身之防聖人防身必周有知無患既作之後設使既作復隱諱以
辟患方且隱諱以避當時之非所謂也則聖人亦無包身之防于路欲

傳傳在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旣衰轉相吞滅數百
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包反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
國略晉楚齊秦吳已絕宋衛鄭陳蔡許魯杞莒曹滕小邾郕
原姜姑姚潁彭黃徐雍郛鄆鄧鄘鄒南陽梁荀舒嘉陽老
申密狄秦萊欽頓沈微譚舒和向大損肥枝成夷應潞江鄢
終緡桓宣終紇箕六遂崇戴冀溫馮奚英氏牟集盛根卑純
叔段郭燕平虜下同
參側介父何式亮及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朝會盟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丘明公穀發潤
於傳至今猶想見其處今擬取其尤著者附次於後舊圖引
晉地理志

春秋提要

周十二王春秋歷十有四王
傳王立未踰年
發王崩在春秋後故止
十二王

平王也四十九年入春秋隱元年

桓王元年隨四年也桓十

莊王元年恒十六年也莊二年崩在位十五年

僖王元年莊十三年也十七年崩在位五年

惠王 元年莊十八年僖八年崩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元年僖九年也文八年崩在位三十二年

頃王四年元文九年也十

元王元年文十五年也

定王元年宣三年也成王
年崩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 元 年 成 六 年 已 罷 元

元二年癸丑

景王
元年
二十九年

敬王
元年昭二十三年

列國見于年表者十九

魯齊秦楚

魯十二公

隱公不書

莊公不書

傳公不書

冥

桓公四年七年去
秋冬二時

閔公不書即位

文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哀公		五伯		齊桓公		晉文公		楚莊王		晉十一世		文公		靈公		景公		悼公		昭公		定公		魯三桓		仲孫氏		晉八卿		知瑩		欒黶		晉六卿		趙氏		晉三卿		魏斯	
元年無正月		元年無正月		元年無正月		春秋終人吳黃池之		莊十三年		信二十八年		宣十一年		襄公三十二年立		宣七年立		宣九年立		成十八年立		襄十五年立		昭十六年立		昭十六年立		卒在春秋後		又曰		知瑩		欒黶		晉六卿		趙氏		晉三卿		魏斯			
襄公		昭公		哀公		宋襄公		秦穆公		襄公		成公		厲公		平公		頃公		季孫氏		荀偃		韓起		趙武		荀息		士魴		魏絳		智氏		荀氏		魏氏		韓氏		韓虔		趙籍	

諸侯興廢		魯滅一國		項		晉滅十二國		耿		虞		偃陽		楚滅二十一國		息		鄧		蓼		賴		唐		隨		秦滅二國		梁		齊滅五國		譚		郭		邾滅一國		須句		衛滅一國																																																																																																																																															

邢	莒滅一國	鄆	狄滅一國	溫	吳滅一國	徐	蔡滅一國	沈	鄭滅一國	許	宋滅一國	曹
---	------	---	------	---	------	---	------	---	------	---	------	---

左傳卷之十四
國十四

<p>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一</p>	<p>宣十一年</p>	<p>晉 當陽侯杜預經解</p>	<p>宋 朱中周翰傳</p>	<p>明吏部考功員外魏文彬編纂</p>	<p>明瑞閣顧梧芳起鳳校正</p>	<p>太子以保工部尚書石星重校</p>	<p>河南道監察御史劉康恕參校</p>	<p>江西道監察御史沈權同校</p>	<p>武林張文耀重校</p>	<p>武夷彭棟重閱</p>	<p>崇安李春輝同閱</p>	<p>隱公 <small>名息姑惠公之子諡法不以其位曰隱</small></p>	<p>僖惠公元妃孟子 <small>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惠公孟子卒不稱喪不成喪也無諡先夫及繼室以聲子生隱公</small></p>	<p>死不得從夫諡也 <small>蓋賢王及繼室以聲子生隱公</small></p>	<p>婦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姻緣元妃死則次妃配 <small>事猶不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直終又丈一及兄女</small></p>	<p>大計及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p>	<p>仲子歸于我 <small>婦人謂曰歸以手理自生桓公而惠公薨</small></p>	<p>魯而生男惠公不 <small>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small></p>	<p>為桓生之年 <small>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small></p>	<p>位傳嫡者必為立子 <small>為太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small></p>	<p>周平王四年 <small>元年齊魯公孫父九年齊侯和二年公孫父伯</small></p>	<p>十八年 <small>鄭莊公孫生二十二年齊桓公終生三十三年齊宣公考父公</small></p>	<p>年 <small>武王熊春王正月</small></p>	<p>月公及制僖父盟于蔑 <small>對繼好也魯魯地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small></p>	<p>年 <small>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莊公在莊二十二年鄭伯克段于鄆</small></p>	<p>年 <small>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莊公在莊二十二年鄭伯克段于鄆</small></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封於別邑則請京亦邑也武姜又使居之
謂之京城犬叔以寵異之天音大祭仲曰夫祭仲界外
過百雉凡已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謂京邑也城方丈
害也言都城太大使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大制有三等如王立而不可逾三之法制九
參國之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大夫之國其城長二百雉士之國其城長一百雉
其國之言不九之一不過二三十雉也今京不度今京不度
法度非制也非先王將不堪國之需軍公必不堪也
曰姜氏欲之言靖京出焉辟害所以避之爲故知爲國之寄何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言武姜愛共叔段以爲己之私故早爲之所
不如早爲之圖言武姜愛共叔段以爲己之私故早爲之所
使得其所宜也無使滋蔓蔓長延蔓難圖也
章猶不可除尚難安除况君之寵弟乎愛之弟若使威
左傳評苑卷之隱公

無窮永錫爾類又能以已之在感居之其是之謂孝也
 是齊之所聞也請君未必如此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聘
 公仲子之昭緩且于以宋蕞故名惠公楚在春秋前故曰緩也
 物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之國列彼列友諸侯五月同
 盟至前位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士踰月外姻至
 以遠近為差因為葬贈死不及尸外室之通平生不及
 葬前候已上就墓則葬無死位等國終喪豫立事非禮也
 放子左而葬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夷在城陽也
 楚劇澤博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書則否更不
 書於策放夫子亦不書於經見其事以春秋例也他年例曰凡
 此等有不為祭亦不書不為祭不書反於此祭之者
 所據非惟史書兼采諸傳之記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
 左傳鄭克反擊音簡之記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
 留外黃齊則黃城公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
 首拜敗也後放此冬十月庚申敗莒惠公公弗臨故
 通也歸葬而己他皆放此
 不書以恒為大子故隱公諱而不敗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
 不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少去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非禮故不葬公使葬故不書於策也
 皆放此諸國在汲鄆鄆如子鄭共叔之亂公孫滑
 奔衛公孫滑與叔段之子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廋鄭人以王
 號師伐衛南歸有號為子為反隱失出反請師於鄭鄭子位
 私於公子孫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書三也皆皆不書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祭父卒祭師
 大事各舉以昭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祭父卒祭師
 公不與小鈔不書言禮情之喪小鈔大鈔皆親臨

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知碑碑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下
常朔失夫之清朔日例在桓十七年也上音卑下音卑也
此意知字本當作作餘音三月庚戌天王崩前歲也
同憲首號遷所六反
連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前且而書連日者碑碑其國以意解
子之也也哀二十九九年解曰卿上卿有連使印使不取此也
不書葬葬不葬夏四月辛卯君氏卒故亦不取此也
不書葬葬及印國刀夏四月辛卯君氏卒故亦不取此也
母秋武氏子來求賄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制也平王來在
墓釋其所以稱父義又不稱使也書不共奉王喪致令有
來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其葬也元平王喪致令有
庚辰宋公和卒葬於脂丘以名葬在七年元平王喪致令有
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宋公故書石門齊地或曰齊
穆公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故城西南濟水之門蔡未葬宋
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
六年魯于魯及意馬路反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君氏卒
子也不赴于諸僭不反哭于寢不柩于始故不曰葬不稱夫人
故不言葬夫人表微有三義則赴於同國之國一也既葬日中
祖塋三也治此則書曰夫人其氏某葬我小君某氏此情孔之
文也其或赴不柩則書曰夫人其氏某葬我小君某氏此情孔之
我小君某氏交哭則書不反哭故死不柩夫人葬不言葬
今葬于三禮皆附解例論之詳矣解音附不書姓為公故曰
君氏經傳姓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特書葬鄭武公莊公為
平王卿士此亦推原其事之所山始也卿士則政之王貳子號
號西號也官諸序所諸父子並為周同扶者提也王貳子號
既歿故葬公亦仕王制中鄭伯怨王此鄭伯情也公也
王曰無之我無也故周鄭交質王恐拒公不情故交質其
王子狐為質於鄭平王以其子名狐公于忽為質於周其
子忽王崩平王崩而周人將昇號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
者為王崩平王崩而周人將昇號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
公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月麥無莊公怒周人負約使

執不物謂之亂政言用衆物不入法度則亂政也
 吏去所以敗也周由於此故春蒐冬狩
 苗禽獸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擇穀之時而講武必三年而
 治兵也出日治兵講武猶三年而大入而振旅入已畢乃
 數上昭文章昭者文彰也
 長田獵所取禽獸而其肉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口
 交不瓦登以供祭祀也皮華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物領上大夫爲羽翬其則公不射君不當射言此等物
 而射取之古之制也言上文所言皆若夫山林川澤之寶
 左傳齊人伐魯
 謂材木無節之類川澤之寶
 之資謂委次魚鹽之類器用之資
 早據其所榮官司之守有職正非君所及也此小律也
 吾將畧地焉按行邊境不專爲畧地也
 張也謂從樂地大畧傷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
 捕魚之具而觀之傷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
 且言逐地也矣亦果也
 翼曲沐音別封邱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奇翼王
 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春秋伐不許孔攸不意得其時
 乃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夏葬穆桓公宿亂是以緩胡十四月
 未見明四月鄭人侵衛牧收衛色經年更以四月開門人殺
 其非慢也下車里氏李其義亦同也
 宋門從衛人以燕師伐趙鄭定元年繁史駕以三車

[illegible]

更與鄭伯盟以鄭為援今鄭實衰宋盟初成則于周發幣于公

做限而伐和款以求末故曰為宋計

鄉凡伯弗賓今計款請公府知也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成侯

子楚丘以歸傳言凡伯陳及夷平六年鄭安陳十二月陳王父

如鄭蒞盟也壬申及鄭伯盟欽如忘意不在其親無顏色洽

而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或息烈友鄭良佐如陳泣

盟民族鄭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故相言之以忽有王

恒大夫六年陳見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施故要正

人殺陳轅傳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

計鄭伯許之乃成昏後以至出奔齊

至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坐衛地漆陰句陽縣東三月鄭伯

使宛來歸枋死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枋鄭赴泰山之邑在

賈我入枋元年乃卒易枋田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左傳詳死卷之隱公十七

黃六年傅曰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

非唯現在位二君也軍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

葬前與臨公盟故地名辛亥猶男辛無恤元年宋魯大盟

諸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解名知鄭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已君

之名以持神明故臺皆從身盟之不執也今前赴不以名馳枋劉曰赴以

名則亦書之不致然否碑不執也今前赴不以名馳枋劉曰赴以

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起因宜有所異同山明所得

記注本末不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

能省備故宋公序齊上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

瓦屋周地于浮來苦人敬者不嫌獻公侯故直稱公列在禧二十九年

開到蕭填無傳冬十有二月無駭辛公不與小飲故不書日

悲反蚺為哭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

先相見宋敎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大丘垂也鄭伯請釋泰山

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不

公命以字為展氏公子展嘗字公之字也無親之仙也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夫也南季字子大

三月癸酉大雨

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兩雨俱在庚辰日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齊地也在魯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災曰庚辰大雨

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王月微陽始出未可震而凡雨自

三日以往為霖此釋怨書等也而不當大雨雪故書為霖

平池尺為大雩夏城則書不

時也宋公不王王歲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計之伐宋宋以

入郭之後怨公不告命以郭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郭公終絕

宋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復更告之冬公合師

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此方之戎也鄭伯禦之禦莊公忠我

師棄其車莊公言兵用步戰懼其似軼我也利而為

之步卒所侵突而奔莊公于即房公使勇而無剛首嘗

疾也疾者伏也公子突曰也嚴莊於公即房公使勇而無剛首嘗

彼而遠去之嘗試也勇則敢於試也無剛則不以君為玉器以

衛之以待成之逆旅覆共式輕而不整言或人之性行則

耳而飽親而不相利勝不相讓不相讓不相讓不相讓不相讓

惟其無親也故兵敗先和知後必務使人必逐之在先者逐

則各先而相殺先和知後必務使人必逐之在先者逐

則人見其有所獲連而遇害速矣法有先進而前遇伏

後者不救後者見先者敗則無繼矣此情若矣乃可以逞

然後可決決必不相救則無繼矣此情若矣乃可以逞

以解患從之實之策我人之前遇覆者奔過伏兵而奔走也

祝融逐之祝融大火也祝融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成而漸進

戎師之中也戎至三伏兵前後擊之第一伏逐其而掩敵與第二伏望其上

傳子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鄆為師期
 齊侯鄭伯伐宋期釋鞏之去法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
 老桃曾不書不告於鄭也老桃字也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庚午鄭師入郕郕宋邑也鄭兵未歸于我得郕邑庚辰鄭師
 入防防亦宋邑也辛巳歸于我鄭以恩公敗敗宋師故君子謂
 鄭公於是乎可謂正矣言其公處此以王命討不庭正劉以王
 命討之曰不庭者下之不貪其土不貪其土也以勞王方謂
 事上告成孔於庭中也不貪其土不貪其土也以勞王方謂
 勤以答之也魯侯為鄭伯勸軍以正之禮也此鄭人所以蔡
 二邑魯侯曰以勞王得蔡太正之禮也此鄭人所以蔡
 人衛人鄭人不會王命不伐秋七月庚寅鄭師入知猶任鄭劉
 宋人衛人入鄭宋鄭奇兵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八月
 伐戴也

以後之以後於燕姓也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公使羽父獨站
 君與滕君薛侯曰公使羽父獨站薛侯曰公使羽父獨站
 山有木木在山則度之度之度其材而用之者實有禮禮行
 之主人也語止此者周之宗豈周之同宗先姓為後姓為後
 其家人若朝於薛設若我晉居不取與諸任蓋言諸任乃薛之
 侯不取若青士君若辱賜也謙言薛君若來我則願以
 以滕君為諱則我鄭如周之宗李侯許之理故薛侯許從之
 長滕侯乃以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侯曰
 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鄭伯將伐許侯曰
 孫閱與穎考叔爭車公孫閱鄭大夫也典穎考叔挾舟以先
 也輒中校車未有馬駕故于都拔棘以逐之也拔之以逐考叔
 以手扶輪而走僉張留反

此王時司寇也... 已弗能... 人之不至...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 不察有罪... 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 不告死... 不書于策... 公曰... 為公子也... 公與鄭人戰于狐... 止...

因諸尹氏... 十一月公祭鍾巫... 而討焉氏有死者...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一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二

宣十八年

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

宣十八年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illegible]

侯齊命于蒲不盟也
公于暈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其言必解先君以爲禮辭故公子暈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
公于遂送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

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
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加聘問存謙敬序版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

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芮伯萬之母芮如魏河東河北縣也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加聘問存謙敬序版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

夏天王使宰渠伯來聘
宰官名渠伯來聘名也王宮之宰左傳葬死

五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六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七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八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九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十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十一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十二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十三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十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十五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十六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十七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十八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十九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二十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二十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二十六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二十八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二十九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三十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三十一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三十二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三十三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三十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三十五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三十六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三十七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三十八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三十九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四十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四十一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四十二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四十三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四十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四十五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四十六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四十七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四十八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四十九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五十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五十一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五十二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五十三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五十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五十五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五十六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五十七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五十八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五十九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六十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六十一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六十二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六十三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六十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六十五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六十六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六十七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六十八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六十九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七十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七十一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七十二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七十三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七十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七十五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七十六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七十七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七十八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七十九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八十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八十一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八十二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八十三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八十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八十五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八十六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八十七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八十八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八十九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九十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九十一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九十二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九十三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九十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九十五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九十六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九十七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九十八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九十九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一百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旌禮也
旌非符地也

夏曆四月可也

心父留在魯故經書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
二年皆稱之於未赴終以指凡祀啓蟄而郊言九祀通下二句天
事祭重宜然異於九月率

夏正建寅之月龍見而雲龍能見連巳之月當龍宿之事也蔡注
春秋左傳有立反龍見而雲龍之物始成時兩而太敬祭其
遂為百穀祈始殺而肇建酉之月開物始成始得雨而禾稼茂
陰陽隨帝務始殺而肇建酉之月開物始成始得雨而禾稼茂
豳風七月篇萬物皆成可謂嘉者衆過則事節日晝以告否過火
敗燕祭宗廟制論之舊疾矣

千公如葛虜其國危不復澤上州因所據城隔浮江縣也固
不言危不能自安故出朝而不還

六月春正月寔來寔實也言周無與者也省文從可知是時力反更
平陸縣東南在泰山

四月公會紀侯于成鉅野縣東八月壬午大閱齊師爲大
車儀諸侯之威慕美斯忽而以非特簡軍馬蔡人殺陳佗佗字
曉怒而斬吳寧人洪之故以非特簡軍馬

不備戮者莫立利會諸侯桓公子莊公也干
夫夫人之長子儒用犬子之乳故史冬紀候來朝

六年春自費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承五年冬傳言
則來行朝礼言朝則送荆之圖半姓也言宛
留不去敗交方言虞亦楚武王侵隨斷郢都至熊渚姑
借使武王之臨婚也使遠章求成焉典之中也太子榮求
姑封同族爵也

以待之也以持隨之報隨人使少師董成大也遣子庚攻方軍於
謂乃君不用臣關伯比言於楚子曰關伯比亦吾不得志於漢
而使人性歸之關伯比言於楚子曰關伯比亦吾不得志於漢
東也不得志於漢宋之諸侯者我則便然蓋我楚国我張吾
三軍我楚力且強而被吉甲兵使我三軍之人皆被以武臨之威
武而臨漢彼則懼而協以謀我爾則相與仇讎之可故難問
也所以雖於離間其心也漢東之國隨爲大害蔡言漢東諸侯
也因惟隨隨張必棄小國意絕心自移去必小國離楚之利也
爲壯大隨張必棄小國秦絕心自移去必小國離楚之利也
小國離心則隨勢臥而心師傷素自後大請蘇師以張之勢

然爰是楚國之利也

又奉酒醴嘉果百酒言美水之酒嘉善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道心也言告神以嘉果百酒者特之以飲祿上之華臣下所謂馨香綰上三者而言義姓樂無譏惡也齊香無譏惡故曰父兄弟滅酒醴此言成民之事也勝春更修其五教決師朋交之後散其使民親其九族觀其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以致其禮祀於神而有常心竭精於是庫民和而神降之福惟忠於氏而民祀敬古動則有成祭則受福而今民各有心懷異心而不和而鬼神之意以厚大我祭則克也今隨國之神各不神降之福必不和鬼神之主民心不君雖獨靈雖獨靈其何福之有王臣若神之主民心不君雖獨靈雖獨靈其何福之有不降君姑修政君宜且修政事而親兄弟之國諸睦鄰求庶免公難廢豈可先於楚氏為防而修政隨侯聞季梁之言不敢伐楚與焉成侯其繁而後出夏會于成紀來訟謀齊襄也不傳齊克紀胡來北戎伐齊比成即隨九齊侯使之師于鄭公求救乃旦反北戎伐齊比成即隨九齊侯使之師于鄭公救獲其二帥大良少良少師帥救之甲首三百甲首苗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諸侯以成難故連齊人饋之餼生曰諸侯之大使魯為其班昨夫成齊魯經不善蓋使河次後鄭故鄭忽以其有功也怒鄭忽以其有敗也故有即之班後於諸侯鄭忽以其有功也怒鄭忽以其有敗也故有即之師即師在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文姜齊侯以文姜妻鄭太子忽文姜來歸魯桓公去聲下臨太子忽辭不受娶人間其故何故不娶太子曰人各有耦言人各耦齊大非吾耦也言周之將大詩云自求多福順理則自然獲耦在我而已不由人也大國何為以為龜乎何必倚大國君子曰善自為謀身謀而不為國計

二由晉公名武公山故更以新名具是以大物下不可以
命所以九國之大物皆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言此子
之生與命之同遂命名曰司馬里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
我同日齊公告不能以請王命公無應於天子款因公
成于齊公告不能以請王命公無應於天子款因公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蔡威立經傳蔡威田也或丘魯地高平夏
殺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國在南鄭筑陽縣北賓音竹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書名以春秋更乃行朝聘
以經書夏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
亮及莊音陽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主遷盟向之民于夷
左傳許苑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燕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
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子夏五月丁丑彘擊狄伐邾
冬十月雨雪無傳八月天寒武公若夏祭公來湊送王后于紀
子三公者王使魯主貨放祭公來突命而迎也天
子無外故罔稱王后不盡慶重略輕察測界及
傳八年春滅翼翼曲沃隨少師有寵此事祖在六年隨少師楚歸
伯比曰可矣伯比前年謂少師得兵君雖有舉隨隨也少師
也不可失也不可失後圖首今則河圖失雖有舉隨隨也少師
也不可失後圖首今則河圖失雖有舉隨隨也少師
今使讓章讓黃黃其楚子伐隨隨武王從其軍於漢淮之間
戰於漢水之戰季梁請下之季梁隨隨武王從其軍於漢淮之間
從和然所以怒我而怠寇也下之則楚師怠懈計我少師謂
隨侯曰必速戰少師則請不戰將失楚師若不速戰恐失楚
侯禦之隨侯吳不從李望楚師楚師季梁自楚人上左李楚國

之法以左為貴... 卷二 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師... 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師... 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師... 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紀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公無秋公會衛侯于桃丘... 侯伯伐曲沃... 初獻樂奏而歎...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之節仲以子處為渠所立本既不正又下能以因位周公欲
安氏宜其見陳故即而然護者之言以明本意而首信周大
試莊王而立王子克王于克莊王之弟也辛伯告王周
伯知之以其遂與王殺周公黑肩與莊王之子子克奔燕
周公同惡故出初子儀有寵於桓王之少子也故寵愛之
齊燕國惡皆煙王以子儀之寵而禍國大勢之也
屬諸周公使輔翼之實皆禍國而如仁國之公也
故而如子儀之政臣而如二君禍國而如仁國之公也
報本之周公弗從之不從辛伯之諫故及焉王折殺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二

卷二桓公

廿三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三

宣三十二年

莊公名同桓公之子在位三十有二年
宣公二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虢克杞
宣公三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四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五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六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七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八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九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十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十一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十二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十三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十四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十五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十六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十七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十八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十九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二十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二十一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二十二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二十三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二十四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二十五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二十六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二十七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二十八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二十九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三十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三十一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三十二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三十三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三十四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三十五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三十六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三十七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三十八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三十九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四十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四十一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四十二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四十三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四十四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四十五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四十六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四十七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四十八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四十九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五十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五十一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五十二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五十三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五十四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五十五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五十六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五十七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五十八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五十九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六十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六十一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六十二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六十三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六十四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六十五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六十六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六十七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六十八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六十九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七十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七十一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七十二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七十三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七十四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七十五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七十六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七十七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七十八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七十九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八十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八十一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八十二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八十三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八十四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八十五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八十六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八十七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八十八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八十九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九十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九十一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九十二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九十三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九十四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九十五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九十六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九十七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九十八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九十九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宣公一百年元月癸巳朔庚辰克杞克宋

號公使祝應宗圖史... 神賜之土田... 吾聞之... 天人之言... 有力焉...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三終

之怒使謂楚文王曰... 月楚敗蔡師于辛... 及其入也... 也譚子奔莒同盟... 經十有一年春... 敗諸師... 未陳曰敗某... 師敗... 敗諸師... 未陳曰敗某... 師敗... 敗諸師... 未陳曰敗某... 師敗...

人答使者之辭而曰宋其與我後方則知是說代宋公
魯使者也次作宋亂公遇而宋與之言不給故傳載此以
音語說音說孫達曰是宜為君方同之故曰卿之使
音得為有恤民之心言卿說有恤民之冬齊侯來逆共姬公
乘丘之侯在十公以金僕姑射南宮萬萬金僕姑宋大夫
饋食亦及公右歇孫生搏之為卿也市半反獲音轉宋人請
宋公斬之居觀及服云戰而惡之曰新曰始吾敬子今子
囚也吾弗敬子矣宋萬之言病之萬不以為戲而以為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無傳紀侯去國而死
而後端之全守節義以終歸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夏四月秋八
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及仇牧皆宋卿仇牧
名不善事可廢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宣十年
左傳齊侯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宋大夫南宮萬弑閔公之
有蒙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此晉連遇大宰督于東
宮之西又殺之殺不書宋不立子游之立宋公也
子御說奔毫宋邑毫在宋國南宮牛從獲帥師圍毫
萬之子孫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欒宣穆莊之族自曹師伐之
宋蕭邑大夫名極字大心及欒宣穆莊之族自曹師伐之
五公之子孫以曹國之兵討賊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
桓公君是為桓公猶獲奔衛南宮萬以乘車犖其母一
日而至宋萬非兵車人曰獲奔宋也二宋人請猛獲于衛
桓公乃請于衛人欲勿與衛人欲勿與桓公乃請于衛人欲
宋猛獲而殺之衛人欲勿與桓公乃請于衛人欲勿與桓公
桓公乃保全之而保之何衛人何謂得夫而失一國

人答使者之辭而曰宋其與我後方則知是說代宋公
魯使者也次作宋亂公遇而宋與之言不給故傳載此以
音語說音說孫達曰是宜為君方同之故曰卿之使
音得為有恤民之心言卿說有恤民之冬齊侯來逆共姬公
乘丘之侯在十公以金僕姑射南宮萬萬金僕姑宋大夫
饋食亦及公右歇孫生搏之為卿也市半反獲音轉宋人請
宋公斬之居觀及服云戰而惡之曰新曰始吾敬子今子
囚也吾弗敬子矣宋萬之言病之萬不以為戲而以為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無傳紀侯去國而死
而後端之全守節義以終歸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夏四月秋八
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及仇牧皆宋卿仇牧
名不善事可廢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宣十年
左傳齊侯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宋大夫南宮萬弑閔公之
有蒙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此晉連遇大宰督于東
宮之西又殺之殺不書宋不立子游之立宋公也
子御說奔毫宋邑毫在宋國南宮牛從獲帥師圍毫
萬之子孫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欒宣穆莊之族自曹師伐之
宋蕭邑大夫名極字大心及欒宣穆莊之族自曹師伐之
五公之子孫以曹國之兵討賊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
桓公君是為桓公猶獲奔衛南宮萬以乘車犖其母一
日而至宋萬非兵車人曰獲奔宋也二宋人請猛獲于衛
桓公乃請于衛人欲勿與衛人欲勿與桓公乃請于衛人欲
宋猛獲而殺之衛人欲勿與桓公乃請于衛人欲勿與桓公
桓公乃保全之而保之何衛人何謂得夫而失一國

急以息鳩歸男其夫生者教及成王焉
 未言不與王言楚子問之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
 而事二夫事二夫楚子問之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
 死其又奚言對言語語楚子曰蔡侯威楚子曰蔡侯威
 遂伐蔡遂伐蔡秋七月楚人蔡秋七月楚人蔡
 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鄉音向迥其猶可撲滅者公六年注屬手聲
 故也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夏夫人姜氏
 如齊無傳夫人姜氏齊侯公仲妹父
 左傳評苑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為諸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公齊公衛人伐鄭宋主兵也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垂書會鄭伯不書其
 異也陳國小每盟會所在衛下衛下
 大國之間而為三格之客三格之客
 於春秋之謂都魯都魯
 宋地魯侯又音秘秘
 命以爲謀命以爲謀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侯鄭伯自櫟入
 楚秋楚伐鄭及櫟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雍糾之亂
 復入至是始治治

何其不自知耶
 臨柳曰憂方且歎
 必及之
 言必不見
 蓋納王平
 類而納惠
 王平
 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所納劉惠伯之言
 甲戌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十六年與魯
 大夫盟於此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無傳薨後始赴於諸
 冬十有二月
 葬鄭厲公
 無傳八月乃
 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王自圍門入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門而殺王于頹及五大夫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公而殺王于頹及五大夫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也王既入國鄭伯乃享王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干素親之西偏鋒音僻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牢以東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原伯原鄭伯效尤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莊公也鄭伯效尤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其亦將有咎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方謂之巡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守者許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伯之享王也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王使張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本惠鳥路反冬王歸自號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書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國鄭皆放赦罪人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有特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故哭成喪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故稱小君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晉無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渚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盟以崇霸業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見折識左氏又
 鄭伯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無傳次禮明故

獨觀三三之否
是謂觀國之光
此其代陳有國乎此下乃周史釋卦之辭
於為王朝之資也
二句觀六四之交辭
為諸不在此得在陳國其在異國當得其身非其身自非其身
在其子孫其得國者必在光遠而自他有懼者也言所謂觀國
在他處速地而有明坤土也坤為土此巽風也巽為風乾天
也乾為天此巽風也巽為天巽為土上乾上坤下故曰山也正
三四五爻為艮變卦二三四有山之林艮為山巽為木故曰有
變亦為艮故曰山也北三體有山之林此以互體言之
而照之以天光巽變為乾故曰照之於是平居土上之皆居
坤之上故曰居土上此以變卦言之於是平居土上之皆居
正卦巽卦互體詳見之故曰此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左傳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品也吉虛之所實陳有百品奉之以玉帛說為金玉帛為有帛
之言備此亦互體言天地之美具焉此亦以正卦巽卦互
禮言故曰利用賓于王
書此以卦義故曰其在後矣
而若觀反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
則陳氏之在奔者必昌盛所請及陳之初亡也楚滅陳陳
莫能兩大也
桓子始大於齊敬仲五世孫陳桓子名恒執簡公而專齊政
成陳成子得政
莫莫之與京之飛也恒之宮孫田和遷齊康

號公使祝應宗圖史...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三終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四... 子 163-386

無晉乎。雖出在外猶能如大伯之得國何患。**卜偃曰**：『晉亡，大
畢萬之後必大。』言畢萬為成厲，厲盛數也。萬者數之最盛者也。程
大名也。親字之名目是始賞。獻公始以魏國天子之兵，諸侯曰：『萬民
復嗣。』天子曰：『兆民有天下之民，故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有一
也。』此其故。今名之大，親為大目從盈數而以其必有衆，此得氏
曰：『兆民。』**初，畢萬筮仕於晉**。將仕於晉而筮遇屯三。震下坎，
坎上比。本卦為屯，變卦為比。其吉凶皆逆音。遇屯三，震下坎，
上也。比本卦為屯，變卦為比。其吉凶皆逆音。遇屯三，震下坎，
初九爻變也。屯，振倫反。屯，難所以為。空固。吉孰大焉。固而能入，其
吉尤也。屯固比入，屯險難所以為。空固。吉孰大焉。固而能入，其
平聲也。屯固比入，屯險難所以為。空固。吉孰大焉。固而能入，其
必蕃昌。後嗣子孫必蕃衍。震為土，為安車，從馬，震為車，足居之
張為兄長之意。丁父反。母覆之母。眾歸之，坤為六體不易之物
交變有此。合而能固，比有合之義。安而能殺，比之下禮為中
可不信。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國名。蓋夏五月乙酉吉禘
于莊公。三年癸卯，魯新死者之主於廟上之康王當遷入。姚因
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公棄制未開時別立廟。
踐阼也。即反。駟上饒反。關苦交反。秋八月辛丑公薨。葬又不可
葉諸史。九月夫人姜氏孫于宋。姜女小產故孫稱公子慶父。
出奔莒。秋閏冬齊高子來盟。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
魯人賁之。故不書名字。十有二月狄入衛。劉在襄十三年鄭
棄其師。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齊而克
傳二年春，解公敗犬戎于渭。渭水出西陵，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渭。

衛人衛人公名爲侯者
能與狄人戰公與石祁子決決斷之義與古以反與齊莊子矢
利而爲之得其利國與夫人繡衣繡衣以顯文與其夫曰
聽於二子使夫人聽命於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
齊殿傳言商無失民有棄城之事及狄人戰于勞澤衛師敗績
遂滅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
爲文存故也以入衛侯不怯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
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犬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
也春秋發見故志言當先白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
左傳評定
惠公之卽位也少年方十齊人使昭伯丞於宣姜昭伯與公海
宣公所采惠子之妻也藏有安詩不可昭伯強之齊人強耶生
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昭伯生文公爲衛之多建
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達諸河地衛宵濟夜渡衛之遺民男女
七百有三十八人益之以共勝之民邑共音謀爲五千人立戴
公戴公是戴車公卒後立文公呂廕于曹廕舍也曹衛邑名
許穆夫人賦載馳驅思歸兮其九又兼不詳故賦是詩也齊
侯使公子無虧武王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軍甲之賦異於魯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
常故博別見之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
材歸還出列馬匹樂衣車僕具曰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重
錦三十兩行婦曰錦三十兩三十四也鄭人惡高克克好田獵

[illegible]

嫁之侯明年齊

五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侯

蔡蔡潰民也其土曰濤例遂伐楚次于陴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之大夫也楚子辛

以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王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

城其賜邑齊桓公與申侯以虎曰美城之勸其聖也
申其名半宣仲勸使一威之
張大子孫不忘守之不忘所自吾助子請於諸侯乃為
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宣仲之志宣仲之志
宣仲遂請申侯於鄭文公美城其賜邑言齊侯賜之虎將以叛也以叛鄭伯曰
申侯由是得臯年報中侯張本秋諸侯盟特齊桓公欲廢大故使
子之仇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時惠王寵于帶欲廢大故使
宰周公召鄭伯使之叛齊吾撫安以從楚時楚欲與齊爭霸故定其位故使
伯使之叛齊吾撫安以從楚鄭伯叛齊從楚攻齊
以晉欲使晉亦不服齊成王可以少安言鄭有晉無楚之援
於王命鄭文公以待而懼其不朝於齊也又以為不朝故逃歸不
盟故特自命止之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言魯失親患必至齊失我救此
輕易輕則失親親義援也言輕易失親患必至齊失我救此
左傳訃死兩港五條公上九
必至之病而乞盟及至焉齊所伐楚不能所害多矣則折者
德也君必悔之弗聽文公因而不從乞盟所害多矣則折者
後年伐楚關穀於竟滅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
晉弦姻也如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弦子恃之而不事楚
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號或下陽至是又數道
以伐號官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言號特虞以為表號亡
晉侯必從之虞必與號晉不可啓言晉能無所冠不可翫兵
如寇不一之謂甚下陽已為基矣其可再乎其可再假諺所謂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諸語有此二句也輔頰也車牙車也
著其虞號之謂也言號為表如口之齒也公曰晉吾宗也皆經姓
之豈害哉言晉必不肯賊對曰太伯虞仲犬王之昭也即仲

[illegible]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告於諸侯云所以進也申侯出也
轅濤塗之譖也傳者文公言濤塗之譖本意欲初申侯出也
中國之有寵於楚文王之寵愛文王將必女王必在莊與
女所生之使行居楚無唯我知文王言有我心女心女專利而不
璧與之女之為人予取予求從我而取不攻瑕玃也女為罪
後之人將求多於女以禮義大者望於女女必不免女必
非我必我必女必速行女不速行無適小國往小國將不女
客焉小國政狹而法峻既葬楚文王出奔鄭申侯出又有寵於
厲公鄭厲公又子文聞其必也楚令尹子文聞曰古人有言曰
知臣莫若君言臣之賢否弗可改也言古人此語秋盟于
省母言母地名也齊桓謀鄭故也鄭桓公伐之管仲言於齊侯曰
左傳評史卷五
臣聞之招攜以禮言惟有禮者可以懷遠以德
德禮不易德禮二者無人不懷白然無有齊侯脩禮於諸侯
從其言乃修諸侯官受方物諸侯所當貢之物以貢於天子蓋齊
方富強先代諸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乞盟姑使大子華聽
會於諸侯之言於齊侯曰齊桓公於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
遠君命命者三族皆鄭大夫言鄭所以遠齊君若君失之以為成
公諸大北三族以報我以鄭為內臣封內之臣蓋子華欲爭開
我鄭國講和去其報既內屬則是不齊君隱焉齊侯將許
以以君亦無所不利焉一國也何不利之有君所以會命諸
特從子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管仲謀之有君所以會命諸
華之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管仲謀之有君所以會命諸
而以姦終之始則禮信而終之合者離矣無乃不可乎言其甚于
父不好之謂禮為子而不犯父之命命其時之謂信言其甚于

本與晉故不序夏狄伐晉秋七月掃于大廟用致夫人春秋三年列別言乞盟

有大朝則公卿大夫士皆助祭之至於禘而則之昭穆大人重而後發不竟於廢於禮不應時政宣公疑其尤也三掃乎果行之雖具常故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朔日之後音試

八年春盟于泚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安位而後祭喪王人曾逃還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平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飲食亦反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可耻走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衰欲恐恐深而弗納賊曰期年故可遂

狄必至示之弱矣國書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也言秋掃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蕝于穽不殯于廨不起于同不拊于姑則弗致也據經史姜薨葬之文則為殯明矣附始今當以不當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帶有天子之衾不得改也

左傳評亮綱卷五信公上
桓公五年

齊桓公太子伋子伋父罔請曰桓公云天若亡我夷吾且仁君其立之以為太子魚公子命于魚桓公仲子臣辭曰能以國讓行義言按父仁孰大焉其為仁德

我之德不足以以及之且不順榮樹在堂遂走而退乃趨先

九年是歲宋桓公卒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盟衛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孔

祝者何宰官承地曰十三公不字宋子蔡公也傳秋七月乙酉伯何曰在喪公候曰丁未留外黃釋東有英年

圍卒無傅公羊穀深曰水通入城下橋岡已斷缺則以此九月如卒人之禮書不後廟也婦人皆擇而死猶大夫之冠

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故聖言諸侯率眾先歸不相比甲子晉侯僝諸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壬戌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去籍奚齊十年成故稱君之二十二年命懿姬無罪故里克稱名

耳夷吾也。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傅奚齊，即荀息之子也。
至若悲反，召荀息之以是親諸孤。言奚齊、公子伋俱在。
弱也。大夫欲屈辱荀息，其若之何？荀息能精首而對曰：此也。
臣竭其股肱之力，言當竭其力，加之以忠貞，則死無恨。此也。
華而君之靈也，則足敷公威之不濟，或遇害，則以成繼之身。則我
不致苟免，公曰：何謂忠貞？公問之。對曰：國家之利，言苟可以利
知無不為焉。事不知耳。忠也，謂忠也；送往事居，送往者謂桓公，居生者謂奚齊。
但無猜，偶明也，情報也，送才死事員也，謂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
里克分驪姬之遺物與中生，先告荀息曰：先於荀息三怨將作，
三怨謂申生、重耳、秦晉輔之。秦人輔之於外，子將何如？言奚齊也。
荀息曰：將殂之身，當以里克曰無益也，補於事。荀叔曰：

左傳評苑 卷五 信公上 十七

吾與先君言矣。言以一次。不可以貳。豈可許君必能歟復
言而愛身乎？復獲也。言我欲發，雖無益也，而無益將焉辟之？欲
言亦不可得也。且人之欲善，謂里克意欲誰不如我？亦如我
也。我欲無貳，我不變前言，而能謂人已乎？勿忘於中生乎冬
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也。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
必也。數語。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卓子驪姬之姊所生子也。
便位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卓子而葬公。十一月里克殺公
子卓于朝。已葬而卓子臨朝。荀息死之。絲不請君子曰詩所
謂白圭之玷。言大雅抑荀言。尚可磨也。猶可斯言之也。
不可為也。謂言語之玷缺。荀息有焉，有此詩，狐侯以請侯之
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荀氏也。荀氏在西陽而南今不及魯故不載

國千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國傳不書夏楚人滅麇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國傳失世子與偕公同
 反九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立之郕懼狄難也楚立衛國都郕
 衛侯鄭芳夫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郕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威黃王以我難故初惠王寵子帶欲廢
 公會諸侯於首止以定其位襄王即與太子與而立之齊桓
 子帶怨不得立去年子帶召成伐周討王子帶成之罪王子
 帶奔齊為二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
 于晉平和也前年晉故周伐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上卿天子
 王嘉管仲之功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故敢辭管仲上卿之禮有
 故加禮以詩之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故敢辭
 子之二守國高在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故敢辭
 左傳語苑卷之五
 上卿也若節春秋設若當春秋來承王命而國高二朝何以禮
 焉將以何禮而待國高也陪臣致諸侯之臣自前陪臣王曰
 舅氏稱齊侯為舅氏余嘉乃勲勲我嘉女之功應乃懿德又
 應女之謂督不忘督馬厚也言我嘉女勲報女往踐乃職其往
 居女執無逆朕命敬令受上卿之禮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平
 而受本國高位在其上詩曰詩大雅惟愷悌君子言君子有
 上能遜之而不忘詩曰詩大雅惟愷悌君子言君子有
 宜為神所勞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
 復見傳亦象其無變管仲之後於齊沒不
 國千有三年春秋侯衛傳在前夏四月葬陳宣公公無公會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地東也東即濮陽秋九月
 大雲無傳冬公子友如齊

曰不孫言慶如應答右下維可為慶郎吉計明邦使以其
 便為不孫揚御戎步揚御家僕徒為右乘小驄公乘之鄭入也
 乃獻國慶鄭曰古者大事國之大事在祀典祀典必乘其產所乘之
 土也所生其水土而生其水土謂其生於土也而知其人心所以知其心安
 生者其教訓所以知其人心知其人心而服習其道惟其安其教訓所以知其心
 其教訓所以知其人心而服習其道惟其安其教訓所以知其心
 納之如是則用馬之無不如志無不惟人今乘異產今乘異產乃樂
 馬以從戎事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及懼而變將與人易將與人易
 變易人而亂氣從懷亂氣從懷陰血周作陰血周作將與人易
 朕債興與德不可與德周旋不能外疆而內乾而而內實乾
 君至此時弗不不九月今七月也晉侯逆秦師也
 左傳評范五五復復師師少少於於我我言言秦師秦師此
 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惠公復復師師少少於於我我言言秦師秦師此
 以關士倍我比秦力戰之士公曰何故何故對曰出因其
 資惠公之出奔也以梁國為梁國為秦秦入用其寵其入晉也饑食其粟
 十三年晉侯三施而無報三施而無報秦秦是以來也是以來也
 秦來伐今又擊之今又擊之今又擊之秦秦是以來也是以來也
 我我今又擊之今又擊之秦秦是以來也是以來也
 百倍倍猶未也戰戰不止不止倍倍公曰一夫不可一夫不可拒拒
 敵敵况國乎况國乎其其一夫不可一夫不可拒拒
 不倭不倭能合其衆能合其衆而不能離而不能離秦秦伯使公孫枝對曰
 不遠不遠無所逃命無所逃命則我當決則我當決以從以從秦秦伯使公孫枝對曰
 公孫枝君之末入言言惠公出奔惠公出奔寡君懼之寡君懼之我秦君為入而未定
 列列恐公納入恐公納入而猶吾憂也而猶吾憂也以為其以為其苟列定矣苟列定矣

有象天地生物之始以氣化而生

物其象滋而後有數數始於一自一以性滋而十化而千萬也先

君之敗德及言惠公今日及攝蓋由數公可數乎罪也蓋天下

事樹雖不逃手數而攝無不史錄是占口之古勿從何益之

不足以及損禍不從詩曰下民之謗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

人競所主作因以詛譏惠公有以召此禍也博尊本反

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焉所不加提是以聖人烟天

地之更自然之祇以感動之知達之去則識先聖之精以自

厲中下之士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動衆難此揚濟和音指冬

宋人伐曹計舊怨也與諸侯伐陳楚敗徐子婁林徐恃救也

趙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陽飴甥也徐子

國故地為秦所有也有秦伯曰晉國和平穆公問曰甥昔時

左傳新定

卷五傳公上

二九

不承心不和小人失其君而悼懼其親在下之小人恥

報讐言必為君說寧事戎狄雖以國弱事戎君子愛其君而知

其罪在上之君子則愛其不憚征繕亦不以征以待秦命而

晉君言而知晉國之有罪不憚征繕言必為晉君有死無二變此心也

之命曰報德報秦之德

君子小人所見秦伯曰國請君何人謂其君如何對曰小人

不同故不知和也秦伯曰國請君何人謂其君如何對曰小人

理使為憂戚謂之不免害其君也君子恕心度人之心以為必

歸以為秦必小人曰我壽秦聞羅毒害秦秦豈歸君秦豈肯

平君子曰我知罪矣君子謂晉侯秦泰已歸君秦豈不歸貳而執

之而秦執之服而舍之晉侯既知罪而來即德莫厚焉舍之

之德莫刑莫威焉則莫威於此服者懷德懷秦之德貳者畏刑

子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
 殺群吏內寵內官之有寵者而立公子無虧易牙有寵於桓公故立之葬公奔
 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殯六十七
 經于有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齊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甄齊師敗績齊師敗績無虧既以曹伯和
 宋師獨與齊師戰不誦宋公不誦戰也大崩秋救齊無虧救齊
 八月丁亥齊桓公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人伐衛人皆
 史異辭傳
 無幾到
 傳十八年春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臣鄭伯
 始朝于楚中國無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始故以鑄三鍾古者以銅為兵器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
 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
 孝公而還秋八月齊桓公公孫立而冬邢人狄人伐衛圍免
 圖衛侯以國讓父兄子殺及朝飛曰苟能治之塹請從焉攻衛
 名衛衆不可不德謝而後師于營陳師營要要新邑子
 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城邑
 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魯人以執宋以罪及民
 不以名為義書名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齊師救齊
 既罷師乃會之於巴邾人執郕子用之齊人以執宋以罪及
 會盟之言然宋用之為罰已書故直書用之言若用高麗也不
 書莊起不及也不書牛使師而以制自用為文而而之君善惡

聖也言不增秀但困苦詩曰詩人雅聖而崇自服靈力鬼反詩曰思齊猶刑于寡妻謂文王之妃太

也至于允策言文王之德與相以御于家邦仰後世法也今

君德無乃猶有所闕今宋君之德蓋姑內省德乎可下內自修省其德無闕而後

之何人難服之蓋姑內省德乎可下內自修省其德無闕而後

動已德無所失而後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

德冬盟于濟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楚亡不書其主自取之

也不書取名初梁伯好土攻亟城而弗幾賢反民罷而弗堪

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義起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

取染

經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獨門僖公更高大之

言作以興事音夏部子來朝無節節姓五月乙巳西宮災

更造之文也

傳評完

西宮公別宮也天火入例在襄十三年

千邢及楚人伐隨

二十二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書之見矣土功之時也凡修塞從時

道橋謂之障城郭牆壁謂之塞官言之開墾不可一日而國

故特隨時而治之

之制議之傳練營塞者從土

功之時誤別起微時之

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

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華東諸侯叛楚

楚關穀於范師師伐陸乃防天於焉馬範皆徒取成而還

之講和

君子曰隨之見伐隨之所以見伐不量力也以其不量事

量力而勤謀使隨能量其過鮮矣雖有譴後反辱敗由己

威其而由人乎諒然於人詩曰豈不風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

自取

戰而後行...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宋公欲合諸侯...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耳出亡在外。懷公命
 群臣無得從其行。若
 期期而不至。無故。
 上期如宅約也。下明
 告。中親無相約。滿一
 年也。懷公與其二國
 不召。歸者。報之無
 數。狐突之子毛及偃
 從重耳。在秦。時狐
 突二子師。晉。冬。懷
 公執狐突。以其子不
 來。則免。召二子歸。
 對曰。子之能仕。長
 而能仕。父教之忠。則
 者。必執之。以古之制
 也。此皆古人策名委
 質。實形骸也。言人臣
 忠於所事者。古之制
 也。而復有二心。則加
 策。委身體而君。武
 乃辟也。之罪也。辭
 婢亦反。今臣之子名
 在重。事之。寵音致。
 耳。書於重耳之策。有
 數年矣。若又召之。則
 若我教之。武也。是
 教之。陳父教子。武
 而數子以忠。何以事
 君。而事君臣。不
 濫。刑則而不濫。君
 之明也。德之明也。臣
 之願也。之所願。刑
 以逞。乃逞。遂殺。誰
 則無罪。如此則誰不
 可加。臣聞命矣。已。
 所傳。乃殺之。不肯召
 二。偃稱疾不出。而
 被殺。故也。先路堂梓
 左傳。卷六。僖公。中。十一。
 有之。車語。乃大明
 服。言君大明。已則
 不明。已則不明。而
 殺人以逞。而殺之。無
 辜。不亦難乎。服人乎。
 民不見德。晉國之德
 而唯。以逞其欲。不亦
 難乎。服人乎。民不見
 德。晉國之德而唯。戮
 是聞。但聞有無辜。其
 何後之有。言法公必
 無後於晉也。為。十
 一月。杞成公卒。書曰
 子杞夷也。言此之杞
 實稱伯仲。尼以文。與
 曰。子以明之。不書
 名。未同盟也。凡諸侯
 同盟。死則。以名。檀
 也。七年。已。足。今
 重。陰。不。書。名。等。故
 作。以。名。則。亦。書。之。
 不。然。則。否。不。以。名。告。
 辟。不。敘。也。之。禮。也。
 承。赴。後。書。喪。史。官。之
 制。也。內。外。之。宜。不。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
 難。也。在。五。年。趙。去。聲。
 晉。同。故。傳。外。詳。其。義。
 晉。公。使。寺。蒲。城。人。
 欲。戰。與。寺。人。重。耳。
 不可。肯。人。伐。諸。蒲。城。
 晉。公。使。寺。蒲。城。人。
 欲。戰。與。寺。人。重。耳。
 不可。肯。乎。得。人。有。我。父。之。命。
 言君父之命。而享其生
 祿。生之。肆。於是。

父而及曹去齊而曹至曹國曹公開其駢駢猶比也曹助也曹共
 逐之比而若一曹曹然駢欲觀其裸裸見故說觀其裸乃果交浴
 耳耳探天薄而觀之而觀之乃迫近信負信負之妻曰信負
 觀晉公子之從者謂我見公子重皆足以相國觀其人物皆
 若以抵重耳若夫夫子必反其國夫子謂重耳也必反其
 國必得志於諸侯既歸晉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既歸晉國必
 責前日之曹其首也曹觀公子駢子盍盍自貳焉謂信負
 無禮者曹其首也乃饋盤飧饋重耳乃饋盤飧饋重耳
 於曹也乃饋盤飧乃饋盤飧饋重耳乃饋盤飧饋重耳
 人見其公子受飧受飧及鄭文公亦不禮焉不禮焉
 之以馬二十乘共入及鄭文公亦不禮焉不禮焉
 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弗及也
 公子有三焉公子重耳有三事天其或者將建諸觀此三事
 故建立君其禮焉君其禮焉君其禮焉君其禮焉君其禮焉
 其生不養其生不養其生不養其生不養其生不養其生不養
 同姓也而至于今而至于今而至于今而至于今而至于今
 之患之患之患之患之患之患之患之患
 意欲開學重意欲開學重意欲開學重意欲開學重意欲開學重意欲開學重
 耳皆反國也耳皆反國也耳皆反國也耳皆反國也耳皆反國也耳皆反國也
 居於人上而從之從重耳以行從重耳以行從重耳以行從重耳以行從重耳以行
 徐士皆反其過子徐士皆反其過子徐士皆反其過子徐士皆反其過子徐士皆反其過子徐士皆反其過子
 啓承次重耳乃天意啓承次重耳乃天意啓承次重耳乃天意啓承次重耳乃天意啓承次重耳乃天意啓承次重耳乃天意
 之楚成王曰公子若反晉國之楚成王曰公子若反晉國之楚成王曰公子若反晉國之楚成王曰公子若反晉國之楚成王曰公子若反晉國之楚成王曰公子若反晉國
 言何以報我言何以報我言何以報我言何以報我言何以報我言何以報我言何以報我言何以報我
 探重耳之志氣也探重耳之志氣也探重耳之志氣也探重耳之志氣也探重耳之志氣也探重耳之志氣也探重耳之志氣也探重耳之志氣也

則楚君自有名羽毛齒華鳥之羽毛獸之齒可以飾器用也則君地生焉則楚國之基此所產也

波及晉國卷其師或沾及君之餘也皆楚君享用之其何以報

君之言言晉國無物白雖然楚子言鍾何可以報我報者對曰若以

君之靈言若假借楚得反晉國復討晉師晉楚治兵於中原過二國之兵相見其辟君三舍退三十里為一舍言晉兵當

若不獲命言退三舍而楚不聽其左執鞭弭方櫜未遇

右屬棠隰萬嘗也棠隰在晉界故曰古澤澤隰之字故云左無

以與君周旋交于王請殺之子至方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公于能勝之以德文而有禮

忠而能立從者能加之勳力晉侯無錫以其志如故

內外惡之外之諸侯內之臣民吾聞姬姓唐叔之後

叔虞也其後衰者也雖微禹由漢所滅矣其將由晉公子乎

必有大咎天若殺之者遠乃迭諸秦乃迭諸秦秦伯曰女五

人秦穆公以女五懷藏與焉懷藏與焉五人共去言秦穆公既而揮

以早我為使我早耳而事放也公子懼重耳恐秦降服而四

以謝之他日也公饗秦伯擊子犯曰吾不如夷之文也

猶棄之有文解請使襄從請使襄從襄以解公于賦河水

公賦六月六月小雅蕭言尹吉甫佐宣王北伐

此說雖近聖其從行者所以負其亦可也或謂或門何必罪居若何必以至
 國君而雖匹夫與匹夫之相也乃懼者甚矣矣
 僕人以告言文公公遂見之召見也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
 其二子伯文公更趙衰生原同廐相擣嬰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欲以花之也子餘歸趙姬
 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送之固請許之來以府為不同請
 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公為內子皆非此年事也晉侯賞從亡者文公受前日趙姬
 內飲人餽羊肥遠來晉侯公之微臣也之語
 介之推不言梯解解年推上不言求謀
 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言公公有唯君在矣文公存
 惡懷親觀其害而無以外內棄之臣民無不願之天未絕晉
 主晉祀者主晉國宗廟主晉祀者非君
 將有主出而主之主晉祀者主晉國宗廟主晉祀者非君
 天寶置之言天意實命文而二三子以為已九
 不亦誣乎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功以為己力乎功以為己力乎功以為己力乎
 上賞其功上賞其功上賞其功
 下下相崇上賞其功上賞其功上賞其功
 其母云云其母云云其母云云
 對曰尤而效之尤而效之尤而效之
 不食其食不食其食不食其食
 對曰言身之文對曰言身之文對曰言身之文
 身將隱隱身將隱隱身將隱隱
 身將隱隱身將隱隱身將隱隱

[illegible]

關樊陽以
勝其疆也

陽焚不暇周雖與之而陽之故以兵倉焉呼曰金

人皆德以彘中國有德而後卒當刑以威四夷矣伐無繼則放

宜吾不敢服也言我中國也奈何不以律法此誰非王之親知者執非其俘之也俘虜之何乃出其民文公乃遂出秋

秦晉伐都其收遷於南密蔡楚界上音因禁闕克屈禦寇以申息

之師戌商密國奔中公子戴屈禦寇意公子達商家別邑本

秦人過柳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折楚名邑初楚南鄉新縣

陳隱侯之處係轉輿人詐為充析得其四作者晉而傅宵坎血成不非女商蔡知因非析人所爲同反保晉計將晉附書其上

加書偽輿子儀子邊盟着餘血和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

取析矣成人及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思公子邊以歸

商密既降折成亦死令尹子王追秦師弗及秦焉兵去逐園主傳事竟

陳納頓于垣鳥頓子冬晉侯聞原原人不不服命三日之擢具三日程原不降趙盾之三且猶不服命夫原也謀出謀使人密探款日原將降矣謀者報云軍吏曰請待之軍吏謂少侍公曰信國之寶也以信爲實民之所庇也信不當得原

失信言我已命吳師復少侍焉是失其所恃退一咎而原降里而原人降三十還原伯貫子冀相費

大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濕大夫毛之孺人平莒于我十

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魯衛文公將平之未

及而卒或公適成父志降召以行晉侯問厚守於寺人勃鞞勃鞞

事故曰修文公之好勉力知友晉侯問厚守於寺人勃鞞勃鞞

被也守千又對曰昔趙衰以壘餼從徑餒而弗食言其難且仁

反饋丁方反故使處原蒲小善以進之不遺噍

張發才用反故使處原蒲小善以進之不遺噉

養所自蒙之
豈果參大乃
豈若華人如予
敢有欲焉

晉文公俗置
注通凡句叙事
諸品降原失位
引法

與願而匡救其災謝侯有災患者昭舊職也言桓公所以若是終之

及君即位及法華諸侯之望謂侯皆有其率桓之功

我敵邑用不敢保戰望於韓焉曰其率桓之功

豈其嗣世九年魯人咸曰昔君桓而奔命廢職九年而此

肯棄先王之命其若先君何設使棄命廢職將君必不然

君必不棄恃此以不恐魯之君子恃齊侯乃還齊孝公開義而

東門襄仲城文仲如楚乞師莫仲居東門故以為成滅孫見

子至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要子不

祀祝融與鸞熊鎮國子爵姬之別封上祀祝融高辛氏之大正楚

曾孫熊輝始封於楚祖則熊熊熊之二世熊渠是為熊渠大子其所

自出也變乃楚之別封於熊不得而祀焉定於滅楚始借此記

而加之罪英人讓之責其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能羸疾而不

得詳免國本不非公

鬼神弗祐言祀既廢而自竄于孽遂別封於麇國吾

是以失楚副為楚又何必祀焉言此所以秘楚成得臣關宜申

關宜申馬子丙也師師滅麇國也以麇子歸虜其求以其喜

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果爽叛楚即再入其令尹子玉司馬

西帥師伐宋圍繻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

謂地遇紅江此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蘇本與二

以備居楚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桓公之子七人為

七大夫於楚言楚公不

之情傷民之真情蓋知之矣情傷民則天假之年此公之
是年也而除其害除惠懷呂天之所置明乃天意欲其可廢
豈人力可軍志曰昔有云允當則歸此志者蓋謂其力又曰有
而蔽之乎又曰知難而退此三志者晉之謂矣過當則北
以德不可敵引此志者蓋謂晉侯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三志子至使伯恭請戰伯恭謂伯比之孫楚敗也請戰者謂曰
非敢必有功也言與晉戰不願以聞執謏惡之口晉者晉之
百乘不能以入拔子至欲決於一戰以王怒楚子今子至無德
則投鞭時之使請塞之不行之也王怒楚子今子至無德
之少與之師子至與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此此兵以建前國宗之受難有左右廣又次子有宮甲分取以
結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葉告教者子王之祖也六卒子王宗
師以益之愈古謂父子王使宛春告於晉師曰宛春謂楚大請
復衛侯而封曹衛侯未出境故曰請復衛曹臣亦釋宋之圍
要晉先復曹衛子伯曰子玉無禮哉而子玉上並無先君取一
次後我復宋圍臣取二臣謂子玉已惠不可失矣禮如
君下國為晉之惠臣取二臣謂子玉已惠不可失矣禮如
此當急解之先軫早子與之先軫以子紀之言為定人之謂禮
言安定諸侯楚一言而定三國謂子玉已惠不可失矣禮如
所以為礼楚一言而定三國謂子玉已惠不可失矣禮如
我一言而止之謂不許楚則晉無曹衛楚必我則無禮宋人而
又心之是何以戰乎無可勝之德也不許楚言復諸侯是棄宋
我無礼也何以戰乎無可勝之德也不許楚言復諸侯是棄宋
也則楚宋也救而棄之宋出兵以救若諸侯何不任我乎楚有
三施楚一言而定三國是我有三怨謂楚有三怨也楚已然
如此則我將何以武將何以為取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此下是楚之計也楚之言不如此則宛春以怒楚
許一國使之皆也楚之言不如此則宛春以怒楚

[illegible]

當中國之君可以會傳于男諸侯之見昭亦兼有此開故傳重登之大兩雨為災也冬介
虞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一歲再來故加以介
焉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言人

○紀年之表
秦師

三十一年春正月癸亥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顯
殺非名者說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衛侯鄭歸于衛
所與罪之也取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若晉人素人圍鄭晉軍使秦軍曰南谷
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晉人素人圍鄭侯微者國三公兼采宰
之制制在城十八年晉人素人圍鄭侯微者國三公兼采宰
公介人侵蕭無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也
公子逃如京師遂如晉幸周平報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潁鄭以觀其可攻與不狄聞晉人有事
虞也夏狄侵齊齊晉侯使醫衍旒衛侯侯微殺而罪不以
左傳評范卷七傳公下
疾而使醫回治齊晉侯使醫衍旒衛侯侯微殺而罪不以
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執王許之雙王曰殺公本無商同秋
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欽治厘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不
反敗昭周治縣市專周治般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戰而死
歷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入廟受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
而死治厘辭卿見周欽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晉文公主兵
以其無禮於晉先是文公出亡且貳於楚也鄭伯雖受晉盟晉
罕誣陵秦軍汜南北東汜也在楚佚之孤言於鄭伯伯曰鄭大夫失
也厥國危矣言鄭國被圍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若能使之師必退必能退秦秦之兵也公從之
辭曰獨之武辭臣之壯也非之時猶不如人

亦去之音師亦初鄭公子蘭出奔晉晉公從於晉侯伐鄭
 無與圖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音來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
 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晉公所以位冬王使周公閱來
 聘聘王使之來聘魯國有焉歌白黑形鹽鹽魯公事之具札有
 形形魯公事之具札有鹽鹽魯公事之具札有魯公事之具札有
 物之饗物之饗以象其德文德之昭也武可畏也言威式之則有備
 羞嘉穀謂白鹽虎形謂形鹽也已上以獻其功此所以獻其
 吾何以堪之我無文德又無武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
 晉晉公既命郭行聘于周未行故曰初晉公既命郭行聘于周未行故曰初
 夏四月丁卯鄭不從乃免牲免牲不從不吉也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望國中山川皆因如杞望而祭之秋七月冬杞伯
 鄭來求婦其子成氏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還于帝丘帝丘今東
 廬故曰帝丘丘起魚反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即曹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帥曹
 陽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直龍反音房與音預重
 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
 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蓋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巳非聘車
 之西至樂安入海傳音附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二月丁卯鄭
 也知禮也魯用天子之禮故也下句免牲免
 也知禮也魯用天子之禮故也下句免牲免
 猶三望三望謂望祀分野之星非禮也三望

晉襄公與狄戰於此而敗之

卻缺獲白狄子謂也其君為部缺所獲焉

先軫曰與狄戰于箕匹夫逞志于君謂理裏而無討罪而不罰我

敢不自討乎自討其罪乎

免寬乃休其整蓋。入狄師。

初李歸狄人歸其元以先軫面如生人言其謀也

使公子出使即空季子去聲過冀之行遇晉見其缺餓特在田中

其妻隨之隨于柳又于柳友故相待如賓和對賓當與之

歸與之李素一還言於文公曰屬部缺欲用敬德之聚也

能收歛其心必能敬必有德能聚其德矣

臣聞之出門如賓出門而承事如

祭執掌大陳仁之則也是猶如此則心存而不公曰其父有罪

二十四年晉高欽可平言其父有罪對曰舜之罪也殛鯀言無

左傳評范卷七傳公下

水奔治其罪而誣其舉也興禹有聖子足為大禹能管敬仲

桓之賊也公仲伐齊射中桓實相以濟桓公能用管仲

康詒書觀今求諸文不引父不慈為少而不慈其子即

能千鈞子乃子不祗于弟服脫父事大傷心者心也

兄亦不念鞠于良女常友子弟第不共其兄弟所謂于弟弗

怨天黷乃不相及也今康語云率由文王作訓刑威無統而

治其罪不以父母罪而其子以下者蓋謂四者各以其法而

谷風采芣采芣音芳也皆深意無以下體不似恨有采薪菲其

樂禍用人寸符下也詩言封爵音咄

君取節焉可也吾但取其善節

又公以為下車大夫而用且居朱轡之子也

反自箕至是襄公以襄公

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故命之代其父將中軍也周禮

始受位且子以再命命先茅之縣當得臣臣即曰李也先茅
其以將去聲曰舉卻缺子之功也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周札再命受服命命有後白秋子之功也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卻缺為卿命命有後白秋子之功也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又亦未有軍行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薨于小寢即安也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門于桔枰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僕則舍之以獻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公所以送有國歷力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楚故侵伐之楚子上救之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水之兩岸也楚音陽子惠之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之文不犯順有文德者必不犯順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合亦不犯順有文德者必不犯順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然紆我言汝若不背先渡水則汝當速唯命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老其師而亦無益也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多貴財也亦無益也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淡水上以與晉戰大孫伯曰不可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言晉人言半涉而渡我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無及也亦不如紆之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幸其退舍乃楚師遁矣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揚言於秦云楚師遁矣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亦時也大夫子商臣諸子上曰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受晉賂而辟之言曰李有舉卻以一命命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七

卷之七作公下

二

耻也夫為楚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王信其罪
公也國之辱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王信其罪
公也國之辱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王信其罪
公也國之辱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王信其罪
公也國之辱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王信其罪
公也國之辱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王信其罪
公也國之辱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王信其罪
公也國之辱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王信其罪
公也國之辱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王信其罪
公也國之辱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王信其罪

也卑讓德之基也卑讓則自下而人高殷之役借公三十三
 晉人既歸秦師秦師公釋秦三秦大夫及左右皆曰言於秦是
 敗也言致敗孟明之罪也由孟明案謀而必殺之謂明秦伯曰
 是孤之罪也魯公自責云云周伯良父之詩曰良父大為伯宇
 是孤之罪也魯公自責云云周伯良父之詩曰良父大為伯宇
 醉聞而誦之言則如匪用其良臣之言則害而封者之誦言如
 是貪故也魯公釋濟意以為此孤之謂矣謂之謂貪人
 先有貪心故五明之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指孟明也
 言由此誤使五明何復使為政又反為明治秦晉
 也夫子何罪罪之在復使為政又反為明治秦晉
 三年春三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非命卿也大前曰彭衙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殺人以
 入於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而觀與公盟故其族
 伯晉士穀盟于垂隴侯受成於故實而書名氏壘戶木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不雨
 月丁卯大事于犬廟躋僖公大車不書五月不雨
 鄭人伐秦明此國大夫以導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為太子時已行齊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前戰伐晉

○秦穆公三用孟明

居子之然矣秦伯循用孟明維再敗于彭衙而猶用之為攻孟明增脩國政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我聞重施於民報晉仇也楚去聲以秦兵必資將必辟之不可掩敵懼而孟明之言致秦師又至來報怨也素民必樂焉詩曰豈大培德而言因故不獲不當也以故不可與勝也詩曰雅文王母念爾祖念其祖考先事修厥德既念相考則宜述孟明念之矣今孟明以修念德不忘情其可敬乎何謂之不恤手為明年伐晉丁丑作偕公主書不時也通舊十月故曰不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使大夫盟公飲以卑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齊侯必有諂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頃始晉以示謙鄭公涉文祿適晉不書諱之也和晉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計元午衛主傳許克襄泰八文公上太

○叔仲期卿

公子之子。書士穀堪其事也。吾司空非斯也。之士陳侯為衛請戚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失前謀雖辭事故書。秋八月丁卯大事于犬朝。大事條有接於天。躋僖公孫升居罔上是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更次弗忌也。北特尊僖公奉崇僖公且明見日明言此意之所見也。吾見新鬼大十餘又鳥兒故謂之大順也忘鬼小見者謂明公也。故謂之年方七先大後小後問公於後小順也忘不知其為弟也。故謂之小先大後小。後問公於後小順也忘反以為顛踣墮質之又信公有聖賢明也。惟反以為不明順禮也。又以為既明且君子以為矢標尼氏既死弗忌之言文明禮無不順大禘禘祀國之大率也南在祀典與之而行以可謂禮乎可知子錐齊聖子雖有齊聖之能不失父食父矣

秦王趙也。翟泉之盟，鍾離假王命周王以同盟之制，為赴秦人伐晉以救諸告。

秋楚人圍江兩廡于宋莊公而南有於於兩宋人以兵救者皆得天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是年陳沈潰民逃其上曰澹在上曰逃之徐地國君輕疾奪臣之不知其謀與大夫此氣無異是以在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滅白清在上曰逃各以斷信之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同盟

叔父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類示刑罰也經書五月又不言齊日從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士卒以必取之意取王官及邲晉人不山去年趙盾害秦師又至逐自茅津齊先渡河番船已費將必竭之故不出也遂自茅津齊先渡河番船已費殺尸而還穀之數已久矣遂霸西戎秦穆公為西用孟明也以

孟明敗軍而然始信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

用人城能破胎物也與人之壹也用人專一不以終始而有二也惡而棄其善也不以敗事而下句言能信用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心不勝慮實友下句言能懼思也慎因恐思慮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明也賢能舉善也遠薦於穆公而

詩曰風雨飄蕭于以采蘋言采蘋于沼于中言采蘋于沼于方者也

証音止于以用之用謂供公侯之事可用之物而秦楊有焉小善則朱紫也

風夜匪解言早至疲無所斷也

事一人意其力力孟明有焉

詒厥孫謀大雅校王有聲節義武王能以燕翼子孫安也翼或也謂子桑有焉

蔡與晉人為鄰地以燕翼子孫安也翼或也謂子桑有焉

子孫之幾與也秋兩廡于宋隊而死也發難至宋隊死而秦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閩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杜預注云江有雨縣下城使冬晉以江故

秦國元新城以報王官之役今謂也

江之小國秦伯為之降服公曰同盟也

過數令穆公過之有教大夫其言不矜乎

魯齊新城雖不能救詩云惟彼二國

白雲也君子曰詩云

復得民心惟此四國此四國愛究義虞

精以謂矣言穆公能治國

與之密文待之以為賦洪濤及彤弓

式子又不吝賦以答之使行人私焉

左傳鄭亮對曰臣以為業及之也

不知為我而歌昔諸侯朝正於王天子而王宴樂之

之地遂以志反昔諸侯朝正於王

於是乎賦湛湛天子當陽日諸侯用命

地露見首章六通湛湛天降之命而行也

而獻其功然也天子作所恨然而使諸侯征

形弓一彤矢百旅弓矢于並見他公二十

矢弓又為歌彤弓之詩今陪臣來繼舊好

以明報功宴樂之意陪臣來繼舊好

和好也野法乎

君辱賜之魯若乃賜

辰宣職下罪大誅成風憂為明年王使

以自取非徒呼吟成風憂為明年王使

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歸舍且賜珠玉

召未也伯爵也來不及葬是公孫敖如晉

不識者不失五月之內秦人入郛

春秋楚人滅六國今盧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會且昭公來會禮也

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

日卑陶展堅不祀忽諸亡遂無賢方伯以國

之建德而國諸侯之無援下無賢方伯以國

不棄我晉陽處之聘于衛衛侯而請成故及

要問之而何故從之藏父之為人而從之及

明不勝之夫子壹之夫子壹之夫子壹之

春秋六年春齊許僖公無夏季孫行父如陳

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出奔狄討結孫姬子賈季也齊列

六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

七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

八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

九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

十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

十一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

十二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

十三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

十四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

十五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

為國多難之故欲立長君所以欲有此四德者固也順也孝也
 故為去聲
 之難必抒矣則可除君國之憂矣
 立長君曰不如立公子樂毋李四首
 之公子樂
 辰嬴嬖於二君納於文公故云嬖於二君也
 立嬴嬖於二君納於文公故云嬖於二君也
 氏必安之以其子趙孟曰辰嬴嬖位卑班在九人自大夫
 下其位則其子何震之有子無敵也且為二嬖今乃嬖於二君
 在第九
 准也先君之子不能求大國而任之而出在小國
 而此在於是偏辭也母淫子辟無威則辭民難畏之陳
 求之小國辟也聲音僻下河母淫子辟無威則辭民難畏之陳
 小而遠無援國不古而援將何安焉先威無援民杜祁以君故
 杜祁下難之母讓偏姑而上之文公正夫人文嬴也杜祁本水
 義公為世子之故乃選偏姑使居以狄故文公為公子讓李哩
 第二在已上也偏音逼其言反以狄故文公為公子讓李哩
 而已次之使使居第三而在已居次也故五罪反故班在四本班
 在傳詳於內卷八文公上二十四
 在一讓此二先君是以愛其子文公因此寵而仕諸秦使子集
 以牧居焉為秦次卿秦大而近秦國祁之子而仕諸秦使子集
 為亞卿焉言其位尊秦大而近秦國祁之子而仕諸秦使子集
 子愛選偏姑事李哩故曰母義足以威民民畏之立之不亦可
 乎立公子樂大子故曰子愛足以威民民畏之立之不亦可
 下而公子樂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野祁交反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本將中草賜孟父改政而知其無
 援於晉也魯父黨于趙氏而賈季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晉
 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命仲
 處父易之冬十月襄仲如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命仲
 故曰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命仲
 簡伯續鞠居十一月丙寅晉殺續鞠宣子使史
 寅十一月八日也田用必有誤賈季奔狄故出奔夷之莧此年春賈
 驪送其柩宣子使其大夫史墨送賈季之夷之莧此年春賈
 驪送其柩宣子使其大夫史墨送賈季之夷之莧此年春賈

[illegible]

○晉書以趙盾為不與臣謀殺

子以疾辭。汝何不辭。若何。可也。先大夫攝卿以往可也。言但使此否不然。若行將及。攝卿以生

可也。大夫攝卿以往可也。言但使此否不然。若行將及。攝卿以生

晉侯佐行敗。不同官為索來也。吾堂同寮。汝同官。敢不盡心乎。

既將佐行敗。不同官為索來也。吾堂同寮。汝同官。敢不盡心乎。

盡心以告故乎。弗聽。從其言。為賦板之三章。云光氏有言。詢于

聽信規制。官平為去聲下。同。又弗聽。先蔑又及。已。至是是

畫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荀伯即林父也。送先蔑妻曰為

同寮故也。言以同官之故。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

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士季曰

吾與之同罪。俱有逆公罪。非義之也。言已非篡先君。如此士季曰

歸遂不見。齊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出公。將何見焉。及

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鄭舒。舒相且讓之。伐魯鄭舒問於

左傳平克卷八上公父上十人

賈季曰趙衰趙盾執賢。問趙氏父子孰為賢也。對曰趙衰冬日

之日也。言趙衰如冬。趙盾夏日之日也。趙盾如夏。秋八月齊侯

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廬。晉侯立故也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共列公侯及卿

大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北郭遷自釋稱伯娶于莒曰戴已卒

生文伯其婦聲曰生惡叔。傳伯公孫也。音難多及。戴已卒

又聘于莒。莒人以聲辭則為襄仲聘焉。從父展儀。冬徐伐

莒。莒人來請盟。結代說。穆伯如莒位盟且為仲逆。通莒侯仲

駟陵。駟陵莒邑。登城見之。美。傳伯公孫也。音難多及。戴已卒

之。故請於文公而攻之。叔仲惠伯。惠伯孫也。孫子牙之臣聞之

兵作於內為亂。外則為寇。寇猶及

遂會晉趙盾盟于德雅。主午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
 穀。乙酉月八日也。穀地也。公于不愛命而公孫款如京師不
 至而復丙戌奔宮。不言出外行。徐無傳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司馬或有不合。外行或殺身而
 慶六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國戚之田。充夫衛匡也。平衛邑中。魏
 至干虎牢之竟。公晉也。晉公女嫁人。取衛地以封之。今并不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復。在七年。秋襄王崩于
 晉人以虢之盟來討。前年虢也。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
 衡雍報虢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伊雒之戎。將伐晉。公子遂
 曰公子遂珍之也。安社稷。利國家。堵博之可。獲伯如周。弔喪使
 左傳詳見。卷八上公上
 之不至。獲伯不以幣奔宮。以弔周之幣。從已氏焉。已氏。獲伯去
 之虢也。五年。晉秦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趙盾
 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朱皇。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
 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故書以官。節。國
 信也。隱之以司城湯煎諸來。不敘節於府人而出。故稱。公于薄
 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對其敘節。故以
 本官逆之。諸宋而逆之。司城之蒐。晉侯將登其鄭公先穀。登之
 軍也。虎竟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不司。先克曰狐趙
 之勲不可廢也。從之。之勲。亡去也。先克奪制得田于董
 其年晉禦茶祭於董。以軍事。有故。鄭公先谷。鄭公先谷
 前得作罰。張本為子獨反。

[illegible]

故不依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嫁齊之婦也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
 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天王崩過告天下諸侯奔喪也
 也乃爭政奔亡楊也歸復福也
 魯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感公子
 商人驪施於國驪數也商人極公子寵音而多聚士盡其家貨
 於公有司以繼之冢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夏五月昭公卒舍
 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菴文公卒邾人
 立定公捷菴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且謀
 邾也謀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公也元公也書九月從
 左傳評范元公也書九月從
 吾七月無已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不
 吾則將免我乎爾為之殺我言將復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
 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以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
 服但言事微而不論其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菴于
 邾八百乘六萬師詳詳齊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菴于
 邾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獲且長
 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轉以長周公將與王孫蘇
 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孫蘇不與而使片氏與聃咺訟周公于晉
 也子孔潘崇將襲公使公于樊與子備子而伐舒夏而卒
 反也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
 楚子山將如商密商密王孫蘇之子也遂而敗麇戲黎及叔麇遂而敗麇戲黎及叔麇

○齊侯侵魯
文子如齊
之不能

其邪討其來朝也春秋公伐之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言必下

已則無禮齊人來歸于叔姬王故也下而討於有禮者齊侯相朝也曰女何

故行禮謂齊侯欲得國以順天以順天以小人與天之道也刺

而盛盛謂齊侯欲得國以順天以順天以小人與天之道也刺

者天之德也已則及天又以其計人而敗計伐者也謂

以免矣言其美詩曰無正篇胡不相畏胡不相畏此詩責齊侯上

千天乃是不相畏君子之不虐幼賤故以長而虐幼賤而生

畏于天也言所以以上詩曰我將畏天之威言人君可以畏

時係之保其國也不畏于天今齊侯不將何能保其國言其國

以亂取國謂領其君之奉禮以守使其國言其國

本傳詳說卷九文公下

以及天而不多行無禮况又多行弗能在矣必不能久在人上

善終也無禮之事弗能在矣夫馬十八年齊紀

成周

經上有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

月公四不視辨諸侯每月必告州聘政臨朝於廟今公以疾

以此不視辨非一月也義無所改故特舉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

侯盟于鄆丘信公病且以昭故鄭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侯公夫人般泉臺泉臺齊宮名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

一宋人弑其君杵臼糾在四年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南境離由子叔姬以世耳公有

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聞開

初周反夏五月公四不視辨我公也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

聖訓之傳臨品地名時楚莊王次于
 何湖至是乃會戰黎之既而音日
 自石溪子貝自仍以伐卿子楚關也石秦人巴人從楚
 相助韓蠻從楚子盟漢何入肅道
 伐有韓臣宋公子鮑禮於國人結人心而為策狀之計宋饒不
 所以與宋公子鮑禮於國人結人心而為策狀之計宋饒不
 竭其粟而貸之民此言公之恤天也年自七十以上宋之老
 十以上者無不饋貽也食之物語音異時加羞珍異若右四時
 又加之此言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日請六卿之國之材
 公以下無不恤也皆公之敬賢也此言公子鮑美而盡粟夫人欲
 通之乃助之施公鮑地于國
 去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
 左傳許非
 孫代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代公鱗驥為司徒蕩
 子成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代公鱗驥為司徒蕩
 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代華御事謹古初司城蕩卒公孫
 司城之子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善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
 懼及焉精則葉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為紆紆也
 雖亡子猶不亡族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不供
 見其故故使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
 公何不出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至國人罪於上
 下諸侯誰納我雖出奔而無且既為人君宋君既為而又為人臣
 失國出奔寄寓他國不如此其出奔書以其實賜左右而使行
 行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
 後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出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
 君

以朝于晉襄公也
十二年六月齊文公歸生佐寡君之嫡夷
朝音潮下並同

子家自稱名也夷靈公名也千家以請陳侯于楚陳共公將朝
言成納吃鄭君之太子名曰夷者以請陳侯于楚晉而畏楚故
鄭太子夷然而朝諸君楚此許靈乃十四年七月魯文公寡君
又朝親朝于晉又以威陳事以威陳國前日十五年五月魯文
年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陳宣公新即位自鄭往年正月公十
六燭之武往朝勇也鄭大夫燭之武以八月其年寡君又往朝
鄭穆公又自以陳蔡之密過於楚二國皆適於楚。而不取貳
焉而二國事嘗不敢則敝邑之故也皆鄭之功也服晉雖敝邑之事
君何以不免言鄭之事君至矣何在位之中自鄭穆公一朝于
覲謂三年十一月隨蔡而再見于君謂十四年八月七月以來陳事
族以朝于襄公也而再見于君謂十四年八月七月以來陳事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絲絲晉都邑也夷謂如太于也二
生傳詳死來卷七上全牛

相及于終謂朝雖我小國小國則蔑以過之矣其事吾若無今
朝實不能也今晉國爾未逞吾志足以快吾之欲。敝邑有亡則知
大國曰乃曰爾未逞吾志足以快吾之欲。敝邑有亡則知
則而已無以加焉不能復加其身中不最者所能施幾何哉以翰卿之
既受其身其餘幾身小國而北畏晉或疑楚則無以自立也惡
又畏其身其餘幾身小國而北畏晉或疑楚則無以自立也惡
聲又曰鹿以不擇音音與陰同言鹿或不擇所從之處也首去聲
之事大國也以即小國德則其人也為人道加事也不德則
其鹿也不克以德而以兵則我廷而走險金而走險故疾走而趨於晉之
音急何能擇事勢危急矣則不能免於從楚也命之罔極晉之
音無有亦知亡矣鄭亦知不免將悉啟賦賦起兵以古者賦以
待於儵修晉鄭之境言持驚起劇唯執事命之以侍晉執事
公二年六月壬申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公四年

有才子蒼舒散構戲大臨危降寔堅心容叔達引八人皆之

八人庭舉蘭平也應音類觀無反齊案蕭明允篤誠齊通甫也

此二段以明周交與善也應音類觀無反齊案蕭明允篤誠齊通甫也

同北無奇明下此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商族有才十人

知後以元章謂之八愷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商族有才十人

八人以明德謂之八愷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商族有才十人

應展翼堪叔獻李仲伯虎仲熊叔豹季鯉此八人者門契朱虎忠肅

共懿宣慈惠和忠盡已也肅敬也共端莊也懿美也宣通也慈

此八人有此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者善之長也天下此十六

族也八愷八元世濟其美後世能承不墮其名不墜前此以

至於堯之時堯不能舉而用之舜臣堯堯之大舜為舉八愷防氏

才子使主后土官以水土地之以揆百事使吏百摺以莫不時

序時是也謂當理也禹敷百地平天成水土既平而天道乃得

生傳無荒野卷九文公下十九

獨言焉事蓋舉其舉八元才于八人使布五教于四方使契為

以孝此五者典所謂內平外成五品選別閭門之成也才于

著之教父義樂父冊親教兄友教兄弟教弟以恭子孫

五品而此所謂五教也內平外成五品選別閨門之成也才于

舉八元而國言契事亦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也才于

故曰不才子掩義隱賊用貨害人之則施之而不奸行凶德藏奸

為凶德而若分惡類惡物其有凶德之頑黨不友與夫人心視而

細口惡而不道忠信之言是與比周相附也不相親密也匪小人

志天下之民謂之譚敦譚敦不通之貌此不才子專與此等

才子少皞氏金天氏之豎信廢止謂不信不足行而毀壞之崇饒

惡言以惡言修德之精終歸於信信用即服讒免慮而進索也

人隱微以誣威德者感德之人則為天下之民謂之窮部行窮

之惡

也庶幾免於戾乎非敢言功也庶幾得免於罪戾而已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
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試昭公故武族歎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邕晉導十二月宋公
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
戴莊華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也戴莊華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也遂出武穆之族於武氏
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卒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
國人宣三年宋師圍曹樂呂戴公之曾孫爲曹

補厚欽於民以彰從臺上彈人虞臺之上何行道者而觀其
 補九也實快樂音遊元者恒卒夫肺無踏不熟也然
 戴以過朝使朝臣見之也寫者潮趙盾士季見其手士季即
 卒外之二見為之問其故被殺之故大而惠之惠無道將諫宣
 諫士季曰諫而不入上會宣子說使則莫之繼也宣其言三進
 行則無會請先入諫不入若君則子繼之然後令宣三進
 及溜士會三進三伏而實公力救反又而後視之諫故伴不見
 及至偏近而及於屋矣公言我自已將改之諫公諫已
 然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知其過失矣將改之諫公諫已
 以拒之稽首而對曰故稽首以對之士會喜公改過人誰無過
 能改有過而善莫大焉改故善莫大焉詩曰蕩蕩靡不有初
 言人君之德無羊克有終但謹終始者為難夫如是詩所
 不有其初者魚羊克有終但謹終始者為難夫如是詩所
 伏則能捕過者鮮矣補者亦甚少也君能有為各公能改過則
 杜稷之固也則晉之杜稷豈惟群臣賴之豈特晉之群臣又曰
 又詩大雅衮職有闕衮衣君之上服也君服衮故謂惟仲山甫
 補之仲山甫相宜王君能補過也夫諸言補衮者言君能補過
 今公能衮不廢矣則衮衣無闕矣猶不改而無過如故宣
 自補其元衮不廢矣則衮衣無闕矣猶不改而無過如故宣
 子驥諫而不入此可見也公患之故述也其諫已使鉅鹿賊
 之諫變晉之少也公使為刺晨往朝覲性寢門關矣宣
 已開正威服將朝見宣子若朝服將高早天未坐而假寐不
 而應退鉅鹿不殺數而言曰不忘恭敬言其成服生民之主也
 如此則是賊民之主不忠以為百姓之主而害之弄君之命不
 百姓之主賊民之主不忠以為百姓之主而害之弄君之命不

不曉曰鳴也此三分言之也
此三言其義一也
樂而師之根一
無所施焉其性
則行詳錄公餘子之政
分其間而用之
於傳計苑
開卷十宣公上

非予而誰如此則若者雖非汝之心也宣子曰我懷矣
懷戀也自貽伊戚宣子言我以懷憂累國自道此更其義
矣詩之所言正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史也史孤可謂書法不隱以其不遺趙宣子之良大夫也
史官之良皆書法不隱之罪而不遺趙宣子之良大夫也
應越竟乃免言趙宣子之義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
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壬申朝于武宮生申十月五日既有日
例傳文無轉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訓如反自是晉
公族無公子故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
族宦仕也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過
大夫過下歷反為買于陽反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過
除子之政其庶子為公行戎戎行戶即友晉於是有公族餘
子公行

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甯牲猶
經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甯牲猶
三望葬國丘而葬速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
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子文葬鄭穆公無
得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當更改卜取其吉
未葬而却者不以于事廢天事也祀記魯子問天子崩未殯五旬
杞不行既殯而祭自時至丁亥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
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傳者嫌牛故與上不從異釋侯

伐鄭及鄭... 子伐陸渾... 楚子問鼎... 武氏謀... 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遂至于雒...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武氏謀... 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遂至于雒...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武氏謀... 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遂至于雒...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館蓋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武... 之亂也... 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 為伯儵... 而子為放之... 與之蘭而御之... 穆公之妃... 出宋誘子華而殺之... 陳宋之間... 而公孫楚... 奔晉從晉文公伐鄭... 孫必養... 以九龍... 吾其必... 公孫楚... 四年春正月公及齊侯平晉及鄭晉人平公伐莒取向...

有始無終者
不始無終也
生而遂不可
殺非數千

釋大然曰楚之
有始無終者
不始無終也
生而遂不可
殺非數千

例論之。鄭人立子良。于良機公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言將也。賢去聲。下並同。以順則子堅長。前所長幼之序。長則

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故逐上弟而舍子良氏以其

已放特舍之。子良不可諫止。曰：穆氏宜存。若當留之，則固願

也。勿逐之也。若將亡之，教逐之，則亦皆亡。被逐也。去疾何為

留我何乃舍之。遂不遂諸。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子良之子也。子文曰：必親之。勸于良是子也。指越椒熊虎之

狀。見其形狀而豺狼之聲。則其聲音弗親。殺之必滅。若教氏矣

異日必作虎而死族矣。子文曰：伯語。狼子野心。言狼心在

服于良皆楚先君若敖之後。謗曰：有云。野蠻子。野蠻子良

是乃狼也。語此謂後乃其可畜乎。服之心終野蠻山野不可馴

左傳新定 一乘奉十宣公十

不可殺之。子文以為太惡。為已不殺越椒及將死之時聚其族

曰：聚若敖氏之椒也。知政。言楚國之政乃速行矣。出奔時。聚其族

及於難。無使少緩而及。且泣曰：而又治下鬼猶求食。見猶求食

孫之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言若敖氏族無餘人及令尹子文

率聞艱為令尹。服于文之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諧子揚

而殺之于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得財處焉。子委反。千越又惡

之惡。善惡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麇於轅陽而殺之。圖四也。值

之惡。善惡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麇於轅陽而殺之。圖四也。值

品反。楚音逆。遂慶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

文成復宿音段師干瀆。澤底。水通渾秋七月戊戌楚子與

君教氏戰于皋澨。平五反。伯棼射王汰斬及鼓附著於丁寧

伯棼趙樹也。輸車缺次過也。箭車軋上丁寧鉞也。穿伐云友

則食亦反。戎地未反。輜排側反。

又射法喻以貫登殺...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恭... 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娶於鄧... 子田... 使奔諸夢中... 子田... 虎於菟... 其孫箴尹克勤使於齊... 還及宋... 歸復命... 思子文之治楚國也... 生... 經五年春公如齊及公至自齊... 來... 傳三年春公如齊高固使侯止公請叔姬焉... 齊高固及子叔姬

留公... 夏公至自齊...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 經六年春晉衛侯侵陳陳即免故也... 行桓子曰使狄其民... 周書曰... 子伯廖語... 周易... 師過之矣...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山川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子夏子容以夏姬之微舒病之其母也而讀戲又已公出壘公已飲自其既射而親之殺舒執勢以伏於馬廐何靈公之出射而二子奔楚

十二年前年楚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楚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

來報聘齊侯初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所討故莊謝國武子聘于齊齊侯初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來報聘齊侯初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所討故莊謝國武子聘于齊齊侯初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下蔡諸侯之以四年結信故也新蔡其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而逐其族指不使從猶乳魯竹消反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經上有一年春王正月及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侯會狄于櫟

陳地潁川長子孫歸公會齊人伐莒傳私晉侯會狄于櫟

晉侯性貪之故以致為會主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

人討賊丁亥楚子入陳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左後能外

後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託楚以非服取人之器以結強援於晉

國故楚並得平步而討陳陳君之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其德之

定亡君之罪虛公城黃滅許同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其德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楚晉相救之敗不得水卒復伐之

樛離音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我兩國用兵以爭我與其

來者可也楚求伐則從楚晉楚無信代促無信也我焉得有

信得其來者而從之安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

服也晉抑上楚左丹子重信宋公子嬰王待諸卿

令尹蔣艾獵城沔艾獵孫叔死使封人處事封人其

處事無慮計功過如字一力以授司徒司徒量功命日命作分

於文廣雅云無應節凡也

子中曰以討也
 謂之在王莽時
 其地之伯也
 國之故也

之從也諸侯從楚曰討有罪也蓋討夏氏之罪也今縣陳今縣陳今縣陳以

西至于金臺
 諸侯之上地也
 有漢田者
 其言而後
 致之八百里
 致之八百里

會其富也則是貪一國也以討召諸侯其召諸侯以討罪為說

而以貪歸之其路諸侯也無乃不可乎言縣陳之不

當實也
 王曰善哉
 楚子之問也
 言我未嘗得
 友之可

乎問復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陳公曰善哉楚子之問也言我未嘗得友之可

而復還之猶勝於不還也乃復討陳於是復

人焉各取一人焉以歸楚國謂之夏州乃復討陳於是復

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僕行父于陳並注書有禮也

全以討亂存國屬之役鄭伯逃歸人伐鄭取成而還也
 未得志焉得志於鄭鄭既受盟于辰陵秦人微事于晉為明

左傳評宛
 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遂稱厲之役者
 以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十一

盡十八

宣公下

晉又敗事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穀于清立晉師敗楚師于清立晉人救陳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圖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
宮結哭也哭也大宮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葬國人入大臨
守陴者皆哭陴城上辟也楚子退師鄭人始

城進復圖之三月克之哀其慘矣故為漢舞而銷不服入自
門至于達路金方九鄆伯肉袒牽羊以逆蘇秦食肉袒牽羊以
曰孤不天言辭不為不能事君不能堅使君懷怒致使楚
以及敝邑天之所祐孤之罪也此皆我敢不唯命是聽不違
楚君之其俘諸江南設若俘虜鄆民使以實海濱以充實海濱
命是時楚君之其俘諸江南之徙居大江之南以實海濱無人之

亦唯命命是聽其以賜諸侯分賜於諸侯之國使臣妾之
民男為楚臣亦唯命此亦能若惠顧前王楚無世有盟誓之
女為楚妻
念及此徹福於厲宣桓武
去茲言楚能不伐滅御之世覆則厲使改事北四君不厭其社稷
能者使政圖夷於九縣楚言武以福楚也選烈文使改事此四君不厭其社稷
而楚君夷於九縣楚言武以福楚也選烈文使改事此四君不厭其社稷
年威王十二年威王二十六年威王文君之惠也
四年威王五年威王二十六年威王文君之惠也

之願也。而亦我願也。非所敢望也。此國之願也。而亦我願也。非所敢望也。左右曰。不可許。此國之願也。而亦我願也。非所敢望也。

也言不可從得國無赦不可赦也王曰其君能下人言君能下人必能用其民矣言其國之民矣庸可幾乎我與箕同謂豈可與乎而取其

楚大夫子良將伯
夏六月晉師救鄭
楚伐而晉救之荀林
楚起與黃反者致
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與鄭國講而潘桓入盟子良出

以將軍缺先轅佐之疑文代士會將上軍將上軍宣八年
 代趙盾為政將中軍缺卻克佐之卯缺之子代史駟更趙朔將下軍
 軍士會代將上軍羊朱反晉漏逸反

樂書佐之新唐書趙括趙嬰孫為中軍大夫趙盾典

子次還桓子荀林父也時曰無及今鄆石勒勳林父言救者已

三谷說中軍欲逃遂師曰兵人方喜用其兵無所及若夫
從徒勤發晉民之馬用之如此則何所用楚歸而動矣侯
初交反又子少反馬用之武子士會也時將上會開用師
後兵不發猶未直武子曰武子士會也時將上會開用師

伐蕭不名觀也陽正三
武子稱名義觀霧而動
觀霧而動觀敵人有問
用兵之道觀敵人有問
於此六者行之下丁放
是魚問隙地不爲異正
言能保以

楚軍討鄭今楚莊王怒其怒其實而哀其卑哀其卑

而服於楚也則秦之罪也所以成刑伐叛刑也楚之有刑也秦服

德也
楚之有德也
二君立矣
刑不易也
言施入限更復好也
楚之有德也
二君立矣
刑不易也
言施入限更復好也

音政有經矣此見荒亡政下易也非万音萬而舉音舉諱名北漢書

者師武臣力也以兵師之威言不可選師晉所以霸
 可謂力也有敵而不從而不從之戰不可謂武是其武
 由我失靈自我而失之不如死之為快也且成師以出
 而出矣聞敵強而退今聞楚強而退非夫也法當如此命為軍帥
 之帥明所類反而卒以非夫不成丈夫唯君子能能忍此事
 弗為也若我則不能為以中軍佐陳所統之兵渡河知於千
 日華子奇有林父之事也此時下車大夫知音督此師殆哉言先殺之周易有之
 在師三三次下仲之臨三三兄下坤上離曰師出以律
 六爻辭云兵師二不臧凶此師初六爻辭律法否執書
 為城逆焉否咸敗進不滅之衆散為殽為兒象宗弼川變
 左傳評注
 卷十宣公下
 同之事師律
 澤次為山川見楚是有律以為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
 為眾則眾為用是故曰律不臧且律竭也為兒是法敗
 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竭天塞不得整不行之謂臨
 卦變為澤乃成臨有帥而不從臨喪甚焉此之謂矣先殺法中
 小澤不行之物果遇必敗與禁遇葬于尸之言當在雖免而歸
 先澤不行是魚果遇必敗與禁遇葬于尸之言當在雖免而歸
 制制禁令失年先殺為害也所韓獻子謂桓子曰
 三死而得勝也時為彘子以偏師殿之佐自而於敵子罪大矣則
 司馬謂而林父曰彘子以偏師殿之佐自而於敵子罪大矣則
 父當得子為元帥林父持中軍師不用命先殺為害誰之罪也
 大罪也不行失屬亡師卿國辱見先害也罷為罪已重有此二
 罪在林父失屬亡師卿國辱見先害也罷為罪已重有此二
 重不如進也不若向建兵事之不捷而使戰楚惡有所分
 與其專罪與其北救而六人同之分受其罰乎六人者皆

武子樂奇也。楚自克庸以來，文公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
所佐下軍。楚君無一不治于與叶間。雖民生之不易，此下言楚之
訓之，楚君無一不治于與叶間。雖民生之不易，此下言楚之
易者，謂斯民生而之無日。魚目之混珠，此下言楚之
理之難，去祿而不可。在軍，此下言楚之
以急，此下言楚之
其敝，此下言楚之
之百克而卒無後。此下言楚之
縷以啓山林。此下言楚之
扶形互擊，此下言楚之
狂豎，此下言楚之
可信，此下言楚之
不德，此下言楚之
在傳，此下言楚之
不可謂，此下言楚之
廣，此下言楚之
忽卒，此下言楚之
楚一，此下言楚之
廣初，此下言楚之
而駕，此下言楚之
者更，此下言楚之
子良，此下言楚之
盟，此下言楚之
勸我，此下言楚之
性從，此下言楚之
楚，此下言楚之

曰率師以來唯敵走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子...
曰原屏告之徒也...
曰樂伯善哉...
君少遭閔凶...
先君之出入...
訓定...
言晉之...
先王...
命...
鄭...
使...
之...
楚...
楚許伯...
代御執轡...
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
晉鮑葵當其後使攝叔來...
之非時...
有辭...
許之...
敵曰...
未得...
盟...
也...
左...
成...
楚...
之...
且...
朔...
齊...
趙...
入...
中而說

利以臣謀而不失以衛社稷以此而民之主也... 義無二信... 利以臣謀而不失以衛社稷以此而民之主也... 義無二信... 利以臣謀而不失以衛社稷以此而民之主也... 義無二信...

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 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 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 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 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

紀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城赤狄甲氏及留吁中氏同平赤狄甲氏今又并盡其夏成周宣榭火陽列曰人火之也成周陽者黨士會猶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陽列曰人火之也成周陽者黨士會猶人從告曰謝謂臣敢前秋郊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劉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去年晉武氏甲氏及留吁晉辰招行不主三月獻狄俘士會殺晉侯請于王請以士會戊申以報見命士會將中軍獻見命士會將中軍獻見命士會將中軍故也獻見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大傅未詳請于王於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士會執狄賊盜羊舌臧曰羊舌臧曰羊舌臧曰吾聞之吾之所文所禹稱善人善人善人不善人遠皆自遠法之此之謂也言晉用善人如詩曰小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履薄冰報其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在上善人善人在上善人則國無幸民則國家不善之民俗語民之多幸不善之民國之不幸也則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言善人不在上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郊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謀在前王孫猶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故討太晉侯使士會平王室晉王孫猶奔晉晉人復之定王享之王以享禮原襄公相禮原襄公相禮武子私問其故武子私問其故當有禮焉今乃殺燕而弗聞乎王享之王聞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呼其字而弗聞乎王聞之王享有禮天子享禮則半解其體宴有行組宴有行組之於物物皆可食所以公當享當享武子歸而講求典禮武子歸而講求典禮

云齊召今必執吾使晉必怒不執吾故高子及敝而逃所以

至致王之地而夫三子者曰南郭強公曰若絕君好言我三人

則晉君也齊去之聲寧歸死焉故與晉為是犯難而來所以明

宋陽進並去聲吾若善逆彼我地侯三子以懷來者德請候之

者吾又執之余晉父從以信齊沮沮止其言實矣吾不既

過矣乎此則平而不改而不敢開而又久之又久執以成其

悔言三子之本論為此來今何利之有焉如則齊必背使反者

得辭使有辭國中道而反者得而害來者來者反受害也以懼諸

侯是使諸侯皆有將馬用之言秋三子無所晉人緩之逸晉於

不拘說三子秋八月晉師還范矯子將老武子士會也老致仕

或得述之甚召文子曰武子士會也櫟斗呼其名而告吾聞之

稱號不同武子士會也櫟斗呼其名而告吾聞之

在傳評說爾秦土宣公下二十

所謂如下喜怒以顯者鮮言人之喜怒但主易者實多不以其

文所云一喜怒以顯者鮮一事者此最少也詩曰乃言篇君子

喜怒以顯者此最多也如却克楚齊而伐齊怒也詩曰乃言篇君子

是怒以顯也若伐齊不勝而害晉是遷怒也君子如社君干若有

如怒言君子亂庶幾沮止也亂庶幾沮止也亂庶幾沮止也

所喜而亂庶幾已止也君子之喜怒君子喜怒

止獨弗已者必益之不能止亂而反增益之不得其正郤于其武者

欲已亂於齊乎卻克之怒齊或者不然報齊之志余懼其益

乏也我恐其遷怒以害於齊余將老致仕使卻子逞其志即友

志以報齊也庶有殤乎解也言直深反爾從二三子唯敬二

子晉諸大夫也范武子知方請老乃告老卻獻子為政吏也代

武子仲中葬為成公弟叔卒公母弟也九犬千之母弟公

在日公子不在日弟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

正氏曰叔事計
本即其賈餘所

一八歲之季太
後文曰吾之
我即見有作
之老而佐之以
得於子元父子
角師和睦所以
敗者皆抑之故
有先投筆以洗
耻其間亦不致
淨十

左傳詳評
因卷上成公上

止我於此止
且告車來甚衆
斬樂人使孫桓子
奔師乃止次于
物居物居非也新樂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于奚年斬樂大夫也
桓子是以免免為獲既衛人賞之以邑仲叔于奚父也
請曲縣謂縣鐘也則據云王宮孫請四而數知古端也猶侯
繁縵以朝繁縵馬其南面也皆諸侯之制仲尼聞之時北
用也此曲縣繁縵不如多與之色已若增其唯名與
張不可以假人唯此車臨之器與爵號君之所司也乃君之所
也名以出信名位不相然信以守器動不失信然器以藏禮
所以制車平緩禮以行義車卑有儀各得其義以利者義
權濫于其中焉樹澤之行所政之大節也此六者國政也若以假
義利以平民以成其下民政之大節也此六者國政也若以假
人今以名與人與入政也是君與人政亡則國家從之則其國家

左傳詳評
因卷上成公上

伐而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孫桓子還於新築孫桓子還於新築
遂如晉乞師於晉誠宣叔亦如晉乞師求教于晉夫皆主
卻獻子故晉主之卿去逆反晉侯許之七百乘每乘七十五
百人棄去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賦兵也僖公二十八年晉有
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庸先君謂晉文公先大夫謂欒黶也故捷
先大夫無咎為役仰克自顧我先大庸佐上軍代荀息書將下軍
之八百乘晉侯許與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代荀息書將下軍
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賊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衝地韓厥子將斬入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
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戰比韓師從齊師于

又齊師公怒常
阿松梓諸案其
不當否之何益
卻子之伯昆也

華齊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在魏城齊侯使

君之大事也。乃欲殺我君之死也。國將決戰而死也。病未及死。今雖傷重。吾子勉之。今即死也。左并壘。以左手總執諸壘。右援枹而鼓。以右手援枹而鼓。逸不能止。自能止師從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子輿縛。故中御而從齊侯。居申代即者自非元帥。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成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基母張表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寓乘無罪。從左右。自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韓厥既定其石。故衛安魏之。達丑父。與公易位。公恐。不克故居公殿而使公為將。及華泉。地名。左傳評元。卷二十一。公。五。

大和回書
 臣臣等不
 奉功勳
 之德
 除其大
 恭言晉兵
 將而有戰功
 國人喜以述之
 出迎晉兵先入我者
 則國人視聽皆易於我
 是代師受名也
 我代受其名曰神謂中
 軍特克之功
 故不敢敗先入
 武子曰吾知免矣
 侯其不蓋延不伐
 卻伯見師還而見君
 公曰子之力也夫
 敗者乃汝之力也
 對曰君之訓也
 勝美於君之教訓
 二三子之力也
 諸將皆受其
 力故能
 臣何力之有焉
 言非已范曄見
 范曄即太子勞之如卻
 克景公勞之亦曰子對曰
 庚所命也
 有燕將上軍時不出文子
 之力也夫
 澧未聲
 申仲故
 變何力有焉
 言非已樂伯見
 樂伯
 命克之制也
 推美其辭
 變何力有焉
 言非已樂伯見
 樂伯
 也亦同見公亦如之
 子之力也夫
 對曰變之詔也
 樂書將下
 君意首現以為出
 子之用命也
 士樂之食
 荀何力之有焉
 言非已
 於士樂之教訓
 士用命也
 士樂之食
 荀何力之有焉
 言非已
 相推遜將以成功
 宣公使求好于榮莊王辛宣公薨不克作好
 左傳詳花
 卷上成公上
 十
 光裕堂梓
 八年
 宣十
 公即位受盟于晉
 元年盟
 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
 楚
 不聘
 而亦受盟于晉
 從於伐齊
 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
 救齊
 子重為陽橋前章所謂為陽
 將起師子重曰君弱
 傳曰十
 年而美先居吳王即傷至
 群臣不如先大夫
 楚之群臣又不
 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
 群臣不如先大夫
 楚之群臣又不
 師衆而後可
 然後可行
 詩曰
 文王濟濟多士
 言文王之朝廷中
 然而榮
 文王以掌
 文王以多士備
 夫文猶用衆
 猶以聖如
 況吾儕乎
 何悅之
 之辭其去文王也遠
 且先君莊王屬之曰
 我楚先君莊王時無象牛
 爲其無德以遠方
 言諸楚無德以遠方
 群臣如下文所云
 象牛況
 無德以及遠方
 言諸楚無德以遠方
 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莫若以恩惠恤
 乃大戶
 於是大戶
 已責
 連速鰥
 施父救之
 濟之
 赦罪刑
 悉師
 盡其
 王卒盡行
 王之精
 子忽反
 多
 濟之
 赦罪刑
 悉師
 盡其
 王卒盡行
 王之精
 子忽反
 多
 濟之
 赦罪刑
 悉師
 盡其
 王卒盡行
 王之精

楚王令二君二君皆強冠之楚師侵衛先注楚師侵衛
當左右之位二君皆強冠之楚師侵衛先注楚師侵衛
侵我二國所以致師于厲安不書使滅孫往叔孫
曰楚遠而又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台臣不敗楚受楚侵及
陽橋陽橋孟孫請往賂之賂大夫孟孫子以執斷執鐵絛絛
匠人執鐵絛孟孫請往賂之賂大夫孟孫子以執斷執鐵絛絛
為質于楚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楚侯許
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
國之大夫盟于蜀也蜀大夫不書其名非卿知不書盟也於是
平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盟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
謂之失位乘楚車為左右則夫位也則不書則君子曰位其
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
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
器反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宋而逃歸城宣叔曰衡
父不忍數年之不要信公衡不辭忍以棄魯國言楚師則失信
是棄魯國將若之何得矣如國何誰居若也後之人必
有任是夫者不知誰歟任者不非國棄矣言魯國為公是行也
之役晉辟楚與楚兵遇而逃歸不非其棄也言魯國為公是行也
曰衆之不可以也言不辭大夫為政子重楚大夫猶以衆克
國衆力以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何見明德之君而善用其
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離心離德于有能臣十人同
心同德引外者謂商民離楚離晉使使晉弱獻齊捷于周
而既勝至是建大王弗見此見聖明使策果公辭焉之三公
夫聖明使策果公辭焉之三公

也食未也於楚也者王使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
鮮于之於蠻夷戎狄不式王命
不用天淫而毀常又淫沉而毀樂王命伐之
則有獻捷有功也言必難獲前以動勤勞之功也兄弟
懲不敬勸有功也言必難獲前以動勤勞之功也兄弟
侵敗王君而後天子之親受而勞之天子親受而勞之
伯以告事而後天子之親受而勞之天子親受而勞之
親睦禁淫惡也言必難獲前以動勤勞之功也兄弟
父克遂有功於齊也言必難獲前以動勤勞之功也兄弟
人與王室今國三卿命於天子命於天子命於天子
室名位未建於王室又奸先王之室名位未建於王室
余雖欲飲筆伯言我雖欲飲筆伯言我雖欲飲筆伯言
父亦不勝其怒也夫齊甥舅之國也齊甥舅之國也
師之後也言必難獲前以動勤勞之功也兄弟
所以怒叔父也言必難獲前以動勤勞之功也兄弟
加士莊伯不能對也言必難獲前以動勤勞之功也兄弟
三公子之降於齊也言必難獲前以動勤勞之功也兄弟
此見待之降於齊也言必難獲前以動勤勞之功也兄弟
非禮也勿錄也言必難獲前以動勤勞之功也兄弟
國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八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

與父與其誰敢德又呈收以王曰子歸共王又謂何以報我

音預而對曰臣不任受怨

報我之無怨無德

也王曰雖然其王又言必告不殺

君之寬知委言若重臣得歸骨於晉

之以為戮罪而刑戮之成且不朽則威荷楚君之恩身雖死而

若從君之意而免之

外臣言晉君臣故云楚君之命而亦成且不朽亦身成而威若不獲命

戮於宗荀首得君之命而亦成且不朽亦身成而威若不獲命

若荀首請我於荀氏之宗荀首其請於寡君我父於晉君而以

旅之事而帥偏師佐其父為上軍之以修封疆成疆場以禦及

左傳評楚卷十二成公上

養維遇執事雖典楚之其弗敢違亦不敢竭其竭力致死但當竭

其身死地無有二心言一心事晉以盡臣禮以盡為臣所以報

也言忠於晉者乃王曰晉未可與平共王聞荀首之言意重

為之禮而歸之乃以厚礼待秋叔孫僑女園棘取汝陽之田棘

不服故園之得成子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虢咎如討赤狄之

餘焉宣十五年晉城赤狄潞氏其虢咎如潰上失民也

而輕無庸勢如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庫來聘且尋盟

蓋經此四字

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

中行伯之於晉也其在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在卿將誰

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

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言勝之不武
敗之則名辱

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樂書也。將知莊子范文子歸獻。

尹諫曰：「不可。」莊子荀首佐中軍。文子上與佐上軍。欒霄吾米救。

鄭公晉兵之楚師，去我幾而亡之。吾遂至於此。因而不即結連是。

還我也。還我木鼓故也。乃殺而不已。無止靜又怒楚師矣。故也。

戰必不克。戰時不克。怨賊則雖克不令。負而不孝之名。成師以。

出者之六年官而敗楚之二縣。使能制敵中息一邑何榮之有。

焉。以大勝小。若不能敗。設若不勝為尋已甚。秦厚之甚也。小所不。

如還也。不若全乃遂還。韓信從三子。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時。

諸軍之帥勢與楚或謂樂武子曰：中之故戰者聖人與衆同欲。

戰心之所望人笑是以濟事。所以事子蓋從衆言。汝何子為大政。

左傳解云：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心不可直任己意。子之佐十一

人。六軍卿佐除元帥外有荀首荀庚士葵銅錡趙盾其不欲戰三。

人而已。惟有三有首士樊缺耳。欲戰者可謂衆矣。餘八人商書曰：

公同書三人占。假令命三人從二人。其二一人所言唯一人衆故。

洪範滿三人占。占筮吉。凶。從二人。其一一人所言唯一人衆故。

也。則衆故當從衆。二武士下曰：『善釣從衆。』其所見之志約乎如一。

可從夫差衆之主也。所謂教故謂衆之心去三卿馬主三卿皆。

晉之賢人可謂衆矣。三卿而所見皆從之不亦可乎。言乃所以。

從衆也。

田丁

經七年春王正月癸丑食郊牛角。改卜牛。癸丑又食其角。乃免

牛。傷傳：解牛未卜日免歟也。免吳伐鄰。夏五月曹伯來朝。

牛可知也。不知非批也。應音吟。吳伐鄰。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如猶三望。南齊三望非亂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齊。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

諸侯也恐自此而失是以敢私言之所以明秋布

蔡六年至是復侵之遂侵楚以救申

初從知范韓也不與楚戰自是

子曰從善如流言樂善從善宜

子詩言君子有樂易返不作人

害也夫作人之義斯有功績矣謀必有用績是有功績是行也鄭伯

將會晉師師伐秦之門于許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伯如莒逆自為逆婦而齊者因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公帥陳焉聘其夫人季采公使公孫壽來納繁禮也

不應使御拔傳其事而亡季采公使公孫壽來納繁禮也

晉趙莊姬為趙盾多亡劫五子趙盾多亡劫

左傳評定
原卷十成公上

曰原屏將為亂言趙同趙欒谷為微姬氏御氏亦

晉討趙同趙括景公信之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子莊姬所

生莊姬晉公之女文故趙武以其田與和矣和娶晉大夫景公

韜厥言於晉侯曰子也成季之勲保義文公之功宣孟之忠

宣孟成也而有無後今以司馬之為善有其懼矣

氏為成也三代之令王周文武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百千降天之福保天之王夫豈無辟王三代豈無辟王賴前哲

以免也但顧其先王周書曰康不敗侮寡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公從其言乃而立之秋召桓公來賜公

命召桓公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吳自是而侯常使之

臣曰得其所
不修城郭
楚師圍之
而楚克其三都
立宮於三城
無備也夫
以失時而不設防
則其害之大矣

殺吾歸而俘吾人殺之楚師圍宮楚國宮城亦惡不堅固庚申

宮潰其散楚遂入郢郢亦宮邑也楚又宮無備故也經云宮君

子曰恃陋而不備言恃其地險而不設防罪之大者也自取滅亡故備豫

不虞謂為之慮恐有不可虞度之事善之大者也居安慮危故宮恃其陋恃其

在焉而不修城郭成已惡而浹辰之間自子至亥謂之浹辰辰

而楚克其三都而楚兵充其果無備也夫備故也楚音亦詩曰

雖有綵麻絳布皆細之物無葉官廟者謂官卑名卑亦可為

管則不可棄也豈有奸圖若恣妄也雖有姬姜皆大國之女無棄蕉卒燕之以

言雖有姬姜豈有奸圖若恣妄也雖有姬姜皆大國之女無棄蕉卒燕之以

惜此以言物無情類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圖詐

志皆可蓄之以備不虞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圖詐

卷十上

示晉不急治也此伏晉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圖許示

長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勿遽使請晉示效更立

翼晉必歸君昭明年晉侯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

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鍾儀來晉命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甯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

郊無傳下常祀不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父居位次人子之札見齊逆反齊人來勝無傳傷重也其丙午

晉侯獮平日有盟陳薄乃六月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伐如楚糴伐晉大夫糴伐夷反一杜報犬

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令衛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三月子如立公子緄子如公子

不以上篇爲
告事之詞

史公同州見凡
必爭之地

文古人之爲文亦有法耳君亦悔禍之延言秦桓公亦悔而願改

福于先君獻穆結二國之好意音說下同伯車來命我景公

伯車來曰吾與女同好棄惡伯車來言曰伯車前惠於晉故下同役

脩舊德日之德以追念前勲伯車之言曰伯車前惠於晉故下同役

此景公即世也而音景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音屬公立後秦

秦伯不肯涉河平君又不祥責諸公之背棄盟誓其年秦伯背

事在前十一年君又不祥責諸公之背棄盟誓其年秦伯背

佩白狄及君同州白狄居比狄之西君之仇讐言白狄與秦

我之昏姻也白狄與晉為昏姻季隗乃赤狄之女恐未必然且

此章多誣誦蓋欲觀秋以曲秦君求賜命曰秦伯晉云吾與

故以狄為秦姻耳不足深論之君求賜命曰秦伯晉云吾與

女伐狐言秦欲與晉寡君不敢顧昏姻我晉君聞秦之命於是

畏君之威言秦之威而受命于吏將以同使白狄君有二心於狄

左傳詳老國秦之十三成公

反秦居用心不正曰晉將伐女又與白狄晉國今將伐汝矣狄應且懼亦知

秦君之二三故雖口應秦是用告我來告於晉楚人惡君之

命而心實憎秦之無信是秦君之言

二三其德也言楚人亦惡秦君下同亦來告我楚共王使人曰

秦皆令狐之盟言秦與晉盟于而來求盟于我才我楚公昭告

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此述秦桓公盟楚之辭秦三王公昭告

也曰余雖與晉出入秦君之為盟者千天竟及二國之余唯利是

視我惟利之是從不穀惡其無成德楚共王自稱不穀言我見

德謂二心與晉也宣示諸侯以此言以懲不壹之心不一之人諸侯備聞

三其德是用宣之宣示諸侯以此言以懲不壹之心不一之人諸侯備聞

此言列國諸侯因楚斯是用痛心疾首言諸侯痛心疾暱就寡

人皆來觀睦其哀斯是用痛心疾首寡人帥以聽命我今仲諸侯唯好是求所以

惟飲與汝結君若惠顧諸侯泰君若能惠矜哀寡人又能移念

好去聲

君若惠顧諸侯泰君若能惠矜哀寡人又能移念

然顧代諸侯

哀慘我

不置不世
 下
 華曹宣公既薨子臧將亡下臧公國人皆將從之不處負成公
 乃懼成公告罪且請子臧乃反而致其邑五年成公乃得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夏衛孫林父自晉
 歸于衛晉師之秋叔孫僞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女而歸無所歸者文昭
 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僞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
 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楚於蜀而
 僖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馬林父以七年奔晉
 齊侯及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驪送孫林父而見之
 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是先君宗卿之祠也同姓大國
 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亦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必見收
 故士選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後林父衛侯享
 左傳評苑卷之十三成公
 若成叔若成叔父晉侯璧也晉侯公使之甯惠子相甯惠子名
 吾成叔吾成叔父甯子曰吾成叔其亡乎言甯惠子相甯惠子名
 享食也古之人制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可以甯惠子相甯惠子名
 威儀以祭故詩曰桑扈之篇云兕觥其觥兕觥兕觥也兕觥
 人之稱福故詩曰桑扈之篇云兕觥其觥兕觥兕觥也兕觥
 情反情反音水音水言酒思系德無失禮故萬福來求故萬福來求
 彼交匪傲彼君子與人交接萬福來求故萬福來求
 禮而飲飲取禍之道也則萬福來求
 逆女宣伯叔孫僞如也魯成公稱族孫僞如尊君命也
 孫也八月鄭子罕代詐敗焉敗孫僞如尊君命也
 子入其邪邪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人敗之不齊自齊
 田長而於鄭九月僞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上魯

[illegible]

疾以焚之泉言焚國之精兵在其中軍王族而已以王之公族皆在中軍而合
請分良以擊止左右請分晉之精兵以而三軍萃於王卒三軍
之乃同皮中必大敗之必大敗之公筮之據其命占史曰吉筮
陣王族之卒謂其卦遇復三三交反下中上曰南國謂楚國公筮之據其命占史曰吉筮
古兆其卦遇復三三交反下中上曰南國謂楚國公筮之據其命占史曰吉筮
射其元射其元王傷射其元不敗何待必敗公從之
說之國賊王傷射其元不敗何待必敗公從之
有淖於前淖泥也淖乃奔乃皆左右相違於卓通步殺御晉
厲公步殺御晉厲公步殺御晉乃皆左右相違於卓通步殺御晉
潘黨為左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
左公陷於淖公車陷於泥中欒書將載晉庚欒書欲自鉞曰書退在君
前放其父國有大任言書為中軍馬得專之何得專意其
左傳評之欒書之三成公
馬於且侵官冒也欒公為使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師離局姦也
有茲和之罪欒公為使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師離局姦也
公以出於淖出於泥淖有茲和之罪欒公為使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師離局姦也
而射之徹七札焉徹七札有茲和之罪欒公為使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師離局姦也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射于王王怒曰大辱國其
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登元也詰朝
銅夢射月射月有茲和之罪欒公為使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師離局姦也
也周世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
死矣射入泥亦死及戰及戰射於王射於王中目中目應遠者王
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強他力反以一矢復
命言一矢卻至三遇楚子之卒當戰時三以見楚子必下也

我合晉之師曰又何如問其辭又臣對曰好以假我父事也
好使事振整肅國治戎今再戰以行人不使或人開服
勝所以相服今兩國治戎兵以戰以行人不使或人開服
於楚不可謂整此則非臨事而食言前日整頓之言不可謂
暇如此時請攝飲馬子重以實為行人到及曰寡君之使人
執榼承飲造于子重諸子重承飲飲行公許之公之使人
解之使我晉使鉞御持牙使樂鉞持不以稱公特是以不得犒
從者所以不獲劉束綰勞使某攝飲持飲以獻也子重曰夫子
嘗與吾言於楚曾自整嚴之言必是故也必以此之故不亦
識乎言識乘受而飲之於是受其所免使者而復鼓鉞方交戰
復鼓以申戰之意旦而戰是日早見星未已戰由未已子反命軍
吏察夷傷傷亦補卒乘亡繕甲兵也展車馬雞鳴而
乞得新范國卷之三十三成公十

子王黃子無以為過... 子反再拜稽首曰... 宣伯而訴公于晉侯... 自我先君宣公即位... 有罪者以公晉君為... 則君列諸會矣...

子王黃子無以為過... 子反再拜稽首曰... 宣伯而訴公于晉侯... 自我先君宣公即位... 有罪者以公晉君為... 則君列諸會矣...

所吏反又如字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也逃怨
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
出郤至奉承建之寺人孟張奪之寺人郤至射而殺之公曰李
子欺余季子卿至公反以為師厲公將作難將殺群大胥童曰
必先三郤童三郤即擊郤缺郤至也胥族大多怨言郤氏族去
大族不偏除去大族則不偏敵多怨有肅肅多怨者則公曰然
厲公害公室偶害通敵多怨有肅肅多怨者則公曰然
許之郤氏聞之前厲公欲殺已郤缺欲攻公郤缺厲公曰雖死君必危
卻至曰人所以立前之人不肯收公言信知勇也德也有三者之信
不叛君以其不叛君者也知不害民以其不害民也勇不作亂
平勇敢者以失茲三者若次公則其誰與我謀勤哉成而多
怨冤舉兵則殺害必衆也將安用之言俱不免以何君實有臣而
左傳託范卷之十三成公
殺之言居有群臣其謂君何其何以我之有罪殺使我吾友
後矣吾之友若殺不辜若無罪將失其民則抵心不服欲安得
乎發欲安居君待命而已但當聽命受君之祿為人臣者受是
以聚黨故有餘財以有黨而爭命既有私黨乃用之罪孰大焉
而受禍矣於此今按郤至之言可謂不幸壬午胥童夷羊五帥
甲八百將攻郤氏夷羊五亦厲公所愛長角矯請無用衆公
使清沸黉助之清沸亦國人抽戈結旌旌案而偽訟若偽訟若
三郤將謀於榭榭滿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生處
叔御單溫季曰逃威也遂趨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山賊為害
武曰畏富為藏也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二郤其
音刑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僂於朝之子也中行僂林父之孫因以

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
而懼其晉石於彭城款以絕吳晉之道
恤之吳晉有此事也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君于謂晉於是乎有禮春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
公以晉君語之報反第為禮及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馬平公不
知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地見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八月
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彭城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使偏師與鄭人保宋華元如晉告急宋使華元求救於韓獻子為
政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謂侯從已必先勤之則必先
成霸安遷肯文公之威伯業而自宋始矣亦自魏宋而始也
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從韓厥之言台谷地屬遇楚師於靡南
之谷楚師還良晉強也
臧武仲叔之對曰伐鄭之後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伯今
彘季亦佐下軍彘季上如伐鄭可也十七年華大國無失班
爵而加敬禮也從之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
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師為戰元年圍彭城時五
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五月而葬
國家安靜世道永

聲敢問何禮也說明此禮對曰三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元侯

物二伯謝侯之長也元侯使臣弗敢與聞言我是諸夷之使不來朝天子享之乃奏三夏使臣弗敢與聞言我是諸夷之使不

也復便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以下三詩皆述文王受命

此詩臣不敢及我其不敢與其間而鹿鳴君所以嘉賓君也

詩言我有嘉賓豫故舉君而來不拜也鹿鳴君所以嘉賓君也

使詩嘉賓君乃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賓君之美之意西壯君

所以勢使臣也

功不再拜晉君以謝勞皇皇者華遣使臣也君教使臣曰以此

記之意重去下同

詩教必諮於周詩意言使臣當諮問善臣聞之訪問於善為諮

此云德得詩中語字之義咨親為詢此句釋詩四章同矣各謂

謂客者乃誤訪問季道也義咨親為詢此句釋詩四章同矣各謂

不咨親為度義謂問權儀也度國待客之容事為誦此句詳詩

事曰承上義謂問政容難為謀此句釋詩二章周愛客謙之臣發

五燕因君之教而得容敢不重拜敢不重拜以謝秋定妙夢不

獨手廟斷其衣制試啗不竭窮無攪亂其身不虞庶幾也

天之久庶慶謂季文子大匠慶魯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

李孫所讓則為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君長誰受其咎若襄公

人殺其心也

李孫意是也

西山氏傳曰

又公取也

不御師止也傳言遂得成禮君子曰志祈謂多行無禮志言也

所謂多行人必自及也終禮之局其是之謂乎此言始明季文

取其饋及項琴以養賢姜終則區妾無禮於季孫叔公如晉

其詞情以辭定似將合各行無禮必自及也之情無他公如晉

聽政實美公朝晉以受晉侯享公仲特公以享公請屬陽要公歸

晉使助已出理侯不許悼公初不孟獻子曰故獻子代其

百賦鄭應度反

時襄公七年七月

格堂集

言或報非而尋孫植子之盟盟在成公登亦登體祭皆臣後傳

同筆叔孫桃子相相禮也相去也趨進曰趙表而諸侯之會

同會時寡君未嘗後衛君故問登登者何人吾子不後寡君今

乃衛之臣而寡君未知所過而不禮海之吾子其少安言洵

與魯君同盟豈寡君未知所過而不禮海之吾子其少安言洵

錢也孫子無語文以答音餘穆叔曰孫子必

亡取地之道為臣而君為臣而以過而不悅有失而也之本

也此取也詩曰請召南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貌貌言人

門無不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

紀楚子囊圍陳會于鄢以救之晉會鄭僂公之為大子也於成

之十六年公與子宰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及子宰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及其元年朝滿元年朝于晉鄭僂公子子豐欲親諸晉而

左傳評定襄老十四年襄公上十本

廢之子宰止之及將會于鄢及衛侯公持子相相禮相又不

權焉子宰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殺侍者及郭地名子驪使

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簡公生五年信公

子生方秦而立之陳人患楚楚國慶虎慶實謂楚人曰吾使公

五歲秦而立之陳人患楚楚國慶虎慶實謂楚人曰吾使公

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陳大夫夫楚人從之為執二慶使告陳

侯于會鄢之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

廟懼有二圖前君陳侯逃歸陳侯所以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楚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

樊鄭子國偁人利其無故侵季孫宿魯曹展鄭伯齊人宋人衛

蔡以生國蔡莊公公先驅輕乃反公至自

人邾人于邢立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惟使大夫公至自

晉無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虞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聽朝聘之

鄭公子以僖公之喪時諱子驪而討其罪子驪先

四子而孫孫擊孫思二係上奔衛之二係上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同

鄭穆公之子名子良之字子國也司馬公子燮不諱

莫人皆嘉謂禁為真咄咄予之不順語聞不順衆而喜曰小

來計楚人爲擊之故必求伐師辭不從之服楚晉師必全晉師必全

晉楚伐鄭無定年
國不四五年出四五年之方
五年後其父怒

非待安矣晉楚傳 乃得安也一曰熱之灌 安言小

爾何失何所起國大命大命而有正與此謀議童子

會于刑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

宋向成衛殂音難重煩諸侯宋大夫會之故使大夫聽命鄭伯歸捷于僉

親聽命也大夫不書尊侯也節也節與玩有德與其可乎故

秋九月大雩旱也交楚子囊伐鄭鄭子囊楚莊王之子公子討鄭五年枋為令

侵蔡也果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遂服楚子欲子孔子子燭

谷侍晉子名舍之皆穆公之孫也三子歡待晉兵來救瑤

發何言人葦短而河清遲以喻言之不可兆云詢多兆上

下而論職說作羅無功之錫而謀之多矣

民之多違人各有志必多違安事哉無成所謀之計民忿疾兵未討

姑從楚以紓吾民不若且服楚以少絀晉師至晉兵又從而

之也道當如此也犧牲至帛說明犧牲用帛待於二竟待於晉楚

以待殲者與之以力之極盡音殺而虎民焉張戔曰豈有

不亦可乎如此豈子展曰肯從楚小所以舉大事國父信也

日矣終無日矣五會之信又會城隍七年會鄭八年會齊今

將背之今將背五會難楚救我魏楚來救將安用之信者何用

親我無成晉以同姓而來却我是欲期也反說他公年不可從

也不可從也不如待晉兵來救晉君方明言恃公年四軍無

閭中軍謂其中下車及八卿和睦佐也和詰則衆心同必不

華鄭也不肯棄秦師遠逐糧食將盡亦將食有必

將速戰故不以歸久留何為不負聞之子吳孫文英

如信人之可信杖完中以知楚城以老其師樹信心以待焉

詩云詠歌不亦可乎如此豈子驪曰故從楚詩云小慢之圖謀夫孔

多詩言諒事是用不集故此是此其事實發言盈庭而國通然

誰敢執其咎而受其咎者如雁行邁謬非徒而行道路

而非倫往行于直路是用不得干正道為是之故用不請從楚

從楚周也受其咎出而敗其幣責乃及楚平從子雖使王子

時之有邊遠唯命武子賦角武子請小雅篇名詩言兄弟者謂晉與魯凡寶將出禮畢而祀武子賦刑方此詩欲晉悼公率宣子曰城濮之役我
先君文公獻功于衡維公遂歿楚子王孫去聲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文公藏之也先
君守官之嗣也子孫名請我嗣其敢不承命君
子以爲知禮也方之義美在守官故七日吳之君子謂之知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
無已亥誤設戰鄭地戲宜反楚子伐鄭
得九年春宋災日災宋告敗書樂事爲司城以爲政築善子
政辭曰儲有大火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火所未至
微小屋亦屋易做故廠塗大屋之以救火焉陳轅囂
陳說實範土鑲鐵音本車器也獨具緩兵緩兵緩急須若
音相並其位反竄力東反擊音短輕重計量人力力蓄水潦
方九備水器備列鉤當之輕重計量人力力蓄水潦
積土塗火之土塗延之城之地下通反覆待治反縛守
衛備之處差火道起則從其所使華臣具正徒
使使之處差火道起則從其所使華臣具正徒
奔火所隨火之所主也令隧三納郊保正官名也五
其司尤具也使具其向戌討左向戌討左亦如之

良史曰是謂良之隨三
八也書應非周之君必速出
出也卦有出之義
以發言言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先咎
矣此可謂理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先咎
用隨六三係外子失大決一斷則利易文言之對同疑古書本有
為元體之長也此語後來孔子作文學乃米而用之也元始
也於人為首故曰體之年嘉之會也將乃嘉美之幹也貞正而
張也文詞雖字作善字主斷制或少於和為物負事之幹也貞正而
之和也成遂自然和悅故於義為和也
之堅固者可以為幹體仁足以長人仁即元也元包四德猶仁
故萬物各得其所以為仁仁足以合禮禮君子有恭莊二德則
德宇作會字利於義以義勝其利致利物足以和義也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正固立義幹事業之然故不可誣也走
左傳注疏
四德者在身必然然之以雖隨無咎而其身得無咎今我婦人
故不可誣用也
已罷而與於亂如之氣保其身固在下位國在天下位而有
不仁而有淫亂不可謂元元不可謂不靖國家欲除去至五
可謂亨之年也可謂作而不害身年者身而不可謂利不可謂
而效葉夫人之位而音技不可謂貞不可謂有四德焉利貞之四
德隨而无咎乃得隨我皆無之四德皆無豈隨也哉此當隨我
則取惡我之為惡能無咎乎無咎必成於此於此弗得出
矣決無可速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楚之兵於楚國也
反將以伐晉秦晉世為仇讐楚子許之楚共王許子穀曰不可
子穀楚令尹當今吾不能與晉爭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下晉若賴能而
使之晉韓公隨人才之舉不失廷皆得所與之才官不易方

吾三分四軍晉有上中下軍及新與諸侯之師
 以逆來者以與楚兵於我未病
 暴骨以逞而使其故國
 大勞未艾未得休息也
 先王之制此先王以君子勞心治小人之
 諸侯皆不敵戰諸侯之兵亦此也
 許鄭成許鄭成
 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晉國也
 公孫舍之公孫舍之
 駟公子穀駟公子穀
 及其大夫門子及其大夫門子
 載書載書
 自今日既盟之後自今日既盟之後
 國而不唯晉命是聽國而不唯晉命是聽
 有如此盟有如此盟
 公孫舍之公孫舍之
 天禍鄭天禍鄭
 國於我國於我
 德音德音
 復飲其裡祀復飲其裡祀
 夫婦辛夫婦辛
 自今日既盟之後自今日既盟之後
 庇民者是從庇民者是從
 亦如之亦如之
 公孫舍之公孫舍之
 昭大神昭大神
 而後者可改也而後者可改也
 大國亦可叛也大國亦可叛也
 武子武子

弟之國而假備焉。謂還及司徒之職而
衛親兄也。故為兄師之國。冠下成公之廟。成公是衛叔公之廟。
從所假鍾磬焉。祭具陳缺之禮諸魯乃祭耳。
楚子伐鄭。鄭無晉救。子駟將及楚平。欲從楚子孔子燭曰。
言不可與大國盟。今歲良賈口血米乾。
晉之可乎。而災焚也。子駟尸腹曰。
唯彊是從。可以死氏者。楚從今楚師至。
不絕則楚彊矣。則楚勢強矣。盟誓之言。
日之盟非且要盟無質。況晉要我為盟其盟神弗臨也。
所臨惟信。信有忠誠之意。信蒼言之瑞也。
之主也。信則實有是事。是故臨之以神明。
左傳評苑。春十四襄公十年。
吾要我為盟而無信神必背之可也。使背之亦無害。
不察其盟而隨之。謂音向。
楚平鄭入公子罷戎入盟。罷戎楚大夫。
莊夫人卒。共王母。
而歸謀所以息民。以役鄭未降志。
勞輸積聚以食。蓋出糶穀以資於自公以下。
蓋出之。元有儲蓄者。
公無禁利與民同之。亦無貪民。
服從給。車服從以給行之期年。
制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

出戰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言衛難於晉楚二大國必亡
 愈於此乎勝於城以之諸大夫皆以為然謂諸大夫皆以爲然
 故鄭皇耳帥師侵衛皇耳楚令之孫文子卜追之之
 山陵言山陵之多有夫出征言出征之事而喪其雄象而喪失
 其大夫大夫姜氏曰征者畏雄言出征之事而喪其雄象而喪失
 去聲下同大夫姜氏曰征者畏雄言出征之事而喪其雄象而喪失
 利大夫圖之大夫其衛人追之言而追鄭師孫蒯獲鄭皇耳
 于大丘言大丘還圖言而追鄭師秋七月楚子麇鄭子耳侵我西鄙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師伐魯圍蕭危蕭趙盾不堪競周沉鄭乎小國乎
 在傳乎死
 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切少子驪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
 人間諸侯之有事也鄭之齊崔杼使犬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宜
 侯伐鄭仲公一齊崔杼使犬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宜
 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已酉師于牛首鄭初子
 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師止而黜其軍無威尉止
 車尉止獲獲內又與之爭子驪子驪抑尉止曰爾車非
 禮也多過制遂弗使獻初子驪初子驪為田漁司氏堵氏侯
 氏子師氏皆畏田馬四族田馬泥城及瑄音者或丁古表
 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公子嬰等之黨
 反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公子嬰等之黨
 於是子駟當國事居子國為司馬子耳子耳為司空
 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

倉門之外笑者欲使遠近見所燒焉衆而後度人見所焚諸侯之師城虎牢

成之晉師城濮及制不與也掃制晉鄭舊地士魴魏絳成之書

曰成鄭虜軍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復故修其城而居之今服

則欲以還鄭故夫子過鄭及晉平鄭乃行于晉楚于彘伐鄭令尹子

書繁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或曰諸侯之師遠鄭而南師繞鄭國而南至於陽陵鄭地

戰十一月諸侯之師遠鄭而南師繞鄭國而南至於陽陵鄭地

楚師不退楚下知武子欲退荀息曰今我逃楚言今我

楚必驕楚自大驕則可與戰矣可以與楚戰也藥麋曰逃楚

言辭晉之耻也晉辱也合諸侯以益耻生晉國之耻不如少如

為愈我將獨進我將以偏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言師

與楚師夾潁而軍曰諸侯既有成行于潁公孫穀之言諸侯必不

戰矣必不從有從之將退諸侯服也服晉不從亦退彼亦得謂

左傳詳元卷五五聚中六先施堂校

師退既退楚必圍我必來圍鄭猶將退也將退師而去不如

從楚亦以退之以退宵涉潁與楚人盟鄭欽從楚畏晉知

欲伐鄭師欲伐鄭師宵涉潁衛營不可不背曰我實不能禦楚言普

能止卑楚兵又不能亢鄭又不被楚攻厄音界鄭何罪楚是而窮

漢不伐鄭不如致怨焉而還以爲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步棊者楚

其罪也不如致怨焉而還以爲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步棊者楚

必救之楚兵必救鄭戰而不克而下諸勝爲諸侯笑則諸侯克不可

命勝負難憑恐不如履也運兵也下未諸侯之師還晉侯二侵

鄭北鄙而歸鄭地也也侵楚人亦還故服王叔陳生與伯樂爭

政士因政事而有隙王右伯與伯樂理直王刀王叔陳生怒而

出秦及河殺奔王復之殺則復以說焉說王叔又知也豈不入王叔

取逐處之河上晉侯使士句平主室晉悼公聞之使危王叔與

師至楚必吾又從之我則晉怒甚矣楚人全軍而勝晉乃同
晉三公子與楚將不能入全軍而勝晉乃同
與晉三公子與楚將不能入全軍而勝晉乃同
於宋使守城者更宋大夫說之謀晉悅使驍場之司馬
而伐宋可矣宋之大夫若我伐宋則宋大夫之謀晉悅使驍場之司馬
則宋大夫之謀晉悅使驍場之司馬
至楚師若吾又與之盟吾乃聽命焉我乃告於楚且使往楚師
矣此則可以夏鄭子展僕宋侯以敗之四月諸侯伐鄭以
諸侯已亥齊夫子光宋向成先至于鄭其莫音其日也向成不以
宋公在門于東門先以鄭之東城門其莫音其日也向成不以
至于西郊鄭西門外以鄭之東城門其莫音其日也向成不以
左傳齊克卷十五襄公中
父侯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于鄭之右還比行而次于瑯琊以會于鄭師于向之
門于鄭之南門西濟于濟陰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乃行成于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范宣子曰不恤後患而
能無貳乎安得之乃盟諸侯道散而無成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諸母臨年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奸母得年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或問茲命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川也各川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先王先公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正時同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殛之明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民之歸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兵于秦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師而盟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悉師以復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使良卿大宰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將服于晉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吾所以不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然則武震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左傳齊克卷十五襄公中
楚人執之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趙武入盟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成寅會于蕭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之皆禮而歸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相厚厚晉侯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盟于蕭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有以藉手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矣晉之德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之

史記

弟以子以兵不用詩曰小雅旅南不弔昊天夫天不弔亂麻有
此禍亂無有定時冬城防之也書事時也通以事為明
周書於是得早城於是魯人將滅武仲請侯罪農事或謂農事故
功之耶禮也得城益鄭與燭火宰石龜衛在趙子吉特藏于晉
楚人然而執之至今不召龜言於子襄曰襄說令尹一先王
下征五年守之行以須前五十年而下其吉也而歲習其祥用
年卜吉也成國其古謂則祥習則行皆吉則出死守不肯則增
修德而改卜不相因是謂不當如此則增修其今楚實不克
今楚不若先王之修行人何罪為使人者止鄭一卿使漆而疾
齊所以不能與晉競行人何罪為使人者止鄭一卿使漆而疾
齊以除其偏貪者多則勢相偏貪楚執惡必如漆則
難解勢不相偏必相以其固於景公之心然惡於國事焉用之如漆則
知難而疾惡楚國國公十年集公中
左傳評苑國公十年集公中
留良齊楚使歸而廢其使吉往年鄭連良香便楚其意正故
居乃所以廢其運使之本意事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良香既出
歸之則必然懷其而不相牽引也使相牽引令鄰國大臣不猶怨
唐而惜我其失夫而相牽引也不和則事語之心不固不猶怨
乎豈不勝於楚人歸之從否與之諸
經千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荀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弗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公會吳于向
其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駟西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
其使較叔老雖介亦列於會為梓梓宋仲閏新北宮括在會
情慢不攝談貽爾人蓋欲以結率諸侯嘆成霸二月乙未朔日
功也其木在向諸侯會以故同會吳向知也
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弗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大夫夫不
已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弗曹等侯秦成以其自敗會
之滿彼諸侯失國皆著不書楚之賊也

以臣事于晉之先君至于今不貳
至乎今而昔文公與秦伐鄭
內侯亦不外叛也

魯公三十年晉文秦人竊與鄭盟
秦穆公從殽之武而舍戈焉
使杞子逢孫楊於是有欲之師所以備公三十二
曹成敗之戰晉兵伐元其下而我或當秦師不復候之收麥雖嫌
遇無兵于上

我諸戎實然
實戎則諸戎信有勞矣譬如捕鹿之逐鹿者晉
人角之
晉禦其上猶諸戎持之於虎之下自是以來自敗秦晉
此虎也
我何以不免言此何以不免罪己知自是以來自敗秦晉
晉同楚
此虎也我何以不免言此何以不免罪己知自是以來自敗秦晉
之百役
晉有九百與我諸戎相繼于時無驕望之時以從執政
以從執政大衛縶志也
二道從戰于欒豈敢離境過越其地也
臣之所使令
大衛縶志也二道從戰于欒豈敢離境過越其地也
朝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
晉之謂帥白有闕失以攜
諸侯所以難諸侯之心而罪我諸戎
及言諸之罪我諸戎飲
主傳書事
不如昔也

食衣服不與華同
言其口之飲食身之衣履皆不同於中國勢幣不通不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焉為惡於晉不與於會諸侯之言亦無藉焉氏亦無所聞賦菁蠅而退青瑣詩小雅篇名成子國文訓曰為奇兵鉞又賦菁蠅而退青瑣詩小雅篇名成子國文訓曰

宣子辭焉
故十旬辭謝之使即事於會侯之會成愷悌也說者以為晉君之不各也不善於是子叔齊子即字為季武子介詞者也成爲晉馬不得特違

便而告下向自是晉人輕曾繁
晉人以魯為有禮自足而益敬其季札立以季札為賢而遜之孔遠八次季札辭不肯受曰曹宣公之卒也以季札為賢而遜之孔遠八次季札辭不肯受曰曹宣公將立于臧而以千載為君子滅去之地遂弗為也為君以成曹君於是負芻君子曰能守節子城能守臣節君義前也吳德

李紀解蘭
承民曰李紀劉休烈不以死其行其義起不以名凡天下皆有難以天下情而況貧士

前此秦之伐晉也乃命大猷歸師晉人謂之逕延之役楚子期樂鉞曰

昔此伐報櫟之敗也故欲以報之又無功也此復也秦之伐報櫟之敗也故欲以報之

行及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戎路見下軍已為成

不敢耻乎與士鞅也泰師上句士鞅同之

攻焉然乃為泰士鞅反乃歸樂患請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言我

水不兵所說而汝也下同言及余弟或後弟而子來汝子

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士鞅共謀秦而弗遂宋公不書人情也

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宋公不書人情也亦情也

向之會亦如之宋公不書人情也亦情也

書於伐秦宋公不書人情也亦情也

左傳評苑國卷十五襄公十年十一七俗堂梓

士鞅曰秦伯曰以其汰乎修有取士之道乎對曰然也樂壓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免其身也其在盈乎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武子室書

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樂書魏武子之德在民武子室書

榮封依其制令勿萌伐詩在召南况其子乎其子而不愛之乎

樂壓苑若履既盈之善求能及人水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

藥書之德施於民而壓之然章而望之汰虐其終將於是

著已久而眠民矣泰伯以為知言泰景公以十昭魯

子在所以為知言泰景公以十昭魯

復之乃為請於晉而使召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父子孫

惠子甯殖也甯武子之子皆服而朝會於銅園音潮日吁不召

公教咸二云使共食

[illegible]

師範書院
新軍無帥 故舍之 逐舍之 匪師曠侍於晉侯 晉樂師名曠
晉侯曰 衛人出其君 逐衛公 不亦甚乎 不以臣逐君 對曰 或者其
君實甚 師範書院言 衛侯之 良君將當善而刑淫 實良之君當
有兵 養民如子 父用之義民也 蓋之如天 天之養民也 容之如
地 地之養民也 民奉其君 事其君也 愛之如父母 其愛父母也 仰
之如日月 其仰君也 敬之如神明 其敬神也 畏之如雷霆 其畏
雷之可出乎 此之奉君如 夫君神之書而民之望也 君所以
奉宗祀而為神之主 若困民之主 若困民之主 困若人主而 賢神乏祀
以神惠澤而副民之望 若困民之主 困若人主而 賢神乏祀
絕其祀 百姓絕望 以副民之望 社稷無主 以為神之主 將安用
之 耕安用如 弗去何為 神於人故去之 天生民而立之 君生民
為之 立望望使司牧之 使為民之司為民 勿使失性 勿使失性
古傳 有君而為之 有君而為之 有君而為之 有君而為之 有君而為之
使過度 勿使過度 是故天子有公 所以天子則 諸侯有卿 諸侯有卿
則有卿 卿置側室 卿置側室 大夫有貳宗 大夫有貳宗 大夫有貳宗
友之 有朋友 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 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
下皆有親暱 信相輔佐 半者 國養焉 有善人 以相輔佐也 有善人
使以輔佐其 善則賞之 則有賞 過則匡之 則有匡 匡之則正 匡之則正
救之 則有救 失則華之 則有華 自王以下至於各有父兄
子弟 而又有史官為贊為詩 以教誨 工誦箴詠 有樂師以誦
夫規誨 規誨之事 士傳言 士傳言 士傳言 士傳言 士傳言
政聞君遇 則商旅于市 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 百工獻藝 百工獻藝
相誹謗於道

於晉使告于晉魯成八年告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
 邾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平公立是遂不克會邾侯魯公秋
 充合諸侯為明年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婦送葬子伯也
 晉滅郕隱公五年宋人或得王人得獻諸于罕上者以獻于罕
 弗受其獻獻王者曰以示王人言治以此示王人以爲實也王
 以我所獻獻之以此為獻子罕曰我以不食爲寶言我以無所
 得為寶故敢獻之以此為寶若以毀我汝告以皆喪實也汝失上皆
 爾以王爲寶王為寶若以毀我汝告以皆喪實也汝失上皆
 失其不若人有其龜我今不愛龜我不會而汝不得龜者得龜者
 而告諸于罕小人懷璧言我小人也不可以殽鄉因此而
 納此以請成也今獻此王所以子罕與諸其里者其諸所乃之
 使王人爲之攻之侯治王治富而後使優其所以與解王在
 左傳詳苑國志下五集公中
 而遣十二月齊人有言衛侯之事而歸諸范氏諸侯衛侯之事
 人既沐女父之狗而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
 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諸音者

君細賜命而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吉且又使風沙衛刑以扶扶
 為惠不終其傷而灰代小木也棟屬滅堅著不受辱乃以體於士以扶扶
 其傷而灰代小木也棟屬滅堅著不受辱乃以體於士以扶扶
 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宋華閱卒華臣弱也之室臣
 之室臣比閱之子華臣以平仍反宋華閱卒華臣弱也之室臣
 比新立其嗣其室而優易之勤以鼓反使臣其幸華吳臣
 親率比之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滅力勤焉於六人以鉞殺華
 宋華臣民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滅力勤焉於六人以鉞殺華
 合左師之後合師成邑後原後賊殺左師懼曰老無罪也
 自稱言賊曰曰比私有討於吳賊謀害吳比私遂
 已無罪賊曰曰比私有討於吳賊謀害吳比私遂
 吳之曰昇余而大璧昇與也而汝也宋公聞之宋平公曰臣
 也不唯其宗室是暴與臣以汝大璧王宋公聞之宋公聞之
 是大亂宋必逐之臣無狀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宋之卿也大臣
 不順國有大臣臣無狀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宋之卿也大臣
 宋平公從左師為已短策策馬也苟過華臣之門必驕惡之不說
 向成之言左師為已短策策馬也苟過華臣之門必驕惡之不說
 而去惡去聲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癘狗癘狗入於華臣氏狗
 征約也誠逐而走入華臣國人從之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使臣
 之家要爵封又居國父為平公築臺公築臺為遊觀之地也
 逐約而驚也宋國父為平公築臺公築臺為遊觀之地也
 妨於農收莊助農事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待農人收穀後
 然後公弗許平公築臺者誰曰築臺之人作歌澤門之誓
 與父白色居於實與我役此人也公孫志邑中之黔也
 執小總自執以行紀業以紀行於業而扶其不勉者
 之因曰吾儕小人皆有閑處門戶以閑處也
 寒暑閭閻盡全所以避天今君為一臺我君而不速成也

門及西郭南郭焚以大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二子晉大夫難
 焚申池之竹木中史稱內城門外郭城無城此地名竹木王寅
 焚東郭北郭范欽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門齊東左驂道
 還下門中州之左驂道還下齊東以枚數闔左驂道
 齊大夫曰師速而疾而所成其急略也地無又攻意將退矣
 君何懼焉懼於此且杜稷之主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輕則失衆失其衆君必待之君必少安將犯之
 行犬子抽劍斷華不止乃抽劍斷華不止乃抽劍斷華不止乃抽劍
 東侵及緄水名東侵南及沂水名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子孔
 左傳所范春秋左傳卷之六
 子使告子庚尹公于午子庚弗許其請楚子問之王
 其使揚豚尹宜告子庚子庚弗許其請楚子問之王
 稷卨位以來而不出師兵計伐必不從禮不從禮必不從禮
 不殺卨位卨位於今五年五年師徒不出未嘗城人其
 以不殺為自逸自求安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忘先君之業矣
 命子庚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不事申乎吾以利社稷所以不從不從不從不從
 出見使者稽首而對稽首而對稽首而對稽首而對稽首而對
 臣請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若其勢不可連收師而退兵而退兵而退兵而退兵而退
 出無功以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治兵於汾治兵於汾治兵於汾治兵於汾

有以爲虐刑殺到子已故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

刑罰者月雖有刑不在虧市於朝市暴誅不累夏五月壬辰

賈誓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莊公卽位太子執公子牙於句瀆

之丘晉語以風沙衛易已公場已徧奔高唐以叛高唐之

版晉士勾侵齊及穀之時及齊聞喪而還開雲公之禮也伐表

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四年晉伐秦于燭見六月

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天大有功則賜服路故簡王以行

兼其室厚之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傅射經不言出計從若於

昏也以高厚從黨公會謀之以鄭子孔之爲政也惠國人患

左傳評苑卷上襄公下

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獻止等作勤西宮與純門之師

師至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季孫氏之甲守字也甲晏子居

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父志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國討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与子孔主婚之子也宋

皆勳穆公先上子孔主婚之班亞宋子也說次而相親也王于孔

亦相親也二母相親故上下孔與亦相親愛傷之四年應德四年子然卒

簡之元年魯襄八年十七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華子良之室使

孔即子孔與二父相親三室如一子孔子常子良三故及於難

故相助其子相思亮反楚右尹之官鄭人使并及難

子盾當國子西聰政立子產爲卿前公銷切益齊慶封固高唐

風沙衛之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圖之見衛在城土號之非公號

國經

三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左傳

卷十六襄公下

十三

夏

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荀息子孫子孫子孫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無仲孫速帥師伐邾殺其大夫公子然

公子然奔楚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年春及晉平公盟于向

故也

弗能報也

欲以蔡之晉

陳慶虎慶寬公子黃之偁

也

無告

傳食

食夜

晉侯

齊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荀息

子孫

伯杞

伯小

邾子

盟于

澶淵

秋公

至自

會無

仲孫

速帥

師伐

邾殺

其大

夫公

子然

奔楚

十月

丙辰

朔日

可明徵也言行可明而後可以治人先能自治夫上之所為民
上者所民之歸也而後上之所不為上人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或為之
為惡是以加刑罰焉然後治之而莫敢不懲則民無不懲若上
之所為自先為惡而民亦為之皆為惡乃其所也其理如此又
可禁乎其可禁之夏書曰今虞書云念茲在茲念茲在茲此所行之
身然後可行之釋茲在茲釋除也有所除治於此人必其在此
言茲在茲名此事實此事實皆當念之允出茲在茲主於此心
則善也惟帝念功此說非徒言帝當念此善功也後將謂
由已壹也載孫釋書之意以謂在上意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然後有差功之可念也庶其非卿也庶其非卿也故曰非卿
議李孫無信實而實人重地也重地也故書其人其人齊侯
聞丘之雖賤必書孫感必重地也則隱名彰以懲不事齊侯
左傳詳死不義公十
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卒賈于句瀆之
丘公子鉏來奔奔叔孫還奔莒於齊公族言非公子牙
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國不可為也
遂以疾辭遂以疾辭其言方義時方闕地下冰而牀焉闕地
地下水其中而安重爾衣裘爾衣裘衣裘衣裘而而
也少食而而而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瘵則甚矣瘵則甚矣
而血氣未動言無乃使子南為令子南公之迫也
楚子堅於范宣子宣子宣子生懷子懷子范宣子
其亡也其亡也其亡也范宣子范宣子故與故與
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下則下則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

五加粉言無不行和大夫外舉不棄賢謂其舉解孤也內舉不失親謂其舉其子初

其獨遺我乎而不拔手詩曰抑之篇有覺德行詩言有此志者

四國順之則四方之國夫子學著也覺之君子晉厥問叔

向之罪於樂王鮒謂叔向有罪否對曰不棄其親於兄弟之間

其有馬向以與叔成說因詰問而謝之於是和奚老矣亦在

年聞之被囚乘驛而見宣子驛傳車也自申邑而來見范句

日詩曰烈文廣惠我無疆言文武百神無有疆域之子孫保之故周

將者皆書曰災書亂聖有謨勳聖勳者謀善者也明微定保明

證其謀勳夫謀而鮮過有謀勳之謂也鮮上聲惠訓不倦養

而定安之無厭德叔向有焉此二者叔社稷之固也杜預所

則惠我無疆之謂也叔向者行之社稷之固也杜預所

相以安猶將十世宥之假使稱十世子孫以勸能者來有能如

在傳詳死國卷下宗葉公下十八

此今壹不免其身之故遂併說及其兄以棄社稷叔向乃往

者社稷也亦或貳予此不可撓鯀殛而禹興皆無陸洪水所以

治水此不以反罪友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太甲終然伊尹之色

年太甲悔過伊尹復之太卒無怨色此不以小怨妨大德也管

甲仍以伊尹為相桓去虢蔡周公誅之周公右王管叔周公成王為相也此

蔡為戮周公誅之周公誅之周公誅之王管叔周公成王為相也此

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韋紐綬今奈何以叔虎之罪殺

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韋紐綬今奈何以叔虎之罪殺

為書行善力誰敢不勉以為善者多殺何為後人不以為惡

也宣子說稅刑音之與之乘輿來矣同以言諧公而免之平公

而免叔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不見叔向而歸

免焉而朝叔向以明任義之非為已也初叔向之母妬是叔向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叔虎之母有美色其子皆諫其母勿妬忌

其母曰... 其生龍... 多知龍... 余何愛... 叔虎... 吾氏之... 鄒掠之... 陪臣... 將逃罪... 伏地... 晉國... 左傳... 卷十六... 其母曰... 其生龍... 多知龍... 余何愛... 叔虎... 吾氏之... 鄒掠之... 陪臣... 將逃罪... 伏地... 晉國... 左傳... 卷十六... 其母曰... 其生龍... 多知龍... 余何愛... 叔虎... 吾氏之... 鄒掠之... 陪臣... 將逃罪... 伏地... 晉國... 左傳... 卷十六...

叔用聖... 叔聞之... 二十有... 老卒... 薛伯... 二十有... 叔用聖... 叔聞之... 二十有... 老卒... 薛伯... 二十有... 叔用聖... 叔聞之... 二十有... 老卒... 薛伯... 二十有... 叔用聖... 叔聞之... 二十有... 老卒... 薛伯... 二十有...

今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公使
朝下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以正卿時官也公孫僑子產也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當魯哀公九年寡君於是即位鄭公即位
八月鄭公即位而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于執事鄭公即位
是行也晉之行我二年六月九年朝于楚楚不見禮晉於是行
戲之役是年晉伐鄭同盟楚人猶競楚國勢強而申禮於敝邑
是年冬楚人伐鄭鄭人欲從執事我鄭國勢強而懼為大尤又恐
曰申禮於敝邑鄭人欲從執事我鄭國勢強而懼為大尤又恐
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所懼在此皆歸解也我四年三月之十
先大夫子驪又從寡君以觀舉於楚曰觀舉亦歸解也楚人
在晉國與晉國是年有蒲之役晉伐鄭謂我敝邑晉伐鄭
而何敢差池一以從晉也楚亦不競楚亦不競楚亦不競
見我寡君盡其土實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中重以宗器
鍾簠之屬是時鄭人以受殽盟以受殽盟逐帥群臣隨于執事
石孟石孟以會歲終正月朝而歸而歸貳於楚者子產
有以告楚楚人之明年楚人之明年楚人之明年楚人
也子驪老矣公孫僑公孫僑公孫僑公孫僑公孫僑
晉平公見於晉晉平公晉平公晉平公晉平公晉平公
與執轡焉執轡焉執轡焉執轡焉執轡焉執轡焉

東夏東夏東夏東夏東夏東夏東夏東夏
先王先王先王先王先王先王先王先王
無後無後無後無後無後無後無後無後
病病病病病病病病
揚揚揚揚揚揚揚揚
其患其患其患其患其患其患其患其患
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邑邑邑邑邑邑邑邑
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受命受命受命受命受命受命受命受命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既既既既既既既既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君君君君君君君君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立立立立立立立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叔申叔師之子弗應而退子馮與言而從之子馮追入於人中

又從之遂歸中叔不答退朝若臣見之熱中

曰吾三困我於朝人中也遂歸也吾懼所以不敢

不見請見吾過遇我有姑告我汝自何疾我也而不答我之

對曰吾不免是懼免與汝同罪何敢告子貴故以白何故問以

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謂八人者有子南得罪如子南觀

起車裂如起者將何故不懼安得至懼自御而歸懼自御其車

以不能當道不能當正道至歸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

謂我通來所謂生死而肉骨我已命申叔生之我為骨而中

見中叔諫所謂生死而肉骨叔肉之言申叔於我有更生之恩

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叔之相王以義則可知相焉不然若不能

請止勿相知也辭八人者此八人者而後王安心不疑于馮

卷十六襄公下廿四

十二月鄭游睨將如晉游擊公子孫襲于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

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日已

治之而已水之四月子襲發良而立大叔茂將殺子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

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長求亡妻者使瘞

其所使游氏勿怨以拘強狀弱賄賂之宜曰無昭惡也文宣

降孟

明也

析諫曰不可諫莊公言不可臣聞之臣之所聞如小國間大國
 之敗因國固有樂氏而毀焉而必受其怨受其怨之災故君其
 圖之力注公自弗聽莊公陳文子見雋武子雋武子崔杼也
 曰將如君何文子言君將如之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我己君弗聽
 也君不從以為盟主諸侯爭晉以而利其難今我利其難而
 群臣若急晉訪秦而君於何有言不能顧君也君之難去豈
 女姑止君文子退而告其入曰左右崔子將必死
 謂君甚謂君伐盟主而又過之好欲執君則其惡不得其死必死
 善終過君以義其君之過猶自抑也尚當自抑也况以惡乎况以惡乎
 行弒逆齊侯逐伐晉取朝歌朝歌今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
 分兵為二部五門晉國道太行山張武軍於焚庭張武軍於焚庭
 在河內對反因音泰一張武軍於焚庭
 左傳戊卯郕取晉邑而守封少水為京少薛昭反以報平
 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翹
 之十束陽晉之山東魏昭廣平以比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楚將大夫勝晉升一申證反楚力之反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次于雍榆禮也故曰主至武子無適子魯季孫宿正室公孫長
 張大夫下同而愛悼子悼子為兄而季孫宿愛少子欲立之
 退歸盡將行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
 乃止立止訪於臧紇以其事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
 立之武仲為季孫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反下同既
 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之通樽新樽復召悼子降
 逆之大夫皆走迎悼子反旅而召公鉏通行為振而使與之為

從之無言武仲哭之哀出邑哭
 以知名乃為人所多涕而出
 其御曰武仲之
 孟孫之惡子也
 言孟孫與武而
 不相得
 來如是
 哀哉
 季孫若死
 孫若季
 其若之何
 季孫愛汝皆也
 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
 孟孫雖惡我
 猶能愈我之病
 疾之美
 季孫其毒滋
 多疾為我
 孟孫以藥石去
 吾亡無日矣
 我之病
 孟氏開門
 之門門告於季孫曰
 季氏告
 臧氏將為亂
 武仲欲為
 我葬
 不得成
 季孫不信
 臧孫閉之
 城
 冬十月孟氏
 將辟藉除於臧氏
 辟穿蔽也
 於武氏僕人除道
 孫亦
 使正夫助之
 正夫陳正
 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甲士或作者
 從才周反
 孟氏又告季孫
 季孫怒命攻臧氏
 見其有甲
 乙亥臧
 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
 鹿門魯都城東門也
 武
 子鑄生賈及為而死
 所治蛇螫移繼室以其姪
 女子謂兄弟
 大結反
 穆姜之嬖子也
 穆姜姜嬖母之弟
 生紀長於公宮妻
 氏愛之故立之
 立為宣
 臧賈臧為出在
 武仲之兄
 其時二子
 出在特園
 臧武仲自朱使告臧賈
 使人告且致大莩焉
 大莩
 之大也
 曰紇不佞
 不佞
 失守宗祧
 宗謂國祧謂諸侯失守
 敢告不佞
 不佞
 兄言已紇之罪不及不犯
 言我非有他罪
 子以大蔡納諸魯
 魯公納之
 其可
 賈曰是家之禍
 也
 否言是我
 非子之過也
 非汝罪
 賈命矣
 從武仲
 再拜受龜
 而受使為以納諸
 臧賈使弟臧為
 結遂自為也
 兄請而自為
 臧孫如防
 防氏邑
 武使來告曰
 告魯紇非能害也
 我非能

日未中而棄之日未中而棄君之命不為成戰何以事君何以盡事君之道 莒子觀鼓
 之莒子怒乃從而伐之 獲杞梁杞梁之妻 莒人行成勝
 大國益齊侯歸公 莒子公葉遇杞梁之妻於郊 杞梁妻行
 故行城齊侯使人辭 杞梁之妻曰殖之有罪 有罪而克何辱命
 使弔之往弔其妻 辭不受弔曰殖之有罪 有罪而克何辱命
 馬命命來弔 若見於罪若杞梁之妻 猶有先人之教廬在 有杞
 家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下病也婦人無外事故言 齊侯弔
 諸其室齊莊公乃弔諸杞梁 齊侯將為藏紀田齊侯以田
 臧孫聞之將與已田見 乃見於齊齊侯與之言伐 齊侯自
 防一討防一討 多則多矣功多上多字職功也 多字多
 抑君似鼠抑君之鼠 夫鼠大物 晝夜夜動晝夜則動 不穴
 於墮墮安 須臾始安須臾始安 畏人故也 所以如此今君聞晉
 左傳評左傳評 卷十七卷十七 襄公襄公
 之亂今君聞晉 而後作焉而後起兵伐晉 穿將事之晉寧又
 適厥之非鼠如何非鼠 非鼠之所為夫鼠大物 晝夜夜動晝夜則動 不穴
 與田莊公果怒乃不 仲尼曰按杜注孔子以二十二年生至是
 知之難也吉用智之難 有貳武仲之失貳武仲之失 而不客於
 魯國魯國 抑有由也此說有所 作不順而施施不怨也 之謂
 不順已之謂怨怨仲尼 仲尼曰按杜注孔子以二十二年生至是
 茲當常念如在此已月也 順車怒施也釋齊之意以為作事
 經三十有四年春秋孫豹如晉 仲孫鴉帥師侵齊夏楚子
 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既齊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

取其族還自害 秋侯侯將有晉師之師使陳無字從楚楚
如楚辭且乞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公城陽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出之管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將以伐齊水不克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次于棘澤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師求御于鄭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大吉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大元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大叔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二子在帳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便御廣車而行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後從之乘皆路轉而鼓琴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皆取胃於囊而胃入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師弗待而出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曰公孫同乘兄弟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者志入而已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子自棘澤還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師之役故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子師于荒浦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敬逆二子而告無之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可子焉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以待其卒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明無我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聘且賀城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晉侯驍程鄭使佐下軍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子羽不能對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然明曰是將矣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而能懼而思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人之下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其有公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左傳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經三十有五年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弒其君光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曹伯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孫舍之帥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同盟于重丘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入于夷儀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已楚屈建帥師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陳陳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不獲其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傳二十五年 師未得相見 師帥師送之遂伐之侵介根

晉侯之舅 男女以班 賂晉侯以宗器 樂器祭之 樂器
 六正 三卿 五吏 三十 百官正長 師旅 百官正長 師旅 百官正長 師旅
 夫百官之正長 師旅 百官正長 師旅 百官正長 師旅
 為路 守守 固 晉侯許之 晉侯許之 晉侯許之
 侯 公使子服惠伯對曰 君舍有罪 以靖小國 君之惠也 寡
 君聞命 夫晉侯使魏舒 宛 洩 逆 衛侯 衛侯 衛侯
 與之夷儀 崔子止其輅 以求五鹿 衛侯 衛侯 衛侯
 陳侯會楚子伐鄭 年 常陳陸渾者并埋木刊 也 也 也
 怨之 六月 鄭子產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 宵突陳城 舍之 舍之
 公孫傷也 而平陳 夷儀 楚 遂入之 入其國 陳侯扶其犬子偃師
 奔墓 欲逃 遇司馬 栢子曰 載余 陳之 曰 將巡城 以哭 城 遇賈
 復 獲 獲 載其母妻下之 而授公車 公曰 舍而毋辭 曰 不祥 也
 猶不欲男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 亦免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 與
 子產親御諸門 欲服之 而已 故築侵掠 陳侯使司馬栢子賂以
 宗器 陳侯免擁社 示服 免服 擁社 抱社 主 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
 待於朝 繫以囚係 以待命 繫子展執繫而見 陳侯 再拜稽
 首承飲而進 馱承飲 承飲 承飲 承飲 承飲 承飲
 不將以歸 祝校社 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 司空致地 乃還 節 節 節
 陳侯改正其眾 勞 勞 勞 勞 勞 勞 勞 勞 勞 勞 勞 勞 勞 勞 勞 勞
 定之乃還 伐齊而所同盟 趙文子為政 趙武代 今薄諸侯之幣而
 成故也 以明 齊亦同盟 趙文子為政 趙武代 今薄諸侯之幣而
 重其禮 以待 齊亦同盟 趙文子為政 趙武代 今薄諸侯之幣而
 也 齊亦同盟 趙文子為政 趙武代 今薄諸侯之幣而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請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
遂子焉為建為令尹屈建為莫敖舒鳩人卒叛舒鳩人卒叛
今子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人卒叛吳人救之于木遽以右師先
居其間七日若楚師子子木遽以右師先乃禽也乃禽也
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禽也簡師陳以待我乃禽也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能復
之傳諸其軍乃禽也簡師陳以待我乃禽也
八月楚滅舒鳩乃禽也簡師陳以待我乃禽也
晉人問陳之罪乃禽也簡師陳以待我乃禽也
鄭子產乃禽也簡師陳以待我乃禽也
如配胡公乃禽也簡師陳以待我乃禽也
至于是賴乃禽也簡師陳以待我乃禽也
蔡人殺之乃禽也簡師陳以待我乃禽也
至于莊宣乃禽也簡師陳以待我乃禽也
成公播乃禽也簡師陳以待我乃禽也
又我之自入乃禽也簡師陳以待我乃禽也

君所知也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大惠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我之有以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東門之役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陳之知其罪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功所以使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命言周之先王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左傳評苑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自是以衰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晉人曰何故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王命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公布命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復於趙文子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相鄭伯如晉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伐以結成仲乃禽也今陳忘周之大德乃禽也

因問子產
為政何如
思其始而成其終所以成其終也
民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思其始而後成其終也
力而行無越恩所行之意不如其終之有咩
行如此雖有過獨欲公自死使與密書言出外至足入于夷
矣豈然亦少矣獨欲公自死使與密書言出外至足入于夷
能之已使人與其密書許之十年實壽子也故現子犬叔
子言求復其國密書許之十年實壽子也故現子犬叔
文子聞之文子謂大夫曰嗚呼美息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
後者各風小弁之時言今我不能自密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片
子必身受禍不可手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大凡君思其終
將可手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大凡君思其終
思其後也思其可後行之如書曰周書蔡仲之命慎
也可成思其後也此然後行之如書曰周書蔡仲之命慎
始而致終繼其創始終以不因故其終無諱與今文小異慎
懈焉人臣若自早至夜以事一人以盡事今密子視君不如奕
左傳評苑卷十七髮公白
棋今悼子輒欲廢置其君其何以免乎安龍突者舉棋不定謂
棋會不若圖然雖音其不能勝而况置君而不定乎何况容
子一着或差不勝其耦其對敵長而況置君而不定乎何况容
可輕不免矣於不九世之卿族齊氏世自肅武公世也一舉
易水言降子必因此可哀也哉公穀廣喜

春秋左傳評林卷之十八

盡二十八年

襄公五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郕別二十五年夷儀會也古泲反其

五月秦晉爲成晉師起如秦泚盟秦伯車如晉泚盟謂平秦伯

闕其成而不結不結固也謂爲後年解成起本當雖

秦反成而不結前年之未而特以此者傳寫失之

甲寅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弒其君剽劫反衛孫林父

入于戚以叛而耶未居位封甫寧邑背國猶為叛也甲午衛侯行復歸于衛位曰復

復歸名與不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僂于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

曹人于澶淵御會公侯皆應駭若皆稱人方責宋直向戌後期故書長青以

宋公殺其世子痤衛君以殺惡其父于相晉人執

衛寤喜八月壬午許男寤卒于楚未同盟而冬楚子蔡侯陳侯

卷十八 襄公五年

伐奠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秦穆公姊嫁晉襄公和於晉歸其廬反子

尚命召行人子負按向羊舌肸也召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

當御進也子朱言我當
三云如是三叔向不應
次言之叔向不應子朱怒

班固曰班固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當御次而不使是

子朱攬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言二國之今日之事

幸而集今日二國講和晉國賴之二國息兵則晉國之安不集不幸其三事

暴骨 二國交兵則三軍暴
了道 二國之言無私
言子負如此

音子常易之波傳二國之妾以事君為行人而安亂靜命五

[illegible]

或人救之。乃得去。美言晉國。庶幾免之。吾臣之

吾民之所望者力爭爲國

汪華忠曰臣事
能乞前矣

爭而抗切拂夫不務德而爭善謂所行為善私欲後此心

家必以師曠曰名實公室懼言者之公室懼臣不心競而力

甚多大已能無卑臣各陳私欲以衛獻公使于錡為復好

辭公之母弟名鮮獻公辭則公室平故如強命之敬似飲又子鮮

使為己求反國鮮有仙辭能不敢如強命之敬似飲又子鮮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臣然以吾故也許諾私公使與密喜言言度密喜曰必于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于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如上得以公命與密喜言曰必

而將事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伐

臣等謹按宰殺曰不可。言不可。獲罪於兩君。先楚惠子受獄公孫釐子受獄公孫釐子受獄公孫釐子受獄。

遂見公於表儀將獻公入反而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恤憂也

夫人也。爲人如故不勝若不巳。死若不止其難成無日矣。則彼豈將皇不义矣
 子曰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
 義多不悼子曰雖然第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通
 出悼子曰雖然第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通

居守子孫文二月庚寅審書右宰殺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傷

遺書曰劉善祇其君剽言罪之在齊代也懷受父命之舊孫

父以戚如晉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國書曰孫氏也臣之澤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戰也而林父之
可以退重以事己自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而林父
納之例言國之所納公而後其大夫逆於竟者而自車攝
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手而與之言道逆者大夫迎而自車攝
之公但坐車逆於門者失夫迎領之而已故公攝心易生領戶
之公至國使讓叔文子使大夫黃太叔曰寡人淹恤在外
在外二三千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言于外使臣知通惠
子獨不在寡人不知其言太叔攝心易生領戶之言曰非
所怨勿怨皆人言言非所寡人怨矣怨者故怨汝也對曰臣知
罪矣其罪臣不佞不才不能負羈縻以從杆牧圉也養牛曰
左傳評苑 卷十 襄公五年 襄公五年 襄公五年
有居治謂公孫立臣不能載通外內之言以事君二心而通
已告之臣之罪二也此二有罪二罪敢忘其成敗乃行
而行從近開出為使從之公使止之孫氏怨于晉晉成氏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怨于晉晉成氏怨于晉晉成氏怨于晉
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氏怨于晉晉成氏怨于晉晉成氏怨于晉
不如也遂從衛師敗之開制或父或母或孫氏怨于晉晉成氏
復嬖于晉衛侯入書曰伯賞入陳之功前年三月甲寅朔
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大路皆王所賜車先八邑
及命服為邑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
曰自上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上十一年及齊見經

九年乃立子產為卿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改及實禮請辭邑
故位在四卿所界反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改及實禮請辭邑
謂六邑也公固爭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孫揮曰
子產其將知政矣故國讓不失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
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晉子秦人侵吳及雲
要聞吳有備而還晉如字晉力供及遂侵鄭晉之侵吳五月至子
城康鄭皇頡成之邑鄭九輪反鄭戶結反出與楚師戰敗宋封
戊囚皇頡鄭皇頡成之邑鄭九輪反鄭戶結反出與楚師戰敗宋封
宋封戊年正於伯州犂伯州犂二子執州犂宗之子出奔在伯州犂
所爭君子也言二子執州犂宗之子出奔在伯州犂
指王于國曰夫子為王子國人其何不知認得之上其手其手
上上此乃楚君下其手又下其手以曰此子為宋封成乃楚人
左傳評苑 卷十 襄公五年 襄公五年 襄公五年
封方城外之縣尹也乃楚國方城山外之邑也州犂必上下其
曲言王于誰獲子二行誰獲子二行誰獲子二行誰獲子二行
王而也王誰獲子二行誰獲子二行誰獲子二行誰獲子二行
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成城康印董父與皇頡成城康
也成書反楚人囚之楚人所執以獻於秦而以為父與皇頡成
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楚人所執以獻於秦而以為父與皇頡成
之以為請子產曰不獲秦人必不許為去聲受楚之功秦其
不也而取貨於印氏以請之楚人所執以獻於秦而以為父與皇頡成
弗從若不得楚師其備在故邑之勤勞秦人不平然不更勝從子
之弗從若不得楚師其備在故邑之勤勞秦人不平然不更勝從子

王莽見白狼
鹿公自新也
句法說之在至

從生女子南司徒宋大赤而毛章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師伯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也喜下大夫共姬子共姬與之食公

見棄也而視之充也姬納諸御嬖生佐平公元公子名惡而姚

心腹天子娶美而狠平公太子名寵美而心腹大舍左

師畏而惡之極且惡之惡去聲下同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

師伊戾寺人名為太而無寵不得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使者

隨千求大子知之舊手楚請野享之野而享之公使注從太

伊戾請從之子行公曰夫不惡安乎豈不思汝之言快

曰小人之事君子也答言我等小人惡之不敬以待命致我以致君

去聲好之不敢近敢親近避而去聲今人太子之出也豈然有

敢有貳心乎而貳其心縱有其外人以供其外事共音某

左傳評苑莫共其內若我下行恐無臣請往也此我所遺

之也則欲用牲加書徵之伊戾拙次以書告于地而所告

公乃能車而告曰太子將為亂謂言太子既與樊客盟矣

野外公曰為我子言淫姦為又何求則中國同破之有也對曰

欲速得為君公使視之往覩其處則信有焉如書之逐公囚

天子而四之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吾知疾失則我必左師

乃召佐使請曰日中不來而佐不至吾知疾失則我必左師

聞之各左師聞天聒而與之語貼謀也貼于佐而左師怒

太子故致害過期日中而乃縊而死太子佐為太子乃立佐公

之脂音活徐聞其無罪也平公後來方乃掌伊戾赦而佐之掌音某左

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詳見成公十六年注。若塞井夷館，塞其井夷其館，成陳以當之。平其地而
楚之樂荒，易行以誘之。樂其地樂中軍之將佐也。易行誘左前軍
之兵，易去聲。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卻，鉤中軍之將佐也。二穆，子重子
辛皆出，上同。中行子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中軍王族也。文其
將左軍，子辛將右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中軍王族也。文其
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燹，王夷，師燹，王夷，師燹。王夷，師燹，王夷，師燹。
必逆反下，如子反及之。子反，鄭叛吳興，吳人自此日叛楚失諸
字，勝子廉反。子反及之。子反，鄭叛吳興，吳人自此日叛楚失諸
族，諸侯公立，則當貴皇之為也。此貴皇之為也。此貴皇之為也。
矣。楚之言，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言又有甚於析公雍之
椒舉娶于申公冶，女實違之。椒舉，伍舉也。子年得戾而亡，奔君大夫謂
椒舉，伍舉也。女實違之。椒舉，伍舉也。子年得戾而亡，奔君大夫謂
南望，南以望楚，曰：「無幾，故余。」故我之罪，亦弗圖也。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將，將以孫。
意，今在晉矣。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將，將以孫。
此叔向也。彼若謀害楚國，伍舉豈不為患？言為患也。又甚于木懼
之為害。言諸王以其事言，益其祿爵而復之。言為患也。又甚于木懼
便椒鳴逆之。椒舉所以得反子孫，復士于楚。許靈公如楚，請他
前十六年晉伐許，許地周皆大夫，獨衛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
卒于楚。楚子曰：「宋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
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初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食，猶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速快夫小人之性，累于勢，蓄於
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累，勸也。蓄，蓄也。言鄭
之欲與楚戰，皆晉累其貪名之入，非能為國計。子展說不禦，楚
意以剛不可從也。楚許觀反，是子展又及知子子展說不禦，楚
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其城。南里，鄭之邑也。涉於樂氏，樂氏門

載星祭星紀之次客在玄枵載星所氏其以有漏失次于北極
 所在南極為朱鳥鳥尾曰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
 受其祭與歲星遇次梓慎則曰宋鄭師遇鄭師曰周楚王元
 既傳故梓慎言以示卜占惟人所任音意或異字一鳥路反元
 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即伯以如楚
 師商公新楚子產相舍不為壇位為宋舍不封土為壇以外僕
 之以往往法去聲下同舍不為壇位為宋舍不封土為壇以外僕
 言曰外僕謂之舍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先君我仲先大夫相
 未嘗不為壇受即勞今子草舍今汝為舍不不卑卑穢穢無乃不可乎無乃
 為不子產曰大通小則為壇言大國之君小適太往大國之君
 苟答而已此失為用壇安用為壇言大國之君小適太往大國之君
 美其罪其罪矣小國有罪赦其過失有過誤救其菑患有菑患
 樹之賞其德利利有德而教其不不放不有有上上五五者者皆美事也皆美事也
 國不困不困大懷服大懷服如歸如歸故作壇故作壇為壇為壇以昭其
 功功以明大以明大之之功功宣告宣告後人後人明告明告孫孫無怠于德無怠于德
 在下在下說其罪矣小國有罪則自請其不足則自請其不足有有不不足不足不足不
 之大國之大國其其職其其職貢貢供供大國之代大國之代從其時命從其時命
 不然不然若若非此非此則重其幣帛則是增重以賀其福以賀其福
 弔其凶弔其凶則以弔之則以弔之皆小國之禍也皆小國之禍也
 千千反反以昭其禍以昭其禍之禍之禍所以告子孫所以告子孫
 也也不不必必自昭自昭齊慶齊慶封好田而嗜酒封好田而嗜酒
 與慶與慶答政答政以國攻以國攻付付以其內實遷於廟以其內實遷於廟
 內實內實實物妻妾數目國遷朝焉就于廟前
 告而反之告而反之離離人離人辭辭故反廟故反廟蒲葵蒲葵臣子之臣子之
 子之以其女妻子之以其女妻慶慶參參足足士謂廟謂廟蒲葵蒲葵曰曰男女辨姓男女辨姓
 受遷受遷亡亡計計反反慶慶參參足足士謂廟謂廟蒲葵蒲葵曰曰男女辨姓男女辨姓
 子之以其女妻子之以其女妻慶慶參參足足士謂廟謂廟蒲葵蒲葵曰曰男女辨姓男女辨姓
 受遷受遷亡亡計計反反慶慶參參足足士謂廟謂廟蒲葵蒲葵曰曰男女辨姓男女辨姓

文王之德乎得非文王之歌頌歌頌周魯曰至矣哉言德可
 道至此下皆直而不倨此下皆而不遠此下皆而不撓此下皆而不流此下皆
 憂而不底此下皆八風平此下皆節有度此下皆守有常此下皆
 曰美哉此下皆其容猶有憾此下皆見舞大武者此下皆曰美哉
 周之盛也此下皆其若此乎此下皆見舞韶虞者此下皆曰聖
 人之弘也此下皆而猶有斯德此下皆曰美哉此下皆其容猶有憾此下皆
 之難也此下皆見舞大夏者此下皆曰美哉此下皆其容猶有憾此下皆
 蓋齊祭之樂也此下皆曰德至矣哉此下皆大矣此下皆見舞韶虞者此下皆
 如天之無不燁也此下皆如地之無不載也此下皆觀止
 夫所歌樂者此下皆若有他樂此下皆吾不敢請此下皆觀止
 其篇數此下皆其出聘也此下皆傳言此下皆其出聘也此下皆
 札聘上國而後死此下皆以六月到齊此下皆未聞也此下皆也此下皆
 以二十五年此下皆乃情云子使此下皆其後乃情云子使此下皆
 聘之也此下皆若以爲季子出時此下皆未聞其喪故此下皆可謂已親矣此下皆
 傳又施聘諸國而動此下皆歷歲時位得不聞喪此下皆不奔喪此下皆杜氏以季

家敗權將散于
大夫之家。吾子好且好直言必思自免于難計無及千難
秋九月齊公孫聞公孫寬放其大夫高止於北城二十尾電
以逃反已未出書曰出奔罪高山也實政善奔所以不罪高山止好以事自
為功且事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魯報范叔也范叔士執之此年夏來時
高氏之難故高豎以虐叛豎高上王十月庚寅簡丘嬰帥師圍
高豎豎曰有使高氏有後請致邑豎已齊人立敬仲之曾孫卿
我中焉僕亦手良敬仲也良敬仲也十一月己卯高豎致虜而出奔晉
晉人城縣而賞旃其人善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伯有見吏前也
辭曰楚鄭方惡字皆言鄭方而使余往友乃使是殺余也成
我為楚伯有曰世行也言安得世行子曰可則往言可往難
所殺也伯有死何世之有言世為行伯有特強使之言子智
則已勿往何世之有言世為行伯有特強使之言子智
左傳詳死國卷葉十九
怒有將伐伯有持失而大夫和之諸大夫勸十二月己巳鄭
大夫盟於伯有代伯有氏禪諶曰禪諶曰大夫是盟也言此日其與
幾何必不能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喪亂之道也禍
未歇也已二子之卒末三年而後能終然明白政將焉往問謀
釋得神諶曰章之代不善各言善人代天命也北天之命也其為
子產之言伯有不善天必以子產代舉不論等若以為用人則
位班也則子產繼位聖擇善而舉人而用之先則世隆也則
重之處也失又除之兄天又為之奪伯有餽伯有餽使伯有喪其精
西即世也子西公孫夏子驥之子子驥為辟之不可得也音也
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恩之乃猶可以戾戾也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葬子使讓龍聚報夏四月葬世子癸

正月一日甲子蓋夏正

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其季謂第四百四十五箇中甲子日

周有六十一日是更委問諸朝于卿大夫制未方二十日甲午一得三分之一也

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承匡之滅也魯文公十一年己歲

是以生是威也伏伐魯其年長狄即驅伐常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陽也敗必遲反獲長狄僑如及邾也約也皆所獲長狄之名而皆以名其子傳事而為之名定平國七年三月矣

亥有二首身華之六者三也持敬時北字休亦下二如身知性之言降下亥上

以其數也蓋以亥之二當萬二千三百六十箇為一身也

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治也蓋四千七百三十合前二萬六千六百句一月補六十日總四百四十十五日甲子方計三分之故放十四月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曰是何人則其屬也所謂比老之人乃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武不才自稱其名任君是大事辭國之政以晉國之多虞寡人之咎不能由吾子而用之使吾子處在泥塗致使人受厥辜久失武之罪也我之得失敢謝之才之罪遂仕之以佐使之後

使助為政公因政辭已老辭以使老喪田以賜之使為君復隨衣服之官以為終歸師掌地賦納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與尉而怒其役解老人之於是魯使者往齊晉國的去聲

以語諸大夫事話之屬去言李夫子曰孫宿晉不可喻也昔末可喻猶有相益以為大夫越孟有伯暇以為佐七之前有史

師曰介于秦晉伯有伐舊北門國其北門而率國人以伐之
 師帶于西之子子哲伯有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之宗室也故然伯有皆召子產伯有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今乃相攻至此吾從天所與偏助伯有死殺之子產葬諸土
 師曰介于秦晉伯有伐舊北門國其北門而率國人以伐之
 師帶于西之子子哲伯有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之宗室也故然伯有皆召子產伯有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今乃相攻至此吾從天所與偏助伯有死殺之子產葬諸土

以待其所歸以要其成既伯石懼而歸邑但欲歸所歸邑卒與之子
然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史更
命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其
又如字使次已位其作見子產使都鄙有章都及鄙
等各有上下有服公卿大夫士田有封塗封塗及溝洫廬井有
伍廣舍井田各以五夫大之忠儉者國而恤于家者從而與之
隨其功泰侈者遷侈者因而黜之則其罪豐卷將祭張公孫思
之子也請田焉請田謂弗許弗許由唯君用辭言唯君得賜
意止聲請田以供余弗許弗許由唯君用辭言唯君得賜
穀給而已若家臣之祭但取子張怒與田獵退而徵後召其
產子廩奔晉而出奔子皮止之止子而退豐卷奔
晉出奔也子產請其田里田里沒於官三年而復之遂之三年乃召
反其田里及其入焉遂其田里與其三年從政一年子產初
年與人誦之曰誦以誦之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子產使上
者皆取而藏取我田疇而伍之有伍政也孰殺子產子產
者吾其與之我則及三年子產為又誦之曰又為歌謠我有子
第言子第固子產誨之而子產為我有田田時因我子產殖
之子產不奪農功子產而死誨使子誰其誰能繼其
使我得生殖之子產而死誰其誰能繼其
三十有一年春至正月夏六月辛巳薨于禁宮公不葬
而安所樂失其所也樂音洛一音岳一五教反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未成君已亥仲孫
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
莒人弑其君密州不稱莒者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六年魯叔孫豹與若使見
會于澶淵至是方歸

橋垣合之林以無憂客使居此今吾子壞之今汝
 其雖從者戒防寇從者自能其若異客何有特知之句以故
 邑之為盟主諸侯皆主繕完斧璣以尊以待賓客
 所以待諸侯之賓客若皆毀之今汝悉其何以共命其何以應諸侯寡君
 使甸請命請問費誓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鄭國之衛以介于
 大國國之衛以介于大國之衛以介于大國之衛以介于
 索敵賦賦之材賦以來會時事會之時逢執事之不聞
 而未有得見未得見晉君又不獲問命又不得聞命
 見時所以未何得不敢輸幣以未得見故不敢亦不敢暴露
 致以幣帛果露其輪之約則君之府實也則此幣帛乃晉非
 不以外恭去卜反其輪之約則君之府實也則此幣帛乃晉非
 駕陳之露陳其幣帛不敢輸也以胸胸陳也
 恐燥濕之不時而朽又恐天色時雨不常致以重敵邑之罪
 所以增重鄭國之僑文公之為盟主也為伯主之府宮室里
 罪重去所居宮室無無如臺榭無如臺榭無如臺榭
 彈公之所居宮室無如臺榭無如臺榭
 僕之館以寓諸侯如公殺如公之殺如公之殺如公之殺
 有貌以圖馬如公殺如公之殺如公之殺如公之殺
 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如公之殺如公之殺如公之殺
 僕賓至諸侯賓客如公之殺如公之殺如公之殺如公之殺
 車馬有所賓之車馬賓從有代賓從有代賓從有代
 車馬車馬賓從有代賓從有代賓從有代賓從有代
 所當供賓有官之屬客貨物有官之屬客貨物有官之屬客貨物
 于而亦無廢事則事不則事不則事不

楚之與晉也
自無相害意
其則列天子可
仇一為矣

齊民無誘謂其上有諸侯無然天無大災天下

降之子之力也此皆以有有今名矣有大功者而終之以耻使

楚西得子午也是懼我以為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可以今不以

疾文子曰武受賜矣戎已受故之言然宋之盟然而曰年子木

有禍人之心子木之許晉是武有仁人之心我以愛人為心是楚

所以駕於晉也而楚所以得今武猶是心也今日之山前楚又行

偕楚人又不信非所害也何言武將信以為本我本欲信而不行之

卒此信如蒙夫譬如衆人是撫是綏是以所以除李義振

而行之譬如衆人之治田是撫是綏是以所以除李義振

至古雖有饑饉雖水旱无常必有豐年報以善信者必吉

有所屈且吾聞之曰又云能信不為人下下為人下下為人下

左傳引也

未能也但恐求詩曰大體不愆不賊不為不信鮮不為則能

是者手有不為人信也敗之羞能為人則若人法焉不為八下

失心心不分能吾不能是難其不能信也楚不為處破楚其

何我楚令尹圍請用牲於尹子闔請用牲諸舊書加于莊

上而已楚王而不殺血經所以不書晉人許之楚子三

月甲辰盟請書加楚公子圉設服設服離衛陳陳也二人掩

叔孫穆子曰將叔楚公子美矣是美君哉鄭子皮曰鄭子

二執戈者前矣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歸生蒲宮有前圖在

會特兵滿為王殷堅弱蘇以自錄異不可乎言元所

既踐王宮而君之雖有執戈以弔其前不亦可乎言元所

州聖曰此行也國此誠辭而假之寡君楚君伯州開諸大夫

大哉之故言假鄭行人揮曰假不及矣昭公是為君也昭公

僭以餘令尹時鄭行人揮曰假不及矣昭公是為君也昭公

會公使善安皆折衝
不體弱之說反精材此言事
趙孟曰武不堪也能當此詩之言
草其物不求其厚曰小國為難
用之不棄隨所景反又所奉反
皮賦野有死麋之卒章無感我
越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
孟賦常棣莫如兄弟言欲親兄
以安靖地叱志反下同尤也可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因故
免罰曰小國賴子孟之德比以
酒樂夫樂是至音各趙孟出華
左傳詳卷一
秦韋平公
發去聲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潁水名趙武歸自會至此
勞之下館于絢潞潞音洛潞音絢劉子曰公名夏美哉禹功
去聲而思焉明德遠矣言禹治遠深遠故微禹誰以平水土吾魚
乎吾侪皆魚鱉也吾與子昆弟端委見并皆冠也端玄端服也
以治民臨諸侯言我與汝共視衣冠內禹之力也言之力也子表
亦速爾功勛趙孟何而不大庇氏乎速及後世知大禹乎孟子
曰老夫皐虞是懼恐不免於罪厥焉能心忘憂恤合及後吾儕
偷食以年採食朝不謀夕輸之刑謀何其長也乃諸人謂老
歸先公以語王晉景王得去聲曰諺所謂老將知而羣乃之
智識而昏覺乃反之意法去其趙孟之謂乎趙武正為晉正卿
趙武為晉以主諸侯諸侯之盟主而齊於隸人之苟偷依

其所
 子南知之知其執戈逐之執戈以逐之及衝至道路擊之以戈
 以戈擊以戈擊子皙傷而歸為戈傷告大夫曰告我好見之見我好子南
 不知其有異志也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故傷大夫皆謀之謀之子產
 曰曰釣論其事則則用戈用戈皆直皆直先轅先轅也也初賤有罪初賤有罪論其罪則論其罪則在
 楚也楚也子產力未罷討子產力未罷討故歸故歸罪罪也也乃執子南乃執子南使人而數之使人而數之子
 南子南所所數數上上告告國之大節有五國之大節有五在下在下咈皆奸之咈皆奸之皆政下皆政下同同起起者者千
 人所有人所有之之數數上上告告國之大節有五國之大節有五在下在下咈皆奸之咈皆奸之皆政下皆政下同同起起者者千
 畏君之威畏君之威畏難聽其政畏難聽其政尊其貴尊其貴尊其事尊其事長長遠遠遠義義反反義義
 其親其親其親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五者所以為國也大節大節今君在國今君在國有公有公女用兵焉女用兵焉
 傷人不畏威也傷人不畏威也畏威者畏威者奸國之紀奸國之紀紀紀國國紀紀綱綱不聽政也不聽政也不如此
 子皙上大夫子皙上大夫齒女嬖大夫齒女嬖大夫位位而弗下之而弗下之待之待之下下去去夫夫不尊不尊察也
 如字如字不養親也不養親也養親者養親者君曰君曰以逐之以逐之余不女忍殺余不女忍殺言言其其不
 有攻以遠有攻以遠故從寬故從寬不如此不如此君曰君曰以逐之以逐之余不女忍殺余不女忍殺言言其其不
 也重也重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即公孫游楚即公孫于南
 去去子南子南子產答於子太叔子產答於子太叔太叔太叔故子產故子產問之問之焉焉子南子南之之元元子太叔
 而遣之行而遣之行子產答於子太叔子產答於子太叔太叔太叔故子產故子產問之問之焉焉子南子南之之元元子太叔
 曰曰古不能充身古不能充身稱名答言稱名答言我尚焉能充宗我尚焉能充宗安能越境安能越境及彼國
 政也政也且波之族且波之族遂乃非私難也遂乃非私難也難也難也私意私意子國子國鄭國鄭國攻而
 謀之謀之車利則行之車利則行之便當行之便當行之又行又行疑焉疑焉而而子國子國鄭國鄭國攻而
 而蔡叔而蔡叔叔叔蔡城也蔡城也周公周公攝攝政政又行又行疑焉疑焉而而子國子國鄭國鄭國攻而
 官叔官叔元也官叔元也蔡叔弟也蔡叔弟也周王周王室故也室故也所以殺之所以殺之內內子國子國鄭國鄭國攻而
 公直公直不受其公直不受其兄弟乎兄弟乎王王室故也室故也所以殺之所以殺之內內子國子國鄭國鄭國攻而
 得子將行之得子將行之逐之逐之亦常亦常何有於何有於諸游諸游何必何必傾傾游游氏之族乎氏之族乎秦秦同同子
 有寵於桓有寵於桓桓公桓公子子孫也子孫也桓公桓公如二君於如二君於景景其愛寵其愛寵桓公桓公之

叔弓帥師驅難田此春秋取卿正其國界因莒亂也因莒人改立於是皆
 務耆魯劾及公子臧明謀一者無覺有故一者謀以大庇與常
 儀駭奔齊三子以言二子齊然君子曰莒展之立與不立莫
 為寡人也夫然是棄人可棄乎言人不詩曰無競維人項說
 強於用人善矣得其言善夫晉侯有疾公病鄭伯便公孫僑如
 晉聘鄭伯公使且問疾兼視叔向問焉則晉子產曰寡君之疾病
 言我晉人曰所云實沈董胎為祟謂二神為之禍
 君疾無識敢問此何神也問二神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此神者伯曰閼伯長子名閼伯李曰實沈少子名居於曠林
 林之不相能也不相日尋干戈常以相征討后帝不臧
 帝是不善遂閼伯于商丘北閼伯居主辰大星也在卯位
 三子所為遂閼伯于商丘南商丘之地
 人是因商之先祖相土封於商丘因閼伯之故國故展為商星
 公九遷實沈于大夏是實沈居主參使之水主星宿也在申位唐人是
 年堯之子孫遷封於大夏大夏之地主參使之水主星宿也在申位唐人是
 因堯者因實沈之故國以服事夏商自唐虞歷夏及其季世曰
 唐叔虞此唐叔虞非下文已叔虞所生者當武王邑姜方震大
 叔邑姜武王之后齊太公之女也震懷
 命而子曰虞我命汝子之名曰虞叔將與之唐唐大夏之地與之
 屬諸參參長身也而蕃育其子孫孫昌盛及生及生及生子有
 文在其手曰虞其手自然成遂而命之遂命其及成王成王滅唐
 崩成王立遂成唐而封地叔焉取其地以封弟叔故參為晉星
 季世叔虞之國而封地叔焉取其地以封弟叔故參為晉星
 故參星為晉國之星不獨唐也由是觀之觀之則實沈參神
 也則知實沈是晉地主祀參星之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也昧天汶十二次參在申其於之宿說

欲以別類靈王即位昭公二十六年秋遂貶為令尹楚威伯子遠
強為大宰馬使大宰鄭游吉如楚太子叔葬其叔則且聘立
君王新立歸謂子廑曰子廑曰不數年必合諸侯未幾
王汰侈大奢而自說其義且自書其號下必合諸侯諸侯
以國吾性無日矣子廑曰不數年數所主反未能
也能合諸侯十二月晉既趙孟適南陽趙文子
地將會孟子餘地趙武之會甲辰朔癸丑溫
趙氏燕祭中於十二月朔晉既燕趙孟至其庚戌卒平十二
月八日也終劉史鄭伯如晉取趙氏及雍於用反乃復氏
公春而還傳言大夫張諸侯畏而弗之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秋鄭殺其大
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蓋驢監于產不討冬公如晉至河乃侯
姜也晉人季孫宿如晉改行冬還乃書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韓起乃韓厥之子無忌
且告為政而來見武成宣子代之將軍且告禮也而後好
同盟故觀書於史氏官帙就而觀之大者春秋見易象與魯春
秋易象經之書春秋史記注解也見序文書公享之齊公為設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注解也見序文書公享之齊公為設
季武子賦綏之卒章大雅綏詩卒章康侯克武王有四方故能執
韓子賦角弓小雅角弓之詩義兄弟皆相親季武子拜季武
子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子謂韓宣子彌縫猶補合寡君有功
矣魯君有望武子賦節之卒章小雅節南山詩卒章憂歌

下臣來繼舊好 猶下臣也 好合使成 使事得成 臣之祿也 而已之

敢辱大館 致我大館 救向曰子叔手知禮哉 美以方之如吾聞

之曰吾之所忠信禮之器也 禮以忠信 國後已先國謂始攝殺已

辭不忘國 謂猶忠信也 此說弓先國後已先國謂始攝殺已

至不卑讓也 此說詩曰敬慎威儀恭教謹值威儀之間以

近有德 亦可謂近於行 夫子近德矣 此詩之義 執鄭公孫黑

將作亂 無子欲生游氏 六年黑為所楚所傷女 而代其位

之傷疾作而不果 彼楚所傷之姬其疾 駢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知氏黑之滅也 黑子產在鄆 其子產聞之懼弗及

先討之乘遽而至 而至國使吏數之 使之有司數于皆曰伯有之

亂十平于皆伐伯有 以大國之事 國家共未衍計也

治女爾有亂心無厭 言汝好亂不 國不女堪 國字不 伯有

罪二也 此說之重誅之盟 五年六卿弑而罪三也 此說之有

罪三 當誅必何以堪之 所以不速死 若引絕大刑將至

再拜稽首 子產受命辭曰必在朝夕 答言傷人者人不終命也

天已建辰故無 子產曰人誰不 必有一人 人不終命也

夫天命作凶事為人 即為凶惡之人 不助 天以討法其

恥凶人所宜可助 諸以印為楮師 以其子印為楮師之官

呂反子產曰印也 若有才識 君將任之 若君之不木 其能

不將朝夕從女 旦也 妾音動下同 太罪之不恤 步罪當或又

何請焉 又何力為 不速死 冠將至 言為申刑官闕七月壬寅

傳三年春正月鄭游吉如晉游吉子叔送少姜之葬少姜鄭之妻
也葬於上作大叔梁丙與弼起見之見太叔起音伏梁丙對大
來送其葬音去王音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音禮之甚子太叔曰將得已乎不
得已而來音泰昔文襄之霸也音晉王時其務不煩諸侯音山爲之
令諸侯三歲而聘音年一次五歲而朝音朝有事而
會音會諸侯而不協而盟音而後爲盟音君大夫弔音弔卿
共葬事音葬夫人之喪音夫人士弔音士行大夫送葬音大夫
以昭禮命事詳闕而已音闕無加命矣音無

子 163-588

以禮終始七年子產歸田詩曰人而無禮詩都風相
 無禮胡不過外何不通其是之謂也及謝伯初州縣
 在晉樂毅之邑也則其食邑及樂氏亡并其范宣子趙文子
 韓宣子皆歆之并其文子曰溫吾縣也則其食邑宣子
 曰自卻稱以別并其文子曰溫吾縣也則其食邑宣子
 晉之別縣不唯州并其文子曰溫吾縣也則其食邑宣子
 病之越改乃舍之乃舍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
 而自其乃舍之乃舍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
 政年趙武十五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也
 文子曰退過也二子之言義也於時宣子之言達義禍也
 失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我若招隔且將文焉用州
 以徵禍也以徵禍君子曰弗知實難弗知而弗從之
 能從而禍莫大焉其為禍甚有言則有取必成以正以正
 故主韓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伯石之獲州也
 為之請請所賜焉伯石為其役伯石為其役取之之故後
 國自茲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叔為介介及郊及郊
 取之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叔為介介及郊及郊
 遇遇伯之忌伯之忌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叔為介介及郊及郊
 哀惠伯曰惠伯即公棄公棄有公利有公利無私忌無私忌
 叔請先入叔請先入乃先受乃先受叔請先入叔請先入
 公孫公孫起如齊起如齊公孫公孫為少妻之有寵也為少妻之有寵也
 公孫公孫起如齊起如齊公孫公孫為少妻之有寵也為少妻之有寵也

邇來者恭敬以迎諸
乃侍小
 天所福也上天之所
 季孫從之季武子從
 齊侯之來者齊侯以之
 八月大雩雩而旱也言旱時也
 齊侯曰於菟於菟之言兔也
 猶與負猶與負之言猶與負也
 如此種種言我之種種皆歸于公
 吾告二子子雅子尾
 雅不可不許白彼其髮短而心甚長
 放盧蒲癸乎北燕故放逐也
 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昭以殺公之外寵夫知
 其謀更相親比以殺簡公公懼奔齊
 出奔齊罪之也故舉中昭公
 公如于產相子產楚子享之楚靈王為賦吉且宣王州陽之詩
 楚王欲與卿伯既享既卒
 田江南之藥與江南之藥焉此報也至以解伯田
 司馬寬見舅子大兄晏平仲
 子曰惜也爾其之子旗不免殆哉
 高梁姜嫄弱矣姜嫄性公族而嬀將始昌陳氏本姓今方二
 思競美德公也言二子強明由自可也
 一公姜其危哉言齊必為族矣
 陳氏折有

平陽府志

•

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孽子

奔三蔡侯。侯言異野于胡。子梁子淮。勇什身。不言諸侯。有鄭
徐。諸下。杜宋不在。故也。胡九齊。要討。受之。楚子政行。霸。齊榮。

國東九ノ耳飽用科徒巨取靈才陵父久一乃二ノ乙卯村主

俱遂止鄭伯遂止鄭伯復田江南前年楚子已與鄭伯出江許男

身患蘇音煩 偶拂弄女晉時詩 便微舉 往晉書 三看

見也言諸侯從晉者使見於楚從楚者使見於晉之見不房以楚國牛馬多難助

君若苟無四方之虞音世四方無虞之事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欽借

王方修楚王方休天或者欲還其心天意欲還臣厚其壽伊尹

亦未可失也又如此普楚唯天所輔輔助者則為伯主不可

與爭不與君其許之許其所請而修德以待其歸以待其來

不勝。若適淫虐，君放君終歸，定將棄之。好國人之吾又誰與爭？

陷而多馬也。地多產馬。二不殆也。羣衆多。莫能無之。此二不殆也。難去。有比三。有比三。可即而不齊。無所往而不克。對三。

此三皆皆可
四嶽東嶽泰山南嶽衡山
西嶽華山北嶽恒山
三塗太行轅轅易城也

險是不一姓立國於此隙地者夫豈一姓無德則致亡也蓼北土冀州北境燕代之地馬之

從古以然自古是以先王務修德音所以代

鄰國之難難同或有不可虞也不可虞度而幸之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其守字自失其所守之上字若何虞難如何可以齊有仲孫之難莊公九年齊公

隗公以二公之徒作亂而獲文公公而霸諸侯是以爲盟主

之難國之難不可廣也言邪國之難不可廣信此三者不可

言之勸之。無竹淫靡。是以吾民。文王真和以恤民。力

陳亡其國周長以興其國夫豈二言仁也哉

子產子河南陽... 鄭武王有孟津之誓... 成有岐陽之蒐... 穆有塗山之會... 晉文有踐土之盟... 向成鄭公孫僑在... 王曰吾用鄭桓之禮... 子產曰小國共職... 伯子男會公之禮... 合左師善守先代... 不規所規... 有六焉... 後至王田於武城... 諸王辭王使往... 侯禮也... 示諸侯所由用命也...

會諸侯有結叛之... 鄭武王有孟津之誓... 成有岐陽之蒐... 穆有塗山之會... 晉文有踐土之盟... 向成鄭公孫僑在... 王曰吾用鄭桓之禮... 子產曰小國共職... 伯子男會公之禮... 合左師善守先代... 不規所規... 有六焉... 後至王田於武城... 諸王辭王使往... 侯禮也... 示諸侯所由用命也...

去中軍季武子以三軍為堅牛曰夫子固欲去之夫子謂同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其十一年始立中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夏晉卑夷以牛婁及防茲來奔防茲魯大夫

秦伯卒無傳不書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

人伐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中軍正前公室如後臣也今乃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中軍于施氏

未改禮而又遷之未改禮而又遷之

季孫欲立之季孫欲立之

氏薄則季孫氏薄則季孫

不亦可乎不亦可乎

堅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堅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朝其家衆朝其家衆

殺道立庶殺道立庶

此罪莫大焉此罪莫大焉

出走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出走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首於寧風之棘上首於寧風之棘上

叔孫昭子之不勞叔孫昭子之不勞

周任有言曰周任有言曰

有私勢不罰有私勢不罰

易直之四國易直之四國

三易下三易下

主奔而歸主奔而歸

曰牛人當平以餒曰牛人當平以餒

中故為日之數中故為日之數

位中當食時位中當食時

[illegible]

以通意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則先王之
度之以二國度其長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則先王之
楚向至楚楚子朝其大夫朝其大夫受朝于下曰晉仇敵也晉仇敵也
仇敵苟得志焉苟有可以無恤其他則仇敵苟得志焉則仇敵苟得志焉
卿上大夫也宣子大夫也若吾君韓起為閹足而使之足而使之門曰
卒吉盼為司官加叔向以官刑而足以辱晉韓起為閹足而使之足而使之門曰
志矣亦可以可乎問群臣如大夫莫對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大夫莫對韓起為閹足而使之足而使之門曰
耻匹夫不可以無備韓起為閹足而使之足而使之門曰
務行禮務行禮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主國之君享煩有璋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也朝於天子大有功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音之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出有贈賄賄賂之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所以有失之道也失此朝聘之至也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事敗以下言不承城濮之役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不備以敗於外敗於外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以備而不敗於外敗於外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不失備而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是以楚弗能報報之以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又欲耻之耻之以韓起為閹足而使之門曰

子 誰其重此其結此若有其人若能果有賢耻之可也
若其未有若亦圖之自謀之晉之事君若臣曰可
矣以我言矣求諸侯而求諸侯而臣曰可
楚猶欲耻之楚猶欲耻之臣曰可
何索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兵魏舒范鞅知盈知盈
之子行戶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兵魏舒范鞅知盈知盈
梁丙張穀輔苗費皇皆諸侯之選也皆諸侯之選也
使矣已任出使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兵魏舒范鞅知盈知盈
子庶皆大家也皆晉之韓賦七邑韓賦七邑
凡七人皆韓起之子皆成縣也皆成縣也
下皆韓起之子皆成縣也皆成縣也
楊石皆韓起之子皆成縣也皆成縣也
有四十縣皆韓起之子皆成縣也皆成縣也
以報其大耻以報其大耻皆成縣也皆成縣也
師之皆韓起之子皆成縣也皆成縣也
不君將以親易怨不君將以親易怨皆成縣也皆成縣也
而未有其備而未有其備皆成縣也皆成縣也
君心而未有其備皆成縣也皆成縣也

政者要而為刑乃取焉時所斷獄制商有亂政既
 政既亂而作禹刑為定法作禹刑之書商有亂政既
 湯刑焉定法作湯刑之書周有亂政既亂而作九刑乃取
 不作為湯刑焉定法作湯刑之書周有亂政既亂而作九刑乃取
 世斷獄制為定三辟之刑三辟刑焉刑皆叔世也非盛世
 法世刑之書三辟之刑三辟刑焉刑皆叔世也非盛世
 今吾子相鄭鄭國以米作封漁襄公三十年有封漁
 世世今吾子相鄭鄭國以米作封漁襄公三十年有封漁
 立謗政賦國年子產作丘制參辟以之法鑄刑書於鼎將以
 靖民以此而說不亦難乎豈不難乎詩曰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
 德侯善用法乎文王之德曰靖四方故能日有安又曰文王
 有言善用法乎文王之德曰靖四方故能日有安又曰文王
 臣俄刑文王言善用法萬邦作孚故能日有安又曰文王
 辟之有刑民知爭端矣今民既知爭罪將棄禮而徵於書
 而取違禮犯罪錐刀之末錐刀之末錐刀之末錐刀之末
 免於罪九蓋于亂獄滋蔓起見其盜賄賂並行以收其巧偽也
 忍作重夫戶
 罪之終子之世終相其敗乎鄭必有脫聞之稱名言我之
 計將亡國家之必多制必多制必多制必多制必多制必多制
 國將亡國家之必多制必多制必多制必多制必多制必多制
 向書云若吾子之言言誠如儒不才猶言不才猶言不才猶言
 為世吾以救世也始以校既不承命既不能承教命敢忘大惠亦不
 世惠之士文伯曰晉士文伯曰晉士文伯曰晉士文伯曰晉士
 火未出心星大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而用火鑄以藏爭辟焉
 罪之火如象之象也同乘相求火未出而不火何為鄭不火
 法也火如象之象也同乘相求火未出而不火何為鄭不火
 夏季孫宿如晉武子拜荀田也武子拜荀田也武子拜荀田也
 之札有加運加於常禮武子退也武子退也武子退也武子退也
 告子行人曰小國之舉大國也言小國之舉大國也言小國之舉
 不敢求脫不敢求脫不敢求脫不敢求脫不敢求脫不敢求脫

郊韓子祀夏郊祀晉侯有間晉侯有間間差也言晉侯病差差初賁反賜子產莒之二方
此方內言所賁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韓宣子之田賜鄭公
孫段是歲正月段或來于豐施因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
子產以納其田於韓起為去其其事言以納其田於韓起為去其其事言以納其田於韓起為去其
今段既無不獲父享君德世今段既無不獲父享君德世今段既無不獲父享君德
不取而早死州不取而早死州不取而早死州不取而早死
不敢以聞於君國不敢以聞於君國不敢以聞於君國不敢以聞於君
不受子產曰古人有言曰韓不受子產曰古人有言曰韓不受子產曰古人有言曰韓不受子產曰古人有言曰
子弗克負荷而為之子子弗克負荷而為之子子弗克負荷而為之子子弗克負荷而為之
施無德怨不負薪以餉施施無德怨不負薪以餉施施無德怨不負薪以餉施施無德怨不負薪以餉
子之無力不能為父負薪也子子之無力不能為父負薪也子子之無力不能為父負薪也子子之無力不能為父負薪也
賜田縱吾子為政而可賜賜田縱吾子為政而可賜賜田縱吾子為政而可賜賜田縱吾子為政而可
之言晉邑而見責為之之言晉邑而見責為之之言晉邑而見責為之之言晉邑而見責為
其大討豐施之家必其其大討豐施之家必其其大討豐施之家必其其大討豐施之家必
罪而建置豐氏也罪罪而建置豐氏也罪罪而建置豐氏也罪罪而建置豐氏也
乃受以告晉侯乃乃受以告晉侯乃乃受以告晉侯乃乃受以告晉侯
其田以告晉侯其其田以告晉侯其其田以告晉侯其其田以告晉侯
為初言初言謂與趙為為初言初言謂與趙為為初言初言謂與趙為為初言初言謂與趙
心於大夫原晉邑以賜心心於大夫原晉邑以賜心心於大夫原晉邑以賜心心於大夫原晉邑以賜
韓宣子以州田從樂大韓韓宣子以州田從樂大韓韓宣子以州田從樂大韓韓宣子以州田從樂大
十年鄭人殺之至是十十年鄭人殺之至是十十年鄭人殺之至是十十年鄭人殺之至是
以其能為鬼而相驚以以其能為鬼而相驚以以其能為鬼而相驚以以其能為鬼而相驚
之其鑄刑書之歲二之之其鑄刑書之歲二之之其鑄刑書之歲二之之其鑄刑書之歲二
曰壬子年壬子日曰曰壬子年壬子日曰曰壬子年壬子日曰曰壬子年壬子日
明年之明明年之明明年之明明年之
壬寅日余又將殺段壬壬寅日余又將殺段壬壬寅日余又將殺段壬壬寅日余又將殺段
子驪帶卒為驪帶子子驪帶卒為驪帶子子驪帶卒為驪帶子子驪帶卒為驪帶
國人益懼國國人益懼國國人益懼國國人益懼
齊燕平之月齊齊燕平之月齊齊燕平之月齊齊燕平之月
國人愈懼國國人愈懼國國人愈懼國國人愈懼

師氏與季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相之子季朔也襄三十年馬師氏出奔公孫相代之為馬師氏子皮俱
齊師還自燕之月二日卒朔殺季驪公孫相之子皮俱
卒朔至是而朔卒朔奔晉怨計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齊韓起
早期在子產曰君之羈臣是晉君羈旅之臣苟得容以逃齊韓起
見必罪何位之敢擇據之位乎卿違從大夫之位去國者則降
為大夫罪人以其罪降若以罪去國者古之制也此子古則降
救邑亞大夫也卒朔在鄭國其官馬師也其職為獲戾而逃
以得罪唯執政所寘之唯晉之執得免於必為惠大
矣亦已大失文敗求位豈救更宣子為子產之敏也產才敏之
去聲使從嬖大夫而從嬖大夫世降一等不以罪降秋八月衛
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即范欽曰衛事晉為惑晉為最和
晉不禮焉晉不加庇其賊人言晉不庇其賊人
更二十六年晉強敵因取故諸侯貳貳心不義晉也詩曰
鷄在原在原野之間則鳴為行則雉兄弟急難兄弟急難兄弟急難
金雞如字又曰兄弟急難兄弟急難兄弟急難
可相兄弟之不睦晉衛兄弟也至親於是乎不平相予撫
遠人而况遠誰敢歸之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
若廢魯地衛必叛我而叛我是絕諸侯也是棄絕諸侯也
以告韓宣子韓宣子之告韓宣子韓宣子之告韓宣子
衛弔韓宣子之告韓宣子韓宣子之告韓宣子
公之害惡于周且請命以命光寵王使成簡公如衛弔
也如衛弔且追命襄公公如余之哀叔父陟恪叔父陟恪

則效已矣僖子能補過是為單獻公垂親用納公軍請公之
 用焉族士卑首善而冬十月辛酉襄墳之族襄公之族也
 音頤頤獻公故殺之其寡親而立成公成公之弟十一月季武子卒
 師季晉侯謂伯瑕伯瑕曰文曰吾所則日食所則日食矣此年四月
 從矣居倫上卿皆辛酉也可常乎可常必對曰不可不可不可常也
 六物不同歲時日月星民心不壹政教殊異故事序不類事序
 不以其官職不則非一官居謀則同始異終或同其終胡可常也胡可
 有詩曰或燕燕居息詩小雅北山篇燕燕安閑而居息或惓惓事國
 在惓惓以從國事德言謂為王臣或安閑而居息或惓惓事國
 物之義何如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六者是謂六物
 多語寡人告我辰而莫同辰謂之辰如北辰大何謂辰謂之
 辰對曰日月之會歲之中日月行是謂辰所會謂故以配日
 謂以子丑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無所生子嬖人嬖始生孟
 熱音同立人曰嬖始生者生子名孟熱孔成子夢康叔謂已
 孔成子夢康叔謂已康叔謂已康叔謂已康叔謂已康叔謂已
 之孫圉又稱之孫也與史苟苟子相之相之相之相之相之相之
 康叔謂已康叔謂已康叔謂已康叔謂已康叔謂已康叔謂已
 子為政聘于諸侯之藏在二嬖始生子嬖始生子嬖始生子
 元嬖始生子元嬖始生子元嬖始生子元嬖始生子元嬖始生子
 孔成子即孟熱以曰初占元尚享衛國尚享衛國尚享衛國
 周易筮其吉也

稷之社稷也 三三 上地曰又曰 余尚立誓言我庶幾
克嘉之 嘉善也 稷之社稷也 三三 上地曰又曰 余尚立誓言我庶幾
示史朝 以史朝之史朝曰元亨 史朝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疑焉 何可成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 疑名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康叔名之 所命之名 可謂長矣 康叔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人將不列於宗 不可謂長矣 康叔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利建侯 言其利在於 嗣吉何建 利建侯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吉而之 是謂之 二卦皆云 利建侯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盛而之 是謂之 二卦皆云 利建侯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從何為 若何 弱足者居 侯主社稷 侯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祭祀之事 奉民人 奉民人 奉民人 奉民人 奉民人 奉民人 奉民人 奉民人 奉民人 奉民人
居其於此 各以所利 建侯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成子立靈公 是為靈公 十二月癸亥葬襄公 成子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元亨之言也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二十二 盡十二年
昭公三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以首惡從例故稱弑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弑于宋 宋乃陳之叔父 如晉楚人執陳
行人于微師殺之 稱行人 則陳公子出奔鄭 鄭為招所立
秋蒐于 工車 千乘 千乘 千乘 千乘 千乘 千乘 千乘 千乘 千乘 千乘
公子過 與招共殺微師 殺微師 殺微師 殺微師 殺微師 殺微師 殺微師 殺微師 殺微師 殺微師
滅陳 陳之弟招 招之弟招 招之弟招 招之弟招 招之弟招 招之弟招 招之弟招 招之弟招 招之弟招 招之弟招
殺陳孔魚 殺陳孔魚 殺陳孔魚 殺陳孔魚 殺陳孔魚 殺陳孔魚 殺陳孔魚 殺陳孔魚 殺陳孔魚 殺陳孔魚
故言 以能言 對曰石不能言 能言之物 或為焉 鬼物其精神也
附於石 是以有 不然 若民聽濫也 則是石未嘗言而所
又聞之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今宮室崇侈 崇侈 崇侈 崇侈 崇侈 崇侈 崇侈 崇侈 崇侈 崇侈
是晉侯方築鹿祁之宮 鹿祁之宮 鹿祁之宮 鹿祁之宮 鹿祁之宮 鹿祁之宮 鹿祁之宮 鹿祁之宮 鹿祁之宮 鹿祁之宮
言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微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
變而無 變而無 變而無 變而無 變而無 變而無 變而無 變而無 變而無 變而無
以體而不信 以體而不信 以體而不信 以體而不信 以體而不信 以體而不信 以體而不信 以體而不信 以體而不信 以體而不信
巧言如 巧言如 巧言如 巧言如 巧言如 巧言如 巧言如 巧言如 巧言如 巧言如

夫往而會之亦許盟主許召不
行會執故不聽其城父為反
夷實城父之城父縣屬鄭國
許伍舉授許男田伍舉本許國之土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
地遷許人遷城父人於陳故地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濮西田益之
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夷濮西田益之以夷濮西田益之
使民不失土周卑人與晉閻嘉爭閻田閻田閻大夫之田閻大夫之田
晉閻丙謁趙率陰戎伐潁潁潁大夫之田潁大夫之田
他歷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詹桓伯晉大夫詹桓伯晉大夫
夏之世魏駘為岐畢岐畢岐伯之田岐伯之田
之及武王克商武王克商武王克商
東土也東土也東土也
慎歲毫慎歲毫慎歲毫
四海何文武成康之運母策文武成康之運母策文武成康之運母策
近之有文武成康之運母策文武成康之運母策文武成康之運母策
亦其廢隆是亦其廢隆是亦其廢隆是
如弁髦如弁髦如弁髦
用之以殺之用之以殺之用之以殺之
三加之三加之三加之
子四裔子四裔子四裔
民害者民害者民害者
知反知反知反
子瓜州子瓜州子瓜州
誘以來誘以來誘以來
郊甸郊甸郊甸
反戎有中國反戎有中國反戎有中國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
行會執故不聽其城父為反
夷實城父之城父縣屬鄭國
許伍舉授許男田伍舉本許國之土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
地遷許人遷城父人於陳故地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濮西田益之
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夷濮西田益之以夷濮西田益之
使民不失土周卑人與晉閻嘉爭閻田閻田閻大夫之田閻大夫之田
晉閻丙謁趙率陰戎伐潁潁潁大夫之田潁大夫之田
他歷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詹桓伯晉大夫詹桓伯晉大夫
夏之世魏駘為岐畢岐畢岐伯之田岐伯之田
之及武王克商武王克商武王克商
東土也東土也東土也
慎歲毫慎歲毫慎歲毫
四海何文武成康之運母策文武成康之運母策文武成康之運母策
近之有文武成康之運母策文武成康之運母策文武成康之運母策
亦其廢隆是亦其廢隆是亦其廢隆是
如弁髦如弁髦如弁髦
用之以殺之用之以殺之用之以殺之
三加之三加之三加之
子四裔子四裔子四裔
民害者民害者民害者
知反知反知反
子瓜州子瓜州子瓜州
誘以來誘以來誘以來
郊甸郊甸郊甸
反戎有中國反戎有中國反戎有中國

樂為百兩必千人一乘用一千人至以晉將不行無所用
 不行不得見必盡用之用費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可數用必致
 上國子皮固請以行不從之言既葬大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特諸國大夫音未送葬欲執昭子曰即執非禮也言則
 見非弗聽諸大夫叔向辭之大夫曰知夫之華車矣之禮
 禮也弗聽不從叔向辭之大夫曰知夫之華車矣之禮
 而命孤見於執新君在喪之中執新君之喪其以
 加服見諸大夫乎則葛禮未畢則喪事未終其以葛服見
 者服而見是重受弔也則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嘗
 諸大夫見皆無說以求子皮盡用其幣果如子歸謂子羽曰
 無辭以見皆無說以求子皮盡用其幣果如子歸謂子羽曰
 鄉人公非知之實難走不知將之行之行夫子知之矣
 我知不可用幣失我則不足而我遂以幣行書曰欲敗度書太
 甲篇言欲心不防縱敗禮敗壞其札制我之謂矣書之義矣
 必至敗壞其札度敗禮敗壞其札制我之謂矣書之義矣
 夫子知度與禮矣夫子謂子產我實發欲而不能自克也因
 之不能自折折昭子至自晉昭子至自晉昭子至自晉昭子至自晉
 高強見而退高強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
 可不慎也哉言為人子者不可不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
 多受邑子尼高強之而稍致諸君而稍致諸君以爲忠而其
 寵之齊景公受賜邑而將成子尼疾于公宮在公宮璧而歸而
 攝其君親推之知字又他回反其子不能任任其子弗能任
 晉臣音是以在此是以出奔忠為令德忠為人其子弗能任
 不能諱其罪猶及之罪猶及之難不怙也以見為人子喪夫人之
 力子尼之忠力意息流反意息流反意息流反意息流反意息流反

命之言以命謂會之事客貌以明之客貌以明之謂會之事失則有闕二者或失則
今車于為王官伯王官之伯長而命事於會天子使之命視不
登帶覲下故言不過步言徐故貌不道密導賓說也導者導下
而言不昭矣所以昭事者也非不道不共不恭慈皆恭不昭
不從故不類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九月葬齊婦五月
公不感公無哀晉士之送葬者來魯送葬婦以語史趙既
晉以招公不戰喪之史趙曰必為魯郊言和公必出在國侍者曰
大夫史趙應無條反何謝姓也姓生也言昭不恩親今昭公
何故故昭公必為魯郊叔向曰晉人送葬皆得而鄭公室其平
觀祖不歸也考折婦姑叔向曰晉人送葬皆得而鄭公室其平
乎此而不振矣君有大喪諸母言之故叔向而之鄭公室其平
為母齊而無一日之感昭公不恤喪不廢三年之東
衰三年而無一日之感昭公不恤喪不廢三年之東
君無憾容無一顧親也念其親也國不忘君忠君不顧親
不能無卑乎室不憂無矣始其失國昭公此降冬十一月葬子
滅蔡楚君王用隱太子于岡山之父太子蓋殺而用之以祭牛山
申無字曰不祥言殺人以祭不祥五牲不相為用五牲牛羊犬
為用如祭焉先不用馬况用諸侯乎況殺諸侯以祭王必悔之
為類也左聲或如字楚千城陳蔡不交蔡靈王威陳
不美已新集使棄疾為蔡公王使之為蔡公年辭解公也王問
其戚野音燕楚大夫葉疾在蔡何如問蔡疾為何對曰擇子莫
於申無字曰楚大夫葉疾在蔡何如問蔡疾為何對曰擇子莫
如父子之賢否擇臣莫如君唯君深如其鄭莊公城濮晉者
城濮力狀反而實子元焉伯為品大居佐之使昭公不立桓
十五年鄭昭公因于元以親桓伯而齊拒公城穀邑之城也

安子產 乃曰汝乃答不
忍言不廟也故不毀之
子太叔 子產乃使辟之
道者居之室適當葬時毀之則朝而城則可下無損於反邦
毀則日中而城故日中乃可下惟子大叔請毀之墓之摩曰無
若諸侯之賓何言恐送葬節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衷
客既能會豈憚日中宜畏其勞而不無損於齊少待半日而民不
害不毀其室何故不為路近故曰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夏采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新
人以自成也有毀人以成己將位故使華定來享之禮待之以為貳蓼蕭篇小即蓼蕭之詩
弗知華定不又答賦不能賦昭子曰昭子叔也必亡至孝云
宴語之不懷東萊詩云感笑語焉此言華定龍光之不宣
為此龍光而宣揚之令德之不知詩云今忠壽亂此言華定
鄭之同福之不受詩云萬福攸同此言華定
出齊侯衛侯鄭伯如晉齊侯公初于臣朝嗣君也新立公如
晉齊侯朝 至河乃復晉以平 未之治也朱能治 故辭公故辭
晉有平公之喪晉以平 未之治也朱能治 故辭公故辭
公以齊衛鄭俱來朝為弔卒城之遣子產相鄭伯辭於手 晉人許之晉人許之
暮而後聽命見表而後從晉之命 晉人許之晉人許之
之情故曰禮晉侯以齊侯宴 中行穆子相行恒子

之使殺趙盾。丙申，殺牛悼公。悼公即過劉獻
孫鯨也。立為平。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過劉獻公之傅
孫鯨也。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綿王孫汲、州鳩、陰忌、老陽子。
周大夫皆牛悼公寵信言季平子立晉季孫意如雖而不禮於
同庚原牛二族所以逐趙季平子立晉季孫意如雖而不禮於
南則南不遺之以孔氏之貨苦姓反南蒯謂子仲公孫慈吾出季
氏官吾逐季而歸其室於公。
堂季氏家財也。婦子更其位。子
慈更代意如我以費為公臣。
成以費已子仲許之。公于慈南蒯
之仇更言而後我以為公臣。
為公家臣子仲且告之故。平子不見
語叔仲犛子小也。語以欲出季氏圖去聲且告之故。平子不見
之。
李悝子之卒也。悝子季武子之子。季叔孫昭子以再命為
敗。昭子即叔孫姑傳言叔孫之及平季伐莒克之。十年先更受
卿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
三命。平子伐莒以功加為三命。昭子叔仲子欲攝二家。叔仲子欲
左傳詳或。
攝叔孫季孫謂平子曰：「叔仲小謂三命踰父兄。」言昭子受三命
 二家使相情謂平子曰：「季孫意如三命踰父兄。」言昭子受三命
 非禮也。」
此得直為叔孫後若罔禍以整之。若罔叔孫之則聞命矣。言因
叔孫有家禍。暨牛在內氣。紇適立。蔣穀子婦音輪。故姑也。及
已若不廢君命。若命鄭之魯則固有著矣。自齊定位。昭子朝
而命吏曰：『昭子用朝。』姑將與季氏訟。言我得與季平書辭無煩
顧屬。鄭書辭何反。季孫懼。恐平子而婦罪於叔仲子。父兄出然
叔仲小欲場罪。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慈謀季氏。謀季氏。季氏怒告
於小以自解。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慈謀季氏。謀季氏。季氏怒告
公。昭公怒而遂從公如晉。午夏南蒯懼不克。薛季氏以費疾
如齊。以費疾。昭子仲還及衛。子仲即公至。然則南蒯氏逃介而
先介副使也。子仲及玁塲及魯即聞費叛。聞南蒯以逆奔齊。
逃其副使也。子仲及玁塲及魯即聞費叛。聞南蒯以逆奔齊。

行南經所南蒯之將叛也將欲謀其鄉人或知之如知其謀者

以書出過之而數門人遇南蒯之且言曰恤恤乎憂患秋乎千小反彼

乎微慙虎貌此吉南深思而淺謀知小而謀大匹圖非其所當為也

而遠志其越分以求通也家臣而君圖其為非也所當為也

有人矣哉益指南蒯也南蒯枚筮之不占其事遇坤三三坤上

坤之比坤下爻變也此至反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大

也按南蒯以為示子服惠伯以其卦示孟敬曰即欲有事如何

所謀之事大吉示子服惠伯之子孫孟敬曰即欲有事如何

問卜得此卦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告我忠信之事則可所占

恒可奉事不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告我忠信之事則可所占

可為之不然若必敗外疆內溫內卦中順故温忠也謂

之和以率貞坎水初和而循安正之道信也之信故曰黃裳元吉

惟忠惟信可黃中之色也中央屬土裳下之飾也裳以錦下林

當此爻之時黃中之色也中央屬土裳下之飾也裳以錦下林

女傳詳說卷二下三招公三

元善之長也元者始也為教善中不忠不得其色非黃之義下

不共不得其飾為下不恭非裳之事不善不得其極非元之義

止於至道內外倡和為忠居偕於內和外於外率事以信為英

虛詐故謂之華北養三德為善長養之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使

合美音俱養去声非此三者弗當足以當此卦之吉且夫易

易之不可險不行險之事將何事也將教孝何事也此卦且可

節乎飲令從下中美能黃之色則為中美上美為元元者居上

義則為下美則裳之飾則為下美參成可筮三美盡備猶有閑

也誤使三筮雖吉未也筮雖得吉可用適費南蒯自知宜飲鄉

酒召卿人而飲卿人或歌之人以前酬為家臣而發害曰我

有圃言我有種莊生之杞乎所宜以喻南蒯刺病費紱為扎也

務大照曰下
初若須從王
比得間乃借
王事制之既
件體人乃易
比其所以為
陳其辭我直
能聽而不其
克以歸及於
也

左傳評苑

殺余何益而枉殺我乃釋之... 亡國之禍... 定安... 何適而... 召二子而... 楚公子比... 夢成然... 軍政... 且役病... 羊與史... 僕人之... 比為王... 公于葉... 乾... 先... 子... 曰人之... 子... 王曰... 天之...

國人... 子... 國君... 父再... 其... 余... 吾... 知... 人... 以... 不... 至... 二子...

故從亂如婦
有寵子五人有寵者無適立也
事於群望乃大祭祀神而祈曰神云請神擇於五人者
之五子使主社稷社稷之神乃編以璧覓於群望
見音曰當璧而拜者神所止也言五子皆當璧而立之人也
遂之謂有神命者既乃與已姬室璧於太室之庭
望於祖廟之使人五人齊衣齊衣者長入拜入廟而非遠居
康王踰之而過之璧王肘加焉
遠之所拜處矣璧平王張業所抱
望時微見望知去為密藏至中然則幸甚如若
率疾再拜省厥知止意於中反其于成然此且白言亡之禍
而事之窮者獨
楚其危哉此所以致靈
於叔向曰予干其濟乎問云千字對曰難
同惡相求又問云棄去親待子如市賈焉
難果何難對曰無與同好善言棄去本不難共同惡則亦不難
取國有五難取國之難有五事有龍而無人一也
雖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而無內有主而無謀三也
也無謀者有謀而無民四也
也以成之此五難也
晉楚之從晉楚之士相
盛親無親族可謂無主
謀三難為羈終身可謂無氏

說文曰向俗
上乃曰侯以
威于諸侯乃
馬氏字

鄉賈伯以為股肱說擊即武子也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伯以女求贈以馬楚子享之而送諸秦魯伯納之有樂鄒狐先以為內主樂後無欲突先而逃諸秦魯伯納之自出奔至陵守志彌寡志愈堅烈懷棄民公逆父亡十九年昭尼十九年無異親成公九年于權文民無異伯其民從而與之歸之公勸無異親成公在無地觀焉民無異望其棟梁氏民心方動聲便或將何以代文可以代此二君者寶且其於予千幸終不同共育寵子定矣又文公若此室西有陶日與言詞無施於民無思患之德疾楚國有與主內皆以業族為主不送人是不送其歸楚而不逆人去無接於外候之助去晉而不送大是無接也歸楚而不逆人不理其婦何以待國下所以聖堂得國為居平傳言晉成是無施也八年音斯諸侯朝而歸者而謂因者皆有貳心皆背盟求之虜祁取祁在十一年晉將以諸侯來討晉致討于祁故為取更故干陽反登七告反

生仲祥非陳泰之子學由初八

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叔向知計德薄乃拉微徐亦遂徵召告于吳吳使朱會秋晉庚會吳于良公先具美麥計為害水道不可水道不通吳子辭館不乃還晉城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邾人治兵于邾南之地車四十乘三十萬人衆羊舌肸攝司馬鮑叔向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逐舍列國于平丘之地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餽子產即剛簡子太叔即游吉二子進以輕裘九張行四舍象宮上曰暮輕裘子以會平丘桓夫声子太叔以輕而行既而悔之其多每告革旅之帳也子太叔以四十幕四十張行既而悔之其多每告損焉一宿為舍備數及會平丘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次于穽地三宿以上曰火叔糾束貨于穽行已窮音附滌芻蕘者苦節用草改薪以衛人使屠伯饋切向羹與一簋銀謝史屠伯以羹曰諸侯事晉昔事晉則未敢撓貳未有離悅情在君錦幣叔向曰諸侯事晉昔事晉則未敢撓貳未有離悅情在君

陵鄭不與晉爭則何國之為如此則何以公不與盟之諸故案
 為晉所侵陵得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執其人於平以幕家之幕家之
 便狄人守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禮飲冰司鐸射懷錦奉禮飲冰
 夫也夫也能歸牛反殺之能歸牛反殺之以蒲伏焉以蒲伏焉
 字季芳勇反殺之字季芳勇反殺之以蒲伏焉以蒲伏焉
 之音扶之音扶蕭比反又音服蕭比反又音服守者御之守者御之止不聽其入止不聽其入
 與之錦而入與之錦而入以蒲伏焉以蒲伏焉晉人以平子歸晉人以平子歸
 錄之以子服錄之以子服飲從飲從子服思伯從平子用反子服思伯從平子用反
 不至聞子皮卒不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矣哭且曰吾已矣而而言曰無為為善矣而而言曰無為為善矣
 為善唯夫子知我為善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君聞平足以為國基矣君聞平足以為國基矣以立國焉以立國焉詩曰山有樛焉樂只君子詩曰山有樛焉樂只君子
 只語謂諸君子可只語謂諸君子可印家之印家之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子產是居子之六人且曰子產是居子之六人且曰且合諸侯且合諸侯盟主會盟主會藝黃舉藝黃舉
 所以求樂者也所以求樂者也且合諸侯且合諸侯盟主會盟主會藝黃舉藝黃舉
 南常禮也非失禮也南常禮也非失禮也而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人聞晉師之悉起也
 為悉起而不驚為悉起而不驚成境且成境且不修備不修備情言夷狄無禮之晉荀吳曰情言夷狄無禮之晉荀吳曰
 著瑯以上軍侵著瑯以上軍侵與上軍侵與上軍侵鮮虞季武子五年晉楚之滅蔡也鮮虞季武子五年晉楚之滅蔡也
 中人驅衝兢中人驅衝兢與大獲而歸與大獲而歸十五年晉楚之滅蔡也十五年晉楚之滅蔡也
 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於馬於馬諸侯使滅之諸侯使滅之皆復許胡沈道
 也平王即位在今既封陳蔡也平王即位在今既封陳蔡而皆復之而皆復之皆復許胡沈道
 禮也禮也傳言平王得陰天子之子廬歸千蔡傳言平王得陰天子之子廬歸千蔡
 得從國悼天子之子吳歸千陳得從國悼天子之子吳歸千陳
 之禮也之禮也悼天子之子吳歸千陳悼天子之子吳歸千陳
 冬十月葬懿公冬十月葬懿公國復成禮也國復成禮也此陳蔡季武子言禮也此陳蔡季武子言禮也
 如晉如晉晉諸季孫荀首謂韓宣子晉諸季孫荀首謂韓宣子中行穆子曰諸侯相中行穆子曰諸侯相

罪於晉君言我昔日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居一年坐禁氏及叔氏之
 也微武子之賜當時若無汝父不至於今復史氏及叔氏之
 於晉我今細得以此散猶子則肉之亦山季氏之賜得以此散不敢不盡
 情實之告汝歸子而不歸晉今汝除治館舍西使近河其若之
 云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言將以此汝除治館舍西使近河其若之
 何如此則何且泣故能為之所以取向曰細也能云
 懼信其言先歸惠伯待禮孟伯待禮孟伯待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膝卒無得以此
 四月無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起公冬莒殺其
 公子意恢以城亂告不必繫於為細侯也公子亦甚意恢也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意如至自晉意如至自晉意如至自晉
 晉尊晉罪已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人盟以叛司徒老申盧癸司徒老申盧癸司徒老申盧癸
 之使請於南蒯命於南蒯命於南蒯命於南蒯命於南蒯命於南蒯
 而癸若以若靈不以若靈不以若靈不以若靈不
 受盟許之南蒯從二子因民之欲叛也二子因民之欲叛也
 謂朝衆而盟以有盟遂劫南蒯遂劫南蒯遂劫南蒯遂劫南蒯
 氏之畏子以及今汝之以至千年三年聽命矣三年聽命矣
 平子若弗圖汝若不費人不忍其君我費人不將不能畏子
 矣將不從畏汝子何所不逞欲言汝何往而請送子請送汝請
 期五日為期實以五日遂齊齊乃出齊齊齊乃出齊齊齊乃出齊
 泗水公曰叛夫以載之也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去季氏以張公

汪連其曰漢書
卷之六十五上
下字法可去

所善惡初被殺
故懼禍而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聚公子鐸逆庚與於聚
公至臣之子與雍子皆故楚人而奔齊又久而無成則不決士累伯
如楚王累伯晉之治叔魚攝理命鮑火斷官時轉千楚叔魚攝理
叔魚雍子自知其罪叔魚蔽罪邢侯叔魚蔽罪邢侯
受罪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刑侯向曰三人同罪言三人皆生施戮必可也
其罪在誰叔向曰三人同罪言三人皆生施戮必可也
而掠美為昏其罪在誰
惡而掠美為昏其罪在誰
不索也貪于貨賂以敗其官守故其罪曰墨叔魚有之敗必違及殺人
其罪曰賊憂書曰
請從之此刑乃施邢侯
市陳二子之尸於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孔子言叔向之治
國制刑治罰因而不隱於親下秋於弟而三數叔魚之惡
直矣謂之不為末戒為陳性之不
能寬魯國遂使魯國免魯晉不為虛而晉不當
言其食也謂言其以正刑憲使合於義書
類矣類三言而除三惡暴虐類之三惡加三利

親親監禁... 十有五年春... 六月丁巳... 十有五年春... 六月丁巳... 十有五年春... 六月丁巳...

若留朝... 以翊其翼... 寅王穆后... 穆子弗... 獲城而... 向音... 而如... 好焉... 加其... 立何... 行而... 喪滋... 人從... 乞降... 姑修... 之勤... 事君... 邑... 事其... 事其...

以終東
 初晉之
 使於小
 至於商
 要之曰
 而失諸
 既之六
 而相保
 能相保
 之來聘
 我鄭君
 盟誓也
 失諸侯
 無藝若
 也亦不
 有傳此
 布之祕
 二罪鄭
 四月鄭
 三君子
 吾有忠
 子以美
 子大叔
 思亦豈
 無他人
 以子犬
 有是事
 并庸大
 斬之遂
 臣相信
 以約信
 曰鄭力
 爾無我
 爾有利
 今吾子
 以好來
 辱今改
 是教敵
 豈有
 乃不可
 乎豈得
 吾子得
 而共處
 之世有
 文殺此
 地

經于有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始立來朝于魯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息帥師滅陸渾之戎渾水也冬有星孛于大辰辰常故書音解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但書戰而不書盟也長岸楚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和魯對齊而也發公與之燕魯公

季平子賦采我小邾采我詩取其君子來朝穆公賦著者我小邾著者義詩取其既見昭子曰不有以國公若無肥國

牙其能父乎舊故能父有其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

請所用幣幣正陽之月日食當昭子曰叔孫曰有食之祝史

天子不舉幣不舉伐鼓於社故請之昭子曰叔孫曰有食之祝史

以請幣伐鼓於朝昭子曰叔孫曰有食之祝史

左傳詩天子不舉幣不舉伐鼓於社故請之昭子曰叔孫曰有食之祝史

之曰止也言止不唯正月朔惟正月惡未作和惡日有食之有

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謹重是用幣禮也禮也禮也

其餘月則無伐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朔建巳正陽之月也於

其用幣之禮也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朔建巳正陽之月也於

禮也四月月終陽用幣除氣未物而後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

日過分而未至而木爰分三辰有災三辰曰月星也日月相侵

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國君不舉酒君不舉移時食時辟者避

樂奏鼓樂人祝用幣史用幣史用幣故夫馳庶人

集于房房不舉不舉故夫馳庶人

走告馬曰步曰走此月朔之謂也謂此建巳正當夏四月

六月當夏是謂孟夏是謂孟夏平子弗從平子弗從昭子退

叔孫曰夫子將有異志天子謂季平子將有他志不君君矣不君君矣

九農未詳或曰主九谷之農也也官戶鵠扶云反也民無淫者
也也止也民也言九卷之官也所自也顛也顛以來也之也後也而也為也帝也若也不能紀
遠故不能致遠也瑞乃紀於近也近也民也事也為也民師而命也以民事也名也氏
則不能故也也則以不能致仲尼聞之也孔子是年二十七見
於郊子而學之也而也仲尼聞之也孔子是年二十七見
所聞也天子失官也不修其職也學在四夷也魯之知禮者反不知知禮
而也仲尼聞之也孔子是年二十七見
信也古人嘗有此言也吾乃今信也晉侯使屠蒯如周也宰也也以忠諫見
進故使請有事於維也維水名也與三塗也三塗山名在山川之神長
弘謂劉子也劉子周也大夫曰客容猛客謂屠蒯非祭也也山川也其
伐戎乎也其以伐戎乎也陸渾氏甚睦於楚也與楚親睦也必是故也
之故陸渾君其備之也勸劉子其備也乃警戎備也晉以治勝九
左傳晉亮也秦子三郢公曰也廿八
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也河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也晉史
先用牲祭也陸渾人弗知也陸渾不知也師從之也師從之也其後庚午遂滅
陸渾也數之以其貳於楚也也貳也陸渾以其有故也陸渾子奔楚也楚滅其
君奔其衆奔牛鹿也牛鹿周大夫獲先聲也先聲也宣子夢文公構荀吳
而授之陸渾也韓宣子夢荀文公構荀吳也宣子夢文公構荀吳
俘于文宮也文宮之廟故也也以應夢也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也漢
氏房心之宿也即大火也也以應夢也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也漢
千天漢也今李星出辰而沈也沈芒東反也天漢星以鏡反也申須恒
申須魯也等所旨除舊布新也也除舊布新之義也天事恒象也天象恒
大夫也今除於火也今大火之星向伏而火出必布焉也明年大火星出
人今除於火也今大火之星向伏而火出必布焉也明年大火星出
言往年吾嘗是火災乎也以此知南家梓慎曰也大往年吾見之
見諸天象是火災乎也以此知南家梓慎曰也大往年吾見之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二十三

尚貞如與子賢言伐楚之利於州勸吳王孫以公子想三
也其宗為魯言子賢之父兄而欲友其讎使吳代楚不可不
也其詩也賁曰彼將有能志言國虛得十余始為之求士我且
見其勇上而鄙以待之退居邊境乃見歸設諸子賢勇上地
以行其用而鄙以待之退居邊境乃見歸設諸子賢勇上地
見歸設諸音見下而耕於陂而自耕於陂邑馬邑宋元公無
信多私宋元公為人既無而惡華向桓疾惡路灰華定華玄
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詐作亂而死先諸恐元公殺已華玄
偏有疾乃策計使華玄誘群公子使來問疾公子問之相繼公
則執之然因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柳攻知公子
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櫟公孫丁拘向闕向行於其黨知公子
公如華氏請焉元公往華氏弟許遂劫之公亦以次
本傳詳克
子驪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辰弟辰及
非弗地是辰兄當為元公弟辰公弟辰及
公之子今作元公弟辰公弟辰及
定之子元公亦取聲刻之子無威向常少子驪
衛公孟軻伸齊豹公孟軻靈公兄也齊豹
齊豹司寇之官有役則友之緊足不良故有役則友之
若無他役公孟軻比宮書楮師圖即公孟軻此二公孟軻
則取其比宮公孟軻比宮書楮師圖即公孟軻此二公孟軻
欲以作亂故齊豹比宮書楮師圖公子朝作亂四子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先是齊豹薦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公孟
去孟下同將作亂而謂之曰語宗公孟之不喜
所為不善子所知也所詳知勿與乘公孟汝勿吾將殺之公孟

我公對曰吾由子事公也... 我故不吾遠也... 吾將必之... 而伏甲焉... 乘一乘從公孟... 公南楚駭乘... 師子申過公... 便華寅內祖執... 之齊氏射公... 寅閉郭門不... 之也。析朱鉏... 公齊侯使公... 亂氏之亂。使請所聘...

衛侯適在衛之則衛君也... 諸必公之... 命也。失守社稷... 下執事... 惠顧先君之... 社稷而鎮定... 衛侯固請見... 馬為相見之... 乘馬... 不曰亡人之... 中野外車... 君之下臣... 外役者不... 免於疾... 終夕與... 北宮子... 已助公入... 七月戊午... 王霄子高... 侯賜北宮... 子 163-640

[illegible]

非詳視史山林之本今山林有衡鹿守之官以時之澤之舊

所能治者舟鰲守之置舟鰲之官以時之澤之舊

刑徒青細虞侯守之置虞侯之官以時之澤之舊

水希口乾虞侯守之置虞侯之官以時之澤之舊

監所望之虞侯守之置虞侯之官以時之澤之舊

之此官使之虞侯守之置虞侯之官以時之澤之舊

入從其政虞侯守之置虞侯之官以時之澤之舊

此言無師從政之人為近關承嗣大夫繼位為強易其賄此言

以苛暴征賦而奪其私物也布常無禁布其等常之微飲無度飲

移務人之資賄也宮室日更宮室之制淫樂不達淫集之事不肯

程之賦役皆無宮室日更宮室之制淫樂不達淫集之事不肯

內寵之妾愛之妻肆奪於市律吏更外寵之臣受其賄此言

鄒陽令趙主訟求此毀先之臣受其賄此言

罪之以民人苦病而病者夫竭皆謂其上者頭節是天子

也錢使史能祀具君果有益而且亦有損則祀大端皆謂具

也畔福也聖文反決下東祀祠言祀若亦在祠前而召

也耶抑以東齊之西界也姑尤以西齊之東界也以其為人

也多矣齊國之內也雖其喜祝善祝其世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也豈能勝一國夫婦之告謂其君若欲誅於祝史否若欲解罪

修德而後可關失然後可責人也公說官豆音悅使有司寬政

乃命官司毀關去禁關失然後可責人也公說官豆音悅使有司寬政

實其政令關失然後可責人也公說官豆音悅使有司寬政

掌山澤之官不進虞人公使執之遠命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

也虞人公使執之遠命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

士連時吐中來招我之皮冠以招虞人諸虞服皮冠

以招虞人也臣不見皮冠見皮冠之聞故不敢進教來上

[illegible]

制天子之職也天子職所當主夫音入樂之興也樂固音而鍾樂
 之器也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以鍾之樂
 也樂與以行之樂小者不究小者不究大者不推大者不推
 而不至不至於極於極則和於物則和於物則和於物則和於物則和於物則和於物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德則樂也心德則樂也
 心是以感心是以感不感則不和不感則不和感實生疾感實生疾感而生七情之疾感而生七情之疾
 三月葬晉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三月葬晉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不在適位不在適位在卑在卑故在卑故在卑大夫
 送葬者歸送葬者歸見昭子見昭子問蔡故問蔡故叔昭
 事以告事以告大夫以蔡昭子歎曰大夫以蔡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蔡其亡乎國將亡國將亡若不止若不止不止
 左傳薛苑左傳薛苑卷二十四卷二十四公羊傳公羊傳卷十卷十
 是君也必不終是君也必不終太子朱必不太子朱必不詩曰不解于位詩曰不解于位不解不解急於其職急於其職
 解民之攸解民之攸堅息之所由安也堅息之所由安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今朱
 始即君位而長幼身持從之始即君位而長幼身持從之為本蔡侯未出本為本蔡侯未出本夏晉士鞅
 來聘來聘叔孫為政叔孫為政三為國政三為國政卒孫欲惡諸晉卒孫欲惡諸晉孫位孫位在卑在卑士鞅
 欲使卿欲使卿於使有司以齊鮑國於使有司以齊鮑國之禮為士執之禮為士執鮑國鮑國在卑在卑士鞅
 名如其命名如其命數人失其禮數人失其禮鮑士執鮑士執鮑國鮑國在卑在卑士鞅
 國七年國七年晉信晉信於鮑於鮑鮑士執鮑士執鮑國鮑國在卑在卑士鞅
 伯卑下伯卑下其國小其國小齊齊而而使使鮑鮑從其卑從其卑國年國年在卑在卑士鞅
 敝邑也敝邑也是卑是卑晉將復晉將復諸侯諸侯言言時告時告於晉魯人恐於晉魯人恐魯人恐魯人恐魯人恐魯人恐
 罕焉罕焉四牢以札之四牢以札之為十一牢為十一牢言言時告時告於晉魯人恐於晉魯人恐魯人恐魯人恐魯人恐魯人恐
 費遂生華費遂生華華多條華多條華多條華多條華多條華多條華多條華多條華多條華多條
 乃係為柳士乃係為柳士公卿士公卿士與龜相惡與龜相惡龜相惡龜相惡龜相惡龜相惡龜相惡龜相惡龜相惡龜相惡

得文與曰司
自知重賞
不勝殺反
公謀遂確
成仇殺之
司馬不勝
罪失

在夏屋久至不
為其說者有

與樂氏 經曰子無我廷
 亡未至 使華榮如楚乞師
 二十五人 徒七十人
 之止 華榮 哭而送之
 將達華氏 楚平王使使
 其君 謂之 國皆有君臣
 楚乃舍棄宋 無乃不可乎
 我既許之矣 無乃不可乎
 取貨於東國 東國之貨
 人曰宋不用命於楚
 若不先從王 王欲
 懼人 懼人
 楚子將討 楚子將討
 封疆下 其子有二心
 陽大子 其子與君同惡
 同德君 其子與君同惡
 置在君 其子與君同惡
 之鼓叛 其子與君同惡
 且置軍 其子與君同惡
 二十有二年 春 齊侯伐莒
 楚師 大蒐于昌陽
 月叔鞅如京師 蔡景王

[illegible]

[illegible]

先來見我吾告汝所行貨我當告汝以所以行見而不出使辭謝不

史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孫之居於箕者請其吠狗謂其

弗與叔孫不及行歸殺而與之食之殺而與之食之

叔孫所館者叔孫之難一日木去必葺其牆屋叔孫子取書叔孫子公

去之如始至爾功與去夏四月乙酉單子取書單子公

子朝入于尹尹氏之已癸未尹圉誘劉伯殺之劉能剛殺敗

王黨丙戌軍于承陳道單子以師自反劉子從尹道劉安

出伐尹二師共單子先至而敗為子朝所敗劉子還戰敗已丑

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尹朝召弟公子庚寅單子劉

子樂齊以王如劉王遊于朝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

左傳次于左巷丁卯次舍于廷秋七月戊申郭羅納諸莊宮

出而子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郭羅納諸莊宮

尹辛敗劉師于唐唐周地月辛氏丙辰

又敗諸駟師又敗教王之甲子尹辛取西園丙寅攻剽潰

河南鄭西南是也於是吳王宮子庚與虛而好劔與

實劔荷鑄劔劔必試諸人觀其利鈍國人患之患其區

又將叛齊齊桓公存帥國人以逐之魯大大鳥存夷

與將出開鳥存執戈而立於道左國長丈二而無及

左傳與齊桓公存止灰施羊牧之曰君過之大夫始

之時不得齊桓公存止灰施羊牧之曰君過之大夫始

與自馬在烏存以力聞可失力聞於龍處可失何必以弑君成

之前而逃烏存以力聞可失力聞於龍處可失何必以弑君成

名何其惡君遂來奔與與遂釋人納刻公作所齊宣帝友

又直其人代州宋十九年楚威王來代之楚楚威王師師及諸侯之師

三務成功
 外攘之國
 內撫之民
 公宮而民
 不亦不亡
 相扶明其
 之職守其
 守不者不
 風可謂之
 無念念之
 目若汝之
 百戰百勝
 之有勤勞
 四竟四境
 千里其外
 侯若此亦
 防若此亦
 九萬定四
 夏五月乙
 癸酉卒
 大仲孫
 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
 辛丑召簡
 公南宮
 黑以甘桓
 公見王子

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明日宴次日以待其體傳曰享
李孫兒來公女故戲之以戲李儉實以示慈惠飲酒樂
醉滿捧得歡甚宋公使昭子右坐昭子於米公右語相泣也
音落下同樂和佐安禮樂和收退而告人曰樂和退而今茲若
與叔孫其皆必乎言二人皆有字吾聞之民之所哀樂而樂哀其
可樂而樂皆喪心也失其智也喪心之精爽猶血也是謂魂魄之
補血陰陽為魂之魂魄夫之今莊元公與叔孫明也去之矣何以
之神神氣滿為魂魄夫之其可樂是理雖已先去之矣何以
能公此平久叔孫宋公並辛傳季公若之妹公若同母收曰
公若其姊嫁小生宋元夫人公若之女嫁宋元公外甥也
之子宋元大官妻季平子李平王妻去夫昭子如宋聘自
生子宋元大官妻季平子李平王妻去夫昭子如宋聘自
逆之臣也而因情適女強橫甚矣公魯從德去聲如手謂曹氏
勿與曹氏宋元夫人曾小叔姪也公魯將逐之言曹氏
泰子清公六

告公公告樂和樂和宋樂和曰與之勸元公以如是若果欲
君必出魯必有政在季氏三世祭季子九三世次降于未為
野而齊魯君喪政四公矣歷代責昭九而死失無民而能逞其
志抑失民心而能未之有也此天下之理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
國君無失其心詩曰人之云亡言人心之棄失心之要處北其
可矣魯君失民矣魯君失其國政焉得逞其志安得執其志
有靖日待命簡可安靖以待元動必要通時而動以致憂患
憂會于簡父言會諸侯于新謀王室也主事者有之簡簡子
令諸侯之大夫簡子制翰王聚輸梁米具戍人以成周曰明年
將納王明天王出居狄泉故言子大叔見簡簡子
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趙武門以揖對曰是儀也乃是時禮之

思也聖人施恩惠以救天下之仁壽也此以上言民有好惡
 聖王制禮以奉天性使不過其度也志也反言民有好惡
 好惡樂此六者氏之常情即下文之六志也呼風生千六
 氣六者皆由陰陽風雨是故審則宜類人所宜事之所類
 志也樂以制者喜怒哀有哭泣哀泣志也樂有歌舞則歌樂
 之喜有施舍其志喜則有施怒有戰鬪其志怒則水發生於好
 人之喜生於怒生於惡人之有怒生於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
 以行賞而福人令以行罰而制人生好生好生好生好生
 而人皆在善而行之有或此者好物樂也樂之好者勤
 人之有生此必惡物也人之有或此者好物樂也樂之好者勤
 惡物哀也事之惡者哀樂不失為善生可樂而或為惡以取禍
 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乃能協于天地之性
 才而長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禮之大也禮之大也禮之大也
 久也
 太初言上下之紀所以紀天地之經緯也天地以體而成
 文民之所以生也民有所貴則為生者地是目先王尚之
 民之所貴則為生者地是目先王尚之民之所貴則為生者地
 故人之能自助直以赴禮者禮於人也禮於人也禮於人也
 謂之成人能謂之成人能謂之成人能謂之成人能謂之成人
 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請終身守此言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宋何復之不言復宋國無從不言而何復之不問力無一
 中國曰同恤王室其言云子為得祥之公王室有難汝
 之國曰同恤王室其言云子為得祥之公王室有難汝
 之國曰同恤王室其言云子為得祥之公王室有難汝
 之國曰同恤王室其言云子為得祥之公王室有難汝

國之不可為也... 子家子曰... 九月戊戌... 門入之... 子家子曰... 國之不可為也... 子家子曰... 九月戊戌... 門入之... 子家子曰... 國之不可為也... 子家子曰... 九月戊戌... 門入之... 子家子曰...

國之不可為也... 子家子曰... 九月戊戌... 門入之... 子家子曰... 國之不可為也... 子家子曰... 九月戊戌... 門入之... 子家子曰... 國之不可為也... 子家子曰... 九月戊戌... 門入之... 子家子曰...

乘馬而歸 東明也 故與昭公司徒執之 公徒執王申尹文公
涉于藪 文公即子國子御食 焚東宮 大水也 王已焚以弗克氏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知得 昭公去聲 魯大夫子欒即位
於廟 昭公太子也 元公費 已與平公服而相之 十公元公父
昭而無細之體 旦召六卿 六卿者昭公之臣也 公曰寡人不佞 亦不
不能事父兄 華氏向氏等以為二三千要 諸臣之望寡人之
罪也 引咎自責 若以羣子之靈 若以諸臣及獲保首領以沒得
全首領而唯是橘柑所以藉鈴 若以諸臣及獲保首領以沒得
者 子驪 音節又言請無及先君 昭仲幾對曰若若以杜
稷之故 仲與夫皆盡 宋君私降昵宴 昭仲幾對曰若若以杜
群臣弗敢知 昭仲幾對曰若若以杜 若夫宋國之法 朱武一或生之

出師敗狄
氏之南有相衛

出師敗狄氏之南有相衛

丁丑王次于槐谷庚辰王入于晉靡辛巳王

次于滑清本無已獲者九

使安寬守關塞也守之備子常欲立子西平王之庶長也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之庶長也

太子壬即昭王其母非適也昭王之母又非平王之妻也

實聘之而平王季之也昭王之母又非平王之妻也

長則順立理高順建善則治治善人以其可

為先子西怒怨子常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嫡立庶是亂國也

子建之妻是國有外援也故言國有外援不可潰也潰慢也

有適嗣太子王夫人所不可亂也不可亂嫡敗親速讐不立親

左傳齊范魯哀公十五年春

也秦將來討亂嗣不祥以庶長嫡嗣神怨人怒我受其名長使

是速仇也亂嗣不祥以庶長嫡嗣神怨人怒我受其名

賂吾以天下下而使天吾滋不從也而受之也

為何而受之哉必殺令尹之言必討令尹懼令尹怒己乃立昭王乃立昭王

乃立昭王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尼發

知朔已遂次于戶十一月辛酉晉師克晉師克

盈逐王子朝伯劉王子朝之黨知于朝不王子朝及召氏之族

毛伯得尹氏匡南宮嘉尹名三族皆奔狄稱氏重見尹固秦周

之典籍以奔楚文成周之舊典陰忌奔宮以叛周忌子制當告

召伯逆王于戶召伯逆王于戶

反劉子單子盟召伯逆王于戶

澤水于陽上國澤陽上皆陽地

戊戌于夷宮吳王尋

成公般戊周而還船晉大夫成周

[illegible]

降妖安服歌錄草木之性皆謂之妖曰周其有頌王口上

有一王生亦克能修其職此所謂云若諸侯服享而國之

有二世共職二世之父諸侯者僕僕也王室其有間王位

朝而言今于朝反以爲王猛也則去聲諸侯不圖王室之

受其亂災秦而信今于朝反以爲王猛也至子靈王

而有頌果有生時王甚拜壓聖神之德無惡於諸侯所

靈王景王景王乃充然其世無有禍亂今王室亂今者王

卿平劉狄公劉安剽亂天下變亂周之天下壹行不若

謂先王何常之有胡先王無唯余心所命好我命爲其所誰

敢請之准敢有陳請帥群不弔之人不弔伯之人目行亂于

王室以行王作侵無厭使漢詞故無有規求無度現覓

左傳評亮卷三十五路公六

賈濟鬼神懷晉廣後惠神慢暴刑法海晏塵集光倍奸齊盟

建信打地齊一傲狠威儀威儀無所以為一身矯誣先王

以好先王晉千晉爲不道君臣之道是極是聲之不傾危

成立思肆其用悞心之所思欲盡得其茲不救震動播越子

有依底彼所也底止之地言若我一二兄弟男舅兄弟之圖異

王之命以從先王母違天命天不創故勸諸侯必有不赦國

殺我之要則所願也大儲能也敢重有其股心微心之所

及先王之經與先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而力也微心之所

先王之命此以下言曰王后無適之行過情的小則擇立長

知

宣統三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齊至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

弑其君僚而動稱國以獄罪在僚誣音皮楚殺其大夫谷宛

立無傳未同降無傳快報命公如齊自齊居
 而赴以名牙快來奔卿也故書公至自齊居

丁卯年

傳三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軍言在外也魯境也

公子欲因楚喪而伐之故兵欲乘其喪使公子抽食

灶肩師國沈邑在江六縣西南

于上國李札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

觀諸侯楚芳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其名麋九倫反左司

焦沈尹成師都君子有後除者獲音福與王焦之厥委焉故

也。以濟師楚師之衆。與吳師遷于繁昌。令尹子常以舟師

及沙汭而歸。教潛及沙水之西而歸。方手有勞。工尹喜自問。至

子清師深入至楚界師不能追要其之後楚師盛故吳不得
退真公子光曰此寺言此時若散田吳師徒可失也夫

告讞設者三時設諸二十年伍負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諸侯常言若不索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以作新方律二
其時也季札
不受故諸樊卒
季札與餘卒
不與國與子而
與季札至

代札故光自言事君克克勝季子雖至至謂不吾廢也我必不

1

人地。說先言我乃不足巨辱令尹。尹觀城寨令尹將必夾攻。今尹果有為患已甚。我為患也。吾無以酬之。我無以為若何。可以無極。曰令尹好甲兵。言子常之所好者甲子出之。先出其家所有。吾擇焉。為選解令尹取五甲五兵。與甲兵各五。事曰實之。甲兵置諸門首。令尹至。常來必觀之。必取飲甲而從以酬之。禮從以此甲兵為報獻之言及饗日。尹不知其謀而信。諸門左。仲甲兵於中。無極謂令尹曰。子常告吾幾禍子。子必無往。勸子常必不且此役也。游之。後數具可以得志。楚令以得子宛取賂焉而還。吳而退其師。文謀。龍帥工尹壽。就尹或等使退其師。使諸師皆曰。乘亂不祥。期曰室。製。紀。史。當。時。之。辭。兵。乘。我。左。將。釋。兵。乘。中。大。令。不。為。祥。善。

伐鄭款
其來已久鄆人將戰公戰于蒙子曰天命不恤久矣命棄之不恤也

臨地而反使君以者必此表也此好戰之象也天既禍之就

此出必敗也而自福也以解朱勝不亦難乎雖有鬼神共鑒

此此必敗也敗亡之禍嗚呼笑曰為無望也夫豈可圖其成於

此乎楚卻宛之難今年尹子國言未已國人

知近且知之楚却宛之難今年尹子國言未已國人

言尚進昨者莫不謗令尹晉趙于常辭才故反沈尹戌言於子

常尹戌沈諸梁之父為楚右曰夫左尹與中廐尹也左尹即宛

陽令莫知其罪二人不知而子殺之連然殺之臣與謗議索國

陰之謗至于今不已白夏至今戍也惑之波疑之仁者殺人

掩謗可以施急使諸人猶弗為也高且不利已之事今吾子殺

左傳音克人以興謗今汝乃故人以弗圖而不謀為不亦異乎不亦異

之所夫無極楚之讓人也犬射無極者乃楚民莫不知楚國之

備其若朝兵在十五年上其有出恭侯朱取賢於蔡神康東

新惡者朝兵在十五年上其有出恭侯朱取賢於蔡神康東

國便其人太子建在二十年謂太子以方殺連尹啓

疾味而立之太子建在二十年謂太子以方殺連尹啓

春同屏王之耳目太子建在二十年謂太子以方殺連尹啓

溫惠共儉平王之為君溫惠而有過成莊其德有過於無不

及焉無有不獲所目不獲諸侯所以不得諸侯通無極也

遠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今又殺三不辜

之大幾及子矣國人謗無極且近子而不圖汝將焉用之

將安用此夫師將師矯子之命編許繻子之命令呂城三族

師師氏陽國之良也三人皆背楚而不愆位無過失吳新有忠

[illegible]

周不互也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正我龍見于絳郊

龍見于其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

於龍蟠蟲之祠側龍最目其不生得也

以龍為對曰人實不知生號乃從人自不能致非龍實知

也古者畜龍言占者常謂使龍之故國有泰龍氏

董父之後有御龍氏劉累之後獻子曰是二氏者

吾亦聞之我亦有此官而不知其故焉

昔有颶叔安其居伯安者選乃深反有裔子曰董父

後為高其實甚好龍其姓極好能求其著欲

名曰董父其所好以飲食龍多歸之

飲食之飲法所下同龍多歸之

而高養之臣服事帝舜服事虞舜帝賜之姓曰董

左傳晉范

曰秦龍秦龍官名官有封諸驩川

上虞皆蓋也故帝舜世有畜龍有禹龍之官

少康之後援手有帝順于天帝賜之乘龍

九世若也援手有帝順于天帝賜之乘龍

龍河漢各二合而為四各有雌雄一雄孔甲不能食舜能

而不而未獲秦龍氏未得秦龍

能養而未獲秦龍氏未得秦龍

聖累之災學擾龍千秦龍

孔能飲食之以飲食之夏后嘉之

以龍為氏巨更承韋之後

以龍忽然而成潛醢以食夏后

之孔甲享既而使求之

敬懼而遷于魯縣以自貶

退於是彭永寧復舒其國范氏其後也

之則誰能知其勤幹而得以勳獻子曰杜預五祀誰氏之五官
也又問五官之長既食於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故世于歷也
夫曰重曰該曰修曰熙此四叔之名實能全木及水治其官使
重為勾芒故使為木正該為蓐收故使為金正修及熙為玄冥
二子故禹治水事世不失職四叔子孫世遂濟窮黎桑田叔子
故使之為水正此水王金正顓頊氏有子曰犁禹下者其子伯
功此其三祀也水正之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禹下者其子伯
華為祝融故使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禹下者其子名句
龍堯為后土故使之為土正此其二祀也正之祀也后土為社
句龍為稷田正也理之為神掌國有烈山之子曰氏氏神農世
稱名柱為稷故使為田官之長有烈山之子曰氏氏神農世
亦為稷素謂之始祖也自商以來祀之以為穀正信然

○晉趙鞅蒍寅帥師城汝墳趙武之孫蒍寅行司
物冬二十仲夏始逐賦晉國一鼓鐵此蓋合衆出為戰石為鐵也
除城以守之遂賦晉國一鼓鐵此蓋合衆出為戰石為鐵也
足也而以鑄刑鼎刑考於陽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言晉國有
書今荀寅謂其可以長為仲尼曰論其家晉其亡乎言晉國有
國法故取而銘之於鼎焉仲尼曰論其家晉其亡乎言晉國有
失其度矣失其法莫大乎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當年始封
之君唐叔虞所巨經緯其民用之於無疆布卿大夫以序守之
受於周序民是以能尊其容其貴而畏其威刑也容是以能守
其業守其樂而保其輕也察賤不侮異其威刑刑清賤相安
舉無所謂度也所謂有國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宮晉文公所以
記為被廬之法梵字據盧公二十七年之月為盟主以主中國今
誓是度也余之法度而為刑鼎而著刑民在焉矣鄭氏知罪之輕

其所欲其字小在恤其所無字小因者常不其所欲其字小在恤其所無字小因者常不
 奇恭下同字小在恤其所無字小在恤其所無字小因者常不
 間以卿之小國而共其職貢貢賦之命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不虞之患其不虞之患其不虞之患其
 精聖聖之音聖精聖聖之音聖精聖聖之音聖
 古立聖王諸侯之喪古立聖王諸侯之喪古立聖王諸侯之喪
 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三軍之事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三軍之事
 乃建御行晉之喪事前此晉有喪事乃建御行晉之喪事前此晉有喪事
 所助執紼矣紼紼索也禮送葬必執紼此言卿之先所助執紼矣紼紼索也禮送葬必執紼此言卿之先
 國多事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獲數矣國多事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獲數矣
 國之患以遠國謂晉之所亦慶其加國之患以遠國謂晉之所亦慶其加
 討其乏士大夫不反敬定於先王禮為有加也討其乏士大夫不反敬定於先王禮為有加也
 取備而巴取備而巴取備而巴
 雲王之志哀公二十九年雲王之志哀公二十九年雲王之志哀公二十九年
 夫印段竇往按使印段往夫印段竇往按使印段往夫印段竇往按使印段往
 吏不討時天子之有恤所無也吏不討時天子之有恤所無也吏不討時天子之有恤所無也
 女盍從舊女盍從舊女盍從舊
 從不知二從不知二從不知二
 共親視共親視共親視
 圖之夫國之圖之夫國之圖之夫國之
 餘二十七餘二十七餘二十七
 人執二公子二公子奔楚人執二公子二公子奔楚人執二公子二公子奔楚
 而完其所而完其所而完其所
 之已古之已古之已古

將自伐楚而
其功與之

戰地何如可以施焉對曰楚執政者而乖子作是

臣韓非以勝敵也若分爲三軍一師至彼必告出使人必

必遣散兵於邊境以觀其歸則出其不意以擊之楚人必

巨誤之方以從之既服而後以三軍繼之三軍可力以成之

必大克之謂楚之大國廣役之使于晉楚於是乎始盛州病也馬

定公四年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知會荀偃于濩

歷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莊二十五年三月晉侯使

荀躒唁公于乾侯待使還和也公秋葬薛穆公冬黑肱以監

左傳評說大夫趙東海昌惠然不書稱文雖十有二月辛亥

采奪無貽郭大夫趙東海昌惠然不書稱文雖十有二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公內不容於

於齊晉所以喜僕特以師納公歸國乃救患鄰之義周制也

久在乾侯紀獻子曰鮑叔君召季孫而不來言不肯來實則信不臣矣

則信其為不然後伐之若何然後用師晉人名季孫之言

臣之人矣使人以白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辭供必

子使私焉李燕李燕曰公子必來乃與其前時嘗相去遠之地

季孫意知會荀偃于濶應平見晉人歸魯而卿臣也魯之力

及魯荀躒曰寡君使驪謂吾子何故出君阿故逐也此可致

有君不事有事而不周有常刑同室共謀則于其國之禍深矣

孫練冠陳衣跣行李燕為喪張素練之祀所布而對曰傷哉

之衣徒跣而行以晏能自責伏而對曰傷哉

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降始書名，故發傳經。
在何碑有公士傳在下者，欲魯事相仿。秋吳人侵楚，用此
三之謀作代夷侯潛六。皆楚沈尹成帥師救隨，吳師還楚師。
遷隨于南岡而還。兩門之地而歸于吳師圍隨，國使出師左司
馬必詳此。尹左右司馬權古兮反。又帥師救狄及穰，遂以兵
師還始用子春之謀也。前年冬，射黑肱，自邇來奔。黑肱精大夫
力其反賤而書名，為春秋書其名重地故也。特書其名也。君子
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官名之當謹知。夫有所有名，皆其地
有名，而不如其已。已止也。言有名之原不若止而無名之為愈也。臣地叛以叛九菑，已推
諸非必書地名其人。已止也。言有名之原不若止而無名之為愈也。臣地叛以叛九菑，已推
於弗可威已。備之為他。是故君子動則思禮。世衰勸則思義。
行則思義。合於善。不為利回，陷於回邪。為云下。不為義
左傳許苑。卷第六十七。昭公七年。

疾不義而為不以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
意或不義之名。德不義也。所以不義。不義之名。衛司寇齊
將為衛守祠太夫人。先人作而不義。不義之名。衛司寇齊
同冠之位。司寇制也。而春秋以盜書之。此凡下。不義之名。衛司寇齊
其書為盜。宋名而不稱者也。事在二十年。朱庶其。公二十一年
來。皆牟庚。五年以所。知黑肱。在本。巨土地出三人。求食而巳
不過為末。不求其名。非有心於。賤而必盡。其名者。此數語所以
以此二物者。上書其名。所以微譴而失貪也。然辭三。其書名
所以去介。若艱難其身。艱若有入身。巨陰危大人。以之貴在人而
也。至上升。若艱難其身。艱若有入身。巨陰危大人。以之貴在人而
有名意微。而春秋書之。使勇攻觀之士將奔走之。前樂於作。雖
喜為之。若屬邑叛君土地。而無能。巨微大利。以利微音。而
無名。而春秋不。金胃之民將實力焉。竭盡力以為之。是巨春秋

[illegible]

[illegible]

汴漢而與之上下治錄
 舟以成悉起方城外人逐塞大隧直轅宛宛三者漢軍之必
 師以塞所舍淮洲之而子潛漢而伐之水謂子常濟漢我自後擊
 或作實於權反如子子常濟漢我自用革
 之歸自後來解兵師必大敗之先時後安無既謀而行說月戊
 而定行武城黑謂子常城大天曰具用木也兵推其史皇謂
 也兵利也不可久也與相持不如速戰史皇謂
 子常史皇楚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司馬良子常知不可不勝
 孟夫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道之名是獨克吳也
 是沈尹筮獨子必速戰沈尹筮不然不免為不如此乃濟漢
 而陳子常川清漢水而軍目小別至于大別自江至神兵至千
 大別南入江然則三戰三捷子常知不可不勝欲奔
 左傳評苑卷二七定公上
 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其故事難而逃之求免難有以
 所入將入何國子必灰之力勉子常塞枋罪必盡說
 贈致寇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吳兵楚兵陣于柏舉
 之罪弟夫榮王晨請於闔廬闔廬早歲獻康於吳子曰楚夏不仁
 言楚令尹其臣莫有或志其臣無有先伐之意若我先伐其卒必
 不其卒必先奔潰而後大師繼之大兵繼之必克勝也則許子
 不用夫繁子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吾臣昔今我則行
 也其此之謂也今日之事今日我以楚兵伐吳楚可人也而勝楚
 召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夫繁王已兵五千子常之卒亦
 果先楚師因吳師大敗之吳從楚師及淠水一名將擊之
 皇以其乘廣成吳師大敗之吳從楚師及淠水一名將擊之

夫戰王曰固歟固則固也猶聞猶則猶也況人乎況則人乎若知不免而
 死死而不免不免而後力戰其必敗我其帥若使先落者知免免則不免
 後者慕之後者慕之後者慕之後者慕之後者慕之後者慕之
 擊也從之擊也從之擊也從之擊也從之擊也從之擊也從之
 之兵人追奔奔夫食而從之之兵人追奔奔夫食而從之
 五戰及郢五戰及郢五戰及郢五戰及郢五戰及郢五戰及郢
 出我郢王出我郢王出我郢王出我郢王出我郢王出我郢王
 城昌郢城昌郢城昌郢城昌郢城昌郢城昌郢城昌郢城昌郢
 楚王西走楚王西走楚王西走楚王西走楚王西走楚王西走
 楚王西走楚王西走楚王西走楚王西走楚王西走楚王西走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所以以班處宮所以以班處宮所以以班處宮所以以班處宮
 師于雍澨師于雍澨師于雍澨師于雍澨師于雍澨師于雍澨
 擊桓吳擊桓吳擊桓吳擊桓吳擊桓吳擊桓吳擊桓吳擊桓吳
 是以今耻於見是以今耻於見是以今耻於見是以今耻於見
 平曰臣賤可乎平曰臣賤可乎平曰臣賤可乎平曰臣賤可乎
 子可哉子可哉子可哉子可哉子可哉子可哉子可哉子可哉
 之司馬已火之司馬已火之司馬已火之司馬已火之司馬已火之司馬已火
 其首同頂其首同頂其首同頂其首同頂其首同頂其首同頂
 入于雲中入于雲中入于雲中入于雲中入于雲中入于雲中
 而攻之王孫而攻之王孫而攻之王孫而攻之王孫而攻之王孫而攻之王孫
 帥天遂走奔帥天遂走奔帥天遂走奔帥天遂走奔帥天遂走奔帥天遂走奔
 鄧鄧鄧鄧鄧鄧鄧鄧
 千徐蘇而從千徐蘇而從千徐蘇而從千徐蘇而從千徐蘇而從千徐蘇而從
 徒昭王徒昭王徒昭王徒昭王徒昭王徒昭王徒昭王徒昭王
 白平王殺吾父白平王殺吾父白平王殺吾父白平王殺吾父

初伍員與中包胥... 及昭王在隨... 臣告急... 為疆場之患也... 有若君靈... 師乃止...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 不敗卒... 僂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矜無資...

楚也... 還未至... 子蒲曰... 子蒲曰... 夫師王歸自立也... 師居... 敗又戰于公婿之... 與龍...

建曾員我從王奔鄭矣以嬰鍾建以李平妻鍾建娶七計反以為樂尹以鍾建為王之在隨也聘王自鄭奔隨子西為王與服官保路廣元兒昭王之車服以保國于胥洩解洩焚邑權立聞王所在又問昭而安道湯之人後從王然後往所使由下城麇集城千裏復命而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子西問城之高弗知曲于不如辭而勿行則當辭城不知高厚小太郭城尚不知其何知何有能有不能人之才各有所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父代其父其所猶在處見其袒而示之背以此余所能也此車則解洩之事言子西上雖余亦弗能也死則于西所能而已不能也晉土鞅國鮮虞報觀虎之位三年新歲也使音賈氏卷二十七定公上十七

[丁]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去

三月公侵鄭公至白侯鄭無夏季孫斯仲孫何忌知悉秋晉人執宋行人欒祁補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城無傳公為晉侯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軍文解來於齊放開之

傳六年春秋滅許因楚敗也滅故城其興周地也二月公侵鄭取匡匡鄭地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等事用也周書謂四國不講鐘之器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可以詐為之伐晉靡也

叔梁紇之器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往師之不假道於律先使人報通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陽虎季氏家臣陽貨也時屈將孫三桓出出自東門道而出出其意中也會於罔濞肅澤之館衛侯怒公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魯大夫大公叔文子老矣公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二十七

是以止子。子姑使澠代子。澠，梁之嬖人也。子梁以告陳。

為失君必不然修君本心必齊侯聞之景公問孔子據之
謂去萊兵將盟實公既退二國齊人加于載書曰齊魯有云齊
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當無伐齊之事而不以甲車三百乘
從我者伐者三百乘三萬里也有如此盟當如見調
孔丘使炫無還揖對於人而大故遂曰而不反我汶陽之
曰汶陽本魯田為齊所侵吾臣共命拏而但令我洪三百亦如
之言欲受此盟柄也汶陽取魯地也齊侯將享公禮待定公
孔丘謂滑丘攝曰萊丘傳乃齊侯之故吾子何不聞
焉知其事事既成矣已畢而又享之又說是勤執事也勸勞
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謂列於朝廷宗廟不可出此等禮嘉樂不
野合嘉樂親祭也嘉美之樂不作於野外饗而既具又使享是
左傳評范來平八定
秦穆也是以宗廟之若其不具若設享而用稅秤也此說不成
似殺者享不備禮則為粗畧而絀濟用稅秤也若禮不備則君辱
若捨五穀而用什物也說斷和夷者須友用稅秤也此說君辱
則是輕卑兩棄禮名惡典則是取惡名也蓋圖之吾子何夫
享所以昭德也以昭明其有德也不昭非昭德也不如其已也
不如止乃不果享孔子拒之而齊不果行享禮也齊人來歸報讎
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晉趙鞅圍衛曰報讎也前年
南伐晉義故初衛侯伐師衛午於懿氏鄭大夫子產
夜衛以為報故初衛侯伐師衛午於懿氏鄭大夫子產
氏也前年衛人助晉伐城其西北而守之諸人於中宵燭
午食有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攻衛西綏人
於門中故開門與下閫曰請解寒氏之役內服五涉佗曰夫子
則勇矣夫予謂卿卿午殺然我往彼我若往必不敢啓門也下

[illegible]

經十有三年，森齊侯衛侯次于垂鼓。二君將使師伐晉，夏桑蛇以再鼓以爲之號。冀桑蛇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鄆氏垂葭說名鄆氏齊平
鄆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經出邠意茲曰可意
齊大夫鉞師伐河內今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
齊大夫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
齊大夫皆欽諸大夫之軒唯邠意茲乘車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

共載乘輿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
此君之駕也寡人請攝傳言齊侯親所不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
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親所不晉趙鞅謂邯鄲午午字
大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十年楚圉國衛將人懼貢
沈著晉陽晉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
鄲陽地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而宣諾晉陽考遷五百家邑衛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
活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使即解牛史從者悅劍
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地執用別封郭郭故遂殺午趙

此其後
移在子
以經之
得其臣
無天子
能推

穆步濱以朔叛穆趙夏六月上軍司馬籍泰望討趙邯鄲邯鄲

荀蒯實之甥也荀蒯之母荀蒯荀蒯范吉射之姻也荀蒯曰

吉射女故為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荀蒯又知子將作亂趙執

重安于閭閭子韓氏家臣告趙孟曰先備誅誅可乎趙孟曰

晉國命言乎國有一始禍者以爲無益者爲後可也待其先
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言與其作亂寧我獨成而後始
可以說我以自解趙孟不可趙孟不可趙孟秋七月范氏中
行氏伐趙氏之宮趙氏而爲趙氏而爲趙氏之族早趙鞅奔
晉陽趙氏晉人圍之趙氏而爲范氏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
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知文子文子欲以
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中行文子中行文子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昭子士古射。故五子謀。五子范將逐衛賢而以爲襄父代之。范吉射而以范羣代之。荀躒言於晉侯三言於晉定公云。力伏失恩命大

不可破敗我以
我居在此矣明
某之可信也
弗克不能
三子將伐公
將欲伐定公
齊高強曰
高強齊子見之
不信子
我曼多子
韋公以伐定中行民
伐君在此矣
我同伐君折敗在此矣
故深知良醫治瘡之法
三家未睦
宋未相親睦也

詩文然以是爲
其說宋人等前
之在則謂不
明有文夫之
也蓋公執事於
其間其心也

魏文顯曰夫虎
如虎亦甚歡報
德及其德建至
又釋之天為所
感乃知恩無量
結麟則易誠不
足以忘也

民以
臣敗我於柏舉以敗我楚於柏舉
夫差又將若之何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而無出也矣
昔圍麇食不二味飲食不兼二味
居不重席其所以處者寧不崇燠不起榮墮器不彫鏤不用刑罰
宮室不觀所居宮室下舟車不飾所乘衣飾衣服財用
親巡其孤寡勿使寡之人而其其之困在國其天有萬福天之福
而在熟食者分給貧病及軍士而後敢食不敢其所嘗春
常之食卒乘與焉皆得食焉勤恤其民勸勞其民與其之勞逸
勢是足目民不罷勞以其勞也聽音皮必知不曉民之政吾
先大夫子常易之圖靈畫及其時典所巨敗我也能敗楚於柏
左傳評左
今聞夫差之為君也次有臺榭陂池焉高台榭有木曰榭
廣以上即段氏為此臺池之際宿有妃嬪御焉一宿曰宿
宿之窮亦歸女色之名蓋齊平一日之行往之處所欲必成
求其欲玩好必從必以悅心之物珍異是聚是用衆物觀樂昇致
所是勞視民如繁使民之用之日新方新而才去先自
敗也已取諸者乃先安脂賂我豈能敗我楚哉為二冬十月晉
趙襄伐朝歌行氏
歷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收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郕
東田及沂西田然反又背却近也張反癸巳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以要之句言句夏四月丙子衛侯元
辛則勝之下師立滕手來朝無晉趙魏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

國臣正常自稱納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立以爲
以爲養焉之僕納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立以爲
今生矣子矣男也果得敢告以告遂奔衛衛出奔衛康子請以
公使共劉觀之劉觀之則或殺之矣則或殺之矣則或殺之矣
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召季氏家事冬十月晉趙
鞅圍朝歌朝歌在衛師于其南衛侯伐其郭衛侯伐其郭
使其徒自北門入衛侯伐其郭衛侯伐其郭衛侯伐其郭
得師癸丑奔郭郭師伐其郭衛侯伐其郭衛侯伐其郭
二年楚軍敗于惡地氏也言惡地氏而敗其師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侯申不害其君蔡侯
召侯是其玄孫不害與高同名宋人執小邾子其民故邾人以執
左傳師伐邾邾人執小邾子其民故邾人以執
邾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于楚邾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結卒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蔡昭侯之志
又叛也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門之衆莫敢進以失自文之錯後至蔡昭侯曰如牆而
進多而殺一人進多而殺一人進多而殺一人進多而殺一人
之故逐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虎賁者乃謀北方左司馬敗申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負陽之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國以爲己致方城
之外於綽開地綽開地綽開地綽開地綽開地綽開地綽開地
爲一昔之期蔡昭侯及蔡昭侯及蔡昭侯及蔡昭侯及蔡昭侯
有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
地以東至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
南有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晉陽山
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竟和東也晉陽山
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倉野倉野倉野倉野倉野倉野倉野倉野
反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
少習以聽命少習以聽命少習以聽命少習以聽命少習以聽命
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
之戎九州之戎九州之戎九州之戎九州之戎九州之戎九州之戎
左傳師伐邾邾人執小邾子其民故邾人以執
邾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于楚邾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結卒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五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蔡昭侯之志
又叛也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門之衆莫敢進以失自文之錯後至蔡昭侯曰如牆而
進多而殺一人進多而殺一人進多而殺一人進多而殺一人
之故逐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虎賁者乃謀北方左司馬敗申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公孫姓

人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擊乎？而汝也。夫謂取刑則非。擊不及公。私家之執，不好不廢。過有怨，不知其惡，雖甚好，惡不
 去善。情而知其善，雖所甚惡，有善。義之經也。此常經。臣敢違之。
 固敢違之。及范氏出，奔齊。張柳麻謂其子爾從主。使其子從勉。
 以償之。信不償也。我不償其賄，遂成於柏人。爲古射。夏趙鞅伐衛，范
 氏之故也。衛勅范遂，圖中牟。中牟，齊納姻生子，不成而反。衛公
 夫人不戚，未冠。諸子蘭，似之子荼。諸子，康公之子也。謂以康公
 也。思於賢方。諸大夫恐其爲犬子也。齊諸大夫恐其爲犬子也。言於公曰：
 君之齒長矣。齒，君之年。未有犬子。無可立。若之何？立也。公曰：二
 三子間於憂虞。言諸大夫當國家間戰而又有諫，則有疾疾。則不得爲
 左傳評亮。卷末公廿九年。
 準然勃克。亦姑爲準。爲準耳。聖音洛。何憂於無君？又無君於無君。
 而未發，故以此公疾。有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衎。衎，公子即
 言使二子。宣群公子於衎。衎，公子即。衎，公子即。
 立衎爲太子。宣群公子於衎。衎，公子即。衎，公子即。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
 人言琴人歌之。所處而爲之。三軍之事，不與謀。國家事，漆
 群公子不得與琴等以盡其幹。三軍之事，不與謀。國家事，漆
 缺此，乃不得與琴等以盡其幹。三軍之事，不與謀。國家事，漆
 以盡其幹。師乎。重言之者，衆也。何黨之乎。黨，所也。
 言以與公子何所往。重言之者，衆也。何黨之乎。黨，所也。
 哀群公子。也。莫與泰富而修。莫與泰富而修。大夫也。
 而常以刑之車服於其庭。示其。鄭人惡而殺之。殺。子思曰：
 子產子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思也。解，去聲。
 卒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諛，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初得卜曰太史河爲崇神有河王弗祭 大夫請祭諸郊
請于郊外設河 王曰三代命祀言三代先王命
神之位而祭之境內山川江漢睢漳之水國有此楚之望也 望祀
星辰所以能降禍福是過也祀之神而不殺雖不德無繼以
君楚河非所以獲罪也無由得罪於河遂弗祭設祭孔子曰楚
昭王知大道矣言昭王謀論如此其不失國也宜哉衆而終能
復其國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通言堯舜之道 有此冀方今
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桀也殷及夏同都舊
置如字又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此言當出山
八月齊納意茲來奔高國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僖子名陽生
齊魯至是召之子召在七月陽生駕馬而見南郭且于地北魯南郭
左傳評虎國卷表公廿九 顧士五
匡子曰豐獻馮於季孫諱言曾駁焉 不入於上乘馬不良不得
去故又以此故又敬請與子乘之愛在家人間其言說教二人
出萊門而告之故出魯卿門告以快戰以快馬為詳兼知字
先待諸外先待勝生於門 公子曰事未可知成否未可知其事
也處王陽生子簡公也 戒之戒之使速行 陽生與行連夜至
於齊以昏夜至不國人知之國人知之而告 傳子使子士之母
養之陽生之子其母僕子妾也與饋者皆入 陽生歸饋食
之人宮冬十月丁卯立之立陽生為齊侯 將盟鮑子醉而
往鮑子餽其臣差車鮑點鮑點所宜及鮑音沛又如字 曰此誰
之命也言立陽生出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
也見其辭鮑子曰文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孺子即差

以非復舊也... 七年春宋皇... 師優鄭... 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師優鄭... 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七年春宋皇... 師優鄭... 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師優鄭... 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若帝乙之元子... 師伐陳吳救陳... 子期子伐齊南師師于... 大夫請卜之趙孟曰... 子期子伐陳吳救陳... 子期子伐齊南師師于... 大夫請卜之趙孟曰... 子期子伐陳吳救陳... 子期子伐齊南師師于... 大夫請卜之趙孟曰...

子期子伐齊南師師于... 大夫請卜之趙孟曰... 子期子伐陳吳救陳... 子期子伐齊南師師于... 大夫請卜之趙孟曰... 子期子伐陳吳救陳... 子期子伐齊南師師于... 大夫請卜之趙孟曰... 子期子伐陳吳救陳... 子期子伐齊南師師于... 大夫請卜之趙孟曰...

將今考越子率其衆以朝焉越王勾踐率其臣以朝于吳王父列士皆有饋賂上皆負須敬請發共人皆喜從越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古者之與人也諫曰往我往來我心腹之疾也病或十日壤地同相親而有款於我欲成也而夫其素服順而從報者求濟其款也款為之志而已不如早從事焉如舉樂也待志於納敵使伐言猶獲若田也譬如射無所用之以射獲越不鳥沼若不咸越氣其辰矣則必在兩水所無用之以射獲越不鳥道類焉者乃不必除言諸臣乃有越怨憤精利割珍無遺日與中節其有頗越不共言諸臣乃有越怨憤精利割珍無遺育此等之不謂矣則必在兩水所無用之以射獲越不鳥楚商所以興也去東大廿九歲今君易之道留於以存府左傳評死依將以求大侯之大事不亦難乎豈不甚弗聽從其謀使於齊子胥將建屬其子於鮑氏以其子付託於鮑氏為王孫氏攻戰為使於齊固屬其子於鮑氏以其子付託於鮑氏為王孫氏攻戰為以趙反役使者王聞之其事使賜之屬繒百疋殺錡力將歿反兵王聞之其事使賜之屬繒百疋爲時吳其亡乎此時越人三年止殆弱矣此去三年必毀越人命修守備守平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印初病聚卒宋子朝太子朝宋人仕衛女大其姊嫁女之弟于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娶之使疾出來朝有變疾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娶之使疾出來朝之去疾痼使侍人誘其幼妻之婢置於穽所發諸之寵之物皆而爲之一宮別為一宮如二室廢城文子怒欬致之仲尼止之

哀公下

中 復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祥與明王
德之無應故圖書春秋而遇其時見陽春三月不與或寓
焉而作周所以為春秋冬錄曰狩至真人所當識故下書狩者
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以向經來奔射小知大夫得此名
存三級人曰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春秋史記云春秋
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前者亦句古義反夏
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討逐卒五月庚申朔日
有食之傳陳宗豎出奔楚上主反宋向魴入干曹以叛曹牛邑
又莒子壬卒無傳任六月宋向魴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
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邲文反八月辛丑仲
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然又反陳轅
左傳解詁國季三十來平反已

出奔楚無有星季無傳不言所終傳
僖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大野無野澤也在魯西魯叔孫氏之
車子鉏商獲麟叔孫氏之車士于牲而為不祥故以為不建
巨賜虞人以共飲職掌仲尼觀之曰麟也和子思之乃曰然後
取之狀記雖於西河漢魏之間一子以財而後葬之不射射以句經來
奔射小知大夫也獨句經之曰使季路要我射言回得子路
聲吾無盟矣我不用盟管仲以此四益孔子弟子要吉寧不
事其異事則皆有愛而使子路子路辭解不季康子使用有謂
之曰千乘之國魯國也不信其盟和射不以魯而信子之言但
彼之子何辱焉法之見信於人也此對曰魯有季于小知大夫與
人或背約而代之不取問故我不敢問其伐之必其城下可

陳成子結髮止於廟

也。下以一成報之其不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史記知射鄭地而伊我與是殺之也。射為我也。由弗能交付故射而不正也。

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所以外特公當生子也。闕止又即位五年使為政。齊國之驍陳成子悍之驍額諸胡安。陳成子下諸御執言於公。決失曰：陳闕不可並也。陳闕諸胡安。君其擇焉。

一弗聽。謂公子我父事。陳逆殺人。陳氏宗也。逢之子我遂既以入至朝。陳氏方睦。飲酒饗國。便疾詐病而遺之潘沐。潘沐以沐頭饋去。備酒肉馬。國始潘沐。黎牟因者。以潘內年四卒。

而殺之而逃。得子四皆醉。子我置諸陳於陳宗。宗陳氏之反。

初陳豹款為子我臣。亦陳使公孫言已。言已介已打長而止。

左傳評苑
卷三
宋公十年
閏二

又上聲。望視貌。事君子必得志。若為子臣。吾憐其為人也。慈。故緩以告于我。曰何害。是其亡我。在。使為臣。來臣他日與之言政。約言及改事。說。論。遂有寵。用。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嬖佞。對曰我速於陳氏矣。言子清汝實和子且其違希且其不能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陳氏遂又行其反。

告陳氏。遂以子我之命者。彼得君。陳氏先。若必妨。子之行善於公宮。子行進而歸於陳要五月壬申成子九弟四乘如公。成子之意。若子思惠子。則凡八人。二人共一車。

如公升我在帳。帳快也。帳出逆之迎成子。遂入開門。門不開。

侍人禦之。子我之侍子行殺侍人得敵之。公與婦人於洞。

子檀臺成子還諸寢。寢公使公執戈將擊之。史記大史子。

車往使皇野以乘曰述人來告言主帥禽獸之曰途澤有介虞焉地連越非介也也魯九卿天授也公曰劉繇雖馳來未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翹乃旦反下同翹曰堂私焉書汝私君款速景公款速故以乘車逆子故使我以與之乘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公曰所難子答言諸注題也上野其能至至公公告之故故作難之故梓不能起前果下拜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公曰所難子答言諸注題也上有天下有先君之對曰體之不共同果各言理而後宋之禍也此殊國敵不唯命是聽敢不惟吾君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懼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從桓氏桓氏遂攻之子頑驕而告桓司馬子頑驕桓弟桓司馬欲入桓司馬故子車止之桓弟左傳評定
白不能事君言不能服而又伐國而以兵民不與也○宋國之與祗取成焉通次自向雅遂入于曹以叛為己故向雅入而魯之六月使左師樂伐之吳以師伐之故管大夫以為克夫為實漢入國覺者數不能亦入于曹取晉下莊得大夫故入自國雅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李曹子車宣齊淑及音指民遂叛之反向雅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要言之莫有不可以絕向氏之祀可以絕向氏宗辭曰臣之罪大憲威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便有後則立侯○君之意也此宋君之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宋國司馬牛致其邑與瑤而鄭襄與其母之伯皆求夏后雅出於歸地出奔公文氏攻之

世業後爾櫟次爵之敬之哉有杜養有思
 方天休休得外
 以休弗散弗休弗教訓而休其可追不
 月已丑四月無之日
 孔丘卒至五十三公誅之
 用以示傷曰昊天不平要問下鼓鑄天下至也言其怒
 之情乎言不忍見為魯國
 遺一老留此也
 必執軾余在疚致我若然若在病中
 頻反執軾余在疚
 牛曰况其無自律
 公其不得夫子之言曰引夫子之言
 終于魯則失志為昏失其志也乃非禮也
 行失志為昏失其志也乃非禮也
 用等孔子之主夫而誅之為誅以美之
 人語子自稱非名也
 左傳昭定國卷三十哀公下
 公果選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
 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俱去及西門辟馬
 圖所載在石石臣拓音石
 公升為請追之遇載柩殺而乘其事事伯姬許公為反柩
 出載柩者久不來使公為過之過之子伯
 敗臣氏之明無不勝言其必勝必使先射以擊之
 下射三發子伯射凡皆遠許為射之
 伯子伯必謂子伯或以其車從
 瘞之不仁所以及也或人以其子伯之車得柩於
 案中得氏之柩於車孔悝出奔宋
 太子將以方自城父奔宋莊十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

御之敗敗陳遂圍陳遂乘勝國陳國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終鄭滅陳言五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
反納大陳今言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
葉王沈尹朱曰吉龜兆過於其志四遇於其葉公曰王子而相
國又相楚國何去聲過將何為過上之有望葉公曰王子而相
令尹于國于西衛侯夢于北宮謂公在見人登見吾之觀
觀在古見吾之虛今雖陽城中被髮北面而諒曰登此見吾之
後見以聖之聖言實龜去魚反被髮北面而諒曰登此見吾之
虛絲絲生之瓜絲絲瓜物生也良夫言已有以止成余為澤良
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城而許數一時之事為公親筮之
得壹觀擇三罪數之故自謂無辜曰不害言所費不與之也
陪以筮之香猶故占之之吉其吉曰不害言所費不與之也
商侯孫叔以己實之不其已而逃奔宋以實對觀山是也
侯貞卜卜上夢其繇曰如魚鼈尾鼈亦也魚勞則尾赤
左傳評定卷三十宋公下十六
方羊喬焉樹泥方羊不能自安喬水邊言衛侯將大國滅之將
亡閭門塞實其閭門乃自後渝解冬十月晉復伐衛未得
志板後之邪入衛將入城簡子曰止止其城叔向有言曰
怙亂滅國若無後不秋棄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公為平晉
立葉公之孫般師而還音十一月衛侯自剗入剗音剗
出剗初公聲城以望先時衛莊公見我州問之商地以
告我州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我州何之藉之其也
數公使匠父林息公款逐石圃不國衛卿不惡未及而難作未
遂圍而先及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開門而請諸公開弗許
不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隊音下乃自後渝我州人攻之我州人攻之
公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從公而走我州人殺之殺我公人子

子國本為令尹觀瞻曰如志之說韓楚間士大夫激從故命之
 請承王曰懷尹尹勤先君者也肯受或工尹國執燧奔
 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莫由于遂因敗巴師于故封
 子國於折以折已君子曰惠王知志其意娶書曰官占惟能識
 志是命千元龜見後也言當先新楚之安藏歸也其是之謂乎其
 惠王之志曰聖人不煩卜筮聖人不疑惠王其有焉楚惠王其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
 復石圃與犬叔遺二子皆制
 復乙丑元王十九年楚元王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兵使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地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
 左傳楚左卷三十一楚左
 伐東夷楚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左叔青如京
 師收王崩故也言收王雖終其世終長私言
 傳黃鐘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齊人來召夏會于廣丘為鄭故
 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人辭諸侯秋師還楚叔青吳公
 子慶亡驪諫吳子驪也於道曰不改必亡必不改必亡弗聽子
 出居于父父吳邑遂適楚楚國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
 越以平越遂歸吳除不忠者以說于越楚若以解諫於
 越吳吳人殺之言其不十一月越圍吳越自大夫之
 子殺吳敗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趙孟發子無也時有父簡子
 是趙國之趙孟三年之喪楚觀之極也及重者
 主又降之今主君又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三

平帥師御之聖賢知伯視齊師馬駁馬驚逐驅之
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悲其謂我畏而退也及壘而還此言後師
將戰長武子請下武子問大夫曰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言臣請師
而下之以守龜於宗桃以國之守主吉矣記吾又何卜
焉我又自且齊人取我英丘英丘在齊地若命瑄瑄我出師非敢耀
武也非敢耀齊治英丘也英丘在齊地以辭伐罪足矣辭伐齊人之
之罪何必卜壬辰戰于皐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頗康頭
之罪何必卜壬辰戰于皐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頗康頭
聲越諸鞅來聘越使事伊報叔青也越也越也
傳庚午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
以楚師伐齊取穀莊公二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
左傳師克上卷三十家今
欲微福於周公廟公廟在魯於藏氏故改乞其成臧石帥師魯之
石藏者石藏者收厚石藏者更令繕將進戰備將進功萊
章曰齊大君卑政齊大往歲克敵今又勝都
天奉多矣亦已多矣又焉能進師而攻我是覺言也
中快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果如乘偵誠石牛
生千餘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行於禮不度
餽下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行於禮不度
不如法度敢展謝之說大有教於魯郭子又無道越人執之
以歸之言而立公子何亦無道時大夫公子荆之母嫁新
公族子其母將昌為夫人得立之使宗人饗夏獻其禮宗人礼
得幸於公將昌為夫人為夫人使宗人饗夏獻其禮宗人礼
夏其姓名也使之默立對曰無之此王之典公怒曰女為宗司
汝為宗人之宜夜音改立夫人國之大禮也迎此回家一大礼何故無之

視上惡郭重武伯重貌曰何肥也言郭重之貌李孫曰請飲臣
 也李孫子請飲呂魯國之客過仇誓以我魯國客近
 是以不獲從君我以君守之故克免於大行行得免從又謂重
 也肥郭重從君遠行公曰是食言多矣公言此人言行甚多
 他無肥乎安得不肥飲酒不樂言臣言請相飽也公與大夫
 始有惡自此長公始與三桓不中
 傳王申二十六年王崩子介生吳漢王夏五月叔孫舒帥師
 會起牟如后廟宋樂伐納衛侯野武也之子文子子舉如后廟
 扶辰及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憐而虐而暴虐少待之
 必毒於民於吾民乃睦於子矣武王師優外州越州
 州外大獲大有出禦之大敗衛師掘指師定子之墓
 焚之于平莊之上平莊廢名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牟如
 肥之子曰子將大威衛乎大威衛國手抑納君而已乎
 乎牟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裝而問焉政
 之君而曰君以魯夷伐國言出公以國幾亡矣衛西甯近處以
 請納之公衆曰勿納義然出公暴曰彌牟年止而有益言已出
 衛請自北門出請自衛北門以出奔衆曰勿出衆方於
 衛同請自北門出監敗以現數心也衆曰勿出衆方於
 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中重也開重門而文子致裝勿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則重賂弟公南氏相之南氏即公
 之以城鉅與趙人也趙人也公曰期則為此出公言君之令
 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也怒期而不得司徒期聘
 於趙公公攻而奪之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

我取之而後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念期而及其
遂復及大遂卒下越言之也終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
子得與諸高諸公宮公也孫子也未有立焉子未
於是皇綏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儀為司徒皇儀非我
不綏為左師不綏之子樂後為司城樂後之子樂未鉏
為大司寇樂未鉏之子樂後之六卿三族大司寇之子
也降聽政降心同以因大尹以達大尹之官樂後之六卿
尹常不告不告而以其故稱君命以令稱君命以令
人惡之宋國之人司城欲去大尹樂後之六卿
使盈其罪盈其罪惡重而無基重而無基能無敗乎能無敗乎
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巳年道中道中大尹與空
左傳左傳
澤之士千甲千甲奉公自宮奉公自宮
宮宋使召六子曰宮宋使召六子曰
六子至以甲六子至以甲
三子盟三子盟乃盟于少之庭曰乃盟于少之庭曰
尹立陰尹立陰乃立奉喪殯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乃立奉喪殯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
司城使使言于國曰大尹感盡其君而專其利司城使使言于國曰大尹感盡其君而專其利
其利其利今君無疾而死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死又匿之
是無他矣是無他矣此大尹之罪也此大尹之罪也所求得夢於北首而寢於廬門之
外廬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已為馬而集於其上外廬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已為馬而集於其上
於於味加於南門於於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尾加於桐門
桐門曰桐門曰余孽矣必立余孽矣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阻

盟但以君命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盟但以君命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
六卿大尹不盟六卿大尹不盟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
戴書戴書大尹使大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戴書大尹使大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
皇非我皇非我大尹使大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皇非我大尹使大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
師不謀曰師不謀曰民與我民與我逐之乎逐之乎
大尹使使于國曰大尹感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大尹使使于國曰大尹感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
大尹君者也大尹君者也與我者無憂與我者無憂大尹曰戴氏皇氏大尹曰戴氏皇氏
之衆曰無別之衆曰無別與我者無憂與我者無憂大尹曰戴氏皇氏大尹曰戴氏皇氏
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我伐公則甚焉
大尹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使國人施于大尹乃使國人施于大尹乃使國人施于大尹
得乃立得是司城為上卿得乃立得是司城為上卿乃使國人施于大尹乃使國人施于大尹
國之無相害也國之無相害也無相害也無相害也公自城鉏巨弓問子公自城鉏巨弓問子
使人以子問子使人以子問子且曰吾其入乎且曰吾其入乎子籍稽首子籍稽首
受弓受弓而後受之對曰臣不識也而後受之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私於使者曰
昔成公孫於陳昔成公孫於陳而君入而君入而君入而君入
子籍子展為夷儀之盟子籍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而君入
孫兵言出公孫于夷儀孫兵言出公孫于夷儀而君入而君入
不聞成之卿不聞成之卿而君入而君入
不知其詩曰不知其詩曰四方以爲主四方以爲主
國於何有國於何有四方以爲主四方以爲主

多優侮他人者。知伯其能久乎。知伯陵人如此。其中行文子告皆不在其位。此特奔。曰。有自晉師告黃者。將為輕車千乘。以成子在齊。戶即反。以厭齊師之門。我厭於甲反。又於縣反。則可蓋。輕車千乘。五千人。則齊師可也。是克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君之命。告寡君。雖過千乘。車千乘。敢辟之乎。而之。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故欲以其言告齊君之。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假已。然君之子之謀也。謀事也。始衷終皆舉之。又思其中復慮其終。謀一善則知思其終。三有皆。而後入焉。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公患三桓之侈也。沐以害公室。欲以諸侯去之。諸侯之師逐而法三桓亦患公之安也。公多安不信。故君臣多間。若君猶疑。公游于陵阪。陵阪之地也。遇武伯於孟氏之衢。孫子天作許。國亦三。天公。國十八。

曰。請有問於子余及必乎。問已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公曰。凡辛辭不堂。孟武伯然。公欲以越伐魯。兵以伐魯。而去三桓。問之於子。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因孫子。孫子出奔。知伯乃遂如越。魯人立其子。寧為悼公。悼公四年。公施公孫有山氏。施罪於有山氏者。以公自其家出。悼之四年。公與公之引軍也。晉荀孫帥師圍鄭。鄭未至。鄭驕弘曰。公出孫。魯人立之。晉荀孫帥師圍鄭。鄭未至。鄭驕弘曰。知伯慢而好勝。伯奇言其早下之。公之下。則可行也。可以去。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留守也。南里。伯入南里門于梧。扶之以。師。鄭大結反。鄭人俘鄭驕。驕而之。驕之驕。士入。四路之以。知政。驕反。閉其口而疾。不答。而將門。知伯謂趙孟。之。趙孟子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知伯曰。惡而無。之。先入。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知伯曰。惡而無。

說文無曰知伯
陵人殺季孫意如
內之曰知伯

何以爲子惡說也簡子殺嫡子伯曾而立襄子對曰以能忍
耻以我族無害趙宗乎趙氏之宗知伯不悛故改趙襄子由
是甚知伯其害也趙襄之國趙氏於晉陽知伯貪而悞故
魏反而殺之趙襄子於晉陽知伯貪而悞故魏反而殺之
晉陽之下在春秋後
二十七年遷惠侯反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三十終

春秋左傳評苑國語評苑戰國策評苑增
補評註名世文宗合併太史文華博議是
五書本堂教請名士精校之以爲見筆舉
業之一助耳書成而識者佳悅之皆曰不
當私也故梓之而公之四方與同志者共
也志青雲者幸其鑒諸
萬曆壬辰秋月望雲鄭以厚謹識

望雲
孤飛